

信仰无价

——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

□ 杨文学

未来的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习近平

开篇九问

1

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陈旧话题，不断被刷新纪录的贪官激活的当下，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拥有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却填写了一份感动国人的答卷。

一个用 27 年的心血，创造了一个年销售额 60 多亿元、为国家一年就纳税近 10 亿元的财富帝国，当生命的烛光黯淡后，他把财富的权杖，交给了一个外姓人，把一座苦心打造的金山，交给了社会。令人瞩目的新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是他的亲属。

就这样，他以财富传承的特殊方式，点燃了企业改革最后的火焰，照亮了世人们关注财富的眼睛。

就这样，兑现了 27 年前他创业时的许诺，兑现了 17 年前，他在庆祝承包经营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诺言，造福社会，为员工创造美好生活，也兑现了他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

作为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骨灰埋在新时代药业西区的玉带山上。那里是整个厂区的制高点，可以俯视这座他用心血浇灌的工业园区。

那份光芒四射的遗嘱后面，留下了五首歌名，其中一首是他每次听后，都会湿润眼睑的《忘忧草》——忘忧草，忘了就好。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着的依旧是他人。

在当下，这样的遗嘱你相信吗？

2

当进步的医药科技，依然在遥望快速突变的病毒的时候，肆无忌惮的癌症就狂笑着，在死亡间轻易地画上了可怕的等号。就在医学界

还无法遏制这个趋势的时候，他不幸患上胸腺癌。在秘密状态下，开始了一个人的抗癌战争，整整12年的决斗啊，上万双眼睛居然没有发现，他们的老板竟然是癌症患者。

2014年11月18日，当他的女儿赵龙在追悼会上，向员工们透露这个秘密的时候，立时，万人惊愕，继而失声痛哭。

一个做过三次大手术的癌症患者，为了不让事业受损，为了不让员工担忧，12年来，面对亲人、员工、社会，他居然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始终以强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如此善意，完美的隐瞒，谁能做到？

3

消息传到哈尔滨，传到赵志富的耳朵里后，他对着家人一声叹息——

唉，我这个堂兄弟啊，生前，他掌管着上百亿的资产，要说手指头缝里漏点，咱也成富人了，可是你就是皮箢篱——不漏汤。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虽说是堂兄弟，血管子里淌的是祖父的血。可是，我这个堂兄就是不开面。当年鲁南驻哈尔滨办事处租了咱家的房，车，按说，你不给咱家涨涨价也就罢了，反倒把生意给搅黄了，气得我真想回到关里，揍他一顿老拳。

言语中流露出些许不满的情绪。

堂兄赵志富说的这些家长里短，没有任何虚构，都是发生在赵志全身上的故事。

他在世的时候掌管着一家万名员工，年销售60多亿的大型制药集团，这是他耗费了27年的心血亲手缔造的。按说，在自己完全说了算的企业里，安置、重用几个亲属，那是小菜一碟。正如他的堂弟赵志富所言，翻遍所有中层以上员工的档案，找不到一个与他有血缘关系人，而那些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却被他提拔重用了。

当下，“姥爷厂爷爷科，高管开会全家坐，老板坐骑外甥摸，表侄倒水表姑喝”的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纵横交织的企业比比皆是。在企业里，家族化控制，占有财富的数量触目惊心。而赵志全掌管的鲁南制药集团，却犹如一杯纯净水，明明白白，清清澈澈。

那么，在家族力量成为私营经济控股寡头，财富在血缘里无偿继承的大趋势里，赵志全创立的鲁南制药集团却能独善其身。

这样的事实，你相信吗？

4

他留下遗嘱，一切从简。但是，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一届省党代表，按照组织程序，是要告知上级人大常委会、上级党委的，除此之外，集团没有发讣告。然而，那几天，八百里沂蒙老区唯一的机场，客流爆满，不时地走出一个个脸色凝重的来客，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带着眼泪，带着忧伤，匆匆赶往蒙山之阳的小城——费县。这些人的目的是那样的一致：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

那几天，无数匆匆的脚步，无数凝重的眼神，通往小城的国道一度堵塞。

那几天，寒风一改昔日的肆虐，轻轻地刮着。黑色的挽幛与白色的花圈，漆黑的臂纱与雪白胸花，构成了色彩的反差，低低的哭泣与缓慢的哀乐，构成了厂区的主音调。

灵堂内外，人山与鲜花互映，抽泣与落泪共鸣。衰草寒烟的厂区，白菊如雪，黑幛似云。

2014年11月16日，千古小城，一个久违的、宏大的送葬的场景出现了。灵车在低沉、忧伤的《忘忧草》的曲调中，缓缓地驶向殡仪馆。谁都没有想到，灵车后居然默默地跟着一万多人的送葬队伍。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成千上万不同年龄的人，却井然有序。他们跟在灵车的后面，沿着大道缓缓移动。他们没有统一的穿戴，只有胸前一朵白花。过往的老司机们看呆了，这种十里长街送亡灵的场景，在他们记忆里存在过，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谁呀，好大的排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

那么多与他素昧平生的人来送行，表面上看似是对死者的尊重，但人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源于内心深处对信仰、道德的关注。

在信仰危机、时风待振的当下，这样的场景你见过吗？

5

作为老区企业的第一纳税大户，一个为国家纳税近10亿（2015年）的财富创造者，除了一张工资卡外，银行里没有多余的存款。除了跟员工住在一起的单元房，他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房产。为了能照顾父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多看老人几眼，尽一个孝子的义务，他把老人从乡下接到城里，还得借住在集团早年修建的房子里。一个每年签字批款上百亿的企业老总，居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这在“房爷”“房叔”“房姐”“房哥”们无处不在的当下；在土豪们一掷千金，以购置豪宅为时尚；在普通百姓都为做房奴，而不惜一战的时代，他的行为似乎不合时宜，有些另类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给集团新任领导人的遗书：我的父母住的那套房子，是企业的钱修建的，产权归企业所有，父母年龄大，不易搬动了，让他老人家先住着，等他们百年后，你们再把房产收回来。

据说这个请求让不少人流下热泪。

二十多年来，他为员工建造的住房将近4000套，却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建造一间。

他对高管们说：咱们的员工，大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家境都不富裕，供一个大学生就把一家的积蓄给折腾光了。就眼下的房价，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买一套房子不吃不喝也得20年啊，这么大的生存压力，你让他们怎么安心工作？要想让员工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还是由企业投资建房，免费提供给员工住吧。什么时候我们的员工都住上房子了，我这个企业的老总也就安心了。

可惜上帝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夙愿，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在遗嘱里写道：给我们的员工增加工资，新完工的住房尽快分给员工……

当下，那些有钱的人不是移民国外就是置办海外家产，中国的富豪土豪们有几个像赵志全这样赤条条地走了，如同他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上。

这样的事情你相信吗？

6

一个上万人的集团，公用车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间不乏名车、好车。按照常规的思维逻辑，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车辆里，最豪华、最尊贵的车，毫无疑问是老板的坐骑。然而，在鲁南，传统的思维被颠覆了，赵志全的坐骑是最普通的一辆。

谈及此事，集团科研部的刘忠博士，眼含泪光告诉我：十多年前，老板给我们这些博士配备桑塔纳2000的时候，他的车还是那辆破旧的普桑，因为修过几回了，车体已经透风撒气了，那是一辆跑了60多万公里的普通桑塔纳啊，对汽车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60万公里后的国产普桑的样子啊。

说起车子，公司的销售主管深有感触：赵总为我们这些主要的片区经理配上奥迪，那是当时最好的国产车。下属的车比老板好多啦，这恐怕是我们鲁南制药的特色了，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坐了。赵总却说：你们出去代表着公司的实力和形象，你们什么时候配上宝马、奔驰了，咱们鲁南的日子就好过了。市场都是你们这些将士们跑出来的，先锋有宝马，大将有利良驹啊。就这样，他这台普桑一坐就是十几年啊。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勉强地换了一台丰田商务。

这样的故事你相信吗？

7

一个民营企业，始终把科技视为最终的竞争力，为此，搭建起自己的“黄金台”。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还没有太大的实力的时候，他就一掷千金招人才，博士开价：月薪万元，一套136平方米的住房，一辆车子……

老员工们说：咱们刚刚吃上饭，就花那么大的代价聘那么多的博士、硕士，而且给他们配备投资上亿元的实验室，赵总啊，咱们有这个必要吗？

他一笑，问：你知道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典故吗？你知道乐毅、邹衍、剧辛是哪里人吗？

一晃就是十几年，如今的鲁南，有了一支

20 多名博士, 800 多名硕士, 数百名本科生组成的新药开发团队,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区企业, 居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6 次, 荣获省科技进步最高奖一次, 专利技术达 1000 多项, 其创新能力在全国同类行业中属于前列。

当下, 国家痛下决心整治污染, 以断臂求生的决绝, 开始了企业转型, 展开新的工业革命时, 那些靠牺牲能源、资源、环境为利益增长点的企业, 效益开始全面滑坡。2015 年, 鲁南却在全国医药产品降价 15% 的不利环境下, 靠着强大的研发实力, 靠着新产品的拉动, 整体效益如同牛市, 一路翻红, 利润一路上扬, 2015 年成为全市工商企业的纳税冠军, 一跃成为八百里沂蒙山效益最好的企业。

这样的超前眼光, 这样的创新意识, 我们有吗?

8

当下, 市场的供给严重失衡, 一边是产能过剩, 一边是供给严重不足。在医药生产领域更是如此, 一方面质次、价廉、低效的产品充斥市场, 一方面是患者买不到优质、安全、有效的药物。低、小、散的产业布局, 加大了市场的无序竞争, 在利益的驱动下, 药品的价格就成了占领市场的利器, 成本核算就成了生产商的首选。一些厂家就用廉价的原料充任地产药材, 甚至偷工减料, 不治病的药品比比皆是。患者忍不住要问, 能治病救命的药物谁来生产? 事实也是如此, 老百姓看病从来没听说谁跟医院讨价还价, 要命的是花钱买来的药品不能治病。人民呼唤良心药、治病的药物。

在鲁南有个长期亏损的项目——“脉络舒通”生产线。脉络舒通是治疗脉管炎的特效药, 它的主要成分是水蛭和蜈蚣。尤其是蜈蚣, 人工养殖困难, 野生蜈蚣日渐缺乏, 导致原材料价格一路猛增, 野生蜈蚣价格高达 2000 元一斤。居高不下的原材料价格, 导致成本严重倒挂, 脉管炎患者喜欢的脉舒舒通陷入尴尬。

对不负责任的厂家来说, 这事简单, 停产。可是赵志全说, 患者有需求, 咱们赔钱也生产。就这样, 十几年来脉络舒通一直在生产, 鲁南付出的代价是亏损 7500 万。

新时代药厂地处温凉河湾里, 在“宁让企业亏, 也不让温河浑”的环保理念里, 鲁南的行动口号: 环保第一, 建厂第二。建厂与治污同步。新时代药厂开工时, 一座投资 1.8 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就开工了。为了拥有企业的专业环保团队, 鲁南不惜重金招聘环保专业的博士、硕士、学士组建环保部。这就是温凉河野鸟成群, 流水清澈的秘密所在。

什么是人间大爱?

那些靠损害民众利益、牺牲环境获取巨财富的企业, 给慈善机构捐点款就成了慈善家。这样的“善人”多了, 绝不是社会的福祉, 真正给社会造福的人是那些胸有苍生、大爱无疆默默的善行者。

在以挣钱为目的、以效益为前提的当下, 鲁南制药的这种企业善行, 你相信吗?

9

一个年销售收入 60 多亿元的企业掌门人,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 却一直没有任何负面的新闻, 哪怕是一个小道的传闻或博文, 不论是金钱还是美女。

我采访左家王庄的原村支书匡夫启时, 他一脸敬佩地说: 他那种自律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啊。

采访他的遗孀龙广霞时, 她一脸泪花地说, 如今社会风气不太好, 有钱人养小三包二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可是我们家志全一生无绯闻。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男人。他临终给我留下的那封信, 让我一直感动不已。我知道, 他留下的五首歌的意思, 《粉红的记忆》多半是回忆我们相识、相恋的那段时光。

他健在的时候常说, 一个人假如对自己的家都不珍爱, 这样的人你别指望他爱厂。

古人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同样的道理, 一个连家都经营不好的人, 怎么能经营好一个团队呢? 在鲁南, 无论是在厂区还是在购物中心, 你都会看见这样的组合: 一对夫妻牵着孩子的手, 快乐地从你面前走过。据说, 这样的构图是赵总眼里最好的风景, 每每看到这样的组合走过, 他都会向笑着他们摆摆手, 点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鲁南制药中层以上管理者不在少数，别说婚外情、包小三、养二奶之类不道德的行为，就连正常的离婚案都鲜有发生。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先人的教训。也许有人会说，信息时代，精英人物的作用在锐减，领袖的魅力在削弱，英雄的时代已经落幕了。看看鲁南的掌舵人，这些论调你还相信吗？

人们对亡者印象的多元化，增加了我的好奇心。

可是，面对上述九问，我陷入困惑。我也曾对这些信息难以相信，数度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然我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但是当今社会令人怀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目前，社会公德、个人道德普遍滑坡，为谋取财富不计后果，甚至以身试法——

社会层面：牺牲环境，破坏资源换取利益，成了司空见惯的工业现象。一个电解铝厂给当地交税一个亿的同时，也把一个甚至几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变成了癌症村。一座矿山开工了，一个老板富了，可是一方百姓跟着遭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政府层面：贪官仿佛韭菜，割一茬又冒出一茬，而且触目惊心。山西一个分管煤炭生产的副市长就能坐拥6亿财富，北京一个小小的副司长家里的现金就能连续烧毁数台点钞机……

中央层面：为了重塑党员干部的形象，为重新构建社会道德，匡扶信仰危机，在全党上下实行“八项规定”，全面推行“三严三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被无数人怀念的创业者，从社会层面上讲，是个难得的标杆式的英模；从党性的角度上看，是一个新时代的典范；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大德大爱的榜样……

从上述的表现看，他身上有着沂蒙山人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传统精神，他那种敢于担当、执着创业的精神，不正是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丰富与提升吗？

习近平视察沂蒙后说：在沂蒙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

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的财富，要不断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他的身上还密集地展示着被时代光大了的沂蒙精神，展示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譬如他敢于担当、执着创新的理念，譬如他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的斗志，譬如他对追求财富的激情和对待财富的平常心态……

在时风萎靡的当下，他之所以以时代的精神风貌突兀而出，是沂蒙这片土地给了它丰富的文化营养，他的行动无处不带着传统沂蒙文化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只有诞生了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的革命老区，才孕育出鲁南这样的企业，才孕育出赵志全这样的时代楷模。

作为一个研究沂蒙文化三十年的作家，我完全相信这个人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出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感，我决定核实这些多头获得的信息，我走进这个故事的生地——沂蒙老区的鲁南制药，感受一个叫赵志全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

上篇

中国经济成就世界第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组合的结晶。今天，面对财富的暴增与人性的异化，我们不得不提及这样一个命题：企业家殚精竭虑地创业为了谁？他们苦心孤诣地创造财富为了谁？

一、采撷信息

I

随便打开网站、微信，只要输入赵志全、鲁南几个字，扑面而来的信息就会塞满了眼睛，这就给我实地采访前，了解主人翁赵志全带来了诸多便利。

感谢网络时代。

琅琊网，临沂市一家点击量颇大的官方网站。临沂在历史上亦称琅琊郡，故有此名。网上一副对联显得尤为耀眼：

为民造福沥血呕心制妙药丰功与蒙山沂水永在

为国筹谋忠肝义胆献嘉言美誉共清风明月同辉

横批：沉重悼念赵志全同志

紧随其后的是一则消息：

记者_{xx}报道：优秀共产党员，我市鲁南制药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赵志全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市殡仪馆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省总工会、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共临沂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市人大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中共兰山区委、中共费县县委等单位敬献花圈。

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安徽省医药设计院、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控山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来唁电……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带有浓郁的官方色彩，导语似的小标题是选自灵堂上的一副对联。大照片上，依稀可以看清楚挽联上的字体。

仔细品味这副挽联，纵观赵志全的一生，这副挽联可以说表现得恰如其分，40个字，就给57岁的人生画上了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句号。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含义深刻、言简意赅的精准文字。

说实话，我急于要找的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反响，来自生活底层的情感。

网页继续翻阅，大量的图片、文章扑面而来。褐色夜空下，一幅用烛光摆成的画面，占据了好大的空间，那是一个心形的图案，心里写着：赵总走好。摇曳的烛光，巧妙的构图，配上沉沉的《忘忧草》的旋律，那是员工用心在祝福他们的老总啊。据查，这个图案被员工和网友网传了几十万次，成为各式各样纪念赵总活动中最好的创意，至今还被网友不停地点赞。

在白色的菊花和凝重的气氛构成的画面里，一张张泪水纵横的面孔流泻出无限的哀伤。在许多流泪的面孔里，我看到一张张哭肿

眼睛的脸，看到一个个撕心裂肺的哭相，有的人因极度伤悲而昏厥。我相信这些极度悲伤的面孔，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于是我记住了他（她）们被泪水模糊的脸膛，尤其是那个现场昏厥的女子。那是一个个头不高的女人，她的真情实感让我的心一颤，我决定采访她，挖掘她痛不欲生的根源。

2

我的目光离开了那些真实的画面，游进微博的海洋。

海量般的博文亦如千山万壑向我扑来，又如万顷碧波向我涌来。在这些浩瀚的文字里，一篇博文敲击着我的心。刚刚开头，我就被这些质朴、深情的文字吸引了……

纪念如兄如父的赵总

济南办事处 吴清纪

2014年11月15日，我伤感备至，终生难忘的日子。

10:36分，我接到一位客户的电话，他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清纪啊，你们公司出大事了。”我告诉他，我刚从费县回来，没有什么大事啊。他忧伤地说：“你们的老板走了！”我感到一阵眩晕，但是我依然心存幻想，因为这十多年来，无数次传出老板病逝的谣言，尤其是近几年，赵总出头露面的时间渐渐少了，就给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接二连三，我知道老板处在财富的顶端，掌控着一个百亿元资产的集团，被人关注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每次道听途说后，我都会想办法赶回厂里，看一眼我们白发如雪的赵总，或以汇报工作的方式给他挂一个电话，听一听他那爽朗的笑声或严厉的批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抛开工作电话问候的，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无缘无故给他套近乎。我想，这次也会是误传吧，虽然有些心神不定，但是我不愿意去相信。

12:08分，我接到省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首先表达了对赵总突然离去的惋惜，对赵总家人以及全体员工的关心和慰问。我只听了两句便迫不及待地追问：“您说的是真的吗？赵总何时走的？怎么走的？”一连

几个追问后，他才明白我对此事毫不知情。领导告诉我，“这是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刚上报的消息，是官方渠道，不会有误。”

我的头如同爆米花，呼的一声就大了。

我不知道如何结束了与领导的通话，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是否对领导的慰问表示了感谢。大脑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停滞，就连空气中细小的尘埃也仿佛静止在这空间里了。痛，突然袭来的痛感，让我逐渐清醒。似万根钢针包裹在心脏里，心脏在逐渐收缩，万根钢针自内而外刺出，千疮百孔的痛，无法形容的痛，吞噬灵魂的痛。我不得不用手捂住胸口，蹲坐在地下，安抚这颗伤痕累累的心。慢慢地，迷茫的眼神和混沌的大脑在心碎的痛感中开始清醒。尽管我不相信这种结果，却不得不面对上天安排的这残忍现实。其后的时间，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开始焦躁不安起来，我急切地想为赵总做点什么，却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我想打电话给公司相关领导询问赵总去世的细节，却因不了解情况而不敢妄动。我似困兽般挣扎，我似万箭穿心般悲伤，但是却很无奈！

14:21分，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给办公室主任谢宇打去电话，询问赵总的情况。我不愿意知道那个悲伤的结果，也不愿相信残酷的现实，却必须要面对、要了解。确定了消息后，我通知了济南办事处的张学民、王开国和王涛，大家都十分悲伤，心情低沉。我们本想立即返回，可是集团命令我们第二日接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我给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刘玉东通话，这个对鲁南对赵志全有着特殊情感的人，用低沉的话语说，我知道了。随后是低低的忙音。我知道他一定沉浸在无限的忧伤里。晚上，我们在办事处点燃烛光，为赵总守夜，为他祈福。几个年轻汉子相视无语，悄悄燃烧的烛光，静静端坐的同伴，我们彻夜无眠，悲伤、思念、疑虑，万千滋味涌上心头。想想赵总几十年的艰辛，想想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在全国市场巡视，想想他带领着鲁南人27年如一日在不知疲倦地创业，没黑没白地在医药市场一路刀光剑影的岁月，我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流。那个夜晚，我们是在烛光和泪光的相映中迎来

第一缕曙光。

16日早8:00，我和省食药局前去吊唁的领导会合后，从济南出发，直奔新时代药业，去看望赵总。彼时突发奇想，这辆帕萨特轿车如果有火箭的速度该有多好啊，这样就可以早一点见到我们敬爱的赵总。外人也许永远不了解我内心的感受，赵总一直是我为之奋斗的精神源泉，是我尊重和崇拜的情感偶像，他的身上一一直闪现着沂蒙精神的光芒，只是他给沂蒙精神注入了新时代的内涵。我进厂时还是一个学生除了一张文凭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是他若父若兄般关心爱护，我才从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学生，迅速成长为鲁南制药的业务骨干。是赵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略，是他用人只看品德能力，不看背景关系的眼光，才让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们有了主政一方，施展才华的机会。

10:51分，新时代药业大门口。映入眼帘的是青纱黑幔，昔日那些喜笑颜开的同事，个个都是满面悲容，就连平日威风凛凛的保安们也低垂着头。厂区道路两旁落满了枯黄的落叶，一派肃杀。草坪上平时青翠欲滴的小草也都耷拉着脑袋，叶片泛黄，萎靡不振。昔日摇曳的塔松，静立不动……一切都那么肃穆，一切都那么庄严，一切都那么悲伤。剜心的刺痛又在的一瞬间卷土重来，吞噬灵魂的痛又在刹那间撕心裂肺。尚未抵达专家招待所，耳边就传来了低沉的哀乐和断续的哭声，抬起头来，在青纱黑幔之间，赵总依然像平时一样微笑着，用充满关切之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只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黑白色单薄的遗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高大身躯。憋了一路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潸然而下。虽然悲伤我却无法哭天抢地、顿足捶胸，因为现场听到的哀乐是赵总生前最喜爱的歌曲之一《忘忧草》。它虽然有着无尽的伤感，但是却在劝慰着前来看望他的人不要沉湎于悲伤之中，“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可是，十多年的言传身教，十多年的关怀备至，十多年的相濡以沫……赵老师、赵总、赵兄啊，我能忘得掉吗？泪如大雨潸然而下。

赵总对我们鲁南的每一名员工，胜似他的亲兄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想到

让我们学会坚强，面对他留下的《忘忧草》，我不敢失控，生怕破坏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但是泪水早已迷失了双眼，以至于瞻仰他的遗容时只看到了一个模糊的、瘦削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庞。2014年10月24日13:37分，我在微博写了一段文字：明天就是厂庆了，我们都会欢呼。祝愿我们的公司繁荣昌盛，祝愿我们赵总身体健康，从病痛中坚强地走出来，遗憾的是，我的祝愿没有实现。

18日，我们赵总入土为安了。我们只是随着人群送他老人家，大脑毫无思路，丢三落四，很多事情都需要办事处的同事提醒。所有前来送别和悼念赵总的人们都满怀悲痛，有几位女士已经哭得无法站立，蹲坐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不得不依靠身边人的搀扶才能站起。这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恩这位曾经辉煌、现在远去的智者，感激这位一心回报社会、无私奉献的“愚”者，痛别这位华发早生、呕心沥血，为了公司、为了社会，直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长者，怀念这位关心员工、关爱社会、为国献言、悲悯苍生、若父若兄的仁者。

19日夜，“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安葬完我们赵总，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我们要为赵总守夜三天，大家都报名参加。可是赵总的夫人不同意，她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赵总走了，我们活着的人必须振作起来，团结一心，完成你们赵总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对你们赵总最大的告慰。你们就让你们的赵总走吧，他把两辈子的事都干完了，他实在是累坏了，让他到天堂里好好歇歇吧。后面的事情就由你们来做了，走吧，走吧，大家都回家休息，明天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难受的是龙大姐，人说，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伴，老年丧子。她这是中年丧伴啊。一个和她厮守了32年的丈夫走了，留给她的长长的怀念和无尽的忧伤。从此她就要孤舟独桨，在人生的汪洋里独自承受了。可是她却反过来劝说我们，这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啊。看看她孤独的身影，我忍不住再次流泪了。

19日，赵总葬礼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要返回济南办事处了，在这悲痛万分的时刻，我记

住了昨天赵总的追悼会上，赵总的夫人，我们的大姐龙广霞的一句“君子退场，不诉离殇”。我知道这也是苏东坡《南乡子》里的句子——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笑陪君三千场，不诉离殇。我们必须坚守岗位，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必须超额完成我们赵总年前下达的指标，这才是对我们赵总最好的祭奠和怀念。走前，我再次来到小花山看望赵总。那天早上，有点奇怪，一向百鸟喧嚣的花山，一下子平静下来。散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坟茔，静静地落寞在鲜花里。看来他们都比我早，天不亮就来看望赵总了。看看昨日燃烧的纸钱，望一眼供品，看看大理石上的照片，我知道，若父若兄的赵总，他永远地走了。我说，赵总，我，你的学生，你的员工，你的兄弟吴清纪来了。说完顿时泪流满面，在飞扬的泪花里，我哽咽着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只有双膝跪倒，对着陵墓施以深深的、深深的跪拜……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真情实感的博文，是作者的一段心理历程。再也没有比这样的文字更有真实性了。于是我在采访本上写下这样的字：采访吴清纪。

3

手机的功能被无限开发后，世界立刻奇妙起来，微信作为私人宣泄和表达的空间，日渐成为公众不可或缺的展示平台，它跨越时空在有限的时间内做着无限的传播。我同众人一样无法脱俗，离开电脑就摆弄手机，虽然我曾不止一次地宣言：如果我们不摆脱屏幕的控制，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大、中、小三屏（大屏指电视机，中屏指电脑，小屏指手机）里变成傻子，最后无知而去。然而现实中我们谁都无法离开三屏。

打开手机，在微信里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赵总走了，带走了持久的温暖和现实的属望。面对那辆缓慢的灵车，我不知道冬日里还有没有温暖的太阳，面对那个空了的办公室，我不知道长夜里还有没有一地月光。赵总走了，留给我无尽的彷徨，赵总走了，留给我缠绵

的忧伤。我不知道温凉河的碧波是否依旧流淌，我不知道玉带山上的鸟儿是否还在歌唱。我不知道美丽的女工是否笑声朗朗，我不知道车间里的机器是否依旧鸣响……真的，我不知道赵总走后，风，是否会改变以往的方向……此时此刻，我只知道无言地落泪，一滴一滴落在洁白的胸花上……（美国人鲁南心）

这是一个被转发了N次的微信。看到优美的文字和文字间那片真情，我失眠了，原本是上网累了，乏了，想歇息了，可是这篇短短的微信，所低吟的悲歌，让我的睡意荡然无存。我突发奇想，采访一下这个“美国人鲁南心”。后来一想，傻呀，微信上的名字有几个是真几个是假？虽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微信里荡漾的悲伤气息，让我的心久久不得平静……

我读段博文的心情可想而知，我理解一个人对知遇之恩的报答。人心就是这样，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何况新时代药业离孔子的故国鲁国不足百公里，花山上当年就曾设立儒家的讲坛。

诚然，对于浩瀚的时空而言，人生短暂，写过“不诉离殇”的苏东坡在《和子游浣池怀旧》里有句话：人生百年何处似，应似惊鸿踏雪泥。经历人生曲折的苏大师，诗的寓意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慨，或者说是一种释然，其实对于那些拥有建树的人，对那些给社会、给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而言，雪地上的留痕是不会轻易被飞扬的雪花所覆盖的，人民对他的怀念不会因时空的延续而淡化。苏大师没有想到，千年后，人们依旧想到他。正如上述博文的作者吴清纪所言：我们忘不掉他。瞧，网站上，博客里不断增加的怀念文章就是例证。

博文海量般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沉浸在这些真情而忧伤的文字里不能自拔。但是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我知道，任何间接的素材都不如作家挖掘的材料可靠，尽管这些素材是真实的、可信的。于是我只好关闭博文，开始设计自己的采访方案，我必须获得一手资料。

可是新华社一个老记者的出现，改变了我事先拟定的采访计划。

二、泪光里的见闻

I

确切地说，鲁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铭肌镂骨的。

进入鲜花簇拥的敞开式大门，就是一座星级宾馆，绿树掩映的宾馆东侧是一条长长的厂区路，两侧是石竹花和小草构筑的草地，一排香樟树在细风中摇着茂密的叶子，唱着自然单调的歌儿，给这清静的厂区增添了些许热闹。

香樟是南方树种，却在北方茂盛着。负责接待我的小孟告诉我，我们栽的第一茬香樟因水土不服而枯萎了。一向雷厉风行，看准的事情绝不退让的赵总说：继续试验。我就不信南竹都能北移了，南茶都能北种了，南树就栽不活？

为栽活香樟树，赵总提出“深挖坑，晒一冬”的种树理念，结果来年，我们的厂区就有了沂蒙第一香樟路。

我们的厂区就是一个植物园，花草树木种类齐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都有。在厂区绿化的那些日子，赵总出发美国，回来带的不是加州红提、新奇士橙，也不是花旗参、纳帕河谷红葡萄酒，而是国内稀缺的树种、花种、草种。建百年企业先建绿色工厂。鲁南新时代厂区就这样成了多国植物园。

去年市园林局的专家调研后做出评估：新时代药业厂区的绿化率高达68%，厂区300多种花木，200多万株树木的估价就高达3个亿，而且正以每年5%—8%的速度增值着。这是赵总给我们、给子孙、给社会留下的一笔巨额财富。我们赵总可喜欢花草树木了，那些疯长的树木、花草，都成了他眼中的至爱，对花草树木的习性了如指掌。不是王婆卖瓜自己夸自己，就凭我们赵总的绿化意识和成就，当选全国绿化先进个人条件绰绰有余。

看看这郁郁葱葱的树林，看看那些挂着名片的名贵树木，看看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鲜花，看看那些风中摇曳的绿草，我点点头。我想起费县县委副书记陈海玲报告里的一句话：挑剔的美国食品与药品专家，考察完新时代药业

后，面对绿树红花，他竖起大拇指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美的制药企业。

树荫将七月的热浪隔在硕大的树冠上，带着花香的风变凉爽起来。走在浓荫里，听蝉在得意地嘶鸣，鸟在无忧地嬉闹，心情立时好了许多，长途的疲惫淡化了许多。当一片黄色的鲜花，在香樟树的尽头突兀而现时，我听到忙碌的蜜蜂在唱着勤劳的歌。

在这片黄花地的西侧，一片大水荡漾着碧波，水中央是几个形状不一的荷花池，白鹭和灰鹤，成群结队的野鸭成为湖中的常客，它们的追逐让水面多出几分喧嚣。这是连环湖，高湖与低湖之间是一条人工河，常年的水流，让石子铺就的河床生出许多生命，青壳的螃蟹在耀武扬威地横行着。哗哗的溪水不知疲倦地低吟着童年的歌谣，流水，螃蟹，野花，小草。

含苞的荷花，摇曳的芦苇，一对碎花的蝴蝶翩翩而来，在小溪上起舞，它们似乎带来了熟悉的歌声，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树林去看小溪水……

流水经过的地方变成了湿地，香蒲抽出修长的剑叶，微风里摇出一片细响。

湿地香蒲的上方，是一条长廊，顺着葡萄长廊的甬道，尽头，一只野兔坐在那里，用前爪梳理着被花草弄乱的绒毛，机灵的眼睛无视我们的存在。随行者说，这些野兔的胆子可大了，你不到它的跟前它坚决不跑。之后，他笑笑说，不瞒你说，这都是我们赵总给惯的。赵总那人爱环境都到了“癖”的程度，别说一只鸟，就是一根树枝，你折断了它都会跟你急。温凉河流经我们厂区的那一段，成群的苍鹭、野鸭，无数的野鱼，排成队的螃蟹，多少吃货都惦记着这些野味啊，可是，由于赵总的精心呵护，它们都在这里安心地过冬呢。所以在我们的厂区，野兔见到人是打“敬礼”的。

野兔是群居动物，要让野性十足的“长跑健将”自在地生活，必须拥有足够大的林带和草地，狭小的空间会让这些野性大、气性足的家伙毫不犹豫地逃离，追求它们的自由世界。

当我感到脚步有些沉重时，随行者说，这才走了厂区的十分之一，看见了吗，就是那座山，当地人叫它小花山，乾隆爷下江南时改成

玉带山了，那里才是我们厂区的制高点。我们厂区号称“两岭五湖三河山”。12年前我们赵总选择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不长庄稼的乱石滩和荒草岗，万寿山、玉带山上只有耐旱耐瘠薄的松树，这些年，我们种花养草，不少地方都是用挖掘机清出石头再填上熟土，才种的树。就这样我们一干就是12年。如今，全部厂区都架起自动喷灌的管道，连昔日的石山上都自动灌溉了。12年啊，赵总批出了成亿的资金购买花草树木，他带着我们几千人，出力流汗，精心呵护着，才有了这座大花园。市园林局的评估专家，对我们厂区里数以万计的树啊竹啊花啊，经过评估，得出数字，价值3个多亿。直到这时，我们大部分员工才明白老总的苦心，他老人家看得远啊。按说企业是看重利润的，谁舍得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换成树苗啊、草种啊，也只有我们赵总做得到。他不仅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工作生活环境，也给我们创建了一座绿色银行。

走过长长的葡萄长廊，便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沂蒙山前最大的石质的主干渠。渠的源头是时任山东省第一书记的大书法家舒同主持修建的大水库，他的书法真迹“许家崖水库”依旧彰显着书法家遒劲的笔力，如今浩荡的大水依旧从渠里通过，灌溉着下游的数十万亩土地。赵总健在时，常常在渠边思索，他说过，毛主席了不起，那个时候咱们国家那么穷，他硬是带着全国人民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当下，我们国家的水利设施几乎全是他的老人家的遗产。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兴水利，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喝什么。

攀满藤蔓的吊桥跨过干渠，对面就是玉带山了，山对过就是万寿山，当年乾隆皇帝南巡时修筑的万寿宫，依旧张扬着当年的大清盛世，皇恩之下的温凉河依旧浩荡北去。我一直不明白，小花山改成玉带山，是如练的温凉河缠绕自然而得，还是这长长的青山，形似皇帝的玉带，天子恩赐而获？

长长的温凉河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湾，湍急流水进入河湾立时安静了许多，水因山而美，山因水而柔，在这水山相拥的湾里，就在玉带山下，温凉河畔，一座依山傍水的小

楼静静地站在合欢树下。

看到这座小楼，小孟哽咽着嗓子说，这座专家楼，就是我们赵总病重期间生活、办公的地方。最后的日子，他就在这里忍受着几个月的低烧，直到坐着轮椅，吸着氧气，他依旧从容地指挥着千军万马，精心谋划着鲁南的未来。如今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了。这些日子，我们都不愿看见这座熟悉的小楼，一见到它就想起我们赵总，就想掉泪。赵总知道我们会长长地怀念他，为让我们少思念他，多展望未来，他给我们一首《忘忧草》——忘忧草，忘了就好。可是我们怎能忘得了啊。

此时，阵雨后的天空更加湛蓝，西坠的太阳把雨后的树林照出几分特殊的气息，阳光静静地从合欢树上滑下来，专家楼清晰起来。但是人去楼空后的沉寂，让昔日热闹的小花山失去了“背依青山览胜景，面对碧水听涛声”的意境，一切都因为主人的突然离世变得沉默了。

两个女孩静静地坐在台阶上，木然地看着一地阳光，年轻的眸子流露出淡淡的忧伤。鲜花、女孩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组合，可是不协调的忧伤在弥漫着。我知道她们对赵总的那份情感，用一个女工的话说，我从来没有把他看成老板，我一直就把他当父亲对待。

女孩子总是多忧善感。见到我们，她们从思念中醒来，一扫脸上的忧思，快乐得一蹦一跳地迎上来。小孟介绍，这个叫王娟，那个叫王佃茹，她们都是专家楼的服务人员，她们平时与赵总见面多，杨老师，抽空你采访采访她们俩吧。这两个小精灵满脑子都是赵总的故事。前些日子新华社的李记者就采访过她们。

一提赵总，两个女孩脸上的笑，风一样地刮走了，漂亮的眸子闪着些许泪光。

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当年，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山脚，赵总想给聘任的专家、到访的客人，一个优雅的环境，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这里居然成了鲁南制药的“大脑”，那么多生死攸关的决定，那么多一掷千金的批复，以及后来令社会赞叹的遗嘱，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从搬进小楼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去了，小楼成了事业的疆场。

如今的小楼一切照旧，简单的办公设施，

磨光了的地板，木板睡床，磨破皮子的沙发以及使用了十多年的台灯，泛白的窗帘……

服务人员依旧上班，只是没有了川流不息的请示、来往汇报的烦嚣，没有了老总那案牍劳形的憔悴，没有了孤灯下的徘徊，没有了星夜孤窗的明亮，没有了黎明前的思索。

时间是最可怕的杀手，它能把一切存在变成记忆，它能把一切刚武变得疲软，它能让顶天立地的汉子轰然倒地，也能把挽澜于狂危、摧峰于正锐的英雄变得不堪一击。如今，这里连坐在轮椅上、拖着氧气瓶的那个瘦弱的影子都没有了，只有无言的落地大窗，直面着一川东逝水，做着无言的惆怅，只有冰冷的氧气瓶，向来者陈述着那个男人的坚强，陈述着他曾承受的那漫长的苦难，只有太阳在东升西落，周而复始地在小楼上空，一如既往地轮回。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成为回忆，只有满山的黛色，呵护着这座曾经创造了无数奇迹、造就了无数辉煌的小楼。

静静的灯台承载着时光燃烧留下的灰烬。那幅悬挂着的“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匾额，好像在壮怀激烈地讲述着主人曾经的辉煌。尘封的镜框里，那幅火炬手的照片，展示出昔日主人长跑健将的风采，斑驳的墙壁上，那幅领取国家科技奖时的照片，定格着主人如日中天的辉煌……

随着小姑娘的陈述，忘不了的一幕一幕重新复活……

我无法忍受，在服务员王娟含泪的讲述中逃出小楼，一串泪花溅向花丛……

院子有一个宣传栏，张贴着一些当年整治这片荒凉地时的照片。那是2005年的植树节，赵志全还是一副孔武有力的架势，他一脸笑着挑着两个硕大的水桶，钩担成为一轮月牙，勾勒出劳动者的快乐。另一幅是他在给一株公孙树浇水，那个一袭红衣的女人是他的夫人龙广霞，那个戴着安全帽的高挑的女孩，一眼就能看见她的身上闪现着赵志全的基因。

王娟说，为了让这片乱石丛生的荒野变成常年有绿色、四季有花朵、全年有果实的花园，那些日子，赵总一家三口齐上阵了。她记住了赵总的一句话：小花山上不能只开桃花，我们

要让它百花盛开。

从照片上看，那是一片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工地，挖出的石头张牙舞爪地散乱着，一副百废待兴的模样，与眼下绿树红花不成比例。服务员王娟说，杨老师，我们看看那株银杏树吧。

合欢树南侧，一棵公孙树已经枝繁叶茂了，公孙树也叫银杏树，树上挂着青青的银杏果。树下立着一块牌子，赵志全 龙广霞捐赠。他向我描述着当年赵总植树的情景。

面对这株公孙树，我想起故乡沂蒙老区一句流传甚广的民谚：桃三杏四李五年。当年的枣树能换钱，无儿不植公孙园。因为公孙树生长缓慢，结果期需要几十年，那是给儿孙们栽种的果树。没有儿子的赵总却在厂子里种植了大量的公孙树。如今植树者走了，当年的公孙树却结果了（嫁接后缩短了结果周期）。真是应了那句话：前人栽树，后人吃果。

可惜，服务员王娟说，那片垂丝海棠往年都是一树果实，赵总走后，它们就没有结一个果子。也许是过多的哀思耗尽了它们的力气吧，春天这些花儿开得稀稀疏疏的。说着，她秀气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末了，她说，杨老师，我不陪你们上山了，我们赵总就睡在山上。我一看到坟就会哭，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着她掩面而去。

合欢树下有条上山的石子路，在夕阳下默默地飘入林子的深处。我们的脚步在一座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坟茔前戛然而止，墓碑告诉我，书中的主人赵志全就睡在这里。

纪念故去的人有三种方式：故居、墓地、后人。故居，可以让人触目他生前的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的环境；墓地就是让后人凭吊的场所；后人，显然更为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许后人不能尽续先人的公德才智，有一条血缘的跟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让人怀旧。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环视这片视野开阔却有着几分空旷的墓地。

坟的四周栽满了耐旱的火棘，冬天落叶后只剩下红彤彤，一簇一簇的果实。洁白的雪花下，如同盛开的鲜花。那一瞬间，我明白赵总说的四季有花，全年有果的含义了。智者从来不会给听者解释什么，一切都要看果，时间只是

果的演进程序罢了。如同这片荒野上的新时代药业，不需要解说，不需要表白，一切都在阳光下一览无余地展现着，犹如这片茂盛的火棘丛。

站在花山的高处，俯视这片绿树红花、湖泊流水，我在想，假如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座现代化的药厂，假如我没有看大门口的牌子，此时有人问我身在何处？我会告诉他，我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哭泣。

这是一个矮小精干的男人，从外表上看并无特别之处，可是，他身后的几个跟班暴露了他的身价。他的眼里盛满了泪珠，一副“眼空蓄泪泪空垂”的伤感。他双手捧着一束鲜花，旁若无人地走向坟茔……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此时的他“暗洒闲抛却为谁”。

小孟告诉我，那人是一个北京的老板，是来厂子办业务，顺便祭奠我们赵总的。这样的祭奠多的是，尤其到了周末，业务员带来外地的客户，大都来山上看一眼赵总，摆一束鲜花，叩一个响头……于是，上山的石子小径上，几乎天天都有洒落的泪水。

面对这副陌生的面孔，我不由得发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在鲁南只要一提起赵志全，不管是员工还是客户，他们的脸上总是挂满了泪珠。

2

那天，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谁都知道，这是一个仇富心态普遍恶化的时代，人们对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尤其是对灰色占有的不满以及非法手段豪取强夺的憎恨，渐渐演绎成普遍的排斥，财富分配杠杆的极度倾斜，让人们心理失去平衡，耐心渐渐丧失。只是令我没有想到，一个企业掌门人，一个巨额财富拥有者的不幸病逝，居然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他的离去，得到那么多人由衷的怀念。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却并没有磨淡人们的情感，只要提起他依旧有那么多人动情，为之流泪。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鲁南制药

新时代宾馆里，我遇见了新华社著名的记者、中国农村问题的调研专家、曾受到邓小平当面表扬的李锦。

李兄是我的文学挚友，山东省九间棚这个历时数十年不倒，并令全国人为之敬仰的乡村奋斗的典型，沂蒙精神的实践者，就是这位老兄蹲点采访并推向全国的。

李兄算是一位反应敏捷、阅历宽广、见过世面的人物啊。

我们俩谈及赵总，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文学老弟，你的报告文学写得比我好，你必须沉下来，沉到一线工人那里，同他们交朋友，你才能获得意外的收获。老弟沉下去吧，好好写写咱们的老赵啊。

我告诉你，在当下，这样有德有才的企业家不多了，也就是在沂蒙山，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下，才产生出这种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行为，据我几十年记者的阅历看，这绝对是我党正提倡的，也是社会和国家亟须的企业家精神的典范。我们党不是在搞“三严三实”的教育吗，赵总就是“三严三实”的践行者，几十年来他就这样要求自己的，我相信赵志全绝对是“三严三实”的标志性人物。老弟，哥老了，要是年轻十岁，这个题材我不会拱手相让的。

兄弟啊，当下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动辄就把国家和民众的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把国有资产挪到国外，老赵却把百亿资产拱手给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这些真金白银都是他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老弟啊，你的能力和体力我都知道，相信我，沉下来，深挖细掘，干吧，给社会还原一个真实的赵志全，给我们的社会树立一个做人、干事的标杆。

说着，他掏出纸巾，擦擦眼泪。

在他的泪光下，我用力地朝他点点头。

三、哭声里的故事

1

我曾经在长篇报告文学《大转移》里写过这样的文字：历史人物大体上有两种人组成，一种是大人物一种是小人物，大人物虽然能改

变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们不代表历史的真实，他们的身上只有历史的色彩没有历史的温度；小人物的命运往往被大人物左右着，但他们身上既有历史的色彩又有历史的温度，他们代表着历史的真实。

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正是因为我那个事先设计好的采访计划的破产，才让我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小人物。事后我常想，是他们的发自内心的讲述，是他们含着泪光的话语，才使得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感人至深。

事情要从李锦开始。李锦就是那个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山东重大典型挖掘人和推动者。赵总离去后，他意识到这个难得的人物足可以做成大典型，他极力推动赵志全的事迹报告会。

那天鲁南制药集团总经理助理谢宇（他是赵总的遗嘱里从办公室主任提升为总经理助理的），十分迫切地给我通话，说报告会的几个材料目前已陷入困境，请我指点。

凡是整理过重大典型报告会材料的人都知道，改文章千万别改报告材料。因为报告稿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感人至深，是鱼与熊掌必须兼得的事情。可是，面对来自故乡的声音，我无法推辞。

毕竟是一个拥有一万多员工、七家子公司的大型制药集团，他们仅在新时代药业就选出16名员工，目的是在这些报告中挑选三名。报告是在职工礼堂举办，作为特邀评委，我开始了同鲁南员工零距离接触的生活。

《写给远在天堂里的您的一封家书》，报告人：新时代药业⁵¹车间员工魏艳。

在16个报告中，我被这个题目吸引了。一封家书，这哪里是员工对老板的怀念啊，分明是晚辈对长辈的情感。

说实话，这些年我参加过不少类似的报告会，在现场刹那间形成的感动，基本上随着时空的演进而淡化，甚至走出报告厅也就释然了。说实话，在这样一个物欲时代，让人感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可是今天是个例外，也许听众都是鲁南的员工，也许是在他们自己的企业里做试讲，也许她对老板太熟悉，也许……若干天后重新打开电脑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

依然沉浸在那个泪光闪闪、泣声低低的演讲里。演讲者失控的眼泪，听众失态的表情……曾经数度终止了我的写作。

面对着键盘，我在想，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动物，让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感念你，用小恩小惠即可达到，可是要让大部分人，让数以万计的人感念你，必须有大德大爱。我相信，那个感动无数人的赵志全，一定是个有大爱大德的人，否则，他走后绝对不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不会令那么多人感念他。

擦擦眼泪，我的思绪回到那次报告会吧。当主持人用低沉声音说：下面我们请51车间的女工魏艳做报告，她报告的题目是《写给远在天堂里的您的一封信》。

这是一个矮小的女人，报告台上，她只能露出半张脸，下半张被鲜花掩盖着，我看不清楚。但是她真情的话语，没有任何掺杂——

赵总，您在天堂还好吗？我们全家真心地希望天堂里没有劳累，拼搏了一辈子，您可以安心地歇歇了；我们全家希望天堂里没有病痛，让病魔折磨了十几年的您，可以开心地笑笑了；我们全家希望天堂里没有烦恼，被创业的激情燃烧了一生，您可以唱唱歌曲，但我们全家都不想让您再唱那曲低沉、忧伤的《忘忧草》了，尽管我们全家都晓得，那是您最喜欢的歌。赵总啊，您听我们全家一劝吧，让您那颗操碎了的心，静一静好吗？

可是，我们知道您会时刻眷恋着您挚爱的鲁南，您在天国里也会牵挂着我们的岗位，关心着员工的衣食住行，借此机会我代表我们全家，表达对您的深深的感激……

当她一脸泪水地走下报告台，向听众鞠躬致谢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这是一张好熟悉的脸，在哪里见过呢？哦，我想起来了，网页上有个画面，在赵总的灵堂前，那个因极度伤心而哭昏了的女工，就是她！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文学味儿十足的报告稿，我问身边的公司宣传部长，她的报告稿，是谁写的？

是魏艳自己。
她是干什么的？

51 车间的洗衣工。
洗衣工？

是的，她原先是沂蒙中药厂的一名下岗工人，是我们鲁南收购了这家企业，赵总全部安置了那些下岗的员工，她才重新上岗的。这些年来，她一直给我们厂报写稿。听说她出身很苦，命运多舛，年轻时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后来被生活压得喘不上气来，只好放弃了文学梦。现在生活安逸了，她又旧梦重温。

我决定采访魏艳。

新时代宾馆的茶室。

魏艳是从车间直接过来的，她一身简装，一伸手我就看见她手上的老茧，这是一只干粗活的手，是一只勤劳的手，握住这样的手你会感到特别温暖，特别踏实。

我说，真的，你的报告稿很有文采，听了让人感动。

她笑了，说，杨老师，早在1990年我就读过一本书《绿色梦》，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

作为昔日小城的文学青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居然还有人记得一本发行量只有3800册的书，我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力量还是文学的悲哀。

我很惭愧地说，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都25年了，难得你还记得这本书。

你那本书充满了向上的能量，你的语言成为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效仿的对象。真的杨老师，你是我们的榜样。

我摇摇头，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真正的榜样是那些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譬如你们的赵总，他白手起家，靠着一股子顽强的拼搏精神，凭借一股创业的豪情，硬是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上，打出一片新天地，给社会创造了一万多个就业的机会，每年给当地财政增加了好几个亿的税收，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理应崇拜的偶像，才是你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看见魏艳的脸上

泪花潸然。

我担忧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因而我的采访是从文学开始的，我原本想通过愉快的交流，达到采访的目的，没有想到无意中提及赵总，让我的算盘落空了。看来员工们对赵总的感情绝不一般。

良久，魏艳擦擦脸上的泪花，说：杨老师，让你见笑了。自从我们赵总走后，只要一提起他，我就忍不住流泪。我曾把这个无法言语的情感讲给妈妈听，我妈妈说：妮，赵总给了你们员工操了那么多的心，让你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这样的老板流泪是做人的本分。

你妈妈？

是的，我妈妈。我妈妈读过不少书，我父亲早逝，她也受了不少的罪。自从我到鲁南上班，我们家才算有了安生的日子。我妈妈说：是赵总给了咱家幸福的生活，给了咱这些普通人体面的日子，咱们千万别忘了这样的好人。当单位搞赵总的事迹报告会时，面对争先恐后的同事，一向不善表达的我也积极报了名，之后，我回到妈妈那里，向她请教。她说：你不是说一直没有机会向赵总说句感谢的话吗，这不就是机会吗？妮，你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行了。赵总是个有心人，他在天堂也会听见的。于是在妈妈的帮助下，我就写了《写给远在天堂里的您的一封信》。

如果不是仔细的采访，我哪里知道，这份报告里居然凝聚着一对普通的母女情怀。老赵，有这些普通人怀念着你，你若九泉有知，必当欣慰。

看看沉浸在悲伤中的魏艳，我担心采访无法继续。这时候，魏艳说：杨老师，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前些日子，新华社的李锦记者采访我，也是这样，哭出来就好受了。

她接过一杯茶，喝了几口，止住脸上的泪花。

她说：杨老师，还是从我的身世说起吧，文学讲究因果，没有铺垫就没有故事的延续。不了解我们这些下岗员工的难处，也就无法理解我们对老板的感情。

魏艳在低沉的话语中开始了她的陈述，期间，她不时地落泪。

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就是幼年丧父。我三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当父亲被黄土深深地掩埋后，无助的妈妈死死地抱着我，泪水掉在我头发上。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说：妮，你别怨妈妈心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去吧，跟你叔叔去吧，那是一条活路啊。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叔叔来领我的时候，妈妈难过的样子，不懂事的我哭着喊着，妈妈背过脸去扶着门框慢慢地倒滑下去。

我叔叔是供销社的干部，他待我像亲生的女儿，是他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那时我想考学，我喜欢文学，上小学时我的作文就特别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读。上初中时我就开始了文学的梦，我向往着上大学，读文学院，将来当一名作家。可是，看看叔叔家的几个孩子，我长叹一声就放弃了。我都十六岁了，得自己养活自己了。初中没毕业我就工作了，先是在乡镇供销社干合同工，因为是农村户口，转不了正式工人，八年后，供销社走向解体，我又转到县城的方便食品厂做工，后来没有技术含量的食品厂被个体户顶垮了，1998年我转到沂蒙中药厂在制剂车间做工，那个时候，药厂已近走下坡路了，每月发60元的工资，有订单就干没有订单就放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跟下岗没有多大区别。三个月后我就正式下岗了，要命的是我爱人工作的面粉厂也倒闭了。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婆婆的两间平房里，婆婆公公都是企业工人，企业倒闭后，他们一月就领那么点可怜的生活费，我们一家人的日子相当艰难。

那个时候，凡是有点儿后台的员工都通过关系调走了，不少人进了党政事业单位，剩下的都是像我一样两眼一抹黑，从农村出来的人。我们只有孤独的挣扎，只有无助的等待。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满以为上班了就可以帮助一下妈妈了，最起码也能给叔叔分担一下困难了，可是我哪里知道生活的艰辛，一个临时工的苦楚，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我想起一个作家说的话：生活永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见我一脸无奈，妈妈说：慢慢地熬吧，日子总有出头的时候。

人啊，就是这样，走哪山砍哪柴，到哪时说哪话吧。日子再难也得过啊，我们俩就到处打

工维持着一个家庭的运转。那些日子，小城里到处都是下岗的职工，什么活都有人干，没有办法我就给人家看孩子，辅导小学生，给个体户做小工，自己也摆地摊。反正下岗职工干过的活我都干过。期间受过的难为和吃过的苦，说起来就让人心酸。我记得最难的是给一家校办工厂包筷子，包一双才赚0.05分钱，包上一天，手都拧出血。可是为了挣那几块养家糊口的钱，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到厂子里抢筷子，用编织袋装上两大包带回家，包好后第二天再送回来。

我个子矮，力气小，自行车驮着两大包木筷子就按不住车把了，尤其是下雨天，路面泥泞，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两大包筷子带回家时，人就成了泥人。我哭了，可是哭归哭，日子还得往下过啊。咬咬牙，换身干衣服，还得继续干。我的手快，一天能包8000双，能挣4块钱，有了这4块钱，就有全家人的热馒头，就有儿子的一串糖葫芦。

人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后来筷子厂也倒闭了，我就给厂家发小广告。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跑着，脚都起了泡，腿也累肿了，回到家就一头倒在床上，饭都不想吃。

1999年的初春，小城依旧贼冷贼冷的，天阴着，如同我们这些下岗工人的神情。那天，我实在是跑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风无助地刮着，好歹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一个工友走过来说：你知道不，鲁南制药要收购咱们的沂蒙中药厂了。

我不相信，这样的传说已经有N个版本了，就我们厂那些破设备、旧厂房，谁要啊？！我摇摇头，木然地看着远处的小巷，风从那里吹来，几件废旧的塑料无助地飘着。夜晚千条路，白天还得买豆腐。今天我还有三条街要跑呢。

工友说：真的，鲁南都派人来考察了，现在正统计下岗的员工呢，你快去报名吧。

见我没有动，他说：我的一个邻居就在鲁南制药，收入可高了，一个月能发三四百块钱呢。业务员更高，逢年过节年货不算，总经理还给员工发红包呢。

做梦去吧，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些年来，

济南的三株口服液，吉林的安神补脑液，不是都来谈过，最后还是雷声过后不见雨点。

你不信，反正我信。听说这是新任的书记和县长引进的项目。鲁南制药的老板是咱费县员外乡西葛峪村的，人家是真心实意来帮助咱们的。

你知道这个老板姓什么吗？

我都打听清楚了，他姓赵，叫赵志全。

赵志全？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老板的名字。那一瞬间我似乎感到有救了，因为临沂人都知道，鲁南制药是一家好企业，总经理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创业型领导，他对员工的大方是出了名的。能到鲁南上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只是先前我也打听过，人家只要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这些初中都没毕业的下岗职工，连门都没有啊。现在鲁南收购了我们的厂子，这就有了可能性。可是转眼一想，我们沂蒙中药厂除了那些破旧的厂房和生锈的设备，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多少知识且年龄偏大的员工了，大名鼎鼎的鲁南制药厂，为什么收购这样一个资不抵债的小厂？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犹如那天的天气一样压抑、灰暗。

那天，我们94名下岗的员工都来了，这些年不见，姐妹们都衰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深了，密了。我知道这些都是生活的艰辛所致，大家相见，无限感慨。

集中学习，是对我们这些年不上班的人一次轮训，也是我们与鲁南交流沟通的机会。一次座谈会上，16位年龄偏大的工人忐忑不安地问：我们都老了，实在干不动了，你们鲁南还要我们吗？

那位负责人说：赵总发话了，只要是沂蒙中药厂的员工，不管年龄大小，身体状况，一个不落地转到鲁南。赵总事先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这16位到龄的老同志，按照鲁南的标准，实行退休，回家养老。赵总说你们给企业出了力，也该享享福了。你们放心，退休了，福利待遇不变，这是咱们赵总定下的规矩。

我分明看见那些老员工眼泪都流了下来。

我知道，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情绪与表情，或羞涩或落寞或绽放或含苞……是啊，多少年了，没有人过问她们的生活，没有人安

排她们的退休，她们就这样靠着亲戚的接济，无奈地熬着。遇上赵总这样关心她们的老板，她们自然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人啊，谁都得老啊，少无教、老无养，是人生的悲剧，也是社会的退步。

那一瞬间，我们这些无人问津的下岗人，这些飘在城市角落里的人们，就像冬天里碰上了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心窝。

我们这些曾经苦难的下岗职工，重新上岗后，一个个倍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就业岗位，因此我们工作起来一个比一个卖力气。当管理我们的负责人向赵总汇报后，赵总说，咱们一定要爱护这些受过苦的下岗员工。他们收入虽说比以前提高了许多，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倒闭的企业过来的，有一种自卑感，你们这些做管理的必须一视同仁，从这个月开始，她们的待遇就与总厂员工一样了。

大约是2003年吧，当我一个月拿到800元钱的时候，我爱人不相信地说：你们的财务是否弄错了？我说这是真的，我们老板是个舍得给员工发钱的人，只要你能干，就一定多收入。这个月，我们车间有好几个都超过了800元。

婆婆高兴地割肉包饺子。那天，我们一家人围在小屋子里，吃着热气腾腾的水饺，那情景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儿子把一个水饺送到我的嘴里，说妈妈，真香啊。儿子很懂事，我知道生在一个下岗职工的家庭里，难为他了。我说：儿子，你吃吧，往后想吃就让奶奶给包。

妈妈，咱家能天天吃肉饺子吗？

能，只要妈妈能在鲁南上班。

儿子笑了。

2

10月25日，赵总为员工们发放厂庆红包，并举办了庆祝活动。那天，大家无比高兴，赵总就像一个大家长，谈笑风生。那天我们搞起厂歌比赛。听了厂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气势恢宏、积极向上的优美的歌词，就是我们赵总自己创作的，赵总好文采啊。我常想假如不是繁重的劳务，我们赵总早就成诗人了。

那天赵总和妻子龙广霞坐在一起，笑呵呵

地看着我们进行厂歌比赛。一头白发在阳光下炫目耀眼。老职工都说，赵总在承包之前是一头黑发的，转眼工夫就白了头。都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看来这不是虚构的历史故事。都说他威严无比，可我总是不相信，看上去那么一个随和的人，怎么和威严挂上钩呢。

来鲁南才大半年，一种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唱啊跳啊，幸福得不得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想想这些年的遭遇，看看鲁南对我的关怀，我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投给了厂报。没想到我的文章让赵总读了，他还夸奖我文笔好呢。说实话，自下岗以来我很少写文章了，一个连家都养不了的人，哪里还有闲情抒写内心的感受？再说了，人活着最基本的东西是衣食住行，我得为最基本的东西去工作。

杨老师，你别笑话我孤陋寡闻，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数，我才知道文学是填饱肚子之后的事情啊。我想，我小时候的梦太幼稚了，生活远不是梦里的故事。生活是无情的现实。倘若不是鲁南收编了我们，我也许写不出一个字了。

我相信魏艳的叙述，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最容易感恩，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别说你慷慨伸手拉她们一把，就是一个温暖的眼神或一个无言的微笑，都会让她们难以忘怀，此时你若出手相助，怎不让她们感念一生？难怪魏艳她们在赵总的灵柩前，像女儿对待父亲那样哭得昏天黑地，哭得死去活来。

我给她满上茶水。她说：这些年养成的习惯，还是喝白开水吧。她说，给人家跑小广告的日子里，她总是背着一个塑料瓶子，装满自己烧的白开水。

我笑了，点点头。看着她大口喝水的幸福相，我问：你是否歇一会儿？她说：还是讲吧，说完了我得回车间，工友们的工作服得洗了，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这也是赵总对员工的要求。我们是做药的，容不得半点马虎。

说实话，全国各地跑了这么多年，这样的采访我碰到的不多，不用我问，也不用我提示，我只是在记录。采访机在转动。茶室里，只有魏艳自己的叙述，她对自己经历的东西记忆刻骨

铭心，因而讲起来如数家珍。

采访在继续。

我们一家五口人，毕竟是一个大家庭，日常花销不是个小数字，加之人情琐事，仅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是不行的。俗话说：屋漏偏遇连阴雨，船漏偏遇顶船风。2009年公公做了一次大手术，落下一屁股债务，偏偏婆婆又病倒了，需要住院治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一下子陷入困境。为挣钱还账，在工地做安装工的丈夫，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得去火车站扛麻袋包。那是一项十分重的体力活，虽说他咬着牙支撑着一个家，但是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夜半，拖着散了架的身子回家，脚也不洗饭也不吃，倒在床上就不醒。每次给他敷压肿的肩膀，我就忍不住落泪。我数次阻止他，可是他摇摇头，我知道对我们这样的无权无势的人家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每每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的心就疼啊。下岗职工的家差不多都是这样，总是缺钱。可是对我们女人来说，男人就是家的全部，万一丈夫的身体垮了，我们一家子可怎么过啊？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

在这座城里，我们没有任何说了算的亲戚，我们的邻居和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企业工人。我们这些人办件事难啊。

怎么办？

人就是这样，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会发现那些压根儿就行不通的路。看看厂里的双职工，我动心了，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反复掂量后，咬咬牙寄给赵总。

赵总您好：

我是原沂蒙中药厂的一名员工，是鲁南给了我就业的机会。按说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该向您提其他的要求，可是我们家太难了，婆婆公公身体不好，欠了不少债务。我们家孩子还小，丈夫下岗了，为了多挣几个钱还账，他白天打工，晚上去火车站扛麻袋。我怕他累垮了，到那时，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拖着两位老人，这日子怎么过啊。我想请您帮我家一把，给我丈夫一个就业的机会。我知道，您领导这么大的企业不容易，我却为自己的私事麻烦您，可

是我实在没有人可求啊。

魏艳

2009年2月26日

写完这封信我就后悔了，这不是得陇望蜀嘛，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按说我已经是在鲁南上班了，该知足了。再说了，赵总那么忙，我还为自己的私事麻烦他，我这员工也太不懂事了。要是上万名员工都为自己的事找他，企业的事谁来决定？可是，转念一想，赵总那么多的事，我一个一线工人的信也许他压根儿就不看，秘书处理一下就行了。想到这里，我自责就减轻了许多。

安慰自己一番后，我就放下了这件事。可是丈夫成了我心中的牵挂，没有办法我只能劝他少干多歇息。每每看见丈夫倒头就睡的疲惫相，我的心还是纠结着。可是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面对这样一个生存竞争的时代，我们显得十分无助。

一天，劳动人事部通知我，赵总看了我的信，派人对我的家庭做了调查，认为我家在照顾的范围内，要我通知丈夫，到公司机修上班。

这个消息如同久旱的庄稼迎来一场淋漓的春雨。那天阳光灿烂，温暖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暖了。我知道这是赵总的特批，就我丈夫文化程度、年龄，是无缘于鲁南制药的。我真想对着太阳放声大哭，可是我还是努力控制住了。最后，我决定给丈夫打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了，我强忍着内心的感动，久久没有说话。在丈夫的几次催促中，我终于开口了，连我至今都没有想到，竟然是哭声，丈夫吓得不敢，他连声追问：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我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今天晚上，你不用去火车站扛麻袋包了。

丈夫笑了，吓我一跳，我以为出大事了呢。不去怎么行，我们一帮哥们儿都约好了，今晚卸完中粮集团的货物，我们就凑份子吃夜宵呢。

你听我说，真的不用去了，往后咱再也不用扛麻袋了。

不去扛麻袋，哪里来钱吃饭啊？

你回家理理发，洗洗澡，换身好衣服，明天

到新时代药业机修班上班。

别逗我了，老婆子，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得轻巧，你以为你是老总啊，一句话的事儿。

我流着眼泪笑了，说：你老婆就是车间里的一个洗衣工，可是你的事是我们赵总特批的。

赵总特批的？你没有发烧吧，咱就是一个下岗职工，咱与人家无亲无故的，再说了人家鲁南已经安排了你，凭什么再安排我呀？

我自豪地说：就凭你老婆是新时代药业⁵¹车间的一名洗衣工啊。

你别逗了，运粮食的火车一小时后就到，我得去扛麻袋呢，没空儿和你磨牙了。

我理解丈夫，在这样一个现实社会里，你让一个出力流汗的平民，一个靠汗水吃饭的苦力，相信天上掉馅饼，他会赞同吗？若干年后，提起那次电话，他依旧说：简直是梦。

就是这个我家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赵总一声不响地帮我们实现了。杨老师，你说我们能不感激他吗？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说句“赵总，谢谢您”的话。丈夫要我一定找机会，对赵总说句谢谢，给人家鞠个躬，咱能有今天多亏了人家啊。

我知道赵总忙，我就把词编好了，就五个字——赵总谢谢您。可是上帝妒英才啊，无情的上帝不给我机会，这话就这样憋在我的心里。

说着，魏艳抽泣了，泪水再次涌出来。

3

小人物代表着历史真实的温度，小人物的情感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直接的。在现实社会里，小人物最容易满足，所以他们最懂得感恩，谁帮助他们，谁把幸福给了她们，她们就感谢谁、感激谁，这是小人物间一个普遍而现实的逻辑，这是一个符合人性常规的逻辑，也符合常理的逻辑，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

奖要奖下，罚要罚上。许多时候，对小人物一次小小的奖赏，就会让他感念一生，尤其是在难处的时候，有道是“宁在饿时帮一口，不再饱时帮一斗”。我想，赵志全苦心创建的鲁

南，对于小人物魏艳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希望与寄托。

在后来的采访中，我渐渐知道，仅新时代药业，就安置魏艳这样的下岗职工⁵⁰⁰多人，他们来自倒闭的费县毛纺厂、鲁亚编制厂等县属企业。如果说安置沂蒙中药厂的⁹⁴名下岗职工，是鲁南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安置其他⁴⁰⁰多名下岗职工，就是鲁南的良知和善行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鲁南已经是沂蒙山区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地想着到鲁南就业啊。那时候，鲁南招工的基本条件必须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当然现在已经是非研究生莫属了。

魏艳的讲述多次为泪水所阻断。我知道这是她的真情实感，谁也无法劝解，更无法阻止，干脆让她哭够了再讲吧。

杨老师，我失态了，让你见笑了。

也许没有下岗经历的人，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感情，不知道我们既坚强又脆弱的情感世界。赵总离开我们大半年了，我们沂蒙中药厂的这些员工，只要提起他都会忍不住掉泪。

我们厂有个鲁南收购后才到退休年龄的员工，赵总给她补交了养老金，帮她办理了退休。这些年来，赵总一直让后勤部把过节的礼物、年货送到她家里，周围的邻居见到那么多的节日礼品，都羡慕得不得了，一些新来的邻居还以为她是退休的大官呢，不然，逢年过节能有那么多人来看她？她常给我说，干了这么多年的企业，现在才知道被尊重的滋味。赵总去世的那天，她哭得十分伤心，走路都困难的她，硬是让孩子推着来看赵总最后一眼。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员工好，员工自然记住你，有道是人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只是赵总没有得到我的回报，哪怕面对面说一声：赵总谢谢您。

我和丈夫没有学历，干的都是粗活，我们的收入是低的，可一个月也有七千多，每个月还享受⁶⁰⁰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是双职工，这些补贴，在厂里的平价超市里购物，足够全家人消费了。那些大学生、研究生夫妇们，过的就是无忧无虑的日子。

原先我们一家三代住在不足⁵⁰平方米的

小屋子里，现在住上了企业提供的三室一厅的住房。儿子有了一间自己的卧室，兴奋得不得了。他经常自豪地说，他考大学就报医学院，将来也到鲁南上班。老板什么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安心工作就行了。

婆婆每次来我们家，都笑得合不上嘴。她常教育我们，人得学会感恩，不知道报恩的人畜生不如。你们工资这么高，福利待遇这么好，你们得好好报答赵总啊。这年头，这样的老板不多了。

可是我们赵总却没有给我报答的机会，他悄悄地走了。

知道赵总去世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5日的早上，⁵¹车间正上早班。我忙着把员工的工作服装一件件叠好，我看见车间主任一脸忧伤，淡淡的泪痕明晰可见。他看看我们，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他说：咱们的赵总，昨夜倒在办公桌前，他走了。

我们所有的人一下子懵了。这怎么可能？前些日子他还站在职工食堂里，向我们微笑呢。可是我们从主任悲切的面容里，读到了真相。

当主任把一朵朵白菊花递给我们时，我们一起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是谁把那朵鲜花别在了我的胸口，我不知道是谁将我拥到灵堂前。那天，我的心情好坏啊，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赵总表示全家人的感激之情了。我后悔，我难过，我哭得一塌糊涂。朦胧中，我仿佛听见主任提高了嗓子说：大家节哀顺变。我们赵总在遗嘱里留下一首《忘忧草》，他希望：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的每一次寒冷。他要求我们，忘忧草，忘了就好。

可是我分明看见主任也哭了。

直到追悼会上，我才知道，我们鲁南发展最快的12年，是我们赵总患癌症的12年，12年来他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啊。我们自己碰上一点困难就受不了，我们有难时可以向赵总倾诉，可以找他解决，可是，他拖着病重的躯体，彻夜忍受着病痛折磨，常年承受着创业的重压，他的难处向谁诉说？12年来，上百亿的投资，都是他带着员工一分一分地挣来的，投资

的压力，销售的压力，创业的风险，管理的艰难……谁帮他分忧？

魏艳讲不下去了，泪水接二连三地落下来。

4

在鲁南，我被一个普通员工的低低哭诉深深地打动了。作为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表，她的经历虽然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但是她对老板的爱戴却又有共性一面。记得在职工食堂就餐时，我无意中同一个叫王娟（与专家楼的女孩重名）的职工谈起赵总，她眼睛湿润了，她给我讲了自己的感受。她告诉我，自己是费县物资局塑料编织厂的下岗职工，丈夫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全家人都靠他一个人养活。2005年，在家闲了好几年的她被赵总安置到鲁南，因为年龄偏大，就被分到服务中心工作，第一个月她就领到1600元钱，那时候丈夫的工资才1200元呢。那天，她把自己的工资掏出来后，丈夫说了一句话：你先炒菜，我出去一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高档的发卡，那是她多次用留恋的目光盯着的一个发卡啊。当丈夫亲自给她别在浓浓的黑发上的时候，她说：太贵了。丈夫说：不贵，你挣的钱比我都多了，咱买得起。她说：她差点哭了。她说：她们这些下岗女工之所以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是因为她们来到了鲁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她所有的荣光都是鲁南给的。

联想起王娟的发卡的故事，我相信赵总对鲁南的情怀，我也相信鲁南人对赵总真挚的感情。²⁷年来，得到企业的温暖，获得赵总特殊关注的员工比比皆是，魏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只是无数幸运者之一。我之所以把魏艳的故事详尽地讲述给读者，是因为魏艳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曲折苦难的人生，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一个小人物的身上感受到赵总的人文情怀。再说了有魏艳这样的经历，不必刻意挖掘材料，只要站在报告台上，如实地讲述一遍，我相信立刻会有人失声痛哭。这就是赵志全²⁷年来靠人格魅力营造的气场。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占一成就大事，加之我们这个时代亟须赵志全这样的

精神，报告会不成功才怪哩。

凭借着数年来对报告素材的直觉，我认为这个叫魏艳的女人，足可以担当赵志全事迹报告人了，我甚至都把报告的题目和主要内容都帮她拟好了，可是，就在我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鲁南制药的负责人时，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礼貌地拒绝了。

四、泪眼里的肖像

1

他们否定的理由似乎不太合乎常规，但却有一定的道理——魏艳是⁵¹车间的洗衣工，在我们鲁南上万名员工里，作为一线员工，她和赵总接触的机会很少，她的感受带有片面性，无法给听众一个相对全面的赵总。要不，你跟专家楼里的服务人员聊聊，她们可是天天跟赵总见面，尤其是在赵总生命的后期，那些服务人员依旧能天天见到他，她们知道的故事肯定多，了解的细节肯定详细。

是的，他们说得没错，采访魏艳时，她曾伤感地告诉我，她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赵总，所以，始终没有说出那句心里话：赵总，谢谢您。就这五个字，魏艳等了十年。她说，她知道赵总忙，但是这句感谢的话她一直放在心里，只要见到赵总，她就会说出来，可是仅有的几次都是在餐厅，远距离的，她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只有那次她带着儿子去游泳馆，碰上了赵总和龙老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零距离接触。她刚要说，赵总看见了她的孩子，一向喜欢孩子的赵总，立刻吩咐管理人员：给这个小家伙找个游泳圈，别让他呛了水。就在她感动的一瞬间，赵总走远了。那天儿子问她，妈妈这个大个子是谁啊？她含着眼泪说：他就是妈妈的老板，你赵爷爷。那天，她十分后悔地站在大厅里，直到赵总的影子彻底消失。

你说的专家楼里的服务人员，是不是我和小孟见到的那些人？

就是他们。

我的眼前立刻闪现出前些日子，在专家楼看到的景象：阳光下，合欢树的影子长长地铺在楼前的空地上，楼前一片空旷。台阶上，两个

女孩无助地看着一地斑驳的阳光，眼神里闪现出淡淡的忧伤……

我问，采访谁呢？

随便找几个谈谈吧。

就这样贺瑞和几个员工走进我的视野。

一见面我就认出她，我说，你的演讲报告我记得，题目就是《照亮心灵的烛光》对吧。

她笑了，说，光我们一线员工的报告就有19个呢，杨老师你的记忆力真好。

我说，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你的报告有个感人的情节：赵总抱他的外孙女小宝。那个细节你肯定看见了，你也抓住了，可惜，你没有把那个细节展开，你没有把细节拉长，没有给听众留下情感酝酿的时间。也就是说，听众刚刚被感动时，你就转移了话题。

一提赵总，她的脸上的笑意立刻就没有了，一种因怀念而产生的伤感，渐渐浮上那张脸。良久，她低低地说，一想到那个情景我就忍不住地掉泪，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癌太可恶了，它能把一个孔武有力的汉子变得无缚鸡之力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忍不住哭了。都说赵总刚强从不掉泪，也许在整个新时代制药的一线员工里，只有我看见过他流泪，那次他哭得是那样得哀伤和无助，一个刚强的人，一个从不畏惧艰难的人落泪，那是怎样的无奈啊。

说着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我给她抽出一张面巾纸，她说，杨老师让你见怪了，一想到这个情节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也许赵总给我的记忆太深了，也许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从来就没有把他当老板，而是当成长辈，也许他自己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员工，而是当成了孩子，他走了，就好像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一样。

2

看来我得改变策略了，先绕开这个话题吧，也许这个话题太伤感了。

在一个相对愉快的话题里，我们开始了交流。

——我叫贺瑞，是费县一个农村长大的姑娘，我是学艺术的，毕业于一家地方大学。那时

候,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这个时代学艺术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没有太多的艺术功底,纯粹是为了考学而考学的艺术生,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悠,就业的前景不乐观。就在我对自己的前途迷茫的时候,鲁南招工了,说是招收学艺术的大学生,我就报名了。没想到被录用了,根据鲁南制药一贯的厂规,所有招收的大学生都要到生产第一线实习一年。2007年我开始在新时代药业服务中心工作,就这样我开始接触赵总。那个时候的新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企业集团了,按照我们这些大学生对企业老板的印象,像赵总这样的大老板,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是威严不好接触的。反正我们是给老板打工的,干一天拿一天的钱吧。带着这样的意识我走进鲁南,在专家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到赵总,那个时候他是健康的,一米八几的个子,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株大树,尤其是他上楼梯的时候,别人都是一步一个台阶,他总是大步一迈就是两个。在我的印象里,往往看到他的影子还在楼下的时候,一转眼人就在楼上了。

记得那是一次饭后,赵总习惯性地楼前的花树掩映的小道上散步。我正在收拾楼前的落叶。赵总看看我问,你是新来的小贺,你叫贺瑞。

那一瞬间,我感动了,点点头,算是答应了。赵总问起我的家庭情况,问起我上学的情况,他说,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他说,你们刚走上工作岗位,一些事情都不熟悉,要多向老员工学习,慢慢就会好起来。

赵总走远了,我还站在那里发愣。在学校里,我们听到的大都是老板苛刻员工的故事,听到的是有钱的老板目空一切的傲气。员工就是给老板创造利润的人。可是,面对着这个大老板,我突然觉得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被颠覆了。这哪里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老板,分明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于是我站在花树下,脚步虽然没有移动,可是我的思绪被扯得好远好远。

晚上,我十分幸福地把当天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没想到他们都呵呵地笑了。

就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同事王娟说,你

少见多怪了,我们赵总就这样,他不仅能记住你的名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他都记得,连门卫的名字他都知道呢。他对所有的员工都一样关心,从来不对一线的工人发脾气。我在服务中心好几年了,就没有看见他发过火,这么多年了,赵总给我的记忆就是一副笑模样。

同事的叙述让我感到安心,最起码我遇到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这是所有的员工最向往的事情。我在学校时就知道,好多员工因为企业缺乏人情味而跳楼了,为讨薪他们无奈地上访了……打工者最大的幸福就是能遇上一个心地善良的老板,这样你才能有一个舒心的环境。

说真的,比起那些漂在大城市里的同学,我是幸运的,一上班就碰上了一位善良的老板。

后来我知道,我们赵总心里装着的就两样东西,企业的效益,员工的收益。杨老师你在我们鲁南多住几天你就知道了,我说的员工的收益,不仅仅是工资待遇,我们新时代药业是一个年轻的工厂,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构成了员工的主体成分,整个工厂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样的一个团队是充满活力的团队,为留住我们这些年轻人,赵总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改善我们工作、生活的条件,不惜巨资给我们打造硬件设施。如今,我们的体育场、游泳馆、乒乓球室、网球馆、田径场都是一流的,不仅在县城,就是在全市也是一流的,市里的好多体育赛事,以及全市的乒乓球大赛都在我们厂里举行。

赵总总是告诉我们,年轻人要少上网,多参加文体活动,上网少玩游戏,多查文献、资料。没有好的身体你什么都干不了。所以他才投资上亿元给我们建了那么多的体育设施。他除了以身示范、带头锻炼外,厂里每年都拿出200万元作为体育活动的基金,以鼓励员工。对赵总的这些行动,好多来厂里参观学习的人都不解地问他,赵总,你是搞企业的,精打细算,利润第一是原则,你们动辄就投巨资建设这样高端设施,什么体育场、保龄球馆、乒乓球室、电影院、歌舞厅啊,对企业有用吗?

我们赵总呵呵地笑了,说,我们新时代药

业是年轻人的天下，没有舞台扎不下根，没有歌声留不下心啊。话又说回来，我们费尽心思地创业是为了谁？我们苦心孤诣地创造财富又是为了谁？

这一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感觉到了，虽说我们的企业离县城较远，可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单调与枯燥，因为我们有赵总不惜千金，为员工们营造的温馨的生活环境，有赵总一手创建的活力奔放的企业。

贺瑞说的游泳馆我是知道的。对一个游泳爱好者来说，游泳馆是一个令我向往的地方，到新时代药业的第二天，我就心花怒放地站在跳板上了，立刻被这个大气的、标准的游泳馆吸引了。这是一个按照国际标准建造的设施，高大的可以采光的穹顶、碧蓝的水色、洁白的瓷砖、红色的漂浮绳、快乐的游者……标准游泳池的对面就是孩子们的天堂，蘑菇形的喷水台将水花喷成雾团，花色、式样各异的游泳圈，活泼可爱的鲁南娃娃……

我问同行的总经理助理谢宇，这样的游泳设施投资不会低于千万元吧。谢宇笑了，说，老板（每个人对赵总都有习以为常的称呼，员工们总是开口闭口地称“我们赵总”，办公室主任出身的谢宇总是叫老板）在职工福利、环境设施上从来不问数字，他只问一个问题：员工满意不？

杨老师，你看见我们游泳馆了吗，别说投巨资修建了，仅日常维护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我们赵总建馆的目的，是让员工们工作之外有更多的活动场所。老板一生喜爱体育，可是我们的游泳馆建成后他只是剪裁了一下，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费尽心血建造的游泳设施，都让我们受用了，他自己一次也没有享受过啊。

原本打算畅游一通的我，默默地坐在跳板上。

思绪回到现场，我继续听贺瑞讲自己的经历——

我们这些在专家楼的员工对赵总共同的印象是：高大、健康。一米八几的个头，随便一站就是一棵树的形象，他平时走路总是那样喜欢迈大步，我们专家楼的楼梯，跟所有的楼房

是一样的，我们平时爬楼都是一步一阶，可是他总是一步两个台阶。只要他走过来，你就会感到有一股风从你身边吹过似的。他走在楼梯上总是噔噔地响，所有的工作人员，只要一听到这坚实有力的脚步声，就知道赵总来了，以致他走后大半年，那个熟悉的声音还在我们这些人的耳边作响。

赵总给我们员工的印象，就是体育场上的一员健将。无论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职工运动会，还是我们举办的全市乒乓球大赛，赵总总是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跑道上，意气风发地出现在乒乓球室。至今他宿舍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时的照片，那次他接跑最后一棒。燃烧的火炬、飘逸的白发构成了独特的风景。

我想起来了，那幅照片鲁南制药展览馆里也有，高大的赵总穿着红色的体育装，脚登一双运动鞋，手腕上戴副白色的腕套，一头耀眼的白发，一脸喜庆的笑容。奥运的圣火在熊熊地燃烧，两侧是欢乐的人群。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那不单单是一次体育盛事，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象征。那年，50岁的赵总刚到知天命之年，民族的崛起让胸怀大局的他意气风发。那天，他的跑姿绝对优雅，作为中学时代的长跑健将，他的笑容和姿态，他的手势和步履被发挥得恰到好处。后来这幅照片成为他最喜欢的留影，对一个不喜欢拍照的老总来说，他能把这幅照片和领取国家科学奖的照片一起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可见那是怎样的喜欢。科技是撬动一个民族兴旺的杠杆，体育是衡量一个民族体质的标志，二者缺一不可。

贺瑞说，可惜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他传递圣火时的场景，但是，我有幸目睹了他长跑比赛时的情景，那是我来到鲁南的第二年，在5000米长跑大赛上，因为赵总身体高大，尤其是他那头独一无二的白发，在运动员中显得十分醒目。运动员在塑胶跑道上，风一样地跑过去了。赵总一边跑一边向我们啦啦队挥手。都说我们赵总善于长跑，我这次终于见识了。从此，我们厂的历届运动会上，我总是看见我们赵总那快步如飞的矫健，直到2014年的运动会上，赵总实在是跑不动了，但他还是来到现场，跟在运

动员一侧，给他们加油，鼓劲。他对运动的喜欢可见一斑。他对刘忠博士说：刘忠，别看你比我小十几岁，明年我跟你比赛一场，你信不，我一定拿第一。我们赵总就是这样不服输。可是上帝太残忍了，他不给我们赵总时间啊，哪怕是一年啊。

我看见贺瑞的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怕她中断了叙述，就插话说：你说得很好，这就是你们赵总的性格，不服气，不服输，要么不干，要做就做第一。正是由于他具备了这种性格，你们的鲁南才从一个小小的校办企业，几经脱胎换骨才凤凰涅槃，最后壮大成今天的鲁南制药啊。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胸怀。

她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您总结得太对了。

事后为了证实这个情节，我找到博士刘忠，他听了我的叙述回答说：我记住了赵总的这句话。你不知道，赵总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是他说过话，不论时间多长，总会兑现的，因为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那次运动会后我一直等着，工作之余我常常锻炼，目的是再和他比一次，来一场5000米对决，可是我哪里知道，这居然成了他无法兑现的许诺，……

贺瑞说：我们赵总最拿手的一项就是乒乓球，只要一到球案前，人立刻就兴奋起来，战到酣处，他会大喊大叫，手舞足蹈。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球案边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用一个球友的话说：只要球拍一拿，我们赵总那种勇往直前，不胜不休的拼命三郎精神就“原形毕露”了。

现代化的设备给我们留下赵总打球时的画面：赵总右手持拍，左手发球，他一脸的认真，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银色的小球儿，手指紧紧地攥着把柄，身子向案头的方向倾斜，整个身子在向着银球儿用力，那用力的神态似乎与一个小小的球儿不对称，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轻飘飘的球儿。画面继续——一个球发出去，他的眼神紧紧地随着疾速射出去的球儿在快速地移动，脚步在轻快地跳动，但是，整个身子仿佛黏在案头。他喜欢在防守中寻找机会，然后果断反击。防守如渊潭岳峙，反击如霹雳闪电……平球来了急挡，高

球来了抽杀，低球来了猛挑……无论对方怎样变换，他总是从容应对着，直到对方接不住球或误判而犯错导致失误……这就是乒乓球台前的赵志全。

3

贺瑞的讲述让我想起一次不经意的采访。

那天我在集团总部拜访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张贵民时，碰上了临沂市乒乓球协会主席王向群。他是具有童子功的一名乒乓球手，别看他没有进入国家队，可是他的球技和对球的热情，同专业队员比毫不逊色。因为打一手好球，他成了赵志全的球友，也是赵志全的对手。球打到这个份上，他们俩的同学关系反倒不重要了，他和赵总在一起讨论球技，那是赵总最放松的时刻。他说：老赵这个人喜欢和强手对决，你要想激发他的斗志，只有一个办法，你先想办法赢他，不管你用硬功夫还是歪门绝技，你只要赢了他，他就会发疯般的同你决战。当然，这个时候，你要再想赢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因为你的球技，你的拿手戏都在他的掌控范围里，你要想赢他，你必须要有新的技艺，新的绝活，否则你就只有一个结局：败在他的手下。

老赵是我们乒乓球协会的第一副主席，他这个副主席可不是拿钱挂名的，除了对球的热爱，在打球的技术上还有自己的独门诀窍。他的球技在临沂市数一数二的，当然我是指和业余球友比，跟那些专业队员比，别说他了，就是我这样从小就练球的人，都打不了几场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

一般人跟赵总打球，是撑不了几个回合的，只要你没有太多的招数，掌握不了太多的独门绝技，只能跟他打上三两个回合，一旦坚持下去是非败不可的。因为赵总这个人太用心琢磨了。我们有时打球就是为了玩，可是他凡事都会认真的，就是站在一边看球他也在琢磨那个难接的球是怎样发的，如何才能接住它并成功地挡回去，怎样才能让对方接不住或判断失误而丢球。古人云：积一时之跬步，臻千里之遥远。正是有了这份心思，他的球技才日臻成熟。

有一回我带着一个球友来打球，那个人发球特别蹊跷，变化多样的方式让你无法接球。赵总输了第一场后，说什么也不让对手走了，整整打了一中午，直到他琢磨透了对方的招数，最终找到了破招的技巧，才一笑收场。

事后，我的朋友感叹地说：怪不得人家赵总把企业做得这么大，一个连小事都这么用心的人，必然成就大事业。

饭桌上我和王向群聊得热烈，居然忘了吃饭。

他说：杨老弟，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在市总工会有点职务，接触的企业多，了解的也就多了一些，一些企业急于赚钱，根本不做长远打算，企业界里有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人家赵总做企业不是这样，他一上手就按百年企业的思路做。可惜我不是作家，要是的话，我会好好写写赵总的。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思维格局，比如搞个乒乓球比赛，开始我们市工会想搞个全市企业的球赛，他不同意，他说：比赛的目的不是谁输谁赢的事，比赛就是倡导一种风气，全民体育的社会风气，要做就不分行业，做就做全社会的。发个启事，不设门槛，谁都可以报名，奖品我们出，场地我们提供，所有参赛者我们免费管饭。全民健身的事情工会出面组织，要多少钱我们鲁南拿多少。

按照这样的思维，我们把乒乓球赛事搞大了，老区沂蒙的鲁南乒乓球大赛成为全省乒乓球界的一件盛事。如今的鲁南制药是“全国职工文化示范单位”，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表彰，我们临沂市乒乓球协会也因此成为全省优秀体育协会，我想这与赵总的大思路是分不开的。

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强、更高。赵总这个人早就按照这样的精神去做了。在鲁南，你处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精神特征和这种精神的体现。

我和赵总算是正经八百的同学，我知道他体质好，我算是有童子功的乒乓球发烧友了。2010年，我最多一气也就打五局，一局就是五盘，毕竟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可是，赵总那个时候一气能打十局。当时，有传言说他患病并做了开胸手术，我总是不屑一顾地笑笑说：瞎

扯，一个癌症患者一气能打十局球，你信吗？

2014年11月15日，当我得知老同学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时，我第一个反应：又是瞎扯！

事实证明，我都判断错了。我们用常人的思维去看他是不对的。老弟啊，你一定替我好好挖掘挖掘，替我宣传这个不同凡响的老同学啊。他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沂蒙精神的发扬光大，我们得把他的精神弘扬下去。老弟，拜托了，老哥敬你一杯。

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光。

一向不善喝酒的我，二话没说，端起满满的一杯高度的白酒，一饮而尽！我至今都不明白，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动了我。

我说：贺瑞，你说的赵总打球的事，我早就有所耳闻。

对啊，我们赵总喜欢打乒乓球，这事地球人都知道啊。说着她笑了，这是我采访中难得一见的笑容，尽管是瞬间。因为，在闪闪的泪光里，这样的笑容令我记忆犹新。

我们赵总坚强的意志就像他的球技一样，在我们鲁南是出了名的。他精力充沛，常常是上午开了安全生产大会，下午接着开销售人员会，晚上处理各种文案，批示各种报告。不管多忙，他总是坚持浏览总经理信箱，这是他专门开设的电子邮箱，对全厂员工敞开，用他的话说：员工难得见他一面，信箱是他与员工交流的平台。

2014年5月2日，上午赵总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职运动会，下午又召开了2000多人的业务会议，他依旧像往常一样铿锵有力地讲了两个多小时，那天，我第一次发现赵总累了，我看见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往下滚，我知道这些日子赵总饭量减少，人也消瘦了许多，我就忍不住给经理说了自己的想法。经理点点头，就写了一张纸条让递上去，我至今都记得纸条上的文字：赵总该休息了。因为劝说赵总休息，不要太累，也是赵总的夫人龙广霞特意嘱托的。

我们赵总扫一眼纸条就放在一边，继续讲。

鲁南人都知道，这支销售队伍是我们赵总适应市场、费尽心血、精心打造的，是一支能征

善战、所向披靡的团队。我们厂里的产品都是他们一盒、一针、一片地推销出去的，所以赵总特别喜欢、特别重视这支队伍。平时他们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市场上搏击着风浪，没有重大活动或集训，他们是不会轻易聚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赵总对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那天，他终于讲完了，他挥挥手让“将士出征”时，我分明看见他挥手的力度大不如从前。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像往常一样站起来，但是他依旧笑着，显得精神气十足，可是我分明发现这次跟以往不同了，直到所有的“将士”同他告别后，偌大的礼堂里只有他孤零零地坐着，直到确认没有其他员工后，他才扶着桌子想站起来。可是，我发现一向强壮的赵总没有做到，他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终于向我们的经理招招手，我们经理跑过去扶了他一把，他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啊。就是这样，我们的赵总为了安慰我们，他冲我们笑笑，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今天还真的有点累了。

那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赵总是疲劳过度，休息休息就好了，可是我们哪里知道，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了。

之后，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低烧不退，我记得大约低烧了两个多月，也就是那次漫长的低烧后，一向体格强壮的赵总开始憔悴起来。

低烧终于退去了，我们赵总开始去食堂就餐。是啊，员工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作为员工爱戴的老板，大家多么希望见到他熟悉的身影，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啊。我们赵总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几个月没有同员工一起吃饭了，他想自己的员工了，所以，身体刚刚恢复，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餐厅。员工都跟着他打招呼，可是十多年癌症的折磨，加之几个月的低烧，终于掏空了他的元气，他连上餐厅那几个台阶都困难了，他却停下来，边假装和我们说话，边满脸是笑容地冲着来来往往的员工点头或挥手，直到员工们走远了，他才缓缓地向前移动，可是我分明发现他的脚步沉重而散乱……

2014年的10月25日，这天我们鲁南鲜花盛开，歌声飞扬。产区里的黄梨和柿子都熟了，秋菊也在秋风里绽放。员工们欢呼、雀跃，我们

迎来了第27个厂庆纪念日。往常的这个日子，我们赵总会春风满面地穿上他那套十几年不变的西装，扎上领带，应该站在厂庆晚会“鲁南力量”的开幕式上激情洋溢地讲话，可是这次他没有到场。在服务中心餐厅里，通过视频直播，我们陪同他观看了这次精彩的演出。

职工们自编自导的节目，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熟悉的生活、熟悉的旋律感染了赵总。演出结束了，他多么想站起来欢庆一下，他咬咬牙，扶着椅子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在他消瘦的面颊上滚落。在场的我们都想哭，他笑笑说：没事了。

其实我们不知道，赵总是在同病魔做最后的拼搏，就像他历次同高手打球一样，他总是能战胜对手，员工们多么希望这次我们赵总依旧能战胜病魔啊。

在美国读博士的赵龙回到爸爸的身边，他给父亲带来了活泼可爱的外孙女小宝。当地农村有句俗话：要想乐，爷爷抱着孙子过。现在独生子女多了，往往一个孩子成了两家人守护的对象，赵总也不例外。小宝特别讨赵总的喜欢，因为她从小就是姥姥龙广霞养大的，所以和姥爷很投缘。每次见到姥爷，小宝总是顽皮地要姥爷抱抱或骑骑姥爷。

每次赵总抱小宝时，总是先在那个脸蛋上亲上一口，祖孙两个嬉闹一阵子，然后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在小宝咯咯的叫声中，赵总开怀大笑。那是他最舒心的时刻。有时他和龙老师牵着小宝，在院子里的合欢树下散步，小宝那张永远不会停住的嘴巴，一个劲地向姥爷提出若干问题。小宝是个活宝，只要她一来，玉带山下就有了更多更欢快的笑声。这次依旧如此，小宝见到姥爷，喊着跳着，向姥爷扑来。

小宝毕竟还是个孩子，她没有注意到姥爷的变化。往常，姥爷总是放下手头的活儿，要么早早地站在楼口等候，要么下楼迎接。每每这时，小宝就会被姥爷两只有力的长臂远远地接住了。可是这次姥爷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眼里闪着无限关爱的目光，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宝贝外孙女。小宝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孩子的天性让她三跳两跳地就扑上来，姥爷的手无力地伸过来，却没有抱起小宝的力气了。

小宝喊着：姥爷抱，姥爷抱！

小宝忘不了姥爷有力的长臂把她举过头顶的惬意，小宝忘不了自己骑在姥爷的脖子上看风景的快乐，可是这次姥爷没有站起来。小宝摇摇姥爷的手臂，喊：姥爷抱，姥爷抱。在三岁的小宝的眼里，姥爷是高大的，是有力量的，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赵总被小宝的情绪感染了，舐犊之情促使他颤抖抖地伸出双手，想抱起小宝，可是这次他明显地感觉到，这双握住球拍能杀十局的大手，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努力地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一种无奈的伤感袭来。

作为一个生活和事业的强人，这种无奈是他无法承受的，就像一只垂暮的雄鹰，看到蓝天时，眷恋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无助与叹息。赵总一向是坚强的，他留给员工的总是强悍的一面，可是这次他留给我们的是无助的苍凉。他慈祥地把小宝搂在怀里，眼里那一向刚毅的目光消失了，接踵而至的是晶莹的泪花。一滴两滴……聪敏的小宝发现了，她伸出肉嘟嘟的小手给姥爷擦着眼泪，一边擦一边不停的说：小宝听话，姥爷不哭。小宝听话，姥爷不哭。

我们几个看见我们赵总泪如雨下。

那天我们都默默地站在一旁，悄悄地抹着眼泪。

讲到这里，贺瑞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没有劝她，我知道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走了，活着的人们想起他的种种德行，就会历历在目，就会忍不住为其流泪。这眼泪不仅仅是怀恋，也是……当然，这样的泪光里，那个永远离去的人的形象越发真实高大了。

4

贺瑞的眼泪感染了她的同伴，王娟，王佃茹，丰培雪几个都哭了。

我记得在听员工的报告时，一位曾经在赵志全身边工作过的中层坚决反对这个细节，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情节有碍赵总的形象，因为赵总给他的印象就是不屈服、不妥协，是强悍的。写赵志全就要写他坚强，不怕困难的一面，不

能写他脆弱的一面。其实他这是一贯的意识在起作用，人都是有感情的，毛主席够伟大了吧，他在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给未婚的儿媳刘思齐时，不也是潸然泪下吗？他老人家在进北京的路上，曾救助过一对逃难的母女，面对那个苦难的孩子，一代伟人泪雨滂沱，他对江青说：我受不了穷人的眼泪，看到他们疾苦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掉泪。这些不但没有降低毛主席的形象，反而让国人更加爱戴自己的领袖了。

英雄盖世亦当侠骨柔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垓下演绎的“霸王别姬”，曾感动多少汉子？我至今都相信正是项羽的一腔柔情，才使他获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盖世英雄的赞美。赵志全之所以坚韧、刚强是因为创业需要这种正能量，发展的鲁南需要这股正能量，是他不愿意让别人承担他自己的苦难，天大的痛苦他一人来承担。在他最艰难的后期，他消瘦了、羸弱了，可是他给身边的员工说：今天我多吃了一个鸡蛋。气色好点了吧，来，夸奖我一下，给我一点正能量。记得采访龙广霞女士时，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说起第一次开胸手术时的情景，她看到了豆大的汗珠从赵志全的脸上滚下来。她说，那次她知道什么叫汗珠如豆。可是赵志全却在家人面前咬紧牙关，没喊一声，她完全体会到了丈夫的痛苦。说到这里，她已经满脸泪花了。

一个人的伟大就在于他给别人带来无穷的正能量，而他自己却在默默忍受着为激发这种力量所产生的巨大的消耗而带来的无尽的痛苦。正如著名的上师索达吉堪布所言：苦才是人生。赵志全就属于这样的人。

此时，我想起员工杨淑超的经历，那是2012年10月25日的长庆晚会，演出结束了，按照常规，大家扭着秧歌去体育中心看烟花。她在会议室前的台阶上看见了赵总，当人的注意力都被烟花吸引的时候，一直站在赵总身边的她，发现赵总悄悄地掏出药片，无声地吞食了。直到赵龙在追悼会上说出那个惊天秘密时，她想到了这个情节，一下子就哭了。她说，那时候她不知道，赵总为了让员工们得到欢乐，自己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啊。

采访继续。

说起我们赵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感受。那个叫王娟的女工说，她在招待所工作期间工友给她讲过一个故事——

一次，在鲁南制药新时代药业的厂区里，赵总看见一个男工友气喘吁吁地向食堂跑来，就问他，你别跑啊，灌了一肚子风，怎么吃饭？

他说，我的车间在玉带山那里，离餐厅远，不跑的话就晚了。

我们赵总只回答了几个字，我知道了。这就是后来我们厂为什么给一线员工配备自行车的缘故。说起来一辆自行车也就是三四百元，可是全厂好几千人啊，就按三千人算，那就得一千多万啊。

赵总这个人不仅心软也心细。一天，看到那么多的自行车都在露天地里放着，风吹日晒，下雨淋了，露水湿了，用起来不方便，他就批示，投资建起三个自行车停放场。自行车多了，难免出现毁坏，一旦出现了问题就耽误员工使用，于是，赵总就指示人力资源部招收修理工，专门负责免费给员工修理自行车。

后来她见到了这个工友，便谈及这事。他依旧一脸感动地说，真的没有想到，赵总会这么心细，这样大气，我的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就引发了赵总这么大的一个行动，让那么多人从中受益。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真的让人舒心啊。话语中，我看见他一脸幸福。

在一旁静坐的王佃茹开口了，她说，杨老师，我不知道你们作家的采访，是要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既然这样，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吧。那是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好像天空还飘着小雨，那时候我怀孕7个多月了，走路明显不方便了。我的家住在集团总部的临沂城，上下班都要乘坐公司里的大客车。按规定，冬天发车的时间是傍晚5:00，厂的16辆大客一齐开出，浩浩荡荡煞是威武。那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就有点晚了，加之我身子笨，走路慢，就落在后面。就在我焦急的时候，我们赵总的司机赶来了，我才没有误点。

第二天，我们的车队发车的方式变了，不再一齐发车，而是采取流水方式，最后一班车离开的时间比原来晚许多。

怎么突然改变了传统的行为？我有些不解，大伙也都困惑了。

一天，我同司机闲聊，我说，那天多亏了你，在关键的时候赶到了，要不我就惨了。

司机笑了，他说，你以为自己是玉皇大帝啊，要风来风，要雨来雨，天下就那么多巧事等着你。实话告诉你吧，是赵总看见你挺着个大肚子跑不动，怕你误车，才让我专程送你的。

我的心里一热，更让我心里发热的是后面的话。

他继续说，小王啊，你了不起啊，你知道吗，你的一次晚点，让多少人跟着受益？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说，我们的车队一齐发车，是几年来形成的规矩，为了气派，路上相互照应。自从你那次晚点，赵总就让主管部门改规矩了，理由是方便员工。就这样，改成了流水发车，员工随来随走，满车就开拔，这样早来的不用等，晚来的不用担心了。这一改，给员工带来多大的方便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挺厉害，无形中做了一件善事。

见我笑了，司机说，别以为自己就是菩萨了，我们赵总才是呢。

我分明看见王佃茹一脸幸福。

有人说幸福像空气一样看不到，却存在，它支持着你的呼吸；幸福像花香一样，摸不着，却存在，它弥漫着芬芳；幸福像上帝的祝福一样，听不到，却存在，把它幻化成信息，送给你分享。这话是对的，瞧，这位女工不就是这样把幸福分享给我了嘛。

是的，一个能分享幸福的团体，必定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团队；一个能制造幸福的团队，更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团队。任何人只要走进这样的团队，就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只要不出差，我们赵总一般都在企业餐厅里用餐，这样便于发现伙食上的问题。他常说，旧社会的一个雇了长、短工的小地主，都知道一个道理——家里做好饭，田里不用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饭，一日三餐谁也离不了，办好食堂，让职工吃上香甜的饭菜，是企业的首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好一个

伙房跟建好一个车间一样重要。所以，我们新时代药业仅食堂就办了三处。赵总要求食堂采购的原料，要按照车间采购原料的办法。药好药材就要好，道理是一样的。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好的原材料，再好的厨师也无能为力。当下食品安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就是原料，为了让员工吃上安全的饭菜，赵总可谓煞费苦心。他总是先让管理人员考察产地后，再购进原料。比如酸奶，我们厂从来都是考察完养牛户后再进鲜奶，然后由我们自己的师父加工而成。要不，天南海北的客户都说我们厂里制作的酸奶口感好呢。

杨老师，你看我这嘴一张就扯远了，真的不好意思，也许我们这些在赵总身边工作的人知道的事情多一些，所以说起话来就容易跑题。

我告诉她，你说得很好，我们这些报告文学作家就怕采访对象不说话。开口有益，你说的这些都十分有用，这对写活赵总十分有益。

一听对写好赵总有好处，她立刻释然了。

故事继续。

有一回，我们赵总吃完饭走下二楼餐厅，在一楼大厅他看见一位刚进厂的大学生，面前一份咸菜两个馒头。赵总就同他交流。知道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家里因供他读书陷入贫困，他的工资大部分接济了父母，所以才从口中节俭。赵总没有说话，冲他点点头就走了。但从赵总的眼神里读到了诸如赞许、喜欢之类的词汇，因为我听老员工说过，我们赵总特别孝敬父母，对那些孝敬父母的人尤其欣赏。他说过，一个知道报恩的员工，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好员工。

没几天，我们公司就出台了一项生活补助金政策，凡是新时代药业的员工，每月都能得到300元的生活补助。这些钱足够大家在食堂里消费了，因为我们职工食堂是没有利润的，纯粹是服务性质，卡里的款用不了，可以在厂里的平价超市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生活用品。有了这张卡，双职工基本上不用贴钱，可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了。

就在王娟如数家珍般讲着时，我想起了魏艳，我打断了她的陈述。你说的饭卡，跟魏艳说

的餐补是一回事吗？

是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说，不要小看这300元，这是工资之外的补助。300元看起来并不多，可是一年全厂就是一千多万啊。在我们县城，一千万相当于一个小厂全年的产值，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全年的利润。可是我们赵总就这样大手一挥，把一千多万送给了员工。真的，杨老师，我们厂的工资在整个县城已经是最高了，我们赵总就是不补这笔钱，也绝对没有人说什么，可是他却给员工们发了。

我问，你认为赵总这样做事是为什么？或者说他这做事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王娟看看我，没有回答。

我自嘲地一笑。也许我的问题太唐突了，也许我问得有些深奥了，让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的人难以回答。其实，在采访的初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采访了赵总的夫人，直到看了他的女儿赵龙在追悼会上的发言，我才解开这个谜底。那是后话。

王娟没能回答我的提问，她却给我提出一个要求：杨老师，我可以说说这些年来自己感受吗？

当然。

都说鲁南这个企业富有人情味，都说这个企业凡事都为员工着想，其实那些都是外界人的道听途说，只有我们自己才真的体味到什么叫以厂为家，什么是到厂如到家。现在炒员工鱿鱼的老板比比皆是，员工跳槽已成风气，可是在我们鲁南，赵总从没解聘过员工。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门卫，夜里值班时不小心睡着了，被夜查的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按规定得重罚，门卫出于脸面，写了辞职书。赵总看见后，让人调查，发现这名门卫刚做了爸爸，那天孩子发烧，他忙前忙后一天一夜都没合眼，夜班实在熬不住了。调查还发现，门卫一家就靠他的收入来养活。赵总一听，心就动了，他说：他走了去哪里找工作？没有收入，一家人吃什么？孩子的奶粉怎么办？让他写个检讨，下不为例吧。

后来这个门卫干得非常出色。当然员工的合理流动是存在的。我们鲁南之所以如此安

定,是因为赵总能替我们想到,基本上都想到了并做到了。因此,在鲁南上班是幸福的。

王娟的感想让我想起了博士刘忠的一句话,在鲁南,你不用费太多的心思考虑那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赵总都替你想好了,衣食住行他都给你办好了。

当今社会,许多企业的老板也是这样要求员工以厂为家的,可是那些老板从来就没有把员工看成自己的家人。既然要求员工以厂为家,那么你就得视所有员工为家人,你这个老板就是一个严父慈母,员工的冷暖就是你的冷暖,员工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这样的一家人才会心向一起想,劲往一块使,才能合力共建。

当然,就双方的位置而言,人数众多的员工因为不占有资源的支配权,在财、权、物集于一身的老板面前,一个人多势众的团队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因此,老板与员工的矛盾由前者主导,企业的和谐基本上也由老板主宰了。

当下,就整个社会而言,老板也是一庞大的群体,可是,又有几个老板能做到把员工当成企业的主人,自己的家人,与员工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创业,并与之共享企业的红利呢?

当前,企业老板和员工矛盾对立,老板认为自己给员工提供了饭碗,是员工的恩人,员工认为给老板打工,是给老板创造利润,自己拿的只是一份汗水钱。各自的思维自成一统,两者无法交融,于是矛盾不断激化,造就社会不和谐。

也许,现在的老板和官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反思,可惜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找不到原因和方向,他们把问题归结成各种不切合实际的原因,大吹自己的业绩或创新的理论,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看看日本、韩国的那些老字号企业,看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善始善终的员工们,我们不难发现,我们邻国那些所谓企业文化的发明,或管理理念的创造,其实都是我们的老祖宗口头唠叨的东西。早在秦朝,商鞅在变法时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法规,立柱赏金。不惜重金讲诚信,这样简单的规则,加上老板与员工之间的一份真诚,平等的尊重,这才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发达

的大国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底线。

显然赵志全想到了,也做到了。

当前,国家为了强制性给工人创造休假的条件,出台带薪休假制度,出台节假日上班加薪规定,所有这些都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鲁南制药带薪休假一个月规定,比国家带薪休假制度要早好多年。在一个富有朝气的社会里,弱势群体的利益,是需要执政者用法制的手段来保护的,这样的政府才会获得民意的支持。同样的道理,只有那些很好地保护了员工利益的企业,才能获得员工的认同,当然办企业还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利益。也许,在鲁南发生的这些生活中琐碎的故事,从某种侧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贺瑞见王娟说完了,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她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2012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一年我找到了人生的伴侣。金秋十月,我和心爱的恋人走进了企业为我们铺设的红地毯,那一年,我们分到了130平方米的住房。

房子,这是整个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沉重话题。这个话题吸引了我,于是我打断了她的叙述,你停停,你刚才说的住房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集团曾引起社会轰动的最大福利。事情是这样的,我最早听一员工说的,他说我们赵总跟高管们说过,一个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还没有积攒几个钱就要结婚,结婚就要住房,一处100平方米的住房,在县城最低也要50万,加上税费、装修,没有60万是住不进去的。一个农村的孩子,即使家里能帮助首付,那么,他们也得需要40万的房贷,小两口就得每个月拿出一人的工资支付房贷,刚参加工作就背上巨大的包袱。作为房奴,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人就会生活在焦虑之中,你怎么让他安心工作?

这就是赵总为什么免费给员工分配住房的缘由了。

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起同赵志全的秘书李宝杰的一次闲聊。他说,我们赵总这个人,对员工尤其是基层员工的关心算是到家了。我给他当秘书好多年,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宝

杰，你记住，秘书不是老总与员工之间的鸿沟，而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不是员工和老总之间的台阶而是通道。任何员工有事找我，你都不能阻拦，无论我多忙。你记住，员工没有过不去的门槛，是不会舍上脸皮，找到门上来的，老总的任务就是帮助员工解决困难，让他们过上舒心的日子。你的任务就是帮助我支支耳朵、睁睁眼睛，听听他的呼声，看看他们的需求，及时地告诉我。至于我的讲话材料、报告，都不用你写了，这个企业是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企业的事情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当时我还纳闷：秘书不写材料还算秘书吗？

有一次，我把关于房子的社会议论告诉他。他听完后说：宝杰，我们搞企业是为什么？你还记得在庆祝承包经营十年庆祝会上我讲的几句话吗？鲁南是大家的鲁南，是全体鲁南人苦心创业造就的鲁南。我们现在的鲁南，已经有能力做到解除员工后顾之忧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为还房贷而饱受压力呢？我们创办鲁南的目标就是人人有饭吃、家家有房住、人人都幸福。什么时候我们做到员工进厂，就能拿到住房的钥匙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该好好地大庆一次了。

像贺瑞这样的新婚员工，之所以能分到住房，是因为老板的为员工创业的理念。看来，贺瑞的讲述是碾砣子打碾台——石（实）打石（实）了。

5

鲁南有个规定：博士免费供给一套 136 平米的住房，本科生享受 116 平方米。

贺瑞说，我是本科生，爱人是科技部的研究生，按照企业福利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我们结婚时享受到大平方的住房一套，这在市场上需要六七十万资金啊。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为供应我们上大学，已经负债累累，哪里还有钱帮我们买房子。要不是企业的高福利，住上这样的房子，我们俩口子还不得拼搏上大半辈子？

贺瑞的话让我想起了小孟的故事。小孟就是我刚到鲁南时，陪同我去玉带山看望赵总墓

的小伙子。我对他的关注，缘于他对鲁南的感恩。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知道感恩的人，绝对是一个善良可交的人。

那天，我们走在竹影摇曳、绿叶婆娑的林荫小道上，一路闲聊着走向玉带山。

他告诉过我，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决定留在长春母校做校报的编辑了，可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鲁南，当时就冲着企业能分配住房来的。那时，乡下的父亲不知道大城市房贵，居之不易，曾坚决地反对过他的选择。他是这样说服父亲的：我留在长春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子上可能好看一些，可是就咱们家的实力，在长春这样的城市，连一套房子的首付都成难题，一结婚我就成为房奴了。我算过，两个人拼打 20 年才能还上房贷，接着，孩子又得上学，这辈子别想悠闲了。别看鲁南在小县城，可是福利待遇好，按照鲁南的待遇，不用五年，我就会房子、车子都有了。

父亲不信说：天上掉馅饼啊，哪里也没有白吃的饭，人家会白给你一套房子？

后来，当我开着车子，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家看望父亲，他看见我一家人过得好幸福，就冲着我嘿嘿地笑了。

看看我那些同学吧，好多还在大城市里漂着呢，他们依旧形影相吊，原因十分简单：没有钱置办婚房。如今在网上聊天时，好多同学看见我过的日子，就都羡慕我。我告诉他们，男人怕选错了行，女人怕嫁错郎。这话是古人说的，之所以当下还在流行着，想必是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

在我们鲁南，员工不为住房而备受经济的困扰，已经不再是话题，因为我们赵总生前用企业的积累建造了近 4000 套住房，几乎全部免费给了员工居住。每到晚上，从居住区整栋整栋的宿舍楼里飘出的笑声，宣告了一个制约普通人幸福的难题，在我们鲁南得到了有效的破解。

贺瑞说，厂里安排了 7 天的蜜月旅行，赵总还给每对新人送上了 2 万元的安家费用。让人难忘的是那场宏大的集体婚礼。我们鲁南为职工举办这样的盛大的集体婚礼，已经十几届了。每年的金秋十月，这个收获的季节，就是我

们厂最欢乐的时节。先不说10月25日的厂庆，仅场面宏大的集体婚礼就够让人兴奋的了。

气派的集团办公楼前铺着红色的地毯，一对对新人在厂歌里手挽手，笑着走上红地毯。此时我们赵总携夫人龙老师，戴着证婚人的胸花和红色的名签，一头飘逸的白发在阳光下十分耀眼。他笑着向我们招手，高兴地向我们走来。我们都知道，此时的赵总就是一个大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来给我们这87对新人操办婚礼的。为了办好这场婚礼，一个月前他就忙碌起来。赵总心细，他把我们双方的家长都请来了，广泛听取家长的意见。

他对我们说，你们能在鲁南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是你们的幸运，你们结婚了，这是你们一辈子的大事，也是你们的父母盼望已久的大事，是你们整个家族的大事，更是我们鲁南制药的大事。我受所有新人的家长的委托，给你们证婚，我希望你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希望你们孝敬父母，视厂如家，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让我们鲁南后继有人……

在我们赵总讲话的时候，我在嘉宾席上看到我的父母。父亲向我竖起大拇指，母亲在抹眼泪。我知道这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了。看见儿女长大了成家了，这是天下父母共有的心愿啊。

那天，赵总设宴招待我们的父母，他端起酒杯说：今天你们是孩子喜结良缘的大好日子，也是我们鲁南人大喜的日子，首先感谢各位新人的父母，是你们为我们鲁南培养并输送了优秀的人才……

父亲激动地对我说：丫头，你是碰上好人了，你们赵总想得比我这个当爹的都周到啊。难为他了，一个大老板居然想得这么心细。丫头，做人得讲良心，你可得好好地干活，人家赵总对咱们这样好，咱得对得起人家啊。

父亲掉泪了。其实那天，所有的新人的父母都落泪了。

五、第三只泪眼

I

赵志全无声离去后，在当地引发的震荡是

强烈的，从厂到从县再到市，大家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离去而痛惜，同时，又为一个财富帝国的命运而担忧。要知道鲁南集团不仅养活着10000名员工，同时每年给县市两级政府纳税近10个亿，这巨大的贡献，对一个老区而言决不能小觑。因此，各界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天。

当那个让众人意外的遗嘱出现时，当财富的权杖平安交接后，所有的担忧都在瞬间土崩瓦解了。赵志全在财富和社会之间的姿态，将一个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的胸襟张扬得淋漓尽致。当下，不正是需要这样的楷模吗？于是县市先后发出向赵志全同志学习的红头文件。

为贯彻这个文件精神，鲁南集团率先组织员工，举办赵志全事迹报告会。这个民间自发的报告会，由19个基层员工组成。我是含着泪水听完这19个报告的。在评点这些报告时，我告诉集团领导：按照重大典型报告会的惯例，报告团成员不能全部出自鲁南集团，为立体地展示赵总的形象，必须有局外人参与，当然，这样的人得首先了解赵总，对赵总比较熟悉。这样的组合对听众而言，就多了一份可信度。

第三只眼睛看世界，往往能看到异样的风采。

集团总经理助理谢宇告诉我，这样的人有的是。附近村民匡夫启，他同老板是朋友，老板的坟茔就是他修的；移民美国的史佩顺，得知老板去世，万里吊唁，远在山里的村干部李胜利，带着村民的祝福，来到玉带山上，被救助的大学生……他如数家珍。

我立刻意识到，从新闻学的角度上看，这样的人物组合，必定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我认为有这样的局外人参加，理应是一件再圆满不过的事情了。为直接获取一手素材，我自告奋勇，史佩顺、匡夫启这两个人我亲自座谈，从中挖掘细节。

谢宇一口应承帮我联系。不过，史佩顺这小子，整天在太平洋上飞来飞去的，今天在纽约明天说不定就在广州了。抓住他不容易，所以只要他在国内，这事好办了。

电话接通了，史佩顺在济南，住在山东大厦。而且定好机票，明天就回纽约去。

我决定立刻赶往济南。

路上。谢宇告诉我，这个史佩顺是鲁南的业务员，采访他时，千万别问他离开的缘由。

为什么？

一句话两句话的说不清楚，总之别提为妙。

是他的原因还是赵总？

过去了的事就别提了吧。

我有些担忧了，无论什么原因，离去就意味着决裂，谢宇居然让我采访这样的人，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冒失了，就在我为自己做事欠稳重自责的时候，同行的谢宇却一副大功告成的神态，这让我陷入了疑惑。

车子在高速上疾驰，我沉浸在史佩顺星夜退机票的故事里——

2014年11月15日，在国内跑业务的史佩顺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发了微信：亲爱的，我要去机场了，请你点燃生日的蜡烛，等我飞越太平洋。

之后，他接到一条微信：阿顺，咱们的赵总走了。

他一下子懵了。开什么国际玩笑？赵总那个身板，运动员身架。自己离开赵总的那一年，赵总正生龙活虎地决战在乒乓球台前。一个虎生生的大汉说走就走了？转而一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他赶紧回复探问，同时立刻给昔日的朋友谢宇打电话。当他听到朋友的抽泣声时，所有的幻想立时破灭了。

他立刻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我改航向了，飞往沂蒙山。

为什么？

我的如父如兄的大哥，我最敬重的赵总去世了，我得赶回去送一程啊。

妻子沉默了，要知道明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已经约好在美国纽约的朋友，准备好好地庆贺一番，可是丈夫突然改辙，让她有点不快乐。

那么，是什么样的友情让丈夫放弃了亲情，缺席相濡以沫的妻子的生日宴会？

想到这里，一个新的疑问出现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呢？事业正在得心应手的时候，史佩顺却突然离开鲁南？

好奇心让我有了一种急于见到史佩顺的渴望了。

2015年5月6日，在山东大厦我见到了“神秘”的史佩顺。这是一个不太出众的沂蒙人，中等的个头，平凡的相貌，一口浓重沂蒙话，怎么看都跟外商不太搭边。

我单刀直入：听说当初你都定好了回美国的机票，为什么放弃老婆的生日宴会，万里迢迢，赶来参加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人的葬礼？

他说：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么，我就说说我和赵总的故事吧。

赵总，我的大哥啊。一语出口，满脸是泪。相见时的笑容荡然无存，泪水潸然而下。

在鲁南的这些日子里，我已经习惯了被采访者的眼泪，我知道他们对赵总有着深深的感情，因此提起赵总，他们就忍不住落泪。但是，一个已经被鲁南解聘的人，一个在2009年就移民到了美国的人，按说他早已忘记了那段情感，看来他不但没有忘记，却如窖藏的老酒，随着时间的延续越发浓郁了。

他擦干泪花，说：杨老师你别笑话，我对赵总的情感，就是再过上三十年也不会变化的，赵总的形象已经刻在我的骨子里了。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还是从头给你讲起吧。

我的老家在临沂市河东区刘店子村，典型的农二代。在学校时，我学习成绩不是太好，所以考学困难，高中毕业第一年没有考上，我就想放弃，因为我们家太穷了。一家人住的房子被雨水淋塌了，眼睁睁看着就是没钱修，住的房子是借邻居的。可是我的母亲有眼光，她说：儿啊，你必须考学才能改变咱家的面貌。就这样我复习了四年才考上一所中专，学的是化工。当时我读的是委培生，为供应我和弟弟上学，家里欠了13000元的债务。看着母亲被债务压得喘不上气的样子，我的心里急啊。1994年，我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挣钱帮母亲还账。听说鲁南制药收入高，我就来了。当时，来鲁南有两种选择：一是下车间，第二是跑市场做业务。前者可以免受颠簸之苦，可是收入不高，后者多了许多奔波之累，可收入高啊，我显然是瞄准后者来的。也许是我的相貌平常的缘故吧，经过一轮选拔，满怀信心的我却被淘汰

了。

我直接找到赵总，告诉他我要跑业务，

赵总看我一眼说：先去车间吧，想跑业务今后有的是机会。

我现在就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赵总也许被我的固执吸引了，他放下手里的名单，认真地看我一眼，笑着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个机会？

为了供应我和弟弟上学，家里欠了不少账，我想多挣些钱，替我娘还账，要不，我娘会愁坏身子的。

赵总听了，思索了一会儿后，他冲我点点头说：你被选中了。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就像替家里早日把欠账还清，好让父母轻松轻松。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义务替父母分忧，我不知道这个理由是否合适，可是当时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啊。没想到，这个拿不上台面的理由，居然说服了赵总。直到后来，才知道赵总也是典型农二代，他也是一个孝子，而且是个大孝子。

赵总那时候就下力气抓销售队伍，他亲自给我们上课，手把手教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怎样做业务，如何同医药公司以及那些不相识的客户打交道。培训了一个多月，他设宴送我们出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第一次出征，还没有到客户那里就惨败了。那天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一路的颠簸十分疲劳，就匆匆入睡了，谁晓得半夜被同室偷了个精光。赵总借给我们的3000元经费，一分都没有剩下。1994年，3000元对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啊。那天我急得快疯了，我不知道怎样给赵总汇报。但是有一条我还是比较清楚的，没有钱你怎么开展业务啊。斗争了好久，我还是决定如实地告诉给赵总。

当我战战兢兢地拨通了赵总的电话，原以为赵总会劈头盖脸地训我一通，其实我已经做好挨训准备了，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就要承担。同时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走人，钱，等以后我挣了再还给鲁南。

我没有想到赵总会这样劝我：丢就丢了吧，你身后不是有我，有鲁南制药吗？别着急，我马上派人给你送钱。

丢了那么多钱我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千里之外的赵总的一句话，居然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到了后来，赵总喜欢唱《掌声响起来》，里面有一句歌词：掌声响起来，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次落泪，只是我落泪的背景，不是成功的时刻，恰恰是落魄的时候。

也就是那次意外，让我认准了赵总。

记得一次赵总让我去江苏讨要一笔欠款，我二话没说就走了。可是到了那里我才犯难，我的普通话不好，我用地方话跟人家谈，人家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南方话我也是一句都不懂，可急死我了。晚上我就给赵总汇报，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这样，你白天干的事情晚上一定要给赵总汇报。赵总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晚上他就守在座机边上，不睡觉也得等你的电话。直到所有的业务员都报告了自己一天的业务情况，他才放下心来。

我给他汇报目的有两个：一是通报情况，二是讨教办法。电话接通后，我说：赵总，怎么办啊，我不会说普通话，人家听不懂的，人家的话我也不懂啊。

赵总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你明天再去，还是这样说。他如果还是没有听懂，后天你再去，去的次数多了，人家不就懂了嘛。我们鲁南的业务，都是这样跑出来的。你别犯愁，有我给你做后盾呢。

赵总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业务员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是这样先安慰我们，然后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所以，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业务员，那是赵总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老师之恩啊。你说我这辈子能忘记吗？

1995年，我们的企业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总却依旧按照规定兑付奖金。那年，我的业务成绩突出，企业一次性奖励给我18100元，那是一笔巨款啊。我带着这笔款和厂里给发的福利兴奋地回家过年时，我记得清清楚楚，母亲不敢数这笔钱，她不停地问：儿子，这钱来路正吗？

我说：娘，这是儿子用血汗换取的，是赵总亲自发给儿子的，你放心地还账去吧。

母亲还是不放心的问：你们的赵总咋就这么大方？这可是咱们家种地十年的收成啊！儿子，你们赵总是不是算错了？要不，你再回去仔细问问。

我笑了。我知道善良的母亲是穷怕了，她老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我家一下子还清了陈年旧账，我发现父母的身子一下直了许多。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过得十分舒心。吃年夜饭时，我告诉父母，再干一年，我就可以给家里盖一套房子了。

那天，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不善言语的父亲陪着我一个劲地喝酒，最后，父亲醉了，我也醉了。那是我们家最幸福的一个新年。

史佩顺的话让我想起吴清纪的博文中的一句没有若父若兄的赵总发现、提携、重用，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吴清纪到鲁南的时候，史佩顺已经是办事处负责人了，干得风风火火。那时候培训的老师都给他们讲史佩顺传奇。说，赵总给片区办事处分配任务，好像给史佩顺的片区是500万，史佩顺不干了，他说：赵总我的片区怎么着也得1200万吧。结果那一年他们真的完成了1000万。赵总表扬时，高兴地借用毛主席表彰彭德怀的诗句：谁敢立刀横马，唯我史大将军。从此史佩顺又被业务将士们称作史大将军。

我曾在济南采访过吴清纪，那时他用悲切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1998年我从学校毕业开始到处找工作，四处漂泊打工，一天，家里收到一封信，是鲁南制药发给所有农村大中专学生的，信里介绍了鲁南的情况，号召我们有志学生到鲁南创业。处处碰壁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学子除了一张文凭其实什么都没有，一次次从那些大门失望地出来，我的心就疼。什么理想啊，志向啊，在饿肚子的时候全烟消云散了。当时，我的任务就是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可是没有单位成全我。当我迈着疲惫的双腿，无助地走进鲁南的大门时，我告诉自己，这回再应聘不上的话，我就真的流落街头了。

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70后，都是父母节衣缩食供养出来的，大多数人的学费都是父母举的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背负着理想走出校

门，没想到残酷的现实，把一切都无情的打碎了。后来听赵总喜欢的《忘忧草》，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每每这时我就掉泪。当时我想到那些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的青年人，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正是这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让无助的他们选择了解脱，不再坚持了。

那天鲁南留下了我。我始终认为，那不是上天的眷顾，而是赵总的怜悯。

从那天开始，一直在漂浮的我，终于有了着落。在鲁南租来的宾馆里住下，吃着公司的免费伙食，开始了我走向社会前的培训。说真的，那一瞬间我感到特别温暖。这些日子的打工生涯，我看够了白眼、冷眼，可是在鲁南，温暖的床铺，丰厚的饭菜都是免费的。我什么事都没有干，鲁南供应我们吃住。走了不少地方，见识了不少老板，他们都没有赵总这样关心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在心中升起。

十天的免费培训结束了，经过考试、体检、抗压能力测试等项目，我们60人剩下一半，这时，我们见到了赵总。他高大的身影一出现，就赢得我们的掌声。

他总是一脸笑容地同我们说话，这是我打工见到的所有老板里唯一一个总是笑着和我说话的人。他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英雄不看出身，小伙子们，鲁南欢迎你们，来吧，咱们一起创业。

记得有个人问：总经理，你给我们讲讲你创业的传奇吧。他哈哈地笑了，说：今天把你们聘来，是要看你们创业的传奇的，我相信你们会在鲁南干得更好，因为鲁南最艰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鲁南这棵大树要长大，还需要你们每一个都为他再浇一瓢水，再施一把肥，这一瓢水里就浸泡着你们的传奇故事。我等待着你们的这一瓢水一把肥。

那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特别激动，特别温暖。

开始实习了，我被赵总安排到南京。指导我实习的老师，是1998年鲁南业务金奖得主朱升修。赵总不但不让我们掏一分钱的培训费，他知道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人，家里都困难，

实习期就批给我1300元差旅费。怀揣着这笔钱，心里觉得特别温暖，从此这股温暖就一直伴随着我。

一周后，我们回来考试，之后又面试。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赵总的面试。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面试的场景，只有两个问题，看似很随意的样子，其实事后想起来，却反映了赵总用人策略和他的良苦用心——

1、你在一线实习了一周了，你认为自己该怎么开拓业务渠道？

2、你觉得自己能吃得下推销工作中的苦吗？

听了我的回答，他说：既然你有这个思想准备，你就到市场上吃苦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留下来的人只有培训时的四分之一。我有幸成为这四分之一里的一员。

当年年底，也就是1998年腊月二十九日，集团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我父亲也被请来了。父亲是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他连县城都没去过。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从来也没有见过比村主任还大的干部，就连乡长都没有面对面地说过话。那天，我们赵总握住他粗糙的手，热情地同他拉呱，感谢他为鲁南培养了一个人才，作为谢意，赵总发给父亲一个红包。

那天，父亲整个人都无所适从了。那句感谢的话还是我替他说的。

那天，我们父子酒足饭饱后，坐在赵总给我们租来的轿车里，拉着鲁南发的大米、面粉、猪肉、海鱼等节日的礼物，高兴地回家了。我才刚参加工作，还没有给鲁南做多少贡献，赵总就给父亲发了1000元的红包，土里刨食的父亲从未受过这样的待遇啊。路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反复地说：儿子，你爹这回可真是露脸了。你啊得好好地干，替我报答你们的老板。父亲的话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可是，让我父亲铭记在心的赵总却走了。

2014年11月18日，送走赵总后，我心情沉痛地回到岳母家，看见岳母在哭，一副伤心的样子。妻子在一旁含着眼泪劝说：娘儿俩把我弄糊涂了，我以为家里出了大事。见我一脸愕然，妻子说：妈听说赵总走了，这几天一直在

哭，今天非要去开追悼会不可，人家集团连员工都没有通知，何况一个员工家属？

原来岳母是在为赵总哭。

我的岳母是个坚强的人。我岳父病逝时，日子最艰难，可是她没有哭，咬咬牙带着两个孩子过起清苦的日子。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孩子也长大了，后来我娶了她的女儿，我们两口子一起，帮助她老人家养育着小弟弟。在鲁南我分到住房后，就把岳母接过来跟我们一起过日子。从此她就在小区里时常见到赵总。她说，每次赵总见到她，都笑着跟她打招呼。在她的眼里，赵总就是她见过的最好的人。

岳母哭着对我说：清纪啊，鲁南的天塌了。这么好的一个人，越想越觉得难受。

说来也怪，那些日子，我们小区里出奇地静，小广场里一向是顽皮的孩子们的天下，那几天却没有一个孩子在那里疯闹了。整个小区笼罩在浓浓的哀伤里。

业务将士，是赵总对我们这些业务员的爱称。后来，我才从老业务员嘴里知道，这支队伍是赵总最得意先锋部队。先锋是什么，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团队。

那时候，钱是我急需的东西，因为妻弟考学面临着用钱，岳母一家还指望着我呢。赵总是个舍得奖励员工的企业家，在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赵总的慷慨奖励成全了我，让我轻松地帮着岳母渡过了难关。我的岳母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她多次说过：我们家的日子是赵总、是鲁南给的，要我听赵总的话，好好服务鲁南。赵总去世了，她老人家哭得一塌糊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之所以想到吴清纪的故事，我想这些从零起步的业务将士们，他们的阅历，感受都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对赵志全的情感也应该是共同的。

当年的业务大将史佩顺的故事在继续——

赵总这人心思细腻，每年春节临近，他都把业务人员的父亲或母亲一块请来，并亲自给他们发放红包。春节过后，他还要举办一个欢送晚会，给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业务将士们送行。

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哪里见到过这样的阵势。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同赵总说话，只是一个劲向我身后躲。那天，没见过大世面的父亲，羞涩得像个孩子。赵总看见后，笑了，他对我说：佩顺啊，你父亲是个老实人，你要好好孝敬他。

由于我的成绩突出，第二年赵总就提拔我做南京片区的片长了。那时候我们厂碰上了银行紧缩银根，市场不景气，企业倒闭潮在全国兴起。我们鲁南也难独善其身，整个企业陷入困境。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赵总，不找市长找市场，发出“96 决战”的号令。于是我们全体鲁南人行动起来，开始自救式的涅槃。那一年我看到赵总人瘦了，头发更白了。

创业的路是那样的艰难，可是坚强的赵总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丝毫的畏惧情绪，他永远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他这种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受益匪浅。

说实话，我现在之所以能在美国代理一家大公司在华的销售业务，是因为赵总培养的结果，是赵总的精神激励了我，要不，我哪里会有今天的成就？

1997 年，赵总要开拓广州的市场，我被调到广东，负责广东片区的业务。偏偏在这时只有 6 个月大的孩子出现脑缺氧。赵总知道后，派厂里的人去医院帮助护理，并找到医院的领导安排最好的医生给孩子治病。那些日子，他几乎一天一个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感动得我家属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厂里帮着，你就安心把广东的市场做下来再回来吧。

有句话说，屋漏偏遇连阴雨，孩子的病好了，我父亲又出现了脑出血。

赵总知道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先到厂子里来，他递给我一个红包说：先给老人治病，好了你再走，这样就不用挂心了。

当我父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我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给赵总争光。

杨老师，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能遇上这样一个老总，是不是福气？

当我得知赵总去世的消息时，我立刻赶往新时代药业。那天厂里人山人海，低沉的《忘忧

草》的旋律在人群里轻轻地飘荡着，好多人在默默地流泪。我走近登记处，掏出钱，给赵总留点香火费用。厂里的管事的人说：赵总有遗嘱，凡是来的人一律不收钱。你有什么话要对赵总说，这里有留言簿，你写下来，我们念给赵总听。

我颤抖的手拿起笔，写下我对赵总的哀思，写下了对赵总无法弥补的歉疚之情。

我们赵总已经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老哥，你就这样走了吗？我哭着，用农村传统的方式，深深地施长长一跪。

讲到这里，史佩顺已经泪流满面了。

2

如果不是史佩顺急着赶回美国总部，我的采访会持续下去。

他抱歉地说，一个月后他来临沂，有个大项目招标，到时候他提前约我，抽一天闲暇，泡一壶龙井，好好聊聊赵总。并一再表示：等书出版了他掏钱翻译到美国去，美国也需要赵总这样的精神。赵总的精神，不仅是鲁南，也是山东，更是全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需要无私奉献，艰苦创新，西方国家也需要这样的精神，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这种精神。在地球村渐渐形成的时代，大胆创新、无私奉献、创造财富为他人，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追求的文化元素。

送走史佩顺，谢宇说，你不是想找一些局外人谈谈赵总吗，我刚给你联系上了老匡，他是我们厂附近的农民，对了，你不是去过老板的墓地吗，你感觉怎么样？

简单朴素，大方庄严，而且墓地选址也颇有讲究，山膀上的那片平地，是两个山头之间唯一能面对阳光，目视工厂的地方。

按老板的遗嘱，入土为安，简单地修个坟头就行了，可是老匡不同意，他说，他们村是沾了鲁南的光，老板活着的时候，他代表村民多次想给老板意思意思，都让老板坚决拒绝了。这回老板走了，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想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了。于是，老匡执意掏钱，要带着村民给赵总修墓。

这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有点意思，按照常规，宁在马前磕头，不到马后作揖。老百姓都知

道，有粉擦在脸上，哪有擦在腩上的？可是，这个农民绞尽脑汁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赵总走后，好奇心促使我决定好好地挖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

在告别史佩顺后，我和谢宇直奔左家王庄。

老匡叫匡夫启，是左家王庄的土著。这个左家王庄，跟所有的中国北方的小村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只要你走进小村的历史深处，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村当年的辉煌，这里是慈禧太后关注过的地方。民族抗日英雄左宝贵战死朝鲜后，慈禧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下诏皇封左氏的后裔。得到皇封的左氏，从外地迁移到了玉带山下，温凉河畔。从此，小村因左氏的入驻而改名。1938年日军占领费县城，一个中队的日军去了左家王庄，眼看着日军就要屠村，左夫人带着一家老幼倚门而立，我就是让你们血染平壤城的左宝贵的夫人，你们小日本……一通不卑不亢的怒斥，小日本退去，从此不再骚扰左家王庄。也正是左氏遗风，左家王庄人爱憎分明。老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匡夫启出生时，这个坐落在小石岗下的小村，已经繁衍到2000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彰显。为了生存，村民不得不开荒种田，于是贫瘠的乱石岭就成了村民生存的庄园。土地的贫瘠是村民吃不饱的主要因由。在这种状态下，打工成了小村人的不二选择。匡夫启当了几年的兵，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了村干部的他，试图改变村人的命运，但是他依旧失败了。2000年，得知鲁南制药相中了这片乱石滩，见过世面的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他找到赵总，说：只要你来，我全力以赴帮助企业落地。那时候人们对鲁南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当地人用地域化的思维，把鲁南视为“入侵者”，老匡的热情与汉奸无异。尽管老匡不厌其烦地给村民讲述，鲁南将来给村庄带来的前景，可是抵触情绪依旧在发酵。现象之一就是村人在责任田里大量移栽果树，以换取高额的征地补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匡和赵总走在了一起。

老匡说那是2001年，赵总来了，他一直在村头等候，直到县里领导告诉他，赵总已经到

了玉带山了。他说：不对啊，除了一辆破旧的普桑，没见有好车过去啊。对方说：那辆破旧的普桑就是赵总的专车，老匡睁大了眼睛，这是赵总给他的第一印象。

印象之二

鲁南已经在玉带山周围征地建厂了，这是我们的村庄发展的契机。可是那些见利妄为的人，千方百计挖投资者的腰包，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大量地栽种果树，希望获得更多的补偿，这是当下社会常常发生的事情。在利益的驱动下，双方的矛盾由此而生。有时投资者会黯然收场，无奈地离去，有时就出现武力征收，发生血案。赵总看看一夜之间，粮田变成了果园，他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可是他没有像那些有钱的老板一样，采取极端措施，动用警察强制拔出，而是找到我，记得他说了这样的话：老匡，你给村民说，别让他们节外生枝了，我们的厂子早日生产，村民就会早日收益的。你看这样行吧，你们开出的土地流转的价格，每亩再加100元，地上的树木，咱全部按物价局的标准补偿，个别老果园咱们高价收购就是了。村里年轻有学历的年轻人，照顾进厂优先安置工作，村里能干活的老人及妇女，由你们村委组织起来，到厂里做零工，种花、养草、栽树、打扫卫生，厂里发工资。

这样的优惠条件让我们无法讨价还价。说实话，我村的土地都是人种天收山岭地，即使风调雨顺，每亩产值也不足800元。赵总开出1200元的流转补偿，显然超出群众的预期，而且那些新种植的树木也都给了补偿。

我有些感动地说：赵总，难得你这样体谅农民。

赵总一笑：我也是农民，我父亲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我知道农民的难处，和农民争那点利益的企业是做不大的。话又说回来，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社会吗？

那天我们这些村干部都暗地里竖起大拇指。

补偿开始后，我们村的一户老实人家，从来没有找过，当他拿到3万元的果树补贴时，手都哆嗦起来，激动得不知说啥好。

我告诉他，赵总看过你家的老果树了，让

你别砍了，厂里收购这些老树，绿化厂子，你开个价吧。

他听了，差点哭了，说，这个老板是好人啊。

这是赵总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

印象之三。

开始赵总对我说：老匡，你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你陪我走走，看看这些地方吧。

那时候，这里除了山地就是河滩，山地上除了长点地瓜就是种高粱，好多山坡上连草都不长，到处是裸露的石板，河滩上到处是积水和乱石丛。

他指着乱石岗说：这里是我们的一期工程生产区，那里是二期。对了，老匡，你看见河对岸了吗，我们准备在那里搞四期工程。就是我们眼前这片高岗，我要建职工生活社区。你们村附近的这一片垃圾场，我打算搞成职工体育中心，建个一流的体育场馆……

他兴奋地指着那片积水的河滩，说：就在这里挖出两个相连的湖来，养上鱼栽上荷，就是古诗里说的，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时候，我们在湖的岸边，建一座五星级宾馆，客户来了，坐在房间里就可以看风景了。

当时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飞舞，可是，我却觉得像是梦话。那时候，这些地方高处都是一色的乱石岗，低处是接二连三的水洼，高岗上，除了风吹日晒变得粗粝的石头，就是多年也不见长的荆棘丛，水洼里是满眼的芦苇。这与赵总的设想悬天隔地呢。

我说：你的规划太大了，这得多少钱啊？

赵总却一笑：钱不是问题。

我说：就是有钱，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得多少年才能建起来？

他说：十年之内，这里就是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制药基地。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一般，是个大手笔的人物，面对那个不毛之地，他居然描画得那么轻松。在他的眼里，只有未来，只有宏图，压根儿就没有困难。

这是我对他的第三个印象。

印象之四。

令我们全村人都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

这片荒岗上就建起一座现代化的企业。当车间开始生产的时候，我们才服气了，赵总是个说到就办到的人。

一天，人事部的负责人对我说：赵总指示，让我们村组织两个厂区服务队，一个由村里的能干活的老头组成，负责种花、种草、栽树养护，一个由没有家庭负担的妇女组成，负责打扫卫生。我知道这是赵总兑现几年前的诺言了。

从此厂里的杂活，由我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村民承包了。那些人平时没有多重的活儿，养养草、种种花，一天八个小时。

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下午，2点钟，知了在树上没命地叫着，太阳火一样地烧着。我们村的老人都是守纪律的，他们按时到厂里来上班了。这事让赵总看见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老匡，给你说个事，你告诉村里的老人，下午班不要让他们2点就来，等等太阳下去，三四点钟再来也不迟。天太热，老人受不了。

你看看这就是赵总。

这是赵总给我的第四个印象。

印象之五。

赵总这个人特别孝敬。在我们这里有个民间传说：你想找赵总办事，先找老太太，只要老太太发话，没有不成的事。这话我没有考究，但是它说明一件事：老赵别看在上万名员工面前是大老板，可是，在他娘面前，依旧是个听话的孩子。只是有件事我一直不解，直到他去世后我才明白。

赵总的父亲，是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他有一手种菜的绝活，家里有地，他就种了不少菜，老两口哪里吃得了？老人就用个独轮车推着到这里卖菜。有句话说得好，人到哪里粮菜就跟到哪里。新时代药业四五千人啊，加上员工的家属，上万人的消费可不是小数字。一向爱种菜的老人，也来卖。赵总知道了，坚决不让父亲来卖了。

还有一件事当初我也不理解。大概是去年吧，赵总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父母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一天，我见到老太太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到厂里。我看见了，就问：这大老远的，您怎么来了？老人说：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龙龙

他爸爸了，想得慌。

老人听说赵总出发了，就叹一口气，无奈地走了。那天，赵总就在专家楼里，可是他没有让母亲见面。那天，我隔着水渠，老远看见赵总远远地望着母亲背影，久久地站在树荫里，直到母亲的影子彻底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其实，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赵总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和母亲见面？要知道他可是有名的孝子啊，为了能多看母亲一眼，他把乡下的父母搬到小城。可是这次母亲就在眼前，他为什么不见呢？当时我颇不理解。

直到在灵堂里，我看见了消瘦得不像样子的赵总，我明白了，他是怕老母亲看到他骨瘦如柴的样子，接受不了，伤心啊。

孝子的苦心，许多时候外人是读不懂的。

这是赵总留给我的第五个印象。

印象之六。

渐渐地我就跟赵总熟了，世间的诸多事情都是这样，人熟为宝，熟悉了就无话不谈。这些年，鲁南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大，建设工期又长，我就趁机组建了一个工程队，在工地上承包一些小活，几年下来，也算是富户了。有一次我劝他，赵总，你也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了，每年上缴税金就好几个亿了，你看看你坐的车，还不如我这个个体户呢。

赵总说，老匡，宝马、皇冠、奔驰买台车才几个钱？你知道吗，一个生物实验室设备就是几千万呢，你这样的车能买一个车队。可是我跟你不同，我还有几千员工没有房子住呢，等他们都住上房子了再说吧。

说到这里，老匡一声叹息，赵总这个人哪，一辈子就是一个苦行者，他除了打球，基本上没有爱好。有一回，我说，看你整天价没黑没白地干，放松一下吧，我请你去良子洗脚店吧。赵总笑笑，挥挥手拒绝了。

咱都是男人，洗个头泡个脚的事谁没有干过？我可以打包票地说，赵总就没有洗过一次，他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他的苦忍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这样一个物欲时代，能像他这样洁身如玉的老板不多了。这年头，但凡有些钱，有些权的人，谁没有点花花事？包二奶，找情人，炫富……我敢打包票，赵总没

有！

现在中央号召党员干部“三严三实”，人家赵总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要不，临沂市委在向赵志全同志学习的文件里说他是“新时代企业家的楷模”。他不光是企业家的楷模，更是党员干部的楷模。我敢说，假如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有一半的人像赵总这样做事、做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得了。

还有一次，我说，赵总，我是个农民，也是个粗人，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这么大的家业，自己没男孩子，将来谁继承？

他没有说话，只是陌生地看着我。良久，他淡淡一笑。

事后，我有些后悔，怎么跟赵总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呢？再一想，我就是一个农民，思想境界就这么高了，让咱讲出更高层次的话也不可能。好歹人家赵总理解我的心思，大人不记小人过，不怪咱。

这是赵总给我的第六个印象。

印象之七。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做人的本分。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是一个人起码的德行。赵总把鲁南的新时代药厂，建在我们村的土地上，让我们这些世代为民的农村人，都享受到工业带来的红利，村民就盘算着如何报答他，村里商议决定给他送点礼物，就委派我来办。我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就向他身边的人打听他的爱好，打听来打听去就两个，喜欢打乒乓球，喜欢听歌曲。其他没有了，这是什么爱好？哪怕你喜欢唱歌跳舞，字画古董呢。没办法我就直接给他说，赵总，你给我们村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村里人一直想给你个礼物，就是不知道你缺什么？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老匡啊，你看看我，一年几十个亿的收入都归我支配，你说我缺什么？你们的心情我知道了，你们的这片心意就算最好的礼物，我收下了。

是啊，一个掌管着上百亿资产的大老板，他缺什么呢？

我就让老伴把我们家没有施化肥、农药的大豆、玉米到石碾上碾好，给他送去。他看后说，好吧，这样的礼物我收下了。

我知道他是给我一个面子，他们企业自己有食品基地，他什么都不缺啊。我那点破东西算个球？可是赵总一脸欢笑地收下了，并高兴的给我回了两箱他们自己产的灵芝药酒。

这是赵总给我的第七个印象。

印象之八。

……

好了，不说这些了，要是从头到尾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谢宇不是让我给你讲讲，我们给赵总修墓的事吗，咱就说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

有一次，赵总约我去爬万寿山，那里有个乾隆皇帝的行宫，是沂州府为迎接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地时修建的行宫。这座行宫选址十分考究，宫殿在万木丛中，殿后是悬崖绝壁，壁下就是滔滔的浚河，山东边就是浚河和温凉河的交汇处。万顷碧波倒映着绝壁，宫前是一面山坡，青松万株，在阳光普照下，松林的涛声与河水的嘶鸣构成了万籁中的绝唱。

赵总指着这里说：等到四期工程做完，他抽出精力和资金，重新打造这座凋落的宫殿，再现万寿宫当年的辉煌，重现盛世的模样，给当地人还原一个历史盛景，恢复一段文明。

我们一路高兴地聊着当地的传说，不知不觉来到了玉带山。在乾隆皇帝到来之前，这座被河水环抱的小山叫小花山，一色的桃花，盛开满山的粉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皇帝金口一开，从此小花山的名字就成了历史。这是厂区内的一座山头，不高，却把一条温凉河改变了流向，北去的河水在这里绕一个大弯。一山的松树被我们村的老人精心守护下来。多少年了，村里的老人不让砍树，才有了这一山绿色。山上尽管都是石头但是上百年护理下来，小小的松树已经成林了，郁郁葱葱。赵总接手后更是厚爱有加，他投资建起了灌溉渠道，对小山实行人工灌溉。在他的精心保护下，这里已是鸟的世界，成群的五色山鸡在这里鸣叫，无数的松子给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河里的鸬鹚、白鹤们在水里游倦了，也来此小憩，无数的野鸡、野兔、灰褐在这里安居乐业。

那天听着一山的鸟鸣，我们来到玉带山的东坡，这里有片平缓的草地，过了草地就是山

头，只是东边的山头比西边的山头矮许多，太阳一出就能照着这片平地。

那天，赵总说：老匡，这是好地方，等我老了，哪里不去，就埋在这里。

我笑了，说：你才多大？从你的父母身体看，你们赵家有长寿基因啊。

赵总笑笑，说：人总是要死的嘛。

即使你百年后，也得归祖林呀，咱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落叶归根，入土为安，这个根不就是故土嘛。你的根在葛峪村，那里有你们赵家的祖林呢。

他郑重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老匡，我走后就埋在这里，看着企业一天天长大！

我知道赵总是个说到就要做到的人。

我说：行啊，要是你走在我前头，我就给你修座墓，要是我走在你前头，就让我儿子给你修座墓。让他逢年过节给你烧纸点香。

赵总呵呵地笑了。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么棒的身体居然走在我前头了。

2014年11月15日的上午，当我得知赵总不幸的消息时，一口气就跑到厂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希望这次又是传言。因为这几年，不止一次地出现关于赵总病重的消息，可是我依旧发现了赵总在跑道上的英姿，在乒乓球台前的活跃的影子……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专家楼前，我见到厂医张传林在楼前哭泣。这是一个见证过多次死亡的医生，跟常人比，医生的眼泪是不会轻易流的。当我看到他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时，心里暗叫一声：赵总走了。我觉得玉带山在旋转，我听到温凉河在呜咽，立时，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一屁股坐在地上。

直到追悼会那天，赵总的女儿一脸泪花地告诉我们：今天，我可以告诉诸位叔叔阿姨了，其实我的爸爸，早在2002年就查出患了胸腺癌……

一语道破天机啊。所有的不解甚至误解，都有了最有力的注释。

我这个人当过兵，咱不信迷信，可是，有时我也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带有是迷信的色彩。给赵总打圪（挖墓穴）的那一天，我就担心，玉带山上都是石头，能长草的地方都不多，就这

点长草的平地还算有点土，恐怕连一个像样的棺材坑都挖不出来。但是，这毕竟是赵总生前选中的墓地，别人不好更改。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往下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出现了，这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平地，居然挖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坟穴来，一色的黄土。这里哪来的黄土啊，村里的老人也一头露水，他们不解地看着这些黄土。这山上都是百年来腐烂的松树叶子，松子壳，是一色的土啊，黄土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为赵总事先预备的？难以解释的是，在这小片平地上，你只能挖一个棺材的深度，再往下就挖不动了。

这个结果，让我们在场的村民，让那些一辈子都在山上转悠的老人惊呆了。

赵总这人神了。他看事的眼光比常人远，连他选的墓地也是绝版啊。

按照乡村的老规矩，德高望重的人死了，村里要组织八个有德之人，为他举家（这叫八仙引路，目的是送他一路到天堂），所谓举家就是抬棺。在我们农村，人死了要有哭丧的，哭的人越多，哭声越大，对死者越好，这也是老辈子的规矩。于是，我们村里的女人自发的组织哭丧队。大家说，赵总为了咱们村操了那么大的心，给咱们村带来那么多的财富，人家一口水都没有喝咱的，咱们就好好地送他一程吧。

当我们按当地的风俗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赵总的葬礼由厂里负责了，我们的盘算没有用场了，就这样，我带着村民给他修了这座墓，算是我们对赵总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问，老匡，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老匡摇摇头，再多的钱，也无法表达我们村对赵总的感情啊。再说了，人家鲁南说什么也不让我们掏钱啊。

按我们的乡俗，刚刚入土的人灵魂孤单，亲朋好友是要安慰他，为他守墓的。那些日子，周边村的老人，都自发地来到玉带山，为赵总守墓。崮子村的陈国成，我们村的魏风举……这些老人也许从没就跟赵总说句话，可是，他们都来了。他们在赵总的坟前，燃起一堆篝火，围在一块儿。毕竟是11月底了，夜风从北面的万寿山上吹来，带着些许寒意，可是玉带山上却有了温暖，一堆篝火映着赵总的孤坟，这些

老人聊着赵总的故事，念叨着他的种种好处，一守就是一夜啊。

我劝他们，你们都年龄大了，回家歇着吧，让年轻人来。

他们说，咱们村的好日子，都是人家赵总给的，他活着的时候忙，没工夫说话，这回他歇息了，有时间了，咱们陪他说说话吧。

年过古稀的魏风举，抽一口旱烟袋，说，赵总啊，我们这些老头子都住在附近，什么时候你在那边冷清了，就给咱托个梦，我们哥几个就过来陪你说说话。

清明节，在咱这里是纪念老人上坟的大日子。2015年的清明节，我带着儿子来给赵总上坟。那天我从山下背了一筐黄土，对儿子说，你给我记住了，咱们左家王庄之所以有今天，咱们家之所以能买上轿车，不是咱们村的人有本事，不是你爹有能耐，这是赵大爷的功劳。儿子啊，给我记住了，我活着的时候我想着，我死了后你想着，清明添土，过年烧纸，十五燃香，这都是你的事。你赵大爷的孩子在国外，三步远两步近的，清明、春节你就来替她给你赵大爷上炷香，磕个头，说句话。

说着，老匡的眼泪就下来了。

3

2014年11月18日艾山殡仪馆，治丧委员会计划2000人，但是，到场的人却达10倍之多。葬礼上的许多面孔，对鲁南员工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他们伤心的神态和真诚的心态与鲁南员工并无二致。

如果说新时代药业四周的村民主动参与葬礼，自动为赵总守墓，是他们分享了工业的红利，沾了鲁南制药崛起的光。那么，那些远离鲁南，甚至在百里之外的村民，也纷纷赶来了，这是为什么？

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个个人在频频抹泪，这个人叫李胜利，是水涟峪的村民，这个村处在费县的南部山区，远离新时代药厂百余里。南部山区大都是石头山，雨水留不住，常年缺水，因为对水的渴望，李姓的先人将村子取名水涟峪。

2002年初夏，赵总带着企业高管来费县看

他选择的厂址，正碰上费县遭遇百年大旱，一向靠天吃水的水涟峪，更是雪上加霜，人畜吃水成了问题。按说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事让赵总知道了，他说，老百姓连水都吃不上了，咱们帮一把吧。中午，天空万里空荡，一轮太阳在孤独地燃烧着。田里的禾苗在就枯死了，粮田变成了赤地。路边的树木都蔫了，叶子无力地蜷缩着。他带着几个高管来到村里，镇上的人把赵总介绍给村主任李胜利。赵总说：我们既然来了，就要想法子解决村民吃水的问题，你是村主任，你说说吧。

李胜利没想到赵总这样干脆。看来搞企业的人做事的风格就是不一样啊。

他就说了村子眼下的缺水状况。当赵总听到村里每天，每户只能分到一桶水，牛都渴疯了的时候，急性子的赵总脸上出汗了，他说：你们这里有山，有山就应该有水，咱们打一口深井，彻底解决村民的人畜用水怎么样？

李胜利面有难色地说：那感情好，可是我们村没有钱啊。

赵总问：50万够不？

李胜利喜出望外：足够了，足够了。

赵总对手下人说：就这么定了，我们鲁南出资50万，给村民打一口深井，并负责配套。明天就开工，争取一周内全村的人畜，都能喝上高质量的饮用水。

赵总做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第二天，资金到位了，具有一级资质的打井队也开进了村子，沉寂的山坳里，响起隆隆的机器声。

甘冽的地下水喷涌而出，全村人高兴得又蹦又跳。

吃水不忘打井人。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如今村民依旧吃着赵总拨款打的井水。当他们得知赵总不幸的消息时，虽然村里没有接到治丧委员会信息，可是村民依旧派出代表来了。

他们走到灵堂前，用农民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全村人的感情——深深跪拜。

就在水涟村的农民，深深地向赵总跪拜的时候，一声哭声传来——赵总，我来晚了！

来人叫刘宝超，是岩坡村人，如今工作在外，他得知赵总去世的消息后，特向单位请假，千里奔丧，演绎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爱心绝唱。

我没有见到这个年轻人，多亏了费县宣传部的文士学副部长，一名业余记者，他在现场，他不失时机地做了简单的采访，他的采访，丰富了这部报告文学的内容。文部长在他写的《留给费县大地的绝唱》里，也使用了这个材料。

依然是2002年，那时赵总在费县投资的药厂刚刚破土，可谓千头万绪。这时他听到一个消息，附近的岩坡村，一名叫刘宝超的考生，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农业大学录取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赵总想起自己考学的那一年，他知道一个农村孩子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实属不错了。可是，听说这个孩子家境贫寒，缴不起学费，已经打算弃学打工了。赵总立刻命人送去6000元钱，并转告刘宝超，十年寒窗不容易，一定读下去，学成了报答父母，服务社会。学费的事你不用愁，我会资助你到毕业的。

刘宝超体味到什么是雪中送炭，什么是成人之美。人哪，就是这样，饥时帮一口胜似饱时帮一斗。

人无爱心不善，无大爱之心不算大善。爱心需要胸怀，需要境界。

当下，全国创造出巨额财富的企业家不在少数，但是，很多企业家都把财富家族化了，财富的传承方式，再次宣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企业家的道德素养及胸怀格局。

当下，能把自己苦心孤诣创造的财富用来搞慈善的并不多。也许我们穷怕了，对财富的私人化占有成为一种大趋势，整个社会十分缺少比尔盖茨式的财富英雄。对财富的创造，最终演化为对财富的占有，无意中标示出一个社会道德的走向。

当下，创业的富二代，把一生努力创造的财富，交给自己的孩子，这同古代帝王传承权杖有着文化上的一脉相承。在这样一个私人占有成为趋势的时代，赵志全的行为无疑是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亟须的精神财富。弘扬它是政府的责任，是执政党的责任，也应成为每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国人的共识。

2003年我们国家遭遇“非典”危机，那是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啊，也是对人性一次考量的机会。非典病毒肆虐，遏制非典病毒的重要药材金银花、板蓝根价格飞涨。那一年，金银花每千克的价格一夜工夫从 30 元涨到 400 元，经营这些药材的商人们赚了一个盆满钵丰。这时的鲁南制药库存了大量的金银花、板蓝根药材，有人出主意，高价抛售。显然就经营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赚钱的策略，无可厚非，可是赵总立时脸色大变，鲁南不发国难财。

他一边加紧生产对付非典的药品——银黄口服液，一边在保证生产所需的情况下，匀出 100 万元的中药材，专车驰援北京。

救死扶伤，是一个有道德情操者的义务，也是一个有着良好信誉企业的自觉。在那样一个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鲁南人的行动无疑是高尚的。

汶川地震，他出手就是 100 万，并发动全体员工捐款献爱心。

据查证，赵总和他的鲁南制药集团，27 年来捐赠和救助的资金就超过了 1 亿元。

在这些回报社会、回馈人民的行动中，乡村学子刘宝超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他说，没有赵总的四年相助，他就不会有今天。那个帮助过他的人不幸病逝了，刘宝超虽然没有接到任何信函和邮件，可是他依然千里奔丧。按照赵总的遗言，他没有烧纸也没有进香，他只有深深的跪拜，只有一脸的泪花。

六、异样的泪光

1

出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敏感，我坚信，任何人，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身前身后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声音。我相信越是那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满腹的意见，越能反映一个人最真实的世界，让一个人物立体起来。杂音，有时候是最能分辨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声音。

在鲁南人众口一词的讲述中，在飞扬的泪水里，我一直都在寻找那些对赵总有着异样目光的人，寻找那些对赵总有看法、甚至有意见的人，因为这些人眼里的赵总，往往有着独到

的新意，异样的目光里，有着对赵志全另类的见解。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居然是他的亲人……

赵总去世的消息，在现代化的媒介上，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快速地传播着，消息传到东北平原，传到哈尔滨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里，一家人围绕着这个不幸的消息，有了话题。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历史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沂蒙山区陷入全民大饥荒。费县城西部的一个小山村——葛峪村，几个兄弟在村头无奈地挥泪告别。别了，我的故乡，别了，我的亲人。这是当年沂蒙山区常见的离别场景，亲兄弟抱头大哭，尽管故土难离，可是面对饥饿对生命的威胁，别离成了无奈的选择。在那次移民潮里，地大物博的东北成为饥饿的山东人的选项，于是闯关东的故事开始了新一轮上演。这个背着男孩的年轻人就是赵志全的三叔，背上的男孩就是赵志全，送别他们的就是赵志全的父亲和五叔。三叔是 9 年前闯的关东，在哈尔滨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养活赵志全没有问题。

年幼的赵志全，清晰地记得父亲一脸的泪水，记得三叔那低低的哭泣。

大饥荒面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哥哥，不但无力保护弟弟，反倒因为子女多连累了弟弟。三周岁多的赵志全，就这样被三叔带到了东北抚养，免受了 60 年代初期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三叔的慷慨解囊，给赵志全一家减轻了负担，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生活是无情的，严酷的生活逼使着一母同胞的兄弟天各一方。饿得肚子咕咕叫的赵志全，永远记住了那次别离的场景。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样的苦难，才激发了赵志全创业的决绝。好多东西看起来似乎毫无瓜葛，其实这都是因果相成的联系。因果其实就在自己的手里，高手还没有明确人生的宏伟目标时，就已经有努力的决心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受过饥饿的人对苦难的理解就简单了许多。

历史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赵志全把一个小小的校办小厂做大了，他出击完大江南北后，开拓的目光盯上了长城内外。派出销售将士进军东北市场。用他的话说，

只有占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的市场，产品基本上算是占领全国了。干练的吴清纪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山海关，肩负起打开哈尔滨市场的重任。在赵总的意识里，年龄不是障碍，经验才是选择。有着丰富的开拓市场经验的吴清纪，就这样放马关外了。

初来乍到，自然想到熟人，想到了赵总的三叔，五十年代就闯关东的赵元森。就这样吴清纪找到了赵志富。赵志富是赵元森的长子，赵总的堂叔兄弟。

赵志富是航空公司的一名司机，工薪阶层。这些年，他积攒了一套房子，一辆车子，正好可以出租给吴清纪他们，从经济适用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赵志富出租车，房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吴清纪他们在陌生的城市，也就有了住处和交通工具。然而，此事让赵总知道了，赵总指示哈尔滨办事处，立即退掉，另行租赁。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出乎常人的意料的。

十年后的2015年，吴清纪已经是济南办事处的主任了，当我提及这件事时，他说，是的，所有的承租手续都是我办的，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反正办事处要租房住、租车用的，赵家的房子又在中心区，出行也方便，就办了租赁合同。可是我哪里想到，这恰恰是赵总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挑剔的，你们按市场价格，公平、公正地承租不就完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小题大做，就没有执行赵总的命令。再说了，我刚租过来，一切都就绪了，这个时候违约对谁都不好。赵志富知道我们是他堂哥企业的员工，对我们可好了。人家是当地老住户了，人熟、地方也熟，帮助我们开展工作，给我们这些外来人帮忙不少。

后来呢？

后来赵总火了，非要给我一个违纪的处分不可。我这才舍上脸皮子找到人家。那天赵总的堂弟一脸难看，那脸真的跟长白山似的，好长好长的。

你们可以给赵总好好地解释嘛。

没有用，开始我也想不通。事后，赵总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鲁南之所以走到今天，靠什么？制度。我们有上万员工，常年在外的业务将士2000多人，这么多人靠什么管理？也是制度。所以你们做什么都是都要按制度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厂里定的制度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谁都不能剑走偏锋。清纪，你知道吗，身为总经理，只要我这里偏一厘，中层就敢偏一米，基层就敢偏一里！清纪啊，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你懂了吗？

我明白了赵总的意思，赵总是让我们从源头上就卡死人情关啊。看看赵总一副深情的样子，我点点头，诚恳地说：赵总，我是懂了。可是，我们能理解，你的堂兄弟不一定理解你的苦心，由此产生的误解，甚至骂名，就得由你自己来承受了。

赵总一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记住，一个人做事不需要人人理解，只需要坦坦荡荡。人的境界不同，胸怀各异，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的选择。在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只要想做事，首先要学的就是忍耐，学会承受。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最终都会理解的，在别人没有理解之前，我们怎么办？两个字：忍受。

我突然想起赵总喜欢的那首歌——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

吴清纪眼里已经有了泪光。

2

那天，我们聊得十分投机。毕竟吴清纪是追随赵总一路走过来的老员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被赵总训过、罚过，也被赵总表扬过、重奖过。光纯金的奖牌就挂了一大串。赵总这人爱憎分明、是非明晰，企业虽然是他一手创建的，他却从没有把企业看成自家的。27年来，他一直把企业当成生命一样精心呵护，任何一个对企业有着不良影响，甚至对企业可能产生后遗症的行为，他都在摇篮中给予扼杀，在源头就开始清流了。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本科生，知识面广，读书多，眼界高，看事长远。由于赵总的眼界比一般人高远，这就给能者带来了孤

独。好多时候他的行为常人一时不能理解，对他的种种误解也就随之而来。他这27年可以说承受了太多的误解，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甚至连他老舅都不理解他，那可是亲娘舅啊，你说他得承受多大的委屈啊。

这事还得从赵总的表弟梁亚辉说起——

在鲁南厚普制药（鲁南制药的下属公司）近千名员工里，梁亚辉是赵总仅有的亲戚。他是在企业还看不到光明的时候进厂的，可以说同他的表哥赵志全共同创业，一同见证过企业风雨的老员工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作为企业的员工，谁不向往做个车间主任或者业务主管？不想当元帅的士兵还算是好兵吗？一心向上的梁亚辉也不例外。

鲁南在提拔干部、任用人才的实践中，渐渐创建了自己独有的用人机制，凡是晋级都要有考试，结合自己绩效，评定出综合成绩，然后由人力资源部上报集团。譬如销售人员的提升，一个从学校或社会招收的业务员，要做到办事处主任，首先要经过培训才能成为业务骨干的助手，到他能独立工作的时候，才能在小片区负责人的指导下上岗，等你做出业绩……到达办事处负责人，大约经过五六个级别的锻炼。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经营管理人才。

集团总部的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出自一线员工，在赵志全的意识里，没有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是不能做管理者的。猛将必出于伍卒，宰相必择于州府。这是历史经验的结晶，而且屡试不爽。在干部的选拔上赵志全可谓用尽心思，凡是到鲁南的员工，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专科生，统统到车间一线去锻炼。梁亚辉知道表哥这套思路，因此他从来没有指望走表哥的后门，靠本事吃饭，靠能力升迁，是鲁南制药传统的规矩。于是他悄悄地参加了集团选拔企管人员的考试，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笔试关他轻松过了，随后的是综合评定成绩，也顺利过关了，就在他静候佳音的时候，他却意外落选了。梁亚辉想，也许自己不如人家，既然落选总会有落选的理由吧，于是他咬咬牙，继续追求着心中的梦想。可是这样的重复依旧在演绎，梁亚辉不得不查问缘由，一个知

心朋友吐露了秘密：这事你只有找你的表哥了。梁亚辉不解，都说是亲三分向，他怎么能故意向亲戚发难？再说这些年自己从未有向他要什么，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地做工作，自己是凭着能力干出来，也是凭借实力考出的成绩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不敢找表哥诉说，就把一肚子的委屈告诉给了父亲，于是就有了舅舅找外甥说情的故事。

那天，外甥赵志全告诉老舅，我表弟干得不错，可他是我的表弟。在别人身上，我可以宽一些，但是对表弟我必须从严啊。舅，你能理解吗？

常年生活在农村的舅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听了不少大鼓书，记住了不少戏文，懂得“打仗亲兄弟，出战父子兵”，知道“是亲三分向，五亲向本庄”的祖训。

外甥一笑，舅舅，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有能力也有义务。

志全哪，你老舅有吃有喝，不用你惦记了。亚辉的事儿你得当回子事，关键的时候，只要你不阻拦就行了。

在亚辉的事情上是不能开口子的。您说的那些都是事实，我懂，可是鲁南是现代化的企业集团，需要现代化的理念来维持它的运转，集团有自己的制度，我不能把一个企业搞成盘根错节的亲戚网。再说了，在鲁南制药，职位没有高低，你干得好收入就多。舅，话又说回来，那些管理岗位，都是管钱、管人、管物的权重部门，看上去风光，可是那些单位也是容易出事的地方，把表弟放在那个位置上，一旦他把握不住自己，舅，让我怎么处置他？

那次老舅的造访没有打动外甥，外甥也没有说服舅舅。当舅舅气鼓鼓地走了的时候，他听到一声低低的埋怨：你怎么六亲不认啊。

3

为挖掘这个故事，同时也是为证实这个情节的真实性，我决定采访老人，数次未果，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和赵志全感情最深的五叔赵元常。老人74岁了，身体健朗，他刚从菜地里回来，脚上沾着黄泥。

老人告诉我，他们赵家是个长寿家族，他

父亲赵汉义 91 岁那年，自己还坐着汽车到临沂城里鲁南制药去看孙子志全呢。我二哥，志全的父亲赵元珍今年 88 岁了，还能赶四集卖自己种的青菜呢。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没有一个有白发，你看看我——说着老人摘下帽子，让我看他那头浓密的黑发，那些黑发一根根都是粗壮的。可是，他接着说，那年听说志全头发全白了，这在我们赵家是没有的事情。

我们老赵家是葛峪村的大户，我爹那辈兄弟五个，我们这一辈又是兄弟五个，都活到大年纪，到志全这辈，就是叔兄弟几十个了，他们都健康康康的，只有赵志全英年早逝。我知道志全啊，就是累死的。

你是说他舅家的儿子亚辉啊，那事我知道，他舅曾经给我说过。我呢，就给志全透了这事，我没直接说，就拐了个弯儿，志全啊，不是五叔说你，你搞了这么大的家业，跟前也得有几个自己的亲人吧。这样放心。志全哈哈一笑，说：五叔，你想说的事我知道。企业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可是我不能把它做成赵家的厂子，那样的话企业就做死了。

也许他说得对，我们这辈人可能真的老了，还是别掺和他们的事吧。这事就这样放下了。

侄媳妇龙广霞对我很好，她知道我有种菜的手艺，又和他公公一个习性——闲不住。就让我到厂里帮着种菜。原先厂里有七八十亩菜地，那是员工的食物基地，最早是承包给村民种植的，他们老是种不好，厂里就收回来自己种。我有这么个技术，广霞说：五叔，你闲着也是闲着，帮帮厂里种种菜吧。就把我接来了。

碰到志全没几天，后勤上的负责人说，我的事还没办好，让我先回家歇着。我一听就知道是志全这小子搞的鬼。我一笑就回去了。后来他弄明白了，我只是一个打杂的小工，就开着车把我叫回来了。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亲叔，来厂里干个小工他都这样小心，你让他提拔提拔亲戚，怎么可能呢？

在我们这老一辈人里面，我是一个比较懂点道理的，多少我也算是读了六七年的书，我能理解志全的心思，他呀，满脑子就是想着怎样把事做大，把企业做强，别的他从来都不去

想。唉，我这个侄子，让俺三哥把他看透了——志全将来一定是干大事的材料。

这些年，我们这些人，都沾了志全的不少光，谁没有得到过志全的资助？谁家有事志全都会出手相助。即便他不在家，也都是广霞忙里忙外的。可是在原则上，志全是寸步不让的。有时候，亲戚也许误解他，总以为他是个大富豪，十万八万的钱在他手里不是什么大钱，他有权，提拔谁不是提？其实这都是对志全的误解。他这 27 年里，一头黑发全变白了，他得操多少心啊。从 2002 年查出癌症，做了第一手术，一直到他去世，这 12 年里，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这么多年来，连我都不知道他得的是癌症。只是看见他瘦了、憔悴了，可是我们哪里知道他患的是绝症啊。

记得有一次我跟二哥几个老兄弟在一起拉呱，说道赵志全的身体，我二哥年纪大了，耳朵聋，可是这句话他听见了，他说：有病就去医院啊，告诉老大，我这里有钱。

我们都笑了。我二哥从一分地就开始做小买卖，加上这些年志全给他的养老钱，他手里不缺钱。后来我二嫂感觉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就多次到厂里看志全。

现在想起来，志全他之所以隐瞒自己的病情，我想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他不能让员工看见一个病态的老板，那样的话就乱了军心。那天，我抽空去了一趟展览中心，才知道，原来我侄子志全，给新时代规划了那么大的一个蓝图，真是应了一句话：心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啊。看看那个沙盘，我都震惊了，那么多的楼盘，那么多的车间，那么多的绿地啊，一个人承担那么大的事业能不累吗。唉，现在我们说他是累死的，一点都不为过。

侄子志全走了，现在想想，我们只看到他的成功的一面，他的难处，他所承受的苦难，外人是看不到的。用咱老家的一句话说：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可是道理是一样的。牺牲自己成就团体，是所有干成大事的人共有的选择，在他们的心里，集体永远比个体重要，大家永远比小家重要。

74 岁的五叔赵元常，不愧读了几年的书，

他能看到这一层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也难怪龙广霞和这位叔公公最合得来。

那天,尽管赵志全热情地招待了老舅,可是他总觉得老舅一肚子意见。

我们不必用高尚的情操来衡量所有的人,因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也是整个世界的通病,站在这样的角度上看,上述的存在也就符合逻辑了。再者,社会对财富的视觉相对狭隘,对财富意义的认识失之偏颇,加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传统逻辑还在盛行,我们也就理解了亲戚们对赵志全的“意见纷纷”了。

望着老舅渐远的背影,想到舅舅对他的种种好处,他也曾动摇过,想喊回老舅。可是,想想自己背后那上万双眼睛,最终他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他知道自己坚持,可能伤了舅舅的心,可是他没有其他的选项,他只有一声无奈的叹息。此时他想起那首自己喜欢的歌,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有无限感慨……

下篇

如果这个不含任何虚构元素的故事里,含有一个莫名的寓言,那就是为怎样立志创业、为如何创新聚财,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个体财富的归宿,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范本。

如果说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启示的话,我们不仅关注企业财富的去向,我们更应该关注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本人,和他们留下的企业家精神。

一个人空手来到世上,就对财富有了渴望,这是人的本性。那么,一个手无分文的大学生,聚集百亿财富的秘籍在哪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不知疲倦地创业?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燃烧完自己后,把耗尽心血创造的财富回归社会?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看,赵志全亲手打造的鲁南财富帝国,都是一个财富创业史上的传奇。当年这个账面净资产只有19万元的校办小厂,如今固定资产已经超过100个亿了。赵志

全生前用27年时间,靠着2万元贷款,以改革的勇气,以创业的执着,硬是把一个校办小厂,建设成全国最具创新实力500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制药集团,体现了改革创新、勇于担当、敬业奉献、造福社会的价值追求,丰富和提升了沂蒙精神。作为一名企业的改革者,在弥留之际,他将企业的管理、经营权移交的方式,写下了现代企业改革的最精彩的一笔,点燃了最后一束改革的火把,显示了一个杰出的民营企业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最高境界。赵志全走后,后人依旧奉行前任的创业理念,实业兴邦,创业聚财,做最好的药品,造福社会。

如今,这个年缴税近10亿的大型企业,是赵志全带领着员工用创业的激情,用创新的热情,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别看它资产百亿,可是全部银行贷款不过10多亿,其资产的优质可见一斑。用分管财务的副总王步强的话说,做企业方方面面都得照顾,这些贷款都是银行送上门的,你不要的话往后怎么和银行共事?我们只好一边在银行储蓄一边贷一些款。赵总去世时,中天失柱,人心惶惶,此时一家股份制银行有些担忧,我告诉他们,鲁南账户上有的是钱,你们随时都可以划走。按照经营的原则,这点贷款我们紧紧手就完全可以还了,可是赵总生前说过,当年承包时,我们一无资金二无原料,企业无法开工,是人家银行贷了2万元,帮我们运转起来。吃水不忘打井人,鲁南不能因为有钱了,就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上述文字的意图是告诉读者,赵志全就是一个手无分文的大学生,是一个在创业中成长起来的私营实业家。那么,他创造财富的动力在哪里?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后,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依旧在创业的长途上锲而不舍,直至耗尽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或者说,他创业的动力是什么?他创新的力量来自哪里?为什么27年来,他能以饱满的激情高调地走在创造财富的坎坷小径上。用他在承包十年纪念会上的话说,多少风雨兼程,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悲欢离合。无论风雪严寒,无论炎炎盛夏,一年年,一天天,一时一刻……

我一直在想，一个人保持一段时间的激情，并使之燃烧是可以做到的，27年始终保持这种激情并一直在燃烧，包括12年癌症的日子，是常人所无法承受的。27年就是9855天啊。赵志全，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啊？

要彻底了解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的历史。

一、剪辑阳光

I

故事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谈起——

尽管赵志全有一个能干的父亲，一个勤俭持家的母亲，但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没有人去关心粮食生产，就在“卫星”纷纷上天的时候，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却走进低谷。虚假造就的辉煌很快就破灭了，1959年粮食短缺开始在农村显现，熬到1960年，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发生了。

母亲开始往已经稀得照人影的粥里加野菜，后来就加榆树的叶子，再后来锅里就没有了任何粮食，清一色的野菜，吃得小小的赵志全一脸绿色。他是赵家唯一传递香火的孩子，母亲总是千方百计给他弄点吃的，可是很快田地里的野菜就光了，连老榆树的皮都被扒光了。可怜被采光叶子、扒光皮的老榆树，就这样一株一株地站在春日的寒风里，静静地死去了，那些树都是村里的老人一株一株栽种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伤害这些树木的。

饥饿像吃人的老虎，肆无忌惮地向骨瘦如柴的村民扑来。

三岁的赵志全不解地问父亲：爹，地里的粮食哪里去了？父亲一脸无奈地说：人糊弄地，地就糊弄人。儿啊，你记住了，不论什么时候，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不然，老天就惩罚我们了。那时候赵志全太小，弄不懂那么多道理，他只知道没有粮食吃就要饿肚子，他永远忘不了吃了一碗树叶后，肚子难受的滋味。多年后他说：都说野菜好吃，那是你们让肉食撑着。饿三天你试试，是野菜香还是馒头香？

一天太阳刚落山，母亲让他躺下睡觉，当

时躺下睡觉，是人们对抗饥饿的无奈选择，可是饥饿让他无法入眠。这时他听见母亲在问父亲：他爹，是不是给他三叔发封信，求个帮衬？

父亲没有说话。

陌生的三叔是赵志全一个遥远的念挂，尽管他没有见过三叔，可是从他听懂大人话开始，从遥远的东北连绵不断的汇款，成了爷爷脸上的笑容，成了父亲兄弟四人心中的宽慰。遥远的三叔简直就是赵家的银行，关键的时候指望上。

三叔对幼小的赵志全来说，神秘而亲切。在赵志全的记忆里，爷爷那辈是兄弟五个，到了父亲这代又是兄弟五个。父亲排行老二，一家人常念叨的三叔当然排行老三了，他叫赵元森，比父亲小两岁。听爷爷说，三叔是1951年闯的东北。那工夫，爷爷养育了五个儿子两个姑娘，虽然赵家分到了土地，但是贫瘠的山地和落后的种植手段，单一的种植模式，低下的产量，无法满足一家9口人的需求，饥饿依旧是农家最大的对手。

那时候，尽管有两个儿子结了婚，赵家没有分家，都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为减少消费，爷爷就横下心来，托人把三叔带到东北，三叔就这样离开了故乡，孤身一人在遥远的北方一家军工厂当了帮工，在异域独自生存下来。三叔是个孝子，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工资寄往老家，每年都要邮寄好几次。于是三叔成了一家人的救星，也成了一家人的骄傲。

在全村人羡慕的眼光里，在爷爷的夸奖声里，还不完全懂事的赵志全就知道：帮助别人是一件崇高的事情。于是，他幼小的心里就开始萌生出一个愿望：长大后，要像我三叔那样，当一个能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人。

饥饿是要死人的。当爷爷浮肿的双腿无法走动的时候，当赵志全他们连野菜都找不到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男人背着大包，闯进家门。

已经饿得两眼昏花的爷爷看见了，喊一声：三儿！

三叔的到来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饱满的东北大豆救了赵家一族。

三叔特别喜欢聪明伶俐的赵志全，常常驮着他，到山上时常给他逮一些大个头的蚂蚱，

有时给他捉一只小麻雀，放在细藤条编制的笼子里，逗得赵志全开心大笑。

一天晚上，朦胧中他听到一段对话。

哥，再这样熬下去怕是不行了，大人能撑，孩子受不了啊。这样吧，我带着志全回东北，我那里有吃的，难为不着他。

父亲说，三弟，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已经不容易了，咱关里穷啊，我们都照顾不上你，还得指望你照顾家里。唉，这年头多一张嘴，对谁都是一个大负担，我看算了吧。

二哥，志全聪明伶俐，是个做大事的材料，这小子是我们赵家的希望，放在这个缺衣少吃的家里，我怕耽搁了他。我跟咱爹商量了，他也同意，就这么定了吧，你和二嫂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

接下来的是沉默。良久，父亲一声叹息问，什么时候？

后天卯时二刻三盏茶。

那么早？

小学里的先生算的，那是上好的时辰。这年头不吉，咱得走个好运啊。现在村子里的人都饿坏了，谁早起啊，那时走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图个安静啊。穷闯关东，富下江南，二哥，咱这不是被穷给逼的嘛，声张不得啊。

唉，也好。眼看着咱这里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去吧，给志全这孩子找条生路。要不是孩子多，行走不便，哥也想出去闯闯。听说东北那地方土肥人稀，随便开个荒就长粮食，大穗子苞米饭养人啊。

听说三叔那里有苞米饭，饥饿的赵志全被吸引了。

卯时，太阳还在睡觉，五叔挑着两个筐向村外走去，一头是三叔的行囊，一头是三岁半的赵志全。五叔是送他们去车站的。五叔一向对他亲近，五叔告诉他，你跟了三叔就不会饿肚子了，三叔那里有的是苞米，你可以敞开肚皮吃。五叔又给他讲坐火车的种种好处，其实那时候五叔也没有坐过火车。

小小的赵志全离家的那点儿酸楚，让香喷喷的玉米饭，神秘的火车给搅散了。

村头，一场离别的大戏正在上演，那是当时沂蒙山常有的场景。贫穷兄弟几个分开，有

的在家赡养父母，有的外出逃荒要饭或闯关东。这是60年代初沂蒙山区司空见惯的场面，其间的悲欢离合，其间的动人情景，三岁半的赵志全感受还不是太深，但是他目睹了那场爷爷、奶奶、父亲、叔叔们别离的人间悲剧。

三叔含泪向全家人告别。

坐在筐里的赵志全多年后总是想起那个寒意未消的早上。

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挂着几颗残星，映衬着天边那丝寒冷的曙光，那是希望的色彩。站在空旷的村头上，幼小的赵志全心里有了一个宏大的计划，长大了要挣好多的钱，帮助全家人，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们。

就这样，在善良的三叔的接济下，幸运的赵志全躲过了60年代初期那段艰苦岁月。也正是三叔的无私奉献，给他上了人生最初一堂课。那堂无言的人生课，对赵志全的人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提篮小妹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夸铁梅的唱词。李玉和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所有的穷人家的孩子都是具备这样的特征：吃苦耐劳，早早地就持家了。

少年时候的赵志全，正赶上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生产队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组织。那时候，一切财富都归集体所有，所有的村民都是集体的一员，集体掌握着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农民只有凭借着工分来获取粮食的分配。

赵志全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上学就显得不重要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帮助家里挣工分。耕地、插秧、锄草、割麦子、拾柴火、拔猪草、翻地瓜秧子、种种农活，样样都是拿得起放得下，如同那个早当家的小铁梅一样。

赵志全是赵家的长子，上有父母，下有四个妹妹，长子，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是最好的帮手，对妹妹而言，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这是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这是所有农家共同的选项，赵志全当然也不会例外。

年近半百的二妹，提及童年的往事，至今

不忘的还是秋收时节的一幕一幕。一想起，她就会泪流满面地讲述哥哥关怀妹妹的故事——秋天永远是农家最忙的时候，尤其是出工不出效率，大呼隆时代的农业生产，每每秋收季节，生产队总是忙到傍晚才能把地瓜分到各家各户，于是一家人就得忙着上阵收拾。现在所有从沂蒙山农村长大的五十岁左右的人，大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深秋的夜幕下，刚收完地瓜的田地里，星星般的马灯亮起来，寒意闪闪的星光下，切地瓜干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寒蛩的嘶鸣里，构成了乡村秋夜独有的合唱。

那时，十几岁的哥哥要一边看护幼小的妹妹，一边帮助父母收拾地瓜。7岁的二妹依稀记得，当一轮残月渐渐升起来的时候，一家人才忙完回家。这时三妹、四妹就趴在地瓜秧子上睡了，小哥哥把剩下的地瓜根子收拾到筐里，另一个筐里放上三妹和四妹，一手领着七八岁的二妹开始打道回府了。这种场景成了二妹怀念大哥时，经常想到的画面。多少年来，这样的画面构成了兄妹间最和谐的情感，也展示了哥哥从小就开始的担当。

2

1977年，一个中国农村学生命运转折的好时光，那是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高考。像赵志全这样的农二代，离开土地的束缚，走出光彩人生的契机，只有两条路：当兵、考学。对于读到高中的赵志全来说，当兵，因为姥姥家的成分高，政审这一关就无法通过，考学是他不二的选择。

也许父亲太了解农民的苦楚了，他费尽心机供儿子读书，以图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在农村的传统文化里，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姓氏香火的传递人，儿子的能力大小，地位高低，代表着家族的兴衰。儿子的出息是整个家族的荣耀。为此，全家人只有赵志全一人读到高中。几个妹妹只好帮助家里打猪草，拾柴火，帮衬着少油缺盐的日子。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年代，这种取舍，是沂蒙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也是万般无奈的举措。

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废弃传统的文化教育，学生大都在忙着造老师的

反。升学不按分数，白卷考生成英雄。赵志全升高中时，大兴贫下中农推荐制度，原本学习最好的赵志全，却因姥姥家的成分有点儿高，就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只好回家放牛。对知识的渴望，让小小的他在提着放牛鞭子的同时拿起了书本，于是，偏僻的葛峪村出现了独特的一幕：牛在吃草，人在看书。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干着急，却没有办法。终于一个机会来了，村里有个推荐上了高中的孩子，厌倦了读书，辍学回村了，名额就这样空出来。队长看看牛群边上的那个读书的孩子，说：志全，你是个读书的材料，别放牛了，回家给你爹说一声，上学去吧。

他把牛鞭一扔，撒腿就跑。

所幸的是赵志全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没有让全家人失望。用他的同学王向群的话说：人家志全就是用功，晚上十点了，我们都早早地休息了，他还在教室里学习。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这时的赵志全还在地里干活，他是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白天下地，晚上帮助村民扫盲学文化。当他听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顿时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对上过初中的五叔说：五叔，我要参加高考。

五叔说：志全，你能行，五叔要不是年纪大了，也想参加呢。我有一个收音机，是你的三叔给我买的，那里头有广播讲座，你拿去跟着学学吧。

就这样他一边下地干活一边复习，直到临近考试了才跑到学校听了几天课。197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化工学院，成为沂蒙山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西葛峪村第一个考出去的本科生。

那是一个“三大差别”悬天隔地的时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自己不仅要土里刨食，而且种出的粮食先缴足国库，剩下的，扣除种子才是自己的口粮。那些城市人或工人，就可以坦然地享受国库粮了，一本非农业户口外加一个国库粮证，成了农村青年渴慕已久的星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将这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化为现实。这是天大的喜悦和无限的幸福。

就在赵志全处在兴奋的时候，母亲却陷入喜忧交织中。喜的是一家人的希望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结局，儿子出息了，赵家的祖坟终于冒青烟了；忧的是看看一贫如洗的家，我拿什么打扮你，我的儿子。通知书上说了，要自带被褥。天，儿子的那床被子还是在高中读书时做的，人长高了可是被子没有长长，怎么好意思拿到大学里去？

儿子是上大学，大喜事，喜事就得喜办，再穷也得有床新被褥啊。可是一床新的被褥，在当时绝对是农村嫁姑娘的标准啊。慈祥的母亲犯难了。她费尽心思，到处找钱，直到最后母亲只完成了工程的一半，把破了的里子换成新的。就这样，赵志全在全村人羡慕的目光里，在母亲惭愧的眼神里，背着一床单薄的被子走出小山村，开始了他一生难忘的大学生涯。

村头，年轻的学子和村人话别，和父母话别。

如果说三岁半的那个早上，在第一缕曙光里，他和父母话别是一次伤心的别离，那么，17年后，在同一个村头，在相同的路口，他和父母话别就是一次高兴的事情了。可是他分明看见母亲的眼里含着泪光。他懂事地说：娘，您放心，同学们都住在一起，冻不着我。再说国家管吃管喝又管住的，儿子如今是吃国库粮的了，听说天天大米饭、白馒头，顿顿是猪肉炖白菜，对了，还能吃上新鲜的虾皮呢，等放了假，我就带白鳞鱼回来。

那时候，对山里人来说，白鳞鱼是最高档的海鲜了，那种腌制的海鱼，村民一般情况下是吃不到的，那是新姑爷上门才能享有的待遇。

母亲笑了。儿子大了，懂事了，母亲能不高兴吗？可惜母亲实在是没有能力给儿子做一床新的被褥了，哪怕是一床新的被子也好啊。

36年后，我在采访赵志全的事迹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那是赵志全的女儿赵龙写的，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父亲考上大学，奶奶一家人可高兴了，可是奶奶高兴之余又陷入痛苦，她没有能力给父亲做一床新的被褥，父亲只好背着一床薄薄的被子走了。青岛的冬天和沂蒙山是不同的，潮湿寒冷的海风，让没有暖

气的宿舍如同冰窖，我那高大的父亲就裹着一床单薄的被子，躺在光板席上，完全靠着吃可苦耐劳的沂蒙精神，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天。更不幸的是几年后父亲长高了，可是被子依旧没有增长，这给一米八多的父亲带来了无穷的困窘。在以后的两年里，我的父亲啊，常常是裹上了上身就露出脚板，裹上了脚板就露出了胸膛。

父亲一直靠着国家给的几元钱的补贴，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老家有爷爷、奶奶和四个姑姑，那时候的农村还处在人民公社时代，经济落后，缺吃少穿，从小就过惯了穷日子的父亲，总是千方百计，从牙缝里节省几个钱补助家里。我的父亲啊，就是这样靠着国家的供给读完了四年大学。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场景，跟我采访所得的素材完全一致。

四年里赵志全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他靠着仅有的几元钱补助，维持着自己的学业。由于身材高大，又爱好长跑，国家供给的三十三斤粮食和十几元菜金，压根儿就吃不饱肚子，可是赵志全每到假期都会给父母和几个妹妹带回礼物。尤其是暑假，菜金和粮票发到自己的手里，赵志全简直成了富豪。他买了父母爱吃的白鳞鱼，妹妹爱吃的虾皮和女孩子用的雪花膏……

母亲说他：你一个穷学生，哪里来的钱？

他说：娘，这都是国家给的补助。

娘说：孩子，咱是沾了国家的大光了。等你出息了，可别忘了报答国家啊。

赵志全记住了母亲的话。其实那一代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都是享受着国家的待遇，在国家财力的全部供给下完成学业的。可以想象，没有国家，这些贫寒的赤子们是无法完成学业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于懂得感恩的学子来说，报效国家成了那一代人心中的愿望，也是他们走出校门后最自觉的行动。也正是这种愿望，促使赵志全一路拼搏不止，也正是这种愿望，才让赵志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让世人感叹的遗嘱，把苦心创造的财富交给了国家、社会，点燃了企业改革最后的火焰。

据赵龙回忆，父亲曾给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大学的四年，每月33斤粮食父亲总是节俭着吃，舍不得放开肚子吃一顿饱饭的父亲，在1979年的那个春天，青岛城市运动会上，终于迎来了机会，敞开肚皮大吃特吃了一顿肉包子。那是父亲一生最难忘的一顿饱饭、一顿好饭。

事情是这样的：为参加青岛春季的运动会，学校派出长跑冠军赵志全参加夺冠决赛。按照以往的成绩，赵志全是10000米冠军的得力人选。学校对此寄予了厚望。那天，主办方免费给运动员提供青岛大包子，猪肉芹菜馅。青岛大包本来就名誉岛城，那包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油。要命的是不限量，敞开供应。赵志全终于逮住了机会以饱口福了，这回，可以说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正如赵龙所说，父亲这回可是大饱口福了。

应了那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吃了一肚子肉包子的赵志全，肚圆如鼓，哪里跑得动？就这样，10000米的冠军转眼成了全市第八名。但是赵志全从没有感到遗憾，更没有因一时的口福，失去冠军的荣耀觉得羞愧。多年后，他总是难忘地说起那顿猪肉馅的青岛大包子，感谢主办方免费的大包子，香啊，一口下去，全是油啊。说这话时，已是集团掌门人的赵志全依旧是一脸幸福相。人啊，就是这样，在饥饿时候的一碗热饭，强似温饱时候的一场盛宴。苦难中的任何一点幸福，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也许正是这种难忘的记忆，构成了赵志全创业的理念支撑，构成了他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性格，构成了他坚韧善良的人格。至此，我们就为他的“造福社会，为员工创造幸福的生活”创业理念，为他“记住昨天艰难的创业路，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的寄语，找到了文化的注释。

3

1981年9月的一天，通往“郯南劳大”的乡土路有些沉寂，路边草丛里的蚂蚱们，似乎感到秋天的脚步近了，一味地贪吃着叶子。生产责任制后的田野里一派生机，玉米、大豆、谷子、红薯，以从未有过的长势，向人们宣告一个

丰收季节的来临。在这样一个希望的田野上，一个高大的身影，背着简单的行囊，在阳光下疾步前行。

“郯南劳大”是郯城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简称，这所学校是1957年“反右”时的产物，当时是专科的标准。教师大都是被劳动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头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戴着一顶无形的帽子，当时这顶无形的帽子比有形的帽子更可怕，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人，用一句农村的歇后语形容，就是云彩里露驴蹄——不是凡（脚）角。这些“老右”们大都身怀绝技，他们别看在这偏远之地劳动改造，可都不是“安分”之人，这些满腹实业报国理念的“老家伙”们，居然心怀奇想——办企业。

那时，周边村队大都搞养殖，那些猪牛啊常常得病，一旦患病就是个死，要知道那时候的一头牛，就是生产队最大的家当。这些“右”派们动心了，一帮子“老右”自发地凑在一起，白手起家，弄了一些瓶瓶罐罐，焊接起一座土锅炉，到四周的山岭弄了些草药，居然在简陋的教室里办起兽药厂。兽药厂虽然属于学校管理，几年下来，居然让这些闲不住的“老右”们鼓捣得像模像样了。到了1980年，校企分家，工厂成了临沂地区化工局的一个生产单位。学化工的赵志全就这样分配到了郯南制药厂。

那个时候大学生在社会上极度缺乏，本科生更是十亩地里一株高粱苗——少见啊。按说在1981年，党政事业单位都极度缺人，为充实力量，他们甚至跑到大学去招人，像赵志全这样的本科生，最起码也得到科研机构、中专学校或行政机关，当一个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干部。那是当时最起码的分配去向。

那时，郯南药厂来地区化工局里要人才，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落实政策后，那些平反的“右”派们陆续进城了，企业后继无人，亟须补充大学生。

既然理由充分，要求就得兑现。可是，那里毕竟是个偏远的乡村啊，派谁去呢？显然，分到地区化工局的大学生，大都有人打过招呼，算来算去，只有这个农村娃子赵志全没有来头，那就让他去吧。让领导没有想到的是，赵志全

二话没说，背起行囊就出发了。

郯城地处山东与江苏的结合部，在鲁南最边缘，因孔子拜师的郯子而得名。它地处沂河、沭河的下游，那里是地理上的地震断裂带。1668年7月25日（康熙七年6月甲戌）山东郯城大地震。那次大震，给一马平川的郯城，造出一列著名的马陵山。郯南药厂就在离山不远的地方。这些资料，博览群书的赵志全早就铭记在心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高考第一届的本科生，在岛城读了四年大学，最后又回到了农村。

这哪里是什么工厂啊，几排破房子，一个破院子，四周都是庄稼地，且远离县城，连个客车都不通。一种淡淡的失落感，隐隐浮升。

厂里的老职工周红兵大姐看看赵志全，心里想，又是一个跑腿子。跑腿子是当地人用来形容过客的。周大姐是1970年招收的第一批工人。自从给“右”派平反开始，厂里的技术人才一年不如一年，眼下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好不容易要来的学生，报到后没几天就走人了。也难怪，这个地方，远离城市，大学生来了连个对象都找不到，怎么留人？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是常态。从农村考出来的青年人，实现了自己吃国库粮的夙愿，下一个目标就是找一个吃国库粮的媳妇，这样就可以世代吃国库粮了。这是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人的理想，周大姐坚决相信，大学生小赵，在这里无法实现的自己理想，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她静静地等待着又一个大学生的离去。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梧桐树落不下金凤凰。

一天，两天，三天……秋风起了，树叶黄了，玉米收了，丰满的大地空荡荡了，小赵没有走的迹象。冬天来了，雪花飘起来了，大地一片白茫茫了，小赵还是没有走的迹象。她想大概小赵还在等时机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空前高涨，学历热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学历也一度成为人才的标志。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专科以上学历的人，一律提拔的新闻。于是，全社会的人都在忙着换学历，为给大家提供学习的便利，各单位都在办补习班，晚上，周末，节假日都成了学习的机会。于是一个难题就出来

了，班好办，老师难找。这就愁坏了管职工培训的周大姐。就在她四处奔波没有结果时，小赵找到门上来，大姐，不用找老师了，化学、数学课我一个人就能讲了。周姐喜出望外，说，小赵啊，你的水平我们都知道，化工学院机械系的高才生，你来我们这里，委屈你了，说实话，我们怕你的心不在这里，担心你迟早会离开。

赵志全一笑。

直到有一天，赵志全的一个无声的行动，才彻底打消了她的担忧。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在漫天飘着，那个时候的雪花大，成片成片鹅毛一样地飘着，铺天盖地，一下就是两三尺深。看看白茫茫的大地，看看风借雪势，雪借风势的样子，周红兵想，今晚不会有人来上课了，但是作为负责培训员工的干部，责任心驱使着她，穿上大衣，围上头巾消失在雪幕里。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教室前，证实了自己判断，门锁着。就在她要离去的时候，嗅到了浓浓的煤烟味，烟雾从铁皮管子冒出来，被漫天的大雪吞噬了，不仔细看是无法找到的。周红兵隔着窗子，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生炉子，那个高挑的影子，她一眼就能认出来。哦，是小赵，新来的大学生赵志全。

原来，拿钥匙的人见雪下得那么大，以为不上课了，就缩在家里。一向说了就干，做事认真的赵志全，只好从窗子里爬进来，生火给学员取暖。看见小赵一手黑色，周红兵有些心疼的埋怨，你呀，就是实在，这漫天大雪谁还来上课啊。

赵志全认真地说，那怎么行？每天晚上准时上课，这是厂里定的规矩，别说下雪，就是下雪子也得上课呀。再说我是老师，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得担当起这个职责。

周红兵点点头。

火炉红起来，教室里暖和了。看看这个做事认真，说一不二的大学生，周红兵问，小赵，你得给大姐说实话，你真的没有离开郯南制药的打算。

组织既然让我来，就有组织的道理，没有组织的允许，我怎么能随便离开呢。

燃烧的炉火让大雪覆盖下的教室，温暖如春。

33年后，为证实这个情节，我采访了赋闲在家的周红兵大姐。大姐老了，但是她对赵志全的印象依然那么清晰，仿佛定格在底片上的影像，只要洗涤一下就会清晰起来。一提起赵志全，她的话匣子如同提升的水闸——我那时候就认准了小赵，他是个干大事的料。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完美，你怎么指望他去做大事？

那时候，赵志全是我们厂里聘的老师，虽说我们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完全是义务，可是他却干得十分认真。按说他是讲课老师，生炉子给学员取暖这样的事情，用不着他亲自做。可是他却自觉地给学员服务了。那时候我没有往深里想，也想不深，直到赵志全去世后，我才仔细回想起他那时的一些行为，才觉得古人厉害：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现实里，人人都是服务员，伟大都是不断从服务别人开始的，一个人服务别人的能力有多大，人生的成果就有多大。

周大姐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流传世界的故事，我是从《希尔顿饭店和他的首任经理的传奇》一书里读到的：一个初春的夜晚，大家都睡了，一对年迈的夫妇走进一家酒店。客满。前台年轻的侍者不忍心让这对年迈的老人夜半去找地方，就让出自己的房间，自己在前台蜷缩了一夜。第二天，老人结账时，他说：不用了，那是我的房间。祝你们快乐。老者走了。某日，他接到一封信，有一张单程机票，他按照地址去了纽约。两位老者指着一座大厦说：孩子，我们买下了这座酒店，相信你能经营好它。

这座酒店后来就成了闻名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希尔顿大酒店。

周大姐说，想想赵志全在郯南的过去，看看他的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能成功的全部理由了。怎么形容志全呢？有一个微信，似乎比较适合赵志全——鹰，不需要鼓掌也在飞翔；草，没人关注也在成长；野花，无人欣赏也在芬芳。做事不需要人人理解，只需要尽心尽力，做人不需要人人喜欢，只需要坦坦荡荡。赵志全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他心里既有鲜花般的芬芳，又有着小草的坚韧、老鹰的高远，尤其是他那坦荡的胸襟是成就鲁南大业的关键。

4

1985年的夏天。

周红兵受郯南药厂领导的委派，同一名副厂长一起到临沂调查赵志全。

这次对赵志全的调查源于两个事件。一是赵志全的岳母找到厂长、书记，询问：你们把俺家志全派到哪里去了？夜夜不回家，天天不见人影子？二是新厂筹建办公室报告请示，为加班人员发放加班费，名单上压根就没有赵志全的名字。厂领导急眼了，派出大员彻底查查看，看看这个赵志全究竟在干什么？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校企分家后，为了企业的发展，地区化工局决定将郯南制药厂搬迁到交通便利的临沂城。那时候赵志全已经是设备科科长了。对于企业搬迁，尤其是设备安装来说，这个专业出身的科长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厂里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赵志全虽然不是厂级领导，却“赫然在组”。厂部决定由他负责设备的引进及全部设施的安装。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去了哪里？

想到这里，领导们不由得想起进设备的一个情节——一个月前，厂长办公会研究设备的种类，命赵志全负责购买。一周后，领导看见赵志全，问他，你怎么还不走啊？

赵志全回答：设备明天就到厂了。

明天？小赵，你开什么玩笑？

是的，厂长，是明天。这是厂家的发货单。

赵志全交上单子转身走了。

厂长陷入困惑。这个小赵神了，他什么工夫去的上海？通过什么渠道买的设备？要知道那时候，所有的机械设备都是卖方市场，买方是要求爷爷、拜奶奶啊。事后一打听，那天一散会，人家小赵同志就坐上汽车，一夜工夫跑到上海，愣是在厂长家门口守了两天两夜，才打动了厂家，签订了合同，拿到了发货单。上海热啊，他舍不得住宾馆，就住在潮湿的地下室，后背起了大片的痱子。所有这些，他怎么一言不发呢？这样的一个同志，在设备安装的关键时刻，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于是厂领导命令调查组马不停蹄，立即赶到新厂。

周红兵他们赶到时，正是盛夏的一个中

午，新建的厂房里到处是设备，除了看守设备的人员外，整个厂区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不见。要知道这工夫正是中午上班时间，望一眼空荡荡的新厂，周红兵在问：志全，你在哪里？

确切地说，赵志全他们在睡觉，

天哪，为赶工期，厂里的人恨不得一个人劈开当俩使唤，再说了，全局的领导都在看着你们呢，关键时候你们却在睡大觉！志全啊，关键时候，你可真会掉链子啊。

查，坚决查清楚，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调查组先看了车间，发现有一个车间的管道，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而且井井有条，让人一看就特别舒服。一位懂行的副厂长说：不对啊，他们既然上班时间睡大觉，那就奇怪了，这个车间的设备才进厂不到一周，按照规定，首先得有规划安装图，然后才能进行安装，可是现在却安装完毕了，这绝对不是他们一周的工作量。

周红兵问：你是说连设计加安装，赵志全他们一周内是绝对干不完的？

绝对的，我敢保证，你看看这天，下火似的，热死人，一天工作八小时很难保证，即使保证了也干不完，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外聘安装队。

不可能，聘用安装队需要花钱，那不是他赵志全，一个小小的科长能决定的事情。

那就是土地爷放屁——神气了。

还是周红兵了解赵志全，她说：我们别瞎折腾了，找到赵志全一问不就知道了？

可是，赵志全在哪里？

此时，他带着一帮子安装工人，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里睡得正香。调查组是被此起彼伏的鼾声吸引过来的。看看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的样子，看看他们熟睡的贪婪相，调查组不忍心打搅他们，让这些小伙子多睡一会儿吧，走，咱们先去办公室喝口茶，等着。

谜底揭开了，原来盛夏天热，无法干活，赵志全就发明一个颠倒黑白的办法，早上八点收工，吃饭，睡觉，下午三点吃饭，上班，夜半休息一小时，饭后继续上班，早上下班，这样既可以避开高温时段，一天还能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这样一算就相当于两天的工作量，怪不得工程进度得那么快呢。至于设计，根本就没有什么

设计，是赵志全指挥大家干的。他学的专业就是化工机械，整个车间怎么设计，安装，都在他脑子里装着呢。

谜底揭开，一切不正常的东西，都有了正常的理由。加班费名单上没有赵志全的名字，因为加班人员名单，是新厂办公室统计的，他们上班时，赵志全在睡觉，他们下班时赵志全在上班，他们两头都见不到赵志全，怎么给他做加班费？

你想啊，连办公室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家里人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呢？难怪心疼女婿的丈母娘，找到领导办公室要女婿了。

调查组感动了，请示领导后，当场传达了对赵志全处理意见，确切地说是厂领导口头下达的命令：洗澡，理发，回家！

上述的时光剪辑，只是撷取赵志全前半生里几个小小的片段，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几个片段的重要性，他对读者全面了解赵志全，对我们深层次研究赵志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一斑可窥全豹一样。

业绩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自我形象是靠自己的行动树立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正如赵志全喜欢的《忘忧草》所唱：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

任何一个干成大事的人，都会把最简单的小事情做完美了，才完成复杂的大事情。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不会齐家何以治国？道理是一样的。像赵志全雪天坚守岗位，为学员生炉子一样，不是分内的事情也要做好，如购置、安装设备，分内的事情那就要做得更好。正是他在工厂搬迁、设备安装时的执行力，才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潜力，看到了他的未来。这给后来一个小科长参与竞争、承包经营企业带来诸多益处。人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赵志全这种自觉的执行能力，成为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

5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经济建设时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需要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送信的罗文少校是构成一个团队、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前行的重要支撑力量——美西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必须立即与古巴的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加西亚在古巴广阔的山脉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任何邮件、电报能够送到他手上，而美国总统麦金莱又必须尽快地得到他的合作，为国家和民族打赢这场战争。

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说，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加西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罗文。

于是总统把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

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用油纸包装好，打封，放在胸口藏好，如何经过4天的船路到达古巴，再经过3个星期，徒步穿过这个危险的岛国，终于把那封信送给加西亚——这些细节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美国总统把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而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

“为什么让我去？”

“他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罗文一言不发，只身走了。因为罗文知道，把信送到，交给加西亚将军，是他自己的事情，怎么把信送到与总统麦金莱没有任何关系了。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铜像，放在所有的大学里、工厂里，以表彰他的执行能力和服从精神。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习来的知识，也不仅仅是他人的种种教诲，而是要塑就一种精神：忠于上级的托付，迅速地采取行动，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罗文，接受美国总统的命令，完成送信任务后，说：不要问为什么，而是服从命令，然后去完成！

1985年那个火热的夏天，赵志全也许还没有读到《把信送给加西亚》，这篇没有多少文字，也没有多少文采的短文。但是，数年后，当他成为鲁南制药的掌门人后，他翻印了这篇文章，并把它发给了每一个员工，要求大家学习罗文精神，做一个企业忠实的执行者。为此他总结出一套罗文精神：忠诚、责任、敬业，勇挑重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时刻准备。其实，他

没有告诉自己的员工，1985年，他以小小的科长身份负责整个工厂的设计、安装任务后，自己就是按照罗文少校的理念行动的。接受任务后，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自己就像罗文那样转身就走了。在执行过程中，他居然连自己的切身利益都没有过问——加班费。那时候加一个班要发6元的补助的，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40来元，对刚刚组建家庭的他而言，6元的加班费，那是一笔还不能忽略的财富。与其说他在总结罗文精神，不如说他在实践罗文精神。

我敢保证，现在的年轻人，你给他安排一项任务，他会提若干个条件，会让你头疼。工作上拖拖拉拉、漫不经心、三心二意似乎已成常态，不作为、不干事、干事怕出事成了社会的通病。我敢保证，这样心态下，没有人能够成功，除非威逼诱惑地强迫他人帮忙，或者，请上帝大发慈悲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大批罗文少校式的执行者，而不是那些指手画脚的“评论家”，执行不力，或疏于执行，成为当前我们整个社会的重大弊端，这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现象。譬如在执行中走样，出现诸多不该出现的问题，譬如在执行中讨价还价，算计个人的得失，譬如在执行中敷衍了事，甚至贪腐等等，严重地制约了政策、法令的实施落实。

1985年的那个夏季，是对位卑的赵志全执行能力的一次大检阅，那次，领导没有隆重表扬他，却口头传达了厂部的决定：洗澡，理发，回家。仅仅六个字，却从某个角度宣布了对赵志全执行能力的高度认可。

正如周红兵所言，因为赵志全选择了被大学生们抛弃的郑南，才有了后来郑南对他的选择，这绝不是孤立的、单项的选择，虽然任何原因不一定都有结果，但是任何结果一定都有原因。

二、粉红色的回忆

I

赵志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五首歌的名字，显然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歌，邓丽君《粉

红色的回忆》排在第一。我在采访赵志全的遗孀龙广霞女士的时候，无意中提到这个话题，立时，侃侃而谈的她立时哽咽了，大滴的泪水潸然而下。中年丧伴同幼年丧父，老年丧子一样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我理解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的心情。哭吧，也许这是最好的排解，哭出来总比憋着好。我没有劝她，任其长泪横流。

良久，排解完内心的忧伤后，她的情绪平静下来，擦干泪水说：杨作家，对不起，我失态了。我无法忘记志全的形象，割舍不了我们相爱、相守的三十多年啊。你谈到的这五首歌，我唱得可熟了，志全走后，我一个人常常在想念他的时候，独自唱这些歌。

也许你觉得奇怪，中国的歌曲千万首，我家志全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五首歌？只有我心里最清楚。每次在孤独的长夜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就唱这些歌，唱一遍我就理解了一层，释然了一次。我坚信，第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大半是留给我的，虽然志全没有明说，但我们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一对恩爱的夫妻彼此的心照不宣，相互的心灵沟通。一千多年前的李商隐在名诗《无题》里有句千古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古人的感受不就是他们今天的写照吗？

女人是靠爱情幸福着的。情绪渐渐平静的龙广霞，跟我讲述其三十年前，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同时，也给我破译了赵志全挚爱这首歌的情感密码——

杨作家，我还是喊你老弟吧，我觉得这样亲切。你刚才也说过，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男人，不能齐家何以治厂？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一个不爱自己妻子，不管家的男人，绝对不会挚爱他的事业，即使有自己的事业也不会做得完美。这是我从志全身上得出的结论。好了，我又扯远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老弟，你会唱邓丽君的《粉红色的回忆》吗？

我不会唱，但是我会背歌词。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压心底 压心底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的还是你
.....

广霞大姐高兴得就像个孩子，她打断我的背诵，说：就是它就是它。其实我们的故事，就是从夏天开始的——

志全走了，扔下了他挚爱的鲁南，也扔下了孤独的我，可是他却把一个美丽的夏天留给了我，把一个美丽的故事留给了鲁南，他留给了我一个想念他的火热的季节。每年的五月一日，他都会骑上自行车，驮着我，在他苦心创建的新时代药厂，转上一圈。这个行动他一直坚持下来。

这个细节，我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员工们讲过了，那些女工都说，老板对妻子的关心彰显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如在厂区里，只要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替老师背包的必然是赵总；在伙房吃饭，只要看见赵总在一楼徘徊，肯定用不了几分钟，就会看见龙老师匆匆地从二楼的餐厅下来，然后赵总接过她的手包，说笑着离开。至于赵总用自行车驮着她在厂子里绕圈子，她们看见了，好羡慕啊。

一对中年夫妻，一辆自行车，一路说笑声，这个场景成为员工心中最美的画面。我想请你详细说说，赵总是企业老板，什么车都有，他为什么要骑自行车驮着你，绕着厂子转圈呢？

龙广霞幸福地笑了，她说：那是夏天留给我们俩的小秘密，按说不能告诉你，不过为了让你完全了解志全，写活他，今天我就破个例吧。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们相识了。

那个时代，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家家都有了余粮，银行里终于有了存款，应该说，那是咱们中国农民最风光的日子。可是，传统的三大差别依旧存在着，吃国库粮当工人，依旧是广大农村青年的向往。那些从农村考学、当兵走出来的青年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后，又开始了另一个梦想：找个有工作、吃国库粮的媳妇，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当时我们全家都吃国库粮，父亲是军队干部，父母都有着体面的工作，两个哥哥都在部队上，我是爸爸妈妈眼里的小公主。我们从小受到的是父亲传统的管教。一心为公，吃苦在先，为国家做贡献等等，都是爸爸常挂在嘴上的话。所以我高中一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就只身到了莒南的坪上村，插队落户，正经八百地当起了农民。在农村，我脚踏实地地干活，夏天给猪圈出粪，头上苍蝇成群，脚下白蛆成片，那么脏的地方，我一卷裤脚就跳下去。因为我干得好，就在村里入了党。

后来，回城了，我被分配到临沂药械厂，这时候我面临的是，姑娘大了，要出嫁了。就这样我认识了志全。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刚修理完工厂里的烟囱，灰头灰脸的样子十分可爱。按说他是厂里当宝贝使用的大学生，修理烟囱这样的活儿，不是他的工作，可是他却抢着去干。见我一脸惊愕的样子，他笑了，一口白牙露出来。他说：烧锅炉的师傅个头矮，够不着，他自己个子高，正合适。只是不知道你今天过来，丢丑了。我递给他手帕，让他擦擦脸上的灰。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那口子了。就这样，我铁了心地要嫁给他了。

爸爸一向大大咧咧，听我讲完这个插曲，他点点头，算是同意了。可是，女儿一向是妈妈小棉袄，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姑娘找对象，才是母亲最担忧的事情呢。妈妈听说赵志全是农村的，家里有一大帮子人口，她担心我嫁过去负担重，日子受难为，对我的选择并不太乐意。唉，可怜天下母亲心啊，当时处在热恋中的我，还体会不出妈妈的良苦用心，直到我自己的女儿龙龙嫁人了，我才彻底明白当初妈妈的心情。老弟，这嫁姑娘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好歹妈妈是开通的，她见我铁心跟定赵志全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妈妈见到了赵志全，一下子就喜欢上他。都说丈母娘疼女婿没有缝隙，一点都不错。母亲疼志全超过了自己的儿子。

1985年5月1日，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志全来到我家，妈妈费尽心思做了一桌子好菜。酒足饭饱后，妈妈推出给我

陪嫁的自行车，对志全说：我们家的广霞就交给你了，你带上她走吧。

就这样，你志全哥就用我陪嫁的自行车，把我驮走了。赵志全身体高大，一身力气，他骑车带着我飞奔而去。五月的风吹着我的长发，把新媳妇的嫁衣吹成一团荷花。那辆自行车见证了我们俩的整个爱情，是我们俩情感的见证，也是我们俩心心相连的纽带，它是我们结合的信物。后来我一直保存着它，直到它成为废铁。

那时候，我坐在颠簸的后车座上，靠着他宽大的背，心里特踏实。所以，多年后，每到五一，他都会用自行车带着我，在厂子里转上一圈。后来他病重了，身体虚弱了，骑不动车子，更带不动我了，我们俩就手拉手地走上一圈。再后来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俩就坐在车里，绕厂子转一圈。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个夏天，那个粉红色的回忆的。这是我们的秘密，员工哪里知道？今天，我第一次透露给你了。

说到这里，我分明看见，龙大姐眼里闪现着无限的幸福，我知道她留恋和赵总骑自行车的时光。我相信，那个时候，虽然物质上有些匮乏，一辆自行车就是他们俩最大的财产，但是，那是一个女孩最美好、最留恋的岁月，最幸福的时刻。很多时候，富裕不是幸福的指标。可惜命运无情，赵总走了，自行车上不再有他高大的身体，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身不由己，不再履行婚礼上的承诺时，那是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当他把长久的孤单和无限的相思，留给与之朝夕相伴的女人，永远不再出现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无助与感伤？也许，龙大姐脸上的泪痕就是答案吧。

我们俩结婚时没有新房，多亏了我是厂里的播音员，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室，我们就在里边安上一张木床，播音室就成了我们的婚房。妈妈给我准备了两床崭新的被褥，一套生活用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志全显得十分满足。他曾经告诉我，广霞，我从来没有盖过这么暖和的被子，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铺过褥子。他说着话时的语气，同给女儿讲他因贪吃肉包子，失去冠军荣耀时的语气，是一脉相承。

的。记得他对龙龙说，龙龙，爸爸从来就没吃过那么香的肉包子，那时龙龙还小，用小手刮着他的鼻子说，爸爸是个大馋猫。

都说丈母娘疼女婿是无条件的。妈妈总是隔三岔五地喊我们回家吃饭。她知道赵志全爱吃肉包子，就事先剁好肉馅，用花生油养起来。每每这时，志全就会一脸幸福。当我们快到家的时候，他总是把自行车的铃铛按得响个不停。我就拍他的肩膀，赵大先生，你以为是吉普车啊，显摆什么？他总是呵呵地笑答，吉普算什么，以后咱就开着轿车，来妈妈这里吃饭，让四邻看看你龙广霞先生的本事。

我知道他从不吹牛。我相信他的话。

我曾劝他，你是本科大学生，党政机关都需要高学历的人才，让爸爸找找关系，调你去党政吧。他总是摇摇头。我知道他是个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在他成功之前，是绝不会接受别人施舍的。我最清楚，志全是一个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有志之人。我只有给他鼓劲，家里有我，你放心地干你想干的事情吧。那天，赵志全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喊一声：老婆。就把手掌展开，我们击掌为盟，算是成交了。

志全个子大，加之他是大学里的长跑冠军，体育让他体格健硕，一辆自行车让他骑得得心应手，似乎车只有他自己。我说，你能不能仔细一点。他呵呵地笑着，放心，老婆，有我在你就无忧了。随着一串车铃声，自行车到家了。

妈妈，我们回来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农村是相对落后的，除了水，空气比现在要好得多，无论是衣食住行都无法和现在相比较。在那样一个工业产品极度缺乏的时代，一辆凭票供应的自行车，堪比现在的一台轿车。当时的自行车，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赵志全就是用妻子陪嫁的自行车，带着新媳妇，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西葛峪村的。五月的乡村，山花烂漫，正是鸟语花香时。在那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新媳妇，新自行车，一对吃着国库粮，拿着工资的青年人，所招来的是怎样的目光啊。

我相信，这应该是赵志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个年代，从农村走出来农二代，他们的

想法比较单纯也符合现实，自己吃上国库粮，再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吃国库粮的媳妇，尤其是买辆自行车，带着媳妇回乡村，见父母，那是何等的荣光啊。实现了这些短期的目标，幸福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在迅猛地发展，如今的年轻人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却这些记忆的。所以，这样的记忆，被称之为“粉红色的回忆”。

2

全世界都得承认，中国企业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只要对中国的企业发展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企业的重大机遇，几乎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对企业而言，1987年无疑是最不可重复的。在这一年里，传统的工业体制在政策的杠杆下，终于被撬动起沉重的历史桎梏，僵化的体制进入了土崩瓦解前的黎明。一群位置低下的小人物，开始顺应时代，脱颖而出。他们凭借着毅力，胆识，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执着，踏入风浪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把中国当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于是，1987年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开始登场了。

这一年，一个叫赵志全的年轻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校办药厂设备科长，以超人的胆识，登上了老区企业的改革舞台。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实验性的改革，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以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绝，用了27年的时间，居然把一个作坊似的小厂，发展成一个年销售收入60多亿元的制药王国。

老区企业史注定选择赵志全了，赵志全也注定成为这场改革的先行者，30岁的赵志全匆匆登场了。后来一个新华社叫李锦的记者，这样描述赵志全：一米八多的个头，走路大步流星，上楼一步三蹬，永远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神，一脸融化人心的笑容，既有不怒而威的凛然，又有平易近人的和蔼……应该说李记者还是有眼光的，他的描述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夸张，几乎所有认识赵志

全的人，大都认可这段描述。我亦如此。

正是记者笔下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沂蒙老区的企业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格森说过：“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由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它实际上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试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自信，或无论如何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这盘大棋而言，这“某个人”非邓小平莫属。由大及小，由上及下，道理是一样的，就鲁南制药的企业发展而言，这“某个人”无疑就是赵志全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赵志全和他的性格以及他创业历程都比较熟悉了，在我动笔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赵志全在遗嘱里，为什么要留下这五首歌？《粉红色的回忆》究竟包含着怎么样的情怀？龙大姐的话我相信，毕竟他们相亲相爱了30多年。我相信一个相濡以濡的妻子的直觉，相信一个志同道合的妻子的感受。但是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积累了百亿财富后，又把一滴滴汗水甚至一滴滴血泪，积攒起来的财富回归社会的人来说，他那博大的胸怀里，一定还有崇高的情愫。我相信，一个做成大事的人，绝对拥有海一般的胸怀，在荡漾的碧波掩盖下，不仅仅是宽广的外延，一定有着更深邃的内涵。

要彻底了解一个人，必须研究他命运转机的时间节点。对赵志全来说，1987年无疑是他人生和事业的关键年，是他从一个无名小辈到工业大亨的转折之年。

那么，就让我们目光锁定在1987年吧。

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1987年不仅是世界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国际背景：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变革。纽约股市大跌，是为“黑色的星期一”。

日本总资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中国GDP总值：11962.5亿元（人民币）。

政策背景：北京通过《宪法修正草案》。全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商业事件——

国外：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肯德基等国际商业巨头、世界级的品牌，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国内：柳传志推出联想微机。宗庆后、任正非、怀汉新开始创业……这些日后影响中国的经济人物开始出山。河北省石家庄一家造纸厂的小科长马胜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厂长马胜利”迅速蹿红了整个中国。

在马胜利旋风的吹动下，全国开始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这个新鲜的体制，是对传统的企业体制的一次大胆的突破，它对生产企业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因为是新鲜的事物，建国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一个新体制的来临。为推动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全国各地都在进行试点。大家都知道，既然是试点，成功和失败就会并存，希望与失望就可以同在。那么，怎样才能试点中，把成功的希望推向极致，同时把失败带来的麻烦降到最低，这就成了各地政府要考虑的事情了。作为革命老区，临沂地区的领导，他们同全国各地官员的心态，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临沂地区就把国企改革试点的任务，交给地区体制改革委员会，因为他们对全区企业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于是他们选择了郯南制药厂。

也许读者要问，全区的企业到处都是，为什么选择郯南制药厂？

问得好。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1987年的郯南制药厂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个时候，郯南制药和全国所有的企业一样，吃着计划经济的饭，原料由物资部门按计划供给，产品由国家医药公司统一销售。企业似乎只有一个职责：生产加工。其他就不需要多操心了。事实上，1987年双轨制中的国家体制的功能被市场渐渐逼空，于是好多企业开始不舒服了，日子的滑坡让那些吃惯了计划饭的人开始骂娘。赵志全在的郯南制药厂就是典型，由于大家都在等、靠，谁都不愿意为企业谋

划，结果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开始衰败。生产时断时续，工资发放成了头疼的大事。

所幸的是企业小，全厂也就百多人，牵扯面小。虽然企业面临破产，人心惶惶，但是给社会和政府造成的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它小，地区发改委才选择它，做改革的试点，显然这是明智的选择。正如现在的鲁南制药集团党委成员、工会副主席李兵在他宣讲的报告《用生命追逐梦想》里说的那样，那时的郑南制药厂，一年的产值只有一百多万，利润几乎为零。选择濒临倒闭郑南制药厂，做全区首家承包经营试点，成功了，可以给全区的企业提供一个改革发展的模板；失败了，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大的波动。

这个决定如同巨石击水，在全厂立时引发滔天大波。一向吃惯了公家饭的工人们，哪会接受这样的试点？改什么革，试什么点？明明是把国企私有化嘛。我们堂堂的国企工人，不就成了给个体户打工的小工了吗？

就在大家为前景担忧的时候，赵志全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契机的来临。作为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他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可以翱翔的空间。因为对驰骋蓝天的理想来说，狭小的空间阻碍了梦想的飞扬。可是，作为一名小小的设备科长，他没有施展的空间，再说了即便是厂长，在那样的一个体制里，你只是一个组织生产的队长而已。赵志全反复看文件，越看他越觉得光明一片。厂长经理责任制，就是厂长经理有权按照需求组织生产，对人事、财务拥有绝度的权利，进行调节和分配。也就是说，承包后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无限的梦想。赵志全一下子感到了春天的来临。于是他的激情立时燃烧起来。

应该说，郑南制药厂能走到今天，成为享誉全国的鲁南制药，是1987年的改革试点，给了它一个生机无限的春天。赵志全从一个小小的科长，实现人生的蜕变，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实业家，也是1987年的那次试点成全了他，给予了他一生的辉煌。当然，在给他无上的荣誉的同时，也让他承受了常人所无法承受的苦难。

1985年的那个夏天，他找到了生命中的

“那一半”。作为一个农二代，娶上了一个有工作、吃国库粮的媳妇，成为他无法忘却的“粉红色的回忆”。假如一个美丽女人是靠爱情幸福地活着，那么，一个优秀的男人，他的生命的绚丽就要靠事业支撑了。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不难看出，1987年，沂蒙老区在郑南制药的改革试点，承包者不乏其人，最终花落赵家，就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粉红色的回忆”了。

我相信，赵志全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87年10月25日。设备科长在承包合同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志全。从此他像科长马胜利一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批承包经营的厂长。如果说5月1日是他找到人生的伙伴，那么10月25日就是他找到了事业的舞台。因此，1988年他把10月25日定为了厂庆日，为纪念这个日子，在郑南制药只有200人时，他就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职工运动会，从此这个日子成为整个集团最重要的时刻。每年都要在这个时间里举办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及大型的厂庆晚会，隆重纪念这个粉红色的日子。

以往，每年的5月1日，他都要骑自行车带着妻子绕厂子跑一圈，以纪念他人生中的粉红色的记忆。5月1日是全厂体育运动会，这与每年的10月25日举办厂庆系列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是集体的行动，前者他要带着妻子跑上一圈，后者他要带着上员工大庆几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的日期，对赵志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日子。因此，我们断定，历史留给赵志全的“粉红色的回忆”，是爱情和事业。知道了这些，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赵志全，就立体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

当我向赵志全的生前好友谈及这个观点时，他们说，没错，你分析得有道理，龙广霞说的也没错。像赵志全这样一个有道德操守、有创业激情、有家国情怀的人，他的目光一定不会拘泥于一处，他会看得更远更深更广。对这样的人，我们决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他，否则就有失偏颇了，那样，就是对一个楷模人物极大的不公了。

解开了这个谜底，接踵而至的迷惑也就一化释了。那时候，临沂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作为决定一个区域经济走向的改革试点，绝对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动，地委、行署不知道要研究多少次，其间的慎重可想而知。

那么，改革试点这样的大任，为什么偏偏落到一个小小的科长的肩上？是历史的巧合还人为的运作？

从所有的材料上看，说法是惊人的一致：赵志全对产值只有一百多万，利润几乎为零的郯南药厂，提出四年时间完成产值1000万，利润120万的目标，从而获胜。

在采访中我得到这样一个情节：1987年10月那次集中答辩会上，一位好心的领导担忧地说：志全哪，你定得也太高了吧，真不行，可以降低一些嘛。

这是一个善意的担忧。对一个产值一百多万，利润几乎为零的企业来说，短短三年实现产值1000万，利润120万，这步子的确太大了。这个细节似乎告诉我一个这样信息：赵志全为了达到承包的目的，而对现实置若罔闻，盲目提高承包标的吗？

直到我采访了现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王步强后，才解除了这个猜测。有人告诉我，在答辩会上，赵志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指标是同财务会计王步强，反复讨论过的，这个指标，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现实研讨的基础上，综合制定的，是可行的。

如今已是副总的王步强，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新。那时候他就在郯南制药厂做财务会计，一天赵志全找到他，商量定承包指标的事。当时，赵志全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如何改造现有的设备，调配现有的生产力，怎样增加投入扩大产能等等。最主要的是他对全厂进行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了国有企业干多干少一个样，上班不上班一个样的状态，用改革分配制度做杠杆撬动全体员工的创造欲望，在赵志全的眼里，100多名员工的激情，倘若被激发出来，没有干不成的事。

不过当时王步强还是提醒了他：指标定高了。

赵志全告诉他，之所以参加答辩，因为他自己一直认为，就企业的设备、产品来看，不应该是目前的状态，他想借改制的机会改变现状。既然国家投资办了药厂，就应该让投入与产出最大化，让员工收入最大化。

赵志全对郯南药厂，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感情。郯南制药厂是一个小小的校办企业，因为太小了，行署才把化工机械厂划出一半，药厂才有机会从偏远的郯南搬迁到临沂市。作为筹建新厂的成员，尽管赵志全的职务最低，可是他却承担了几几乎所有车间的设备的安装，包括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都没有花钱请工程师，都是他自己设计，并带领工人亲手安装的。他对工厂、机械那份割舍不断的情感，一直是他无法忘却的。

我知道，作为我们厂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赵志全一直抱有干大事的理想。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走过了一段蹉跎岁月。我们这些喝沂蒙山水，吃沂蒙地瓜，受沂蒙精神熏陶长大的人，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太深，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们这代人都有一种报国的理想，用你们作家的话说是拥有“家国情怀”的人。当时的赵志全似乎比我们更浓郁。他曾经说过，他很欣赏周总理的一段话——中国人几乎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这样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宗。毕竟赵志全是大学生，读的书多，在他的眼里企业做到最后，就是在做文化，为此他在承包的第二年就在地区体育场里搞起全厂运动会……这也许是赵志全故意把承包指标定高的一个缘由吧。因为赵志全身上，有着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情怀。

说实话，在1987年赵志全承包时，王步强还没有把他看得这么高大，直到2014年11月14日深夜，他倒在办公桌前，匆匆地走了。当王步强受命打开他的遗嘱时，才彻底明白了他在1987年10月25日的那次抉择。从那个时候起，他奉献、创业、创新的一生就开始了……

我相信王步强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坚信，历史绝对不会这样浅浮。赵志全在27年前的那次选择，远远不会这样简单。于是，我开始离开鲁南做外围的采访……

三、一地荆棘

1

在鲁中名城莱芜，我见到当年主持郑南药厂改革试点的原临沂地区发改委主任刘宗元。当年在临沂地区，刘宗元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他当年的改革，我曾全程跟踪，倾力关注过，并创作了颇有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穷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作为改革者，他同赵志全一样，一腔激情，满腹胆识，大刀阔斧，不计得失。因此他任县委书记时也没少挨告，这似乎是改革者共同的宿命。

我第一次见到赵志全，就与刘宗元有关系。那是1995年，刘宗元在沂蒙山腹地蒙阴县任县委书记，他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超前的思维，发展落后的县域经济而饱受诟病。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我选择蒙阴定点生活。一天，他让秘书通知我，中午有个重要客人要我陪陪，并告诉我，来客是我的费县老乡。当我到达县政府招待所时，我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主宾的位子上，与刘宗元谈笑着。这个人就是鲁南制药的老总赵志全。席间我问：赵总你高寿？刘宗元立时笑了，说：走眼了吧。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志全你是五六还是五七年呢？赵志全呵呵地笑了，说：不光杨作家，凡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认为我是老头子呢。作家还算谦虚的，别人都直接问我：老汉，六十几了？

我们都笑起来。

笑过后，刘宗元说：志全，我记得1987年，我代表行署跟你签约时，你一根白头发也没有啊。怎么搞的，一下子全白了？

那年我才三十岁，血气方刚，一头茂密的黑发，别说白发连一根黄发都没有。就是那几年，想起来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不知不觉就全白了。小时候听说书先生讲，伍子胥过昭关

一夜白了头，那时我还不信呢，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此事不虚啊。

刘宗元一声感叹：搞事业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干企业。志全啊，你得悠着点，快四十岁的人了，得学会保重身体，那是你自己做大事的本钱啊。

赵志全回答：要保重的是你老兄，全区都知道，蒙阴县是最落后的县，你来前政府不是欠三月的工资了嘛，在企业里这就是破产的兆头，好歹那是政府。你来这里才几年，天翻地覆啊。宗元兄，你当体改委主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憔悴啊。

刘宗元说：在上边当个部门领导，事情相对单一，县委书记不一样了，一县之长，千头万绪，权大责就大。在我们中国，县委书记历来都在风口浪尖上，这个位置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条例的制定者，要紧的是肩负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大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这福可不是那么好造的，你得手拿把掐，日夜不得轻松。在现行的体制下，你要当一个有作为的官，不拼上几斤肉哪里行啊。

两个志同道合者似乎忘了喝酒，面对人生，事业感慨起来。

那天我似乎听见赵志全说，眼下他有碰到难过的坎了，他是来找老主任讨教的。

可惜那时我的精力都在研究蒙阴的县情上，无暇顾及这个老乡赵志全。早知道20年后还有这样的交集，当初就应该好好听听的。唉，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先知先觉的神仙，更没有卖后悔药的商贩。

如今的刘宗元，已经从莱芜市委副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了。一个干惯了事的人，什么时候都是闲不住的。退休后，他带着一帮子当地的文化人，研究起“赢文化”来。莱芜因一场“莱芜大捷”而闻名，也因历史上的赢城而千秋。赢文化居然让他研究得有板有眼，颇像回子事儿。

谈到赵志全，他一脸惋惜地说：天妒英才，要是上帝能给他十年的时间，我敢断定，鲁南将是国内医药行业的龙头老大，可惜他英年早逝。1987年的改革试点，选择赵志全时，我曾当众断言：今天我们选择赵志全，是给20年后的

沂蒙栽一棵摇钱树。当时有人还不以为意，说我言过其实。我说，咱可以打赌，不会超过20年，赵志全就会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不信，你就睁大眼眼睛看着。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听说去年鲁南制药就给上了8个多亿的税金。八百里沂蒙不就一个鲁南吗，老区要是十个这样的企业，那是什么气象？

当年的那份改革试点合同，意义重大，它是80年代沂蒙老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份承包合同，从此，沂蒙国企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好多人没有想到，就是当初这样一个实验性的决定，却让一个小厂二十多年后，发展成为一个资产过百亿、闻名全国的大型制药集团。

选择赵志全，当初是领导们的意志，还是人家赵志全自己的努力？我至今还是不明白，当初竞争者若干，其中就有当时的企业领导人，从经验和条件上看，赵志全并不占优势，那么，他脱颖而出的原因，仅仅是标的高的缘故吗？

这回我没有掉以轻心，抓住刘宗元的话，展开了采访——

老弟，你的思考和疑问是对的，这件事别看过去二十七年了，至今我都历历在目。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试点，这是我国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那时候，改革旧的体制相当于否定了祖宗。当时地委、行署是开了三次会才定下了的。决定以我为首带头组班子，推进这次改革。我知道这是一次事关整个企业将来的试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试点，从私，成功了我们就经济时代的功臣，失败了我们就历史的罪人。从公，成功了就可以迅速、全面地促进这项关乎全区经济命运的大改革，失败了，谁都无权也无法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因此，承包人的选择尤为关键。

我们选择赵志全，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标的高。地区行署要的不是几十万的利润，要的是试点的成功推进，要的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为全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样板。当时，他们四个人竞争，面对四份竞标书，我们反复研究、讨论。这时，我接到当时的地委书记刘明祖同志转来的一封信。正是这封信，让我们下定决心，认准了赵志全的。

你是说，在你们实行承包经营的时候，地委领导转来一封信？

是的，那是赵志全写给他的信。

是不是赵志全为了获得企业的经营权，才出此下策，让领导给你们施加压力的？

刘宗元笑了。

这是一般人的思维逻辑。

当时工作组里，也有人持这样的心态，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质疑。说起来，我也是读完这封信才明白的。赵志全在这封信里，丝毫没有提及自己承包经营念头，而是站在一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站在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对郯南药厂存在的弊端，需要改进的方法，企业目前的潜力，设备的潜能，产品的前景，以及新产品开发的方向，都做了专业的叙述和恰如其分的说明。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对以销定产，做出详细的规划，这需要超前的思维和高瞻的眼光。这封信的主题告诉我们，像郯南药厂这样的企业，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只有改革才能医活它。

可以说，这封信坚定了我们的选择。

我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对经济也算有所研究，对企业也算有点研究，可是我看完赵志全的这封信后，被他清晰的思路，精辟的见解，对企业了如指掌的精细分析折服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居然这么在行，可见这是一个有心智、爱琢磨事，也是一个能做成事的人。处于慎重，于是我走进郯南，开始考察这个小小的设备科长。

我先从他的人品开始调查，直到把外围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掌握了才决定见他。当时他还是一个体格健硕的大个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一头浓密的黑发，好一个英俊洒脱的小伙子（刘宗元的回忆，同李锦记者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谈了一夜。也正是那次彻夜交流，我认为郯南药厂的承包经营人，非这个黑发青年莫属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再次见到赵志全时，年轻的小伙子居然白头了，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在鲁南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正当他带着鲁南员工向百亿企业、百年企业冲刺的时候，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唉，人生苦短，命运无常啊。

刘宗元不止一次地提及赵志全的一头白发，这让我对赵志全短短时间内黑发变白发的传奇产生了兴趣。唐人有诗云，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赵志全啊，你究竟遇到了何种艰难，一夜白了头。

刘宗元告诉我，你要彻底解开这个谜底，你必须走进历史，看看赵志全刚上任的那几年他和他所承包的企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走进那段历史前，让我们先读一段文字吧。

承包后的困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企业账面净资产只有19万元，流动资金一分也没有，生产原料也仅能维持三天。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赵总马不停蹄，一家一家地找银行贷款，但银行一听说是濒临倒闭的鄯南制药厂，就摇头回绝了。在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他常常一个人站在荒草丛生的厂区，看着破旧的厂房、简陋的设备，苦思良策。

就在赵总陷入绝境时，一位行长出于同情，答应贷款2万元，但是期限只有一个月，区区2万元，今天看来，还不够我们企业1分钟的产值，但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救命钱！之后，他又七借八凑，筹集了1.8万元，就这样，靠着这仅有的3.8万元，艰难地启动了生产。

这是“赵志全事迹报告团”里，一位叫李兵的成员，在他的报告《用生命追逐梦想》里的一段文字。从报告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是单薄的，简洁的描述，无法造成一个人的生理变化。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那是他在生死关头的一夜抉择啊，在那样一个生死决绝的时空里，人的心智、脑力、身力的耗费是惊人的，体能的巨大损耗，造就了人机体病态般的激变，才有了伍子胥白发过关的传奇。如果赵志全承包企业后，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资金难题的话，那么在那样一个体制面前，似乎显得太容易了，赵志全一夜白了头的故事也就索然无趣了。我坚信，这中间一定会有鲜为人知的事件发生，而且是层出不穷的。

还是走进历史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发现那些被岁月掩盖的事实真相。

随着周红兵的思绪，我穿越时空，走进28年前的鄯南。这位健谈的行政女干部，原鲁南制药集团人事科科长、女工委主任，她为了让我全面了解那段历史，特意召集了一帮子老同志，在鲁南制药总部招待所会议室里，等着我的到来。

我真诚地请求他们，所有有关赵志全的点滴故事，不论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要毫不保留地告诉我，别管有没有用处，只要事关他的事件，即使不是你亲身经历，道听途说过的也可以，我们再顺着这个线索做细致的挖掘。

让我想不到的是，提起赵志全，他们居然满眼都是泪光。这让我想起在新时代药业采访那些员工时的情景，也好，让他们尽情地酝酿情感吧，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给我提供最真实的故事，最有可读性的情节。

在他们流泪叙述、断续的讲解中，我渐渐地走进1987年的赵志全——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一个叫费翔的歌手，在整个中国社会唱响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与此同时，在企业界，一个叫马胜利的业务科长也火了，他的火不是唱的而是干出来的，是用真金白银垒起来的。他借助承包经营制度，一夜之间把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马胜利变成了“厂长马胜利”，他把一个连续亏损三年的企业，通过承包实现了320万的利润而成名。马胜利的火，不仅仅是他以承包的方式，将一个国企扭亏为盈，而是他在1987年，用豪迈的语气，向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宣布一个可以吞吐天地之气概的大手笔：“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从现在起，在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企业！

一个人承包100家，而且牛皮闪闪许诺，保证盈利。这是大胸怀、大气概，还是说大话？

就在北方的“马大忽悠”，把马承包的模式宣扬成神，南方的一个叫李经纬的广东人，让一瓶健力宝，魔术般地风靡了全国……

1987年因纷呈的企业现象以及太多风云的厂长们，用无与伦比的勇气唱响“冬天里的

一把火”，而被权威人士誉为中国“企业家年”。

就在这些中国企业界的“大腕们”，把一潭死水彻底搅活，他们风光地享受着“改革风云人物”的殊荣的时候，在中国的中东部，山东沂蒙首府临沂城，一个叫赵志全的年轻人却因承包而陷入多头围剿。

当河北的风云人物马胜利，以“晓行夜不眠”的状态，在全国各地无限风光地做着令无数听众狂癫的报告时，山东的赵志全却陷入四面楚歌。

拿到签约的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赵志全，没有想到，体制的打破，给他造成的反弹压力远比企业缺乏资金难对付得多。这归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成不变的企业体制。应该说，早在1980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地位并不比事业单位甚至党政差多少，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人吃的也是国家的饭，拿的也是财政的钱。相对政府机关，无法发放计划内的补助或奖金，企业的自主权利相对宽容，渐渐地形成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越感，因此企业工人过着不愁吃饭的日子，至于企业是否亏损，那是政府的事情，与个人的利益并无多大的关系。可是厂长经济承包责任制的进行，彻底打破了这些优越性。一切附属在政府体制上的利益，都将随着新任的承包人的到任，而烟消云散了。这才彻底打碎了长期形成的铁饭碗。

从历史的教训看，所有新政都会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赵志全的承包经营，显然也没有跳出这个框架，于是矛盾一下子集中在赵志全的身上。道理是那样的简单：我们是国家工人，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改革？你改就是，可是你不能改了以前的规矩，老子们端的可是铁饭碗啊，那不是你给的，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政府给的，你说砸就砸了？别以为一纸合同就成了尚方宝剑。老子的铁饭碗可是祖传的，你以为你是法眼通天的神仙，还是一手遮天的玉皇？美得你。再说那些竞争对手也不愿意看到他成功，一个小小的科长算老几？什么狗屁承包经营，你以为厂子就是你家的祖业？

赵志全要按照改革的思路，去管理工厂、组织产销，他们却要按照原先的模式前行。于是冲突势在必行。解决冲突的方式显然不是谈

判，因为谈判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这种冲突的理由是向一方倾斜的，另一方毫无理由可言。然而我们的祖先早研究了若干对付人的办法或手段，一帮子人对付一个人，那简直就是一盘小菜。

对付对手无非有两种方式：明枪，暗箭。

先来暗箭的吧。

写信上告。花上八分钱，让你忙半年。随便找个理由就够你喝一壶的。

毫无疑问，利用好了，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利用不好，就成了将事情复杂化的一种弊端。要是真实署名的反映情况是可取的行动，问题是那写匿名信的人，大都带着自私的目的，在扑风捉影，夸大其词，甚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按说这样的信也无关大局，但是，三人成虎，谎言千遍就成了真理。再者碰上那些“为民请命”的所谓“青天大老爷”，或者遇上想算计你的领导，事情就麻烦了。

当铺天盖地的来信，冠以为民请命的理由，携带着举报造假药的话题，飘成漫天雪片的时候，上级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那一年，小小的郯南药厂热闹起来，一个从未有过的奇观出现了：不足200人的企业，一下子拥来了十几个调查组，调查组的人数，几乎与企业的人数持平。这种现象被人们戏说：赵志全真能，才上任几天就惊动了国务院。尽管赵志全一向自信，坚信邪不压正。可是他面对的毕竟不是几个人、一个组，而是上百人，十几个组啊。他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

就在对方等着看热闹的时候，他们忽视了赵志全的性格，赵志全是那数皮球的，你拍得越重，他弹得就会越高。越是困难他越来了劲头。查就查呗，身正不怕影子歪。

他相信老朋友刘宗元的话，查查也好，没有问题，给一个说法，不就风平浪静了嘛，省得那帮子人老是暗地里鼓捣，今天说你造假药，明天说你贪污公款。查清楚了，你就可以安心做事了。

说归说，谁碰上这样的事情都会“亚历山大”的。提及那次铺天盖地的调查，当年的行署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刘玉东说：各级调查组的人数快赶上郯南药厂的职工数量了，那阵势够

唬人的。他说也正是那次声势浩大的调查，让他看到了赵志全遇乱不慌，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血性。从此他和赵志全开始了长达 27 年的交往。

后来，他调到省城做了药品食品安全处长，回顾那场调查，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事，那次联合调查给鲁南带去了强烈的质量意识，正是那次响亮的警钟，让造好药，造良心药成为他坚定不移的选择，才有了现在的鲁南制药，尽管当时的赵志全十分艰难。

赵志全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谓的假药案不过是对手整治他的借口。他更知道这个时候，自己慌了手脚对谁有利。他是整个临沂地区第一个承包试点的厂长，他身后不仅仅是一个郯南制药啊。于是他孤身一人，顶住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白天组织生产、销售，晚上配合调查组调查……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改革者，一个企业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种困惑不是某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1987 年的中国，对企业家的概念，整个社会是不认同的，企业家这个词出现在词典里，已经是 1989 年的事情了。1987 年我们的企业，还在政府设置的轨道上，做着惯性式的运行，企业肩负着政府和社会的诸多功能。那时候我们称企业领导人喊作厂长、经理，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称谓，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企业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作为政治推动下的体制改革，无疑是传统文化的一次转型，对一个转型时代而言，所有的价值观都亟待重建。于是矛盾的冲突在所难免。

回顾那个时候的段子，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充满了抱怨和牢骚——“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因为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状态下进行，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碰撞，甚至械斗，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胜利”掀起的强烈的“一包就灵”的旋风，依旧在席卷着大地，人们对破体制的宣言热中有加，沉浸在对

改革的膜拜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场触及深层的改革，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嬗变，对制度致命的撞击，和对观念的彻底性的颠覆，以及阶层的分化……也就是说，对这样的变革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赵志全陷入困窘也就在所难免了。

3

赵志全在那些日子里，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究竟忙到什么程度呢？27 年后，五叔赵元常回忆往事时，无意间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说，那是 1988 年，我二哥的前列腺病暴发，尿尿都困难了，我就给赵志全打电话说了这件事，他安排龙广霞帮我们办理，自己就没影了。在临沂中医院里，医生会诊后说，手术吧。手术是要亲人签字的，见不到志全，没有办法，我就代签了。手术不是太大也不麻烦，可是术后恢复起来就是一件麻烦事了。我们就住起院来。

在住院的那些日子里，龙广霞不停地送饭，来医院探视。有一回我问她，志全忙什么呢？龙广霞轻描淡写地说，他那边一摊子事呢。他们两口子都是这样，从来不给我们谈他们工作上的麻烦事儿，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那工夫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人都有手机。

一回我说，多日不见大侄子了，怪想得慌，要不，我去厂里找他聊聊。

龙广霞一口回绝，五叔，他忙得连回家吃饭的空都没有，我都一天到头见不到他，真的，五叔，你去了也找不着他。咱们家里不论有多大的事情，您找我就行了。

那次我没有往深里想，也是我粗心大意了，志全一向孝敬，要不是出大事的话，他怎么能不来医院呢？他是长子，他父亲的手术签字按说得他来，可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好多人告他，上级派了那么多人来查他，内忧外患啊，他居然一声不吭地自己承担起来。也好，他不出面，一来是怕我们知道了，替他担心；二来父亲需要静养，最怕分心。这个孩子用心就是细致。难怪我三哥说他，是个做大事的材料。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我二哥私下里给我说，志全这孩子一定有什么大事瞒着咱，要不他早跑来了。

我劝他，二哥，别瞎寻思，广霞不是天天来嘛，安心养你的病吧。

想想也是，那年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他一个人顶着能不忙吗？

像周红兵这样的老员工们都记得，那些为了自身利益，不惜血本搅起来的漫天乌云，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郑南药厂里人心一下子就乱了。尽管赵志全使出全身的解数，可是，他面对的是那样一个时局，企业能正常运营吗？

老员工都记得，那年，南京出现了甲肝，亟须郑南药厂的特效药，大青叶合剂。仓库里明明有货可就是发不出去。面对这样的场景，员工那里已经是六神无主了，他们的新厂长呢，更是焦头烂额，十几个调查组啊，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现成的产品，运出去就是钱啊，可是没有人来干，眼瞅着企业效益就没有了，赵志全急得嘴上都起了泡。这就给了那些整他的人一个口实，看见了吗，他招架不住了吧。

赵志全无言以对，他寄希望于事实。他相信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

可是面对那样一个庞大的调查组团，面对那股恶告的势力，孤身一人的赵志全能走出这样一个多重困局吗？

让我们看看赵志全从小接受的文化熏陶，也许我们就能预测到结局了。跟那个时代的所有创业者一样，赵志全有着一个卑微的起点。岁月的嘲弄，苦难的打磨，在底层社会的历练以及理想的幻灭，都让他对生活有着近似残酷的清醒。他具备了“狼”一样的素质，一旦见到机遇，他就会把所有的潜能全部压上，倾其全部的力量，豪情一搏。拥有这样素质的人，是轻易不服输的，除非置于死地，让他不再拥有任何机会，否则他会坚决沿着命运给出的一线甬道，向着光明执着而去。在这样的人眼里，任何困局都是一块磨石，只能让他出击的刀背更加明亮，让刀刃更加锋利，只是他需要经历痛苦的磨砺。

晚上，心疼他的妻子说，咱身正不怕影子

歪，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厂里待不下去了还有家，怕啥，大不了咱再回去当工人。你是大学生你有技术，咱不怕。

赵志全一笑，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妻子温暖就是最大的动力。他摇摇头，说，人啊，三十而立，我今年刚刚三十岁，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机。咱从农村来，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好不容易赶上国家搞改革，给了咱一个难得的机会，咱得感谢政府，感谢国家。你放心，我是绝不轻言放弃的。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赵志全的眼里，他们告状，也不都是坏事情，起码对自己也是一个考验、一个教训。只是那些人为一己私利把动静鼓捣得太大了，以至于耽误了企业的发展。

他相信，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就是因为公正清明。

一个理智政府，是需要大批干事创业的人，绝对不需要无事生非的人，为一己私利不惜颠倒黑白的人。别看对方动静大，其实他们告的那些事，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雪地里埋不住死人，不然他们就不会躲在暗处放冷箭了。

唉，咱们这个社会，业余批评家太多，实干家太少了。

赵志全分析，写匿名信的人无非有三类：一类是改革触及他们利益的人，第二类是那些与之竞争的人，第三类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小科长突然腾达，心理失去平衡的人。不管有几类，赵志全就用一个办法，你告你的，我干我的。因为你一告我就不干了，企业不就完了，自己的事业也垮了，对方需要的不就是这样的结局吗？

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一旦弄准了事情的关键，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

那些日子，对方看见赵志全一副临危不惧、谈笑风生地指挥着整个工厂，有板有眼地推进产销，就坐不住了，纷纷给调查组“加温”。可是他们也太低估上级的智商了，看看没有什么新的举报，调查组开始鸣金收兵了。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回过头来看改革，我们都明白，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没有参照

的探索中进行,要改革,就得涉及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被改革的单位,都对这些激发的矛盾,缺乏预测,以至于加大了改革者的付出。毕竟历史总是朝着前方行进的,一切与主流不符的东西,最终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这是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

心正则神安,无私天地宽。赵志全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诫他:人啊,白天不做亏心事,夜晚不怕鬼敲门。

一番折腾后,所有的调查组都撤走了。结论:举报内容纯属子虚乌有。

显然,立体地看,这种单方结论,其结果也是不公正的。查无证据后,对恶意的上告者没有任何说法的调查,人们经历得太多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合理的法规,对那些乱告状、告黑状的人实施法律上的制裁,因为乱告状带来的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的无谓的消耗,给无端的被告带来的伤害,都被忽略了。这是不是法律的死角?

第一次交锋,对方使用的“暗箭”没有射中赵志全。

身心疲惫的赵志全刚松了一口气,“明枪”又来了。

对方纠集几个地痞威胁赵志全,就来更邪的。一天赵志全刚回到家,见龙广霞在厨房里做饭,赵志全过去想打打下手。他哪里想到,这时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向他瞄准……

这些日子,一家人都为他担忧,闹心的事情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个早在意料中的结果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一个官方的结论,一个阳光下的结局,从此,他可以安心创业了。龙广霞特意备了些好菜,打算庆贺一番。赵志全卷卷衣袖,对龙广霞说:来,我炒几个小菜,咱庆贺一下,也给你们娘俩压压惊。话音未落,一声惊心动魄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四、莫名的天赋

1

企业家的敏感和智慧,是整个中华民族稀缺的资源和宝贵的财富,是我们这个国家此

前、今后发展的基本支撑。这些敏感和智慧就源于企业家们莫名的天赋。

很多时候,“准确的预见”前景,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一种莫名的天赋。就好像中国地产业标杆式的人物王石,在1987年深圳的一次土地拍卖中,窥视到地产业的曙光,尽管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倒腾外汇、鼓捣批文指标的小商贩。就像中关村的柳传志,在喧嚣的计算机行业里,看到家庭电脑的走向一样。他们莫名的天赋,成就了他们事业的辉煌。

那时,刚同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赵志全也看到了医药行业的契机。可惜他还不能像做个体的王石、柳传志那样,当机立断,全力出击。他所领导的毕竟是一个刚刚改制的国有企业,你别看那个小小的国企,早已成了空壳,他接手时账面的资产不足10万元,车间无原料,机械停摆,工资断档……阻碍赵志全出击的,远远不是这些,而是那遍地荆棘,他只有扫清楚这些掣肘的障碍,才能迈开大步,才能跑起来。

在赵志全陷入四面楚歌的那一年,中国的企业虽然被马胜利、李经纬们大胆的行动搅起一圈圈大波,但是全国广大的企业厂长、经理们,还在履行着一个生产队长的职能。企业家的智慧发挥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到来。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企业家的称谓。不管你领导着多大的企业,政府给你的任命文件上一律是厂长或经理。尽管1987年中国出现了企业家这个词,厂长经理和企业家是绝对不同的概念,从属性上看,他们都在领导着企业,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可是其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差。

1987年,一个叫彼得·德鲁克的人出版了自己的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是那些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关注中国经济命运的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它。这是一本第一次将创新(innovation)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地阐述了将创新导入企业运营运作的可行性案例。

那时候,我们国家推行的农村改革正在完善中,事关国家、民族经济命运的企业改革才开始。彼得·德鲁克就开始预言,美国已经进入“企业家经济时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

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有希望的事情。企业家经济在不远的日本、欧洲，包括世界所有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国家，都将无一例外地陆续到来。应该说彼得·德鲁克是个成功的预测天才，他那莫名的天赋，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惊人的预言。

彼得·德鲁克 1909 年生于维也纳，1937 年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家，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不仅因为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目标管理的创建者，他在市场、创新、变革、战略、知识管理、²¹ 世纪管理者的挑战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也让诸多管理大师和成功企业家从中受益。虽然在他的预言成为热点的时候，具有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赵志全，正在为排除前进征途上的遍地荆棘而煞费苦心。赵志全毕竟还是国家政策利好中的第一批收益者，他的创业尚且如此艰难，那些还没有享受到这一利好的厂长、经理，他们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那个时候的郯南药厂，是被金融系统遗弃的单位，你想贷款比登天还难。听过赵志全答辩会的一位行长，出于对他个人的兴趣，冒险给他贷款 2 万元，并且一再嘱咐，到期一定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这点钱哪里够啊，幸好赵志全有一个家境富裕的丈母娘，在关键的时刻雪中送炭了。企业正常生产，这只是企业的第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是销售。按照传统的经营渠道，厂家生产的药品，必须全部交付给地区医药公司，由他们来推销，因为他们掌管着渠道。对生产厂家而言，这样的渠道有两大致命的短板：一是以销定产的模式，导致生产厂家与用户的脱节，拉长了销售环节；二是生产厂家看医药公司的脸子，回款期限加长。

其实，这个体制由来已久，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反正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况且医药公司本来就是厂家天经地义的销售主管。可是赵志全却意识到，企业要想长大，必须突破销售这个瓶颈，否则在对方规定的空间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大树。国家既然推行厂长、经理承包制，说明生产环节既然可以改革，那么销售渠道就一定能拓宽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

喻：既然允许你敞开肚皮吃饭，却控制你的排泄，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就像王石预感到房地产的春天不远了一样，赵志全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销售权下放给厂家那渐渐清晰脚步声了。他在会上说：我们必须招聘、培养自己的销售人员，以开拓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

这话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不是没事找事嘛，省、市、县三级医药公司不就是我们的渠道吗，干吗自己开拓？再说了，这也不合体制啊，万一上级追究下来咋办？

赵志全就一句话：我是厂长。

在后来的采访中，我找到了第一任销售业务员，他叫马洪波，是企业的第五名业务员。他原是厂子里的电焊工，在郯南药厂迁往临沂的关键时刻，他同赵志全一起，中午睡觉，连夜加班，在赵志全的眼里，这是一个吃苦的小伙子。做推销业务，就需要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赵志全说：洪波，你当业务员去吧。

马洪波一惊：厂长，你让我拿焊枪行，你让我扛原料也行，出力流汗咱不含糊，可是你让我出去耍嘴皮子，我不行！

你没去干，怎么知道自己不行？我没干厂长前也觉得自己不行，这不，也干得不错嘛，咱们这一年多不是扭亏为盈了吗？洪波我告诉你，³⁶⁰ 行都是学会的，谁天生就是全才啊。去吧，有难处找我，有我在你怕什么。

马洪波改行了，焊枪一放，背起背包当起了业务员。

回忆起当年推销的故事，洪波说，那时候他们的思路还局限在主渠道上，跑业务就是跑外地的医药公司，与赵总的本意是有区别的。他说他记忆最深的是，医药公司不是最终的消费者，可是消费者的钱，却要打在医药公司的账户上，这就给销售人员收款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1989 年的腊月 27，都放假了，赵总还在厂门口等他，因为他兜里装着 14700 元货款，赵总的身后，是等着拿原材料款的厂家，是……

那时候，厂里只有大青叶合剂，元胡止痛片几个品种。14700 元的货款就是一笔大钱。当我走到厂门口时，等候已久的赵总一溜小跑就

迎过来……至今我都忘不了赵总让钱挤兑得憔悴的样子。我想，他之所以下那么大的力气，花费那么多的心血，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肯定与遭受的这些难处有着必然的关系。20多年来，我们赵总下力气抓销售队伍，到他去世前，鲁南终于培养组建了一支2000多人的销售团队。这支团队是我们鲁南纵横市场的主力，赵总活着的时候，从来不喊他们销售员，总是亲切地叫：我们的业务将士。可见他对这支队伍的爱戴。

我们真正的大翻身，是在推出银黄口服液之后。那时候，我们已经把郑南药厂（1990年8月）改名为鲁南制药厂，厂长也变成了总经理，我们都亲切地喊他赵总。

那年赵总决定，开辟官方渠道之外的自销渠道，他亲自带着我们下江南，打上海市场。他说我们不能只在沂蒙地区做业务，我们的视野必须敞开，到上海去，到大城市去。

我们都被他的气派感染了。可是上海那么大，谁知道我们一个小厂生产的银黄口服液啊。赵总似乎胸有成竹了。那年有部电视剧叫《渴望》，因喊出了一代人心中的困惑而万人空巷。赵总就盯上了电视剧，做电视的插播广告。那时候生产厂家给自己的产品做电视广告，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别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可是我们赵总想到了，而且想到就马上行动。这是他一贯的风格。早在企业搬迁时，领导让他负责购置设备，他打听到上海有就连夜走了，当领导还在为设备着急时，拉设备的车就进厂了。

可是这回他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按照人家电视台的规定，在《渴望》电视剧插播广告需要3.5万元。那个时候，3.5万元是一笔巨款啊。现在看来，这点钱也就是我们鲁南制药一分钟的产值，可是在当时，3.5万元，足够我们全厂发一个月的工资，当然我们鲁南现在一个月的工资需要6000多万，但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把全厂一个月的工资，一下子给了电视台，换取一个还不知道有没有回报的广告，是需要对未知的前景有一个准确的预测，同时还需要一种超人的胆识。

立时厂里炸了锅。

咱是做药的，电视台跟咱有什么关系？立时全厂舆论纷纷。

当赵总告诉他们，这是投资，投资要的是回报。我们投出去3万元，就能回来30万，300万甚至更多，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电视台又不是卖药的，他们能给咱们钱？既然是投资何不投给医药公司这样的主渠道，让他们多给咱推销推销不就成了？电视台跟咱八竿子都打不着。

真是应了《渴望》里的一句歌词：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就在大家不解的时候，赵总大手一挥，划款！同时他要求车间大量生产银黄口服液。大家都不知道赵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那时候，赵总还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威，不像现在，大家对他的决策由衷地佩服。现在想想也就是赵总敢作敢为，但凡思想上有点顾忌，行动上有点犹豫，机遇就彻底失去了。

我相信，时至今日那些老上海人还能依稀记得这个广告：一个孩子躺在床上咳嗽，妈妈一摸，说：孩子发烧了，去医院打针吧？孩子叫起来：不打针不打针。父亲突然想起，说：银黄口服液很好，上次我用了一盒就好了，专治孩子感冒、咳嗽。孩子笑了。银黄口服液用了都说好。

随着电视剧《渴望》的热播，银黄口服液的广告效应突兀而出，产品在上海全地区迅速走红，成车成车的产品，从沂蒙发往上海，换回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以前我们总是求爷爷似的，让人家要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第一次尝到什么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时候，要求我们发货的医院、医药公司纷纷上门，我们鲁南药厂车水马龙，这种从未见过的场景，让员工们欢欣鼓舞。大家这才仔细品味起赵总的话，觉得赵总的眼光确实不一般。先前的种种误解才渐渐消失了。

就在我们的产品热销的时候，一场流感席卷“长三角”地区，这给我们的银黄口服液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那一年，我们完成了3000万的销售收入。3000万啊，这我们想破脑袋也不敢想的事情啊。赵总签约承包合同前，全厂的产值也不过上百万，一下子卖到3000

万，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这个天文数字，在赵总的手里变成了现实。大家才对他当年提出的销售收入1000万，彻底相信了。

一切都按照赵志全的计划在运营着。

计划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所谓一等人计划明天的事，二等人处理现在的事，三等人解决昨天的事。养成事先计划，是所有出色的人共同的特征。在企业界有一句名言：在计划上多花一分钟，执行时就少用十分钟。美国作家艾伦拉肯说：计划就是把未来拉到现在，所以，你可以在现在做一些事情来准备未来。

2

其实，广告的巨大效益获得业界的广泛的认同，按时间推算，已是赵总获利3年之后的事情了。我们进入时空的隧道后，不难发现，这个时间的节点应该是1995年11月8日，产生效益的时间，应该是一年之后了，制造这个时间节点的是中央电视台。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994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大约10个亿，广告部主任的谭希松是一个善于幻想的女人，她想出一个绝招，把央视的黄金时间段拿出来向全国招标。他们给投标最高的企业预备了一顶虚无但金光闪闪的桂冠：标王。招标会之所以定在11月8日，谐音：要要发。第一届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直到1995年11月8日，一个叫秦池的山东酒厂以6666万的天价夺得“标王”，广告的效益才被彻底彰显。那一年用巨资获取“标王”后的秦池，实现销售收入9.8亿，利税高达2.2亿，比1995年增长5倍的奇迹。“标王”秦池所表现的冲动，甚至带有梦幻般的激进色彩，符合当时人们对商业的想象——奇迹可以一夜造出来。胆大可以包天。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尤其是1996年11月8日，名扬天下的秦池再次出现在央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酒厂厂长王卓胜底气十足地说：1995年，我们秦池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

当年山东的秦池再次夺得标王，他投给央视的标的是3.21118亿。

我之所以在马洪波的讲述中插入这段往

事，就是想告诉读者，早在1990年底，赵总领导下的鲁南就看准了电视的广告效益，抓住这一新兴的媒体，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并以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撬开了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他的行动要比所谓的“标王”们起码早三四年，这是什么意识？不，我们仅仅把这些行动看成超前的意识，显然是不够的，只有这句话似乎才能说明问题——企业家莫名的天赋。

任何天赋的表现都是超前的行动。

事实上，在争夺标王的日子，当中国的企业家们以疯狂得近乎血腥的行动，云集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以中国人的豪气，不计成本地争夺第三届“标王”的时候，那种忽视产品内在的质量，单一靠广告造势带来的效益时代，开始宣告寿终正寝了。只是人们沉浸在“标王”带来的狂热里，没有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奇寒罢了。

赵志全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就在厂家如火如荼地靠着广告经营的时候，他果断撤下所有的广告，开始专心自己的创业了。面对员工的不解，他在总经理训示中这样说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个起码的道理，企业的利润，是靠产品的品质取得的，广告只是它的一种宣解方式和促销的手段，我们搞的是实业，实业讲求的一个“实”字。不光要求我们做人要实，产品质量一定要实。我们是制药的，我们创业的目的是在造好药，治病救人的基础上赚取利润，在产品创新上下工夫，才是长久之策。单纯的放大“罗马是可以一夜建成”的狂热理念，最终的结局就是企业吹得越高，摔得就越重。药效和品质不实的药品，产得越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就在赵总讲完这话后，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央视的历届“标王”们中途而殇，一个个从辉煌走向没落。纷纷扬扬的争标夺王的火爆场面，在消费者渐渐复苏的理智中，烟消云散了。留给参与者的是一声叹息，留给历史的是无穷的回味。

3

企业家莫名的天赋，对企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中国政府大力治

理污染，提倡企业创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企业破产、倒闭者不在少数。地方税收受到影响，沂蒙老区的大部分老企业，也没能逃脱这个渊藪。同时，国家提倡让利于民，国产药品普降15%，这对药企是一个巨大的利空。可是鲁南却在2015年再创新高。前10个月税收就达到8个亿，鲁南一枝独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赵志全莫名的天赋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天赋包括对企业和市场的准确分析，以及对政策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掌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投资者，他们发展企业的目的似乎都是比较直观——利润。于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在各种利益的组合驱动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公然上马，演绎出要钱不要命的“中国式绝唱”。那时候，企业治理污染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样的潮流下，环保部门在政府持续的GDP面前，也处处松绑，于是为后来环境的破坏，雾霾的猖獗埋下了隐患，加大了后来治理的代价。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投资，才给后来的企业断臂求生，造成了无法消除的疼痛。

莫名天赋，让赵志全感觉到，企业的未来一定是一个环保的时代。因此，企业兴环保行，环保第一项目第二，成了赵志全做企业的又一个理念。

用赵志全的话说，做企业就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的工厂把社会环境环境都污染了，工厂就成了罪恶之源。

这些年，鲁南在赵志全的带领下，不断地实现行业跨越。如果说1991年，氯唑沙宗项目的奠基，揭开了鲁南制药中西药兼产的序幕，那么，2002年，新时代药厂的上马，标志着鲁南步入生物制药的时代。从此，鲁南制药集团成为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医药产业基地。每次跨越，赵志全都是环保优先。2002年新时代药厂上马，这是赵志全在鲁南的最大的跨越，从中西医到生物制药。那时候，他对设计公司说，新时代必须配备一个万吨级的污水处理厂，经过我们新时代处理的水可以直接排放到河里去，使污水达到淮河流域一级排放标准。至于花多少钱，你们不必顾虑。这种环保优先的自觉，让设计者由衷地佩服。要知道，一个万

吨的污水处理中心需要上亿元的投资啊。2007年，他决定再投9600万元，建占地达100亩的大型污水处理站。2010年，他又投资1.8亿元，建成了万吨污水处理站，并通过“淮河流域污水治理项目”的环保验收。

新时代药业在温凉河湾里，在“宁让企业亏，不让温河浑”的环保理念支撑下，2005年，赵志全就专门招聘了1名学环保的博士，8名硕士，成立了“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中心”。在重金投入和科技人才的组合下，鲁南集团排放的污水全部达到国家A级标准。村民说，新时代排放的水比温凉河水里的水还干净。正是因为这些达标的水注入河道，温凉河流经厂区的河湾里才有了成群的野鸭、白鹭，才有了开篇的描述……

正是他这种独到的天赋，在治理雾霾的大势下，多少企业付出了血的代价，却未能保存下来，鲁南却因环保先行的超前理念而受益了。

在赵志全莫名的天赋里，即便是他感觉到挣钱的机遇即将到来，如果不是他挚爱的医药，他依旧不为心动的。这种定力，在企业界是不多见的。赵志全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拥有充足现金流的鲁南制药却迟迟没有进入。凭他的敏锐，他当然知道地域房地产的春天来了。可是他仍旧不为所动。鲁南制药在市内的老厂区有一块几十多亩的空地，有人向赵志全建议，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短，一两年就收回成本了，搞个科研项目至少十年才见效。我们为啥不去搞房地产呢？听了此话，赵志全立刻转头瞪了那人一眼，口吻严厉地说：“制药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搞什么房地产？”其实，他是个市场嗅觉极其灵敏，求新求变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坚守主业，清心寡欲，耐得住寂寞。可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经得住诱惑，否则，你即使有超前的天赋，也不能把企业带到一个繁荣且安全的境界。

让我们返回现实，继续听马洪波的讲述吧——

多年后，我们只要谈及过去的事情，就会想到那次成真的梦想。那年庆功会上，赵总说3000万只是我们鲁南冲上的第一个高地，我们

下一个高地就是一个亿。我们只有把目标锁定在更高的地方，才能激发我们创业的能量。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厂，我们要一个厂一个厂地发展下去，组建起我们自己的鲁南制药集团。我相信鲁南的明天会更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深信不疑。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征地扩建新厂的时候，一场突来的危机，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刚刚步入发展车道的鲁南，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五、绝地出击

I

马洪波描述的困境，被集团副总张则平叙述得更加直观——

90年代初，在赵总领导下，谁也没有想到，当初2万元贷款起步，三年多时间我们就取得了3000多万元的销售业绩，这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全厂上下就像后来的央视争夺“标王”的场景一样，我们都陷入空前的兴奋中。人在兴奋中就会失去理性，那时我们好多人感觉不到渐渐来临的危机。只有赵总敏锐的触角，隐隐感受到那个渐渐靠近的脚步声。这种感觉是一个企业家的智慧，也许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企业家莫名的天赋吧。

1990年我们的生产能力几何般地扩大，由于银黄口服液是我们自己的技术，药效非常好，加之《渴望》里广告的推波助澜，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企业的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按照国家的规定，我们的主打产品银黄口服液的保护期只有三年，也就是说，保护期一过，任何厂家都有权生产，那样，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荡然无存了。任何企业一旦失去了优势，在残酷的市场里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这就是无法回避的丛林法则。我想我们赵总早已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征地建厂，在一片荒地上组建新的生产基地，上新产品，以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我们都是搞企业的，在我们的意识里都有一个“一二五法则”，简单地说，一个企业做到1000万容易，从1000万到2000万就难了，你

要从2000万突破5000万，那可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为攀登这座高峰，赵总审时度势，他知道现有的生产能力及产品是无法完成的，于是他及时兴建西厂，就是我们现在的“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就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建设新的工厂、实施新的项目，就在我们对前景抱有无限希望的时候，我们赶上了90年代前期的经济危机，遇上了银行紧缩银根。

如果我们仔细翻阅鲁南制药的大事记，就会发现：1985年4月开始，药厂从郯城搬迁到临沂市东郊；1991年10月西厂（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开始征地建设；2002年3月新时代药业开工；2006年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扩展工程开工建设……记住了这几个大的投资扩张时机，有助于我们研究赵志全在不同的节点的行动背景了。

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无数，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也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懵懂的坚持，路上也有茫然的取舍；路上有成功的自信，有失败的警醒，但是每一段经历都注定是珍贵的。生命的丰盈缘于心的无私，人生不必雕琢，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简简单单地做人，人生就一定会精彩。这话似乎是写给赵总的。因为赵总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7年，可是生命的长度并不等于生命的高度。刘胡兰活了17岁，毛泽东批示：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短短的人生成了伟大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可见，人生的意义不取决于生命的长度，而取决于高度。赵志全从30岁开始创业，到57岁撒手人寰，他的事业生命的长度只有27年，可是在这短短的27年的时空里，他创造了一个常人不能达到的人生高度。这个高度堪称他生命的奇迹。

为了揭秘这个奇迹，我再次走进鲁南的历史，在27年的时光里，寻找赵志全创业进程中留下的点点滴滴。

记得我在采访中，鲁南的老员工们不止一次地提及“96决战”，也许那次行动对他们来说太刻骨铭心了。也许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要不，事情已经过去了近20年，只要谈及最艰难的时光，或提及最难忘的事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96决战”啊。

首先让我们还原“96 决战”的时代背景——

在 1992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全面落实 14 项自主权之后，在决策层看来，该给企业的似乎都给了。按说企业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但是事实却令人沮丧得很，绝大多数国企在市场竞争中一触即溃。到 1996 年正是《破产法》颁布 10 周年。从 1986 年，也就是赵志全承包经营的前一年，到 1990 年，全国破产的企业不过 121 家，可是到 1996 年企业破产高达 6232 家。其实早在 1994 年，银行开始压缩信贷规模的同时，加紧收贷力度，大批企业开始感受到了初冬的寒气。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改制的鲁南制药，正在加大投资兴建西厂，实现从中药到西药的跨越。鲁南可谓一株小苗，刚破土就遇上了漫天飞雪。

作为企业家特有的莫名的天赋，在银黄口服液销售火爆的时候，赵志全开始把获取的利润投向新的项目，那个项目，就是现在依旧产生着巨大利润的鲁南贝特制药厂。建一座新厂，远比搬迁一座老厂难得多，那时的政府与企业的服务关系还没有确立，强势的政府什么都管着，权力部门缓慢的政府效应，繁文缛节的各种手续。从政府批文征地，到办理各种落地手续，一切张罗下来，时间就过去了两年，赵志全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鲁南赖以生存的银黄口服液保护期已过，各地的厂家都在生产，很快，供大于求的局面就出现了。任何一个产品，最佳的利润期在求大于供的阶段，一旦颠倒过来，就是降价竞争，利润的空间被无情地压缩。而新的项目正在建设中，这种内忧外困遥相呼应，一步一步将刚刚有点积累的鲁南逼上悬崖。

在企业亟须投资的时候，一向喜欢做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的银行，也跟着紧缩银根，正在成长中的鲁南就这样陷入绝境。就在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的日子里，赵志全面临着承包以来最危急的时刻。这个时候，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破产程序，万般艰难一破了之；要么走自救程序，靠自我的奋斗度过难关。

显然，鲁南宣布破产是不可能的事情，毕

竟它是全区第一个实行承包的试点企业，并在试点后一路高歌猛进，一度成为老区企业改制的一面镜子，让这样的企业破产，岂不是宣布改革试点的失败？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讲，鲁南破产都是不允许的事情。怎么办？包袱再大也只有自己背着，因为你是承包人，是第一个走市场的企业，不能遇上困难就找市长呀。再说了，甩包袱绝对不是赵志全的性格。正如他的老搭档王步强所言，赵总是属皮球的，打击的力度越大，他跳得就越高，从不服输，敢于担当，乐于奉献是他最突出的个性。当时，无论员工怎么议论，周围无论多少企业破产，我都会相信，赵总只要还有一丝力气，他就会自己扛着。他不会丢下心爱的鲁南，不会不顾自己的员工的。

现在，我们鲁南人提炼出鲁南精神：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我想，这种精神应该是在“96 决战”时走向成熟的，当然在承包经营初期，这种精神在赵总那里就开始孕育了，但是，我还是坚信，鲁南精神在 96 决战时，被全体鲁南人发挥到极致的。

2

采访“96 决战”是从两个人物开始的，一是司机朱国庆，二是内勤王立英。

朱国庆从业务员改行成了赵总的司机，原因是赵志全的司机实在承受不了那没白没黑的工作方式了。赵志全自从当上厂长就没有节假日，夜里十一点前几乎都在工作，司机就得时时刻刻地值班，这样一来谁受得了？尤其跑市场，常常是夜里赶路，白天一到就工作，这种风格跟那个“夜行昼不宿”的马胜利有一拼。没有办法，只好再加一个司机了，就这样冲在一线搞推销的朱国庆改行了。

我见到他时，这个司机已经是公司车队的负责人了。提起赵志全，身强力壮的汉子瞬间脆弱起来，立时，两行泪水蜿蜒而下。

好歹，在鲁南采访的时间长了，这样的场景已经司空见惯了，慢慢地，我就总结出一个经验：静静地让他们流泪，等待着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再开始我的采访。

大男人朱庆国擦干眼泪说：见笑了，这些

日子我最不愿意提及我们赵总了，他突然走了，我心里好空好空，虽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是每次见到他的车静静地停在那里，我的泪就忍不住地流。我跟老崔聊过，他跟我们赵总的时间更长，他说，他也是这样，看到那台车子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

跟我们赵总开车的那些日子，累是累了些，可是我们都很快乐。记得1995年为度过难关，我们赵总决定去内蒙古，找当年的临沂地委书记刘明祖。那时刘明祖是内蒙古的一把手，他对我们赵总十分赏识。我们赵总也是被逼无奈，才找老领导帮助借款，以度过眼下的危机。那时我们两个司机，轮流开着那辆普通桑塔纳轿车就上路了。我们赵总出差有个习惯，晚上走路。用他的话说，不耽误白天的工作。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高速路，我们在拥挤的国道上夜行，跑了一夜一天后，终于到达河北北部。那时的河北经济落后，大路旁连个加油站都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没有90号汽油。跟随我们赵总这么多年了，每次出差他都让我们买上一些沂蒙大煎饼，煮上几十个鸡蛋，炒一罐咸菜，装上开水，饿了，就在车上卷上煎饼就吃。特别是最困难的1995—1996那两年，我们吃了多少煎饼都记不住了。我是硬让煎饼吃伤了，可是连老总都这样吃，我们当司机的还说什么呢？

那几年，我们受了不少的罪，那辆普桑也受苦了，从来就没有歇息过。多亏了是普桑，开不毁的桑塔纳啊。那次到了内蒙古，好家伙，自治区党委伙房里管饭，羊肉管饱，我和老崔可开了一次洋荤。

应了那句老话：敲锣卖糖，各管一行。朱国庆没少说他的车。

那时候，我们的企业大了，运转费用也高，到处都是欠款，300万的借款撑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赵总就开始谋划“96决战”了。我想这应该是我们“96决战”的一些背景吧。杨老师，你要是采访“96决战”的内容，最好找找内勤王立英。我记得有个总经理谈话，那就是“96决战”的冲锋号。我们集团里所有的谈话记录都是王立英负责完成的。她那里有完整的材料，那些落在白纸上的材料，最有

说服力了。

3

第二个讲述“96决战”的是王立英，人同她的名字一样普通。可是这个普通的女子却做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事情的缘由：赵志全去世后，集团决定出版一部赵志全文集。生前一向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赵志全，每年的年初动员大会、年底表彰总结大会的讲话稿，从来就没有文字稿，都是他的即兴演讲，所有给他做秘书的人都知道，秘书的职责里没有文字业务。可是，凡是听过赵志全讲话的人，无不被他严密的逻辑和流畅的语言所折服。人去楼未空，精神常在。按说出版一部文集，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可惜没有文字存档啊。有人提出，是否找一找老内勤王立英？

王立英1991年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时，青岛一家银行已经同意接受她了，农二代王立英在阴差阳错中失去了机遇，就这样漂在了故乡。她听说鲁南制药是一个大学生创立的，慕名之下投在赵志全的麾下。赵志全见她机灵，又是大学生，就让她做了内勤。那时候内勤的权力相对大一些，对内负责整理总经理的讲话记录，对外调剂业务员，负责发货指令和发票开具等繁杂的事务。黄毛丫头王立英，就在这样的烦琐的事务里，默默地干到赵志全去世。谁也没有想到，23年来她居然不声不响地整理了几十本子笔记，凡是赵志全的讲话、训示，她都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

王立英不言不语，写一手好字，无论多忙，她都忙而不乱，一笔一画地记录着赵总的讲话。人去楼空后，浏览这些娟秀的文字，立时赵志全的声音仿佛就响起来，那个执着的创业者，似乎复活了。这就是小人物王立英的功劳。

所有看到这些文字的人都震撼了，那么大的工作量，那么虔诚的书写，那么持之以恒的坚持……居然都是在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完全凭着认真的工作态度，由小女子王立英独立完成的。尤其是赵志全对业务人员的历次谈话，简直就是一篇篇完美的战前檄文，在此我摘录1995年的部分谈话，以飨读者。因为业务

人员散布在全国各地，谈话是赵志全对内勤讲完后，由内勤整理打印下发，是每个业务员学习的文件。1995年11月17日的那次谈话，准确地说，就是“96决战”的集结号。

众志成城，决战96

——赵总对业务员的谈话纪要（之五）

1995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年是对我们公司和业务将士严峻考验的一年。在我们即将跨入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的年的时候，公司正式下达了1996年销售指标，这是交给每一个业务将士的光荣任务。为了保证公司经营计划的圆满完成，使公司度过巨大的困难时期，尽快走向振兴和富强之路，有必要就一些重要问题，向全体业务将士再一次进行强调，使广大业务将士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公司赋予的各项任务。

一、关于完成96年各项指标的保证措施

要完成96年各项任务，肯定面临许多困难，这一点我们是不容回避的，并且每一个业务将士，从干业务第一天起，我们就反复说明了。一个业务将士真正的自豪和光荣，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如果任何人都能轻松地完成任务，那么业务将士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我们经常说过，我们的业务队伍就像一支攻城掠地的先锋，每个业务将士都是一名战士，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巩固占领阵地（市场）。也可以说我们的业务将士就像一名运动员，应该创造好成绩甚至争冠军，不然还有什么意义？

业务将士工作的艰巨性，目前主要是我国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医药行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但这个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彻底解决，我们应该在这种环境下，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发展的道路。当然，这需要业务将士付出加倍的努力。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把经营放在公司重中之重的位置，即目前的首要位置上。

我们说，完成各项销售计划具备有利条件，是指公司具有优良的产品，良好的企业形

象和比较好的经营政策，有一支强大的业务队伍，这些是大家所公认的。可以说目前我们的产品是一流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有好多独家产品，拥有自己的专利，独立的知识产权。

二、关于业务队伍建设

我曾经多次谈到过，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一个业务将士，最最宝贵的是树立自己的形象，让公司对你信任，这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一旦失去了，就是你最大的损失。这一点，有些人至今仍不能深刻理解。

如果有人问我，赵志全，你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什么？我已经在厂歌创作思想中明确表达了。看到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看到一台台设备在厂里落地，看到我们的产品一车车送到四面八方，看到一批批职工争先恐后地进入我们的鲁南，看到职工的收入不断提高，福利设施（包括劳动环境）不断改善，当然也看到公司形象不断提高，得到社会承认，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和不懈的追求。当然在企业的发展中，个人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尽管目前我们鲁南面临巨大困难，但我的意志没有一天消沉过，追求没有一天停止过。

对于业务将士的物质利益和后顾之忧，公司也要充分考虑。为解除业务将士后顾之忧，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通过，96年建一座业务将士宿舍楼，解决那些在销售工作中成绩突出，达到或接近结婚年龄的业务将士住房问题，并且根据业务将士的综合表现，可一次性或分两三年奖励给业务将士们，今后根据业务队伍状况可以再建第二、第三、第四座业务将士宿舍楼，达到人人有房住。

三、关于业务将士的中心工作

业务将士的中心工作就是巩固和开发市场，这个中心永远不能动摇……

四、关于今明两年的形势

今年是公司发展史（承包以来）上一个十分困难的年份。从客观上讲，造成公司今年困难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司近几年持续高速发展，今年仍是发展时期，但由于国家紧缩政策，应该注入的资金没有得到。就像一个人从童年成长到青年，需增加食物一样。二是偿还债务较多。大家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总资产已接近三个亿，其中多数为各种债务。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积累期，缺乏必要的自我积累，并且从我们负债结构来看，银行贷款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债券及其他拆借资金。在以前，这部分资金的偿还基本可以还旧借新，或借新还旧，但今年不行了。三是由于资金的普遍紧张和其他各种原因，应收款居高不下（现在还超过一亿元）。以上是客观方面，从主观上讲，我们的销售工作没有做好，至少远远不能完成95年经营计划。这主要是相当一部分业务将士没有按照公司要求。巩固和开发好市场，这个重大责任不能推卸，我们应该自责。

即使这样，公司今年仍抓住了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新产品的开发取得巨大突破，二是市场开发正在出现新的局面。这是企业发展的两个先导，在某种意义上讲带有决定性。现在有些人包括业务将士，不能客观地看问题，对公司未来产生怀疑，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司近几年快速发展，都是克服巨大困难后取得的，市场也是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后向前推进的。

96年的形势应该是这样的：部分企业在经过近三年来连续紧缩后，已失去或削弱了市场竞争力，宏观环境进入96年后逐步有所改善，预计今年底可逐步走出谷底，因为就目前大多数企业状况来说，形式已不能再恶化了。但96年的形式不容过分乐观。首先，医药市场供大于求的整体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大环境的宽松也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市场竞争的基本格局，包括竞争方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一批运动员在进行万米比赛一样，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中途退场，但仍有相当部分仍在吃力地行进。要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还需付出大的努力。但总体态度是明确的，即一部分具备活力的企业脱颖而出，一部分失去活力的企业要进入休克或衰退期，两极分化更加明显。我们要奋力拼搏，争做前者。核心工作还在产

品和市场，这一点要牢牢记住。

最后，我还得重申一下，公司96年销售计划的客观性和必要性。96年销售计划三个亿是必须完成的，也是能够完成的，应该争取超一点，我们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困境，开创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局面。我给大家粗略地算一笔账。我们企业大了，要维持它的运转，需要很大的财力。几项主要费用如下：销售费用预计96年要支出2500万元左右，税收要上缴1500—2000万元，利息要1000万元以上，职工工资支出1000万元以上，还有一些必须支出的项目，如水电、燃料动力费、劳保、环保、住房基金等。这些数字几乎是不可减少的，这还不包括生产原料及包装材料。以上几个数字就摆在那里，我们不完成三个亿的销售能行吗？我们鲁南是大企业了，从2万元贷款、一百多万的产值发展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全体业务将士们，要挑起这副重担，现在是我们“决战96”绝地出击的时候了！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1995年11月17日

首先我对王立英的勤奋、认真表示感谢。

我说，立英同志，是你忠实的记录，让我感受到赵志全的文采，领受到了96决战前的风云际会。我没有想到，一提赵志全，她立时就泪流满面了。她一手擦泪一手摆着，我不想提及赵总，一提就容易想到那些艰难的岁月，就会落泪。

待她平静下来，我说：好，咱不提赵总了。但是你得告诉我，是什么力量督促你20年如一日，无声地、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难得的文字？也许你不知道，你忠实的记录，填补了鲁南文献的空白，我打算提议新董事长嘉奖你。

她终于笑了一笑，尽管是淡淡的一笑。她说：那是我的工作，也是缘于我对赵总的尊重。停了停，她又补充了一句：其实，赵总并没有给我多高的工资待遇，也没有重点提拔我。我只是完成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我问：你是否专门学过速记？不然你就是根据录音机整理的？

她摇摇头，我是学财务的，我对数字有感觉，对文字记录不感兴趣。尤其是赵总那种性格的人，他不会因为你记得慢，就把语速放下来，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讲话的，我必须适应他的速度，所以我就细听，强记，争取一字不落。那时候我们厂正在陷入困境，一切都在节俭，哪里有什么录音机？

也许这个话题找对了，王立英的话匣子就无意中打开了。

她说，你不知道，我们赵总这个人啊，对身边的人要求严厉得狠。我刚来那工夫，他要求我们这些内勤必须背下所有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有时他会随便问你，广州办事处的电话是多少？你要是一口答不出来，他就会拉下脸来训你。你也看了他历次对业务人员的谈话，就知道他要求有多严了。一旦下达了业务指标，你完不成是要重罚的。当然你完成了他会重奖。赵总这个人怎么说呢，笑起来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发起火来比老虎还凶。他心情好的时候，跟业务将士就是哥们、爷们，哪里有老板的架子？不过，他的优点从来对事不对人，你做好事，他凶巴巴地训你，你一旦把事情做好了，他又重重地表扬、奖励你。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干好了工作，在他那里什么事就都好说了。所以我们这些内勤，差不多都怕他，因为他对企业太熟悉了，无论怎样准备，他都能一眼就挑出问题来。

老人都说，跟着勤快人学巧了，跟着懒汉学拙了。我们赵总是工作狂，所以我们这些身边的人，也就养成了加班加点的习惯。他做事认真，我们也就学会了严谨。

有一天晚上开会，天气热，我们这些人都淌汗了，独他一个人没觉得热，电扇就在那里摆着，可就是没人敢开。那天他心情特别好，没用多长时间，谈话就结束了，吃加班餐时，我无意中问他，赵总你怎么不淌汗呢？

他一拍脑袋说，对不起，我粗心了，我是怕冷不怕热，把你们忘了。立英，你记住了，以后不要管我，你们觉得热就开风扇。

那天气氛好，我就多问了一句。赵总，你身体这么棒，怎么还怕冷呢？

他一声长叹，唉，我家里穷啊，在青岛上了

四年大学，就靠一床薄被子。你们不知道啊，青岛那个地方，夏天不错，冬天阴冷阴冷的，我是硬让冷给冻怕了。这个秘密我谁都没有说过，今天告诉你们，也好，你们就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创业了。

王立英的话题慢慢扯到赵总身上。

趁机，我询问了1996年的大决战。

她没有直面回答，反问我，你看过赵总对业务人员的谈话记录吗？

看过了。

你觉得第五次谈话与其他有什么不同？

这个细节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啊。

她摇摇头，说，赵总这个人别看是学化工的，他文采很好，从来讲话都是出口成章，由于他对企业及行业看得透彻，加之记忆力惊人，以往他的谈话都是一气呵成，可是第五次谈话就明显得不流畅了，不仅逻辑思维不流畅，语言也啰唆。

我说，真的没有看出来。

那是你没有仔细对照阅读，这件事我最清楚了。那次从夜里九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凌晨五点才谈完，这是我们赵总思路最差的一次谈话。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内勤都看出来了，赵总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这与他以往雷厉风行，言简意赅的风格迥然不同。

为什么？

因为那一年我们遇上了从未有过的困难，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他的压力比山大。企业效益好的那几年，我们赵总抓住时机，急剧扩张，凡是能筹集到的钱他几乎都用了，他的理念就是发展、发展、再发展。几年时间，鲁南从城东搬到城西，建设了总部，西厂……到1995年陷入困境时，我们企业的资产就高达3亿元了。在全区也是一个有名的集团了。就像我们赵总形容的那样，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人，一下子断了食物怎么受得了。在那样的压力下，坚强的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我们赵总有个特点，从来不把困难放在眼里，在他那里，天大的困难都不是事儿。他对毛泽东一直很崇拜，他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眼里只有光明，没有黑暗。“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主席的

心态旧坦然自如。“小小寰球，几只苍蝇碰壁”，多大的胸襟啊。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在起作用，所以在他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留给我们最宝贵财富。可是，从来不怕困难的赵总，在那次谈话中，第一次谈到我们面临的困窘，可见鲁南陷入怎样的危机。

其实，我们的困难，远比赵总谈到的要严重，那时我们周边的企业纷纷倒闭了，我们虽然大半年不发工资了，内勤差不多快一年没有工资了，可是我们还在坚守。在企业倒闭潮里，外界都在传言，鲁南要破产了。内部，整个集团人心惶惶。说也怪，那时我们都已经心中无主了，可是只要一见到赵总，或者一听到他那一步三蹬的上楼声，大家心就立时稳定下来。不光是我，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鲁南很多员工都有这样的感觉。事后我们几个分析，大家之所以有着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赵总在鲁南形成的威望、人气和他在近乎十年的创业中形成的能量，尤其是他那富有号召力、鼓动性的讲话，总是给人一种正能量。在他的眼里，鲁南就没有失败过，再大的困难只要赵总在，希望就在。说句拍马的话，在我们鲁南，赵总在，希望就在。员工崇拜他，是因为他不怒而威的气场，是他永远充足的正能量，是面对困难的坚强。这个人啊，用一生的心血浇灌了鲁南，最后把一腔的热血全部耗尽了……

我们赵总这个人有超前的眼光，别人看不到的曙光，他能透过遥远的夜空看得见，即使一时看不见，他也能预感到。这是他的天赋，也是他决策的依据。我记得他对我们内勤人员说过——现在正是企业倒闭潮汹涌的时候，绝望情绪蔓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低谷到了高峰也就不远了。再说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划时代的改革，这种环境，国家绝对不会坐视不救的。快了，严寒越冷，离春天就越近了。大家行动起来吧，我们得准备播种了。

这是他为什么绝地出击，发起“96决战”的真正原因。

现在，不少人都提“96决战”，觉得那是鲁南的荣耀，要我说啊，那是我们赵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一次绝地反击，我相信即使赵总

活着，他也不会把“96决战”当成过五关斩六将，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我们鲁南的一个麦城，所幸的是赵总这个人有魄力有能力，带领着我们杀出重围，突出绝地，我们胜利了。倘若那次失败了，就没现在的鲁南制药了。想想都后怕，所以，我一直不愿意提什么“96决战”，企业平稳才是员工们的幸福啊。

真的，那场危机带给员工的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对赵志全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要不，他在十年承包大会上就不会动情地说：……期盼着明天会更好，期盼着鲁南会更好，期盼着每一名员工会更好！

他是带着深深的感情说这话的，那时我哭了，好多人也在抹泪，因为我知道整个96年，我们鲁南是怎么熬出来的。我们都不希望“96决战”再次发生，可是市场无情，一旦再遇上那样的困境，我想，安息在玉带山上的赵总啊，就无法安宁了……

说着说着，她又泪流如雨了。

4

2015年2月4日，新任的鲁南集团的董事长张贵民收到一封信件，是威海市文登区宋宗安老人写的。老人今年72岁了，90年代患冠心病至今，一直服用鲁南欣康，疗效非常显著。对这种价格便宜、疗效好、老百姓吃得起的药，他写信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向厂家提出自己的建议。信中赋诗一首：服用欣康二十年，身心健康乐无边……

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口碑。那么，欣康到底是什么药物，20年来一直深受患者的喜爱？要想解开这个谜底，我们还得回到历史深处——

就在宋宗安老人患病后不久，中国的企业也生病了，90年代初期那场由紧缩银根带来的市场疲软，给企业造成的危害是致命的，由此引发了中国企业的倒闭潮，这轮倒闭潮在1996年达到最高峰。赵志全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鲁南作为全区第一家改制试点的企业，它的倒闭意味着什么。就像当年红极一时的河北马胜利的造纸厂倒闭一样，与其说是企业的倒闭，不如说是企业改制中的一次败绩。那时候的赵志

全没有料到，他承包经营才几年，企业就到了生死攸关时刻。他想到自己就职时的诺言，他看见了鲁南员工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他知道鲁南到了自己拯救自己的时候了。于是他以“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以找市长找不如市场的理念，发动了那场破釜沉舟式的“96 决战”。

就在赵志全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一条伤腿回到鲁南，对有功之臣大力表彰的时候，那些参加了“96 决战”的将士们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年前就开始的另一场决战。尽管那场决战不像“96 决战”，目标单一，时间简短，但是那场依旧在进行中的决战，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而放弃，也没有因“96 决战”的胜利而放缓。“96 决战”胜利后的鲁南，依旧是一派鼓角铮鸣。业务员们都知道，别看 96 年他们都很劳累，但是赵总给他们休整的时间并不太多。新年一过，他们就要披甲上马了。这是经验还是感觉？似乎一时还说不清楚。但他们相信，“96 决战”给鲁南人带来的喜悦，无疑是空前的。作为一个能在逆境中搏击风浪的赵总，在顺境里他更会“直挂云帆济沧海”的。

三年前就进行的那一场决战，直到现在鹿死谁手还是个悬念，可是赵志全却依旧没有放弃的迹象，那么，究竟是什么项目对他具有如此大的诱惑？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对医药市场颇有研究的赵志全，承包经营不久，他就敏锐地发现，一种从德国进口的新药，颇受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喜爱，这个名叫异乐定的新药，化学名为单硝酸异山梨酯，属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成果。在我国，传统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是硝酸甘油类的。这类药物需要经过肝脏酶转化后，才能作用于心脏。这无疑给肝脏带来负担，长期服用会伤及肝脏。而单硝酸异山梨酯类药物，不需要通过肝脏，就直接作用于心脏，显然前者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市场潜力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中国市场。

在研发领域，一向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生产这类药物了，德国的许瓦兹制

药走在了最前头，他们的新药异乐定，于 1985 年通过香港代理进入中国市场。

任何新药都有它的保护期，一旦保护期到了，任何药厂都可以仿制，生产同类产品。

莫名的天赋告诉赵志全，这种没有替代产品的药物，其市场寿命将是长久的。尽管那时的鲁南实力薄弱，可是他毅然举债，投巨资开发仿制，以备洋药的保护期一过，就用自己低价的产品与昂贵的进口药争夺国内市场，造福国内的患者。

1993 年，德国生产的单硝酸异山梨酯药品异乐定的保护期到了，虎视眈眈的鲁南人立刻将自己的同类产品——鲁南欣康悄悄地推向市场，开始了一场国药与洋药的争夺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市场争夺战，到“96 决战”时，几年苦战下来，依旧没有结论，鹿死谁手还依旧是个变数。花费了巨额开发费用的鲁南，依然面临着胜与败，生与死的抉择。因为对手是在中国市场上纵横捭阖了十年的洋药异乐定，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已经占有四分之三的份额，成为患者认同的特效药。除了价格昂贵，疗效没得说。而鲁南苦心研仿的同类产品鲁南欣康，才刚刚投放市场。

就像两军决战，去抢夺同一个高地，而对手已经先期到达，并在那里修筑了完备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早已以逸待劳了。而另一方长途奔袭，气喘吁吁地刚刚到达高地的脚下。

不对称的争夺战，就这样在毫无悬念的状态下开始了，怎么办？

进，失去先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说了，即便付出了代价，也未必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谁都知道，商战比枪战更残酷。退，且不说先前的投资和努力，退就意味着全盘皆输。对于鲁南来说就是绝路，就是死地，显然这是赵志全的性格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办？没有路走了，那就背水一战，立马横刀，杀出一条路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表彰大会后，赵志全向全体销售队伍发出秘密进攻的命令。正是由于鲁南人这种执着精神，名不见经传的国产药鲁南欣康才在洋药一支独大的市场里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份额。威海市文登区宋宗安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服用鲁南

欣康的。

时间永远是个最好的魔术师，它能化腐朽为神奇。既能把现实化为记忆，又能还原记忆中的历史。21年后的一天，世界前三位的仿制药生产商、印度鲁宾公司首席代表兼中国区负责人蒋开明的到来，让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原本是说人世间势利的一面，可是在经济社会里，这句话似乎又有了新的注解：当下的苹果、阿里巴巴等企业，至于他们的总部在国际大都市还是在深山小镇，都不太重要了，资本都会找到他们的。在制药行业，鲁南制药集团似乎也具备了这样资质。

2015年11月，就在赵志全去世一周年后的一天，印度鲁宾公司的蒋开明先生，带着公司的主管，不远万里，直奔新时代药业，商谈合作事宜。

那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离开了谈判桌，自由的空气就在瞬间弥漫开来。连续四天的考察、谈判接近尾声后，鲁南集团副总王步强和总经理助理谢宇请蒋总喝茶。在新时代的五星级宾馆的茶室里，双方在悠扬、舒缓的葫芦丝演奏的乐曲里，品着香茗，聊着闲话，突然，蒋先生说：中国大陆有千万家药企，你们就不问问，鲁宾公司为什么选择你们鲁南做战略合作？

谢宇自信地说：我们鲁南就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想落的凤凰有的是，你们既不是第一只，也不会是最后的那一只。

你错了，我选择鲁南绝对不完全是冲着你们的实力。

这就让人困惑不解了，一个外商，寻求合作不就是冲着对方的实力吗？

是我们的创新能力？还是我们自己构建的销售网络？

对方摇摇头，否定了。他说：这些天，你们不止一次地谈赵总，你们不知道，每次提赵总我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别看我是一个局外人，你们对赵总的情感，其实我也有啊。你们只要一提及赵总，我就想到20年前我与他的交锋？

赵总？我们的赵总？你认识？

刚才还在说笑的蒋先生，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突发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愣了。

满脸泪花的蒋先生，双手摆动着手，声音哽咽着：你们别说，你们别说，你们听我说啊。这些天里你们每次谈及企业的发展，都要谈及你们的赵总，从你们虔诚的表情上看出了你们对赵总的感情。可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每次说到他，我都想哭，要不是谈判，我早就忍不住了。赵总啊，可惜我没有见到他，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等有了机会，我要亲自问他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装着，都快20年了。

泪水如雨。

等他情绪稍微平静后，问他，蒋先生，你和赵总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从人的情感上讲，一个人轻易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动情，而且哭得那么伤怀，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啊。可是看着蒋先生大动情感的样子，所有在场的人只能陷入深深的困惑。

蒋开明旁如无人地哭着，伤心的样子让人唏嘘不已，断了线的泪水肆无忌惮地飞溅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和赵总不相识的外商如此动情？看着他伤心的样子，茶艺师知趣地关了“葫芦丝”，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流泪人情绪的平静。良久，他从伤心中渐渐醒来，似乎也感觉到了情绪的失控。他知道大家对他的动情感到迷惑，他告诉那些迷惑的人：我，印度鲁宾公司的蒋开明，是你们赵总手下的败将。

所有的人在场的都睁大了困惑的眼睛，更加困惑地看着他。

这从何说起？印度鲁宾公司和中国鲁南公司，两家刚刚开始谈判，没有任何交集啊。再说，蒋先生和赵总既不相识，何来败将一说？此时赵总已经去世了一年多了，一个死人怎么打败一个远在异国的活人？难怪在场的人都一头雾水。

蒋先生用去了一沓子面巾纸后，几乎失控的情绪才渐渐平稳了许多，他看看一脸困惑的人们，把自己平静下来的思绪潜回历史——

蒋开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公

立医院做门诊大夫，和所有的上海人一样，他有着了一颗精于算计的头脑，面对涌动的医药市场，他敏锐地发现了利润点，于是他毅然辞职，做起了医药销售。就在他把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德国许瓦兹制药开始把发展的目光投向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德国的许瓦兹制药，以及其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品。

早在1985年，德国这家药企就研制出单硝酸异山梨酯类新药异乐定，这款应对心脏病的良药，以特有的疗效和安全，迅速获得患者的青睐。德国人通过香港代理商在港台地区经销这个产品。

进入9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在邓小平南行之后，立刻开始一场从未有过的发展潮。对市场有着敏感意识的德国人，抢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把异乐定生产线转移到中国。那个时候许瓦兹高管一色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由于对大陆文化的陌生，那么好的产品一直没有在中国市场上打开销路。在外来和尚念不好经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亟须大陆本土的医药经销商加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在医药市场风生水起的蒋开明，加入了许瓦兹有团队，从此他成为第一个把单硝酸概念完整地引入中国大陆的洋药经销商。

蒋开明正式加盟许瓦兹，是在邓小平南行后第三年的春天。那时候整个异乐定经销团队，在中国全年的业务量做到300万马克，显然这是德国许瓦兹不愿看到的现实。他们寄希望于新的团队，因此，德国人对这个新组建的销售团队尤其看重。

蒋开明的团队在广东推销异乐定时发现，鲁南在推销一种叫欣康的产品，显然欣康属于单硝酸概念里的仿制品，说白了就是异乐定的仿制货。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是唯我独尊的，鲁南欣康的出现，对异乐定来说，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蒋开明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德国人，并提议对鲁南欣康进行市场调研，以备对策。许瓦兹公司的董事会不敢怠慢，立刻高薪聘请德国一家权威的市场调研公司，来中国对鲁南欣康进行全面调研。

一向做事认真的德国人，经过仔细的市场

梳理和广泛的调研后，得出结论：鲁南跟许瓦兹不在一个档次上，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一个大人和小孩子打拳击，竞争的结果只有一个：鲁南欣康被淘汰出局，中国市场最终只有一个许瓦兹的异乐定。

显然，对德国人而言，这个调研报告是权威的，看了这个报告，蒋开明的销售团队就像是吃了一粒定心丸。是啊，无论从品牌还是技术、实力，名不见经传的鲁南，哪里是大名鼎鼎的许瓦兹的对手？鲁南地处落后的山区，只是一个校办工厂，许瓦兹却在发达的德国，而且是一个以科研著称的名牌企业。两者绝对不在一个竞争的平台。事实也渐渐地证实了报告的预测，在中国市场上，异乐定在新的销售团队的攻势下，占据的份额直线上升，接近了80%，完全处于垄断地位。就在异乐定几乎是一统天下的时候，沉浸在喜悦中的蒋开明团队，一路毫无阻挡势如破竹地拓展着他们的业务。巨大的成功，让他们渐渐遗忘了鲁南欣康的存在。是的，一个虚弱的对手是不值得提防的。

上帝从来都是公正的，他在青睐强者的时候绝不唾弃弱者。他为双方提供了相同的舞台。就在蒋开明的团队强势推进的时候，那个被他们遗忘的对手开始绝地反击，尤其是“96决战”后，这种反击的力度在各个层面得到强化。在异乐定畅销的广州、上海等发达地区，蒋开明团队感到一股阻力在明显地强大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异乐定的市场在萎缩，而那个不被许瓦兹看好的鲁南，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属于自己的市场。

蒋开明开始焦急起来。

就在许瓦兹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市场的天平开始倾斜了，原本属于许瓦兹的份额一点一点地转移到鲁南。那时候，他决定采取市场上惯用的手法——高薪猎头。挖鲁南优秀的业务员队伍，这是销售队伍常用的手段，尽管不太文明但是却立竿见影。然而，面对高出鲁南3倍—5倍的薪水，那些看起来有些憨厚的沂蒙汉子却一个个不为所动，这让经多见广的蒋开明陷入迷茫。就在迷茫中，大名鼎鼎的异乐定败走麦城。数年后，彻底失去了中国市场的许瓦兹破产了，占据中国市场接近80%份额的异乐

定，淡出消费者的视野。

作为洋药异乐定在中国市场的独一无二的推手，蒋开明先生可谓百思不得其解。那个权威的调查报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市场最终只有一个许瓦兹。可是事实给许瓦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

许瓦兹兵败中国后，作为经销商，蒋开明的团队要找出丢失阵地的原因，于是，他自己出资，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那些昔日的医生告诉他：做业务推销，从学术上推介产品是一个层面，建立起多元的人际关系是第二个层面。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人情世故。你们许瓦兹在前者做得细致，人家鲁南在后者渗透得深入。

这个结论，显然让蒋开明为首的德国团队不理解，推销药品与人情世故怎么挂到一起？然而事实无法推翻：一个专业化的洋药销售团队，败在一帮子沂蒙泥腿子手里！

蒋开明带着这个谜一般的困惑，在许瓦兹破产后含泪离去。那时候，他就萌生出看看鲁南，见见那个打败他们的鲁南制药的老板。

被鲁南打败后，许瓦兹在中国的市场就彻底失去了。许瓦兹破产后，蒋开明就离开了德国，去了美国。后来，他加盟到世界前三位的仿制药生产商印度鲁宾公司。鲁宾要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他从众多的厂家里一眼看到了鲁南制药。印度鲁宾公司和中国鲁南公司都有一个鲁字，要紧的是两家公司都诞生在1968年，一个在孟买一个在沂蒙。更要紧的是鲁南当年是许瓦兹不屑一顾的小工厂，没想到的是20年后鲁南，以年收入60多亿的成就，跻身于名企序列，受到了国际大公司的青睐，于是，就有了蒋先生一行的鲁南之约。

蒋开明这次到访，有两个谜底要解开：一是鲁南打败许瓦兹的利器是什么？二是鲁南的业务员不为千斤所动的根源是什么？

面对对方的疑问，鲁南人告诉他：如果说欣康占据了异乐定的市场，不如说是鲁南人是用他们独有的沂蒙精神，打败了德国的许瓦兹。

蒋开明就一点也不明白了：业务员销售药品与沂蒙精神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外国的企业永远弄不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更无法理解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就说招收业务员吧，按照常规，一个医药推销员，首先得懂医药知识吧，许瓦兹那个时候招收的业务员都是医学本科大学生，可是鲁南赵志全对业务人员的要求，除了品行外，就四个字——吃苦、奉献。至于他是学什么的并不重要了。为打造一支无敌的业务员队伍，赵志全可谓绞尽脑汁，他首先对于业务员进行道德培训，告诉他们人活着干事业做大事的道理，人需要挣钱的，可是一味地为钱而工作的人，是永远做不成大事业的。除了言传之外他还有自己的身教，自己的行动带业务员，也就是从他不知疲倦的工作中，从他那台破旧的桑塔纳轿车里，从他那40平方米的住宅里，业务员们懂得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大爱无疆，什么是当代沂蒙精神。有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优秀的品德，这样具备了商场制胜的法器。

在众多的业务员中，谢宇本人就不是学医的。赵志全要求业务员要做事先做人。要做业务先做朋友。整个鲁南的业务员就是遵循这样的理念，走进市场的。人情世故就是中国式的人情江湖。

谢宇做业务的时候，就给自己制定了走访计划，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走访七个医生。他至今都记得，自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双森达皮鞋，208元，一个月后，这双皮鞋的底就磨透了。

这双曾让他惋惜不已的鞋子，后来成了他难忘的记忆。

他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济南号称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热啊，那天他去长清走访，被拒之于门外了，那种尴尬是让人难忘的。他很沮丧地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极度的失望让他萌发了辞职的念头。这种念头，是大部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在碰壁后共同的念想。

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经济时代，挣口饭吃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非要拿着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

他无奈地走在县城的马路上，那时候，街道边的电线杆子上高挑着喇叭。此时，广播里播放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鲁南

制药厂长赵志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听到这个消息，他联想起赵总承包经营以来所承受的苦难。七八年来赵总天天都在愁钱中折磨着，在生产和市场之间疲惫着，同时，还要被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无力纠缠着。他这个厂长啊，可以说一天舒服日子都没有过。可是赵总从来都是一副不服输的劲头，脸上就没看到过忧愁。似乎在他那里没有不成功的事情。难怪老员工都说：咱们鲁南啊，只要志全在，就是一年发不出工资咱都不用怕。这种自信完全来自赵总的自信。

想想吧，一个校办工厂做到现在，经历过多少风雨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赵总因为困难，打过一次退堂鼓。世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于是，谢宇调头……

不光一个谢宇，那时候，鲁南的业务员受赵志全的影响太深了，从队员的选拔到培训上岗，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给他们上课，尤其是做人的课，他讲得最多。每一个业务员他都手把手地教他们做业务。从史佩顺到吴清纪，这些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啊，哪一个没有得到过赵总的指点？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

业务员们跟随赵总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中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现实生活中，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一根稻草不值钱，绑在白菜上，就是白菜的价钱；绑在大闸蟹上就是大闸蟹的价格。

应该说人格的力量是凝聚这支队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些业务员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具有沂蒙人吃苦耐劳的秉性。一旦他们学会了业务，就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所以鲁南人沂蒙人的精神，在一个强大领导者的带领下，一步步走进许瓦兹的领地，一脚一脚地踏平了异乐定占领的市场。

那个医生说得很对，这就是沂蒙人特有的东西——敢于承担、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沂蒙精神。

对蒋开明来说，第一个谜底似乎解开了，那么，第二个谜底呢？

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销售经验的经理，他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业务人员大幅度的流动。行内的人都明白，把一个只有一张文凭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业务员，公司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好不容易能独当一面了，能给公司带来利润了，他们也就成了对手或新公司的猎头对象，好多人抵挡不住高薪的诱惑，跳槽了。

这是蒋开明当医药销售公司经理时，最头疼的事情，也是所有经理们头疼的难题。

在许瓦兹和鲁南的决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他看到了鲁南业务员对企业的忠诚。他一直弄不明白鲁南的老总用了什么法术。

其实，鲁南的销售队伍是赵志全的自豪，是鲁南决胜千里的利器。当然，也有不少人离开了鲁南。但和行业内的团队相比，这支队伍的跳槽比例是最低的。

赵志全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但他知道人不能只靠信仰、理想活着，人活着不仅仅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体面。体面是什么？显然漂亮的服饰、宽敞的住房、高档的轿车、舒适的环境……于是，除了正常的工资、奖金外，鲁南每年都对销售人员进行大面积的奖励，大到新住宅，小到金牌银牌……奖励不是万能的，不奖绝对是不行的。因为奖励，是获奖者证明自己的价值体现。

在鲁南，几乎每一个业务员都体会到了企业的温暖。公司对所有业务员的家庭都有明细的档案，谁家孩子生日、满月，谁家遇到突发的事情，公司一清二楚，总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早些年，连业务员家里的煤气罐什么时间该换气了，公司都明明白白。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业务员感到温暖的同时，让他们无任何后顾之忧了。一个无后顾之忧的团队发起冲锋来，结果可想而知。

业务首位意识，是赵志全从承包经营的1987年就开始的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行动，直到今天依旧没有丝毫的动摇。

他刚刚承包经营时，厂里只有一辆波罗乃茨小车，他给业务员庞建成坐，自己骑自行车

上下班。企业发展了，他坐上了普桑，给大片区经理配的是桑塔纳 2000 甚至奥迪，这样的关怀、体面，几乎每个业务员都享受过。

譬如有个业务员父亲脑溢血，赵志全安排专人负责照料，批出专款，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予治疗，并派专人伺候。你想想，哪个业务员不得感激企业一辈子。

在赵志全的管理理念里，企业是靠人壮大的，留住人，企业为就有了发展的资本。

职工有房有车有存款，那只是小的家庭环境。人是群居动物，还需要一个舒适的大环境，这就是鲁南为什么一掷千金建设体育场、球馆、游泳馆、广场、植物园的原因了。为了让员工方便生活，鲁南在职工聚集区建起平价超市……

“造福社会，为员工创造美好生活”是赵志全承包经营初期就设置的办厂理念，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他知道企业必须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把这个理念贯彻到底。

1988 年，鲁南只有 100 多个员工，他就拨出专款，在厂庆那天，租用地区的体育场举办运动会。此举在当时被多数人误解，普遍的观点是：烧包，刚发上工资了，就狗拉耢子——胡歪歪。这么个折腾法企业非完蛋不可。

时间证明，运动会、元宵会、集体婚礼、厂庆……这些活动，成为鲁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员工凝聚合力的一次盛会。

要是没有百年育人的规划，谁能做到这一点？

有句话适合所有做企业的人：成功的企业是必然的，失败的企业不是偶然的。

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员工们有了舒适的环境，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里，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起来。

凡是到过鲁南厂区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切身的感受：鲁南员工不管见到谁，一个个都是一脸笑容，不管是生是熟，他们总是冲你微笑，冲你着点点头。

他们为什么笑？

因为他们在鲁南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把鲁南当成自己的家。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旦有了归属感、认同感，一旦对团队有了感情，其他似乎就显得不太重要了。那些失望的猎头公司不断地碰壁鲁南，就说明了这一点。做事先做人，这就是赵志全这个沂蒙人，看似厚道却精明之处。

做单一药品销售的蒋开明，哪里知道他的对手为了战胜他，费尽如此大的心机啊。

假如在赵志全活着的时候见到他，能同他一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钱来做调查了。那个时候，他给许瓦兹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员工须知里加上一条：拓展药品推销之外的服务业务。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销售业务之外，居然有着如此烦琐的细节啊。

假如……

可是一切都只能是假如了。

蒋开明突然觉得自己痛失一次学习的机会，痛失了一位生意场上难得的良师，痛失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益友。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懒惰，假如许瓦兹失败那年，他就放弃心里的不快，走进鲁南的话，假如……然而一切都过去了，只能是假如。

可惜这个世界不相信假如，也没有假如之后的故事。正如俄罗斯文学之父、欧洲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所言：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那过去了的，只会变成深深的怀念……

于是一种深深的遗憾，无情地撕裂着蒋开明的胸膛、心脏，他双手抓着头发，脸上出现痛苦褶皱，男子汉不易轻弹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蒋开明再次失声痛哭……

是的，作为生意场上昔日的对手，蒋开明找到失败的原因了。有这样一个对手，异乐定输给欣康不丢人，许瓦兹败给鲁南不丢人。

一个真正的对手，给人留下的，永远是深深的敬意。

对于蒋开明来说，他还有一份无法释然的内疚，于是他才泪流满面。眼泪成了他内疚的最好的注解。

至此鲁南作陪的领导也解开了疑惑。也许他们被这个谈判的对手深深地感动了，也许他们想起了他们的赵总的一幕一幕。于是他们一个个无声地默坐。柔和的灯光照耀着晶莹的泪

花……

是的，不光是外商蒋先生，在座的人都想赵总了……

2015年11月的一天，玉带山上赵志全的墓前，出现难得的一幕：

一个被打败的对手，怀着深深地敬意，献上一束鲜花。

一个被打败的对手，深深的鞠躬三次。

一个被打败的对手，站在胜利者的墓前，泪流满面地说：赵总啊，你是我最崇敬的朋友，输给你这样的对手，我服！

六、兄弟，抱一抱

兄弟你瘦了 看着疲惫啊

一路风尘盖不住 岁月的脸颊

兄弟抱一下

为那心中曾翻滚的 汹涌的浪花

为哥们并肩走过的 青春的年华

兄弟抱一下 说说你心里话

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 和沧桑变化

兄弟抱一下

(庞龙《兄弟抱一下》)

I

有人说过，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总是取胜，原因很简单，双方打起来的时候，共产党的军官大刀一抡，或者匣子枪一挥，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啊！第一个迎着弹雨冲上去了，他的身后就是一股摧枯拉朽的洪流。国民党军的军官则躲在后边喊：兄弟们，给我冲啊。其实胜败就差一个字。当然，取决于战争胜利的因素，绝对是多元的，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一个字却不容小觑。俗话说一字值千金，关键时候就指望这一个字之差定输赢，决定生死。赵志全知道这一个字的分量，当“96决战”的冲锋号吹响后，他对司机们说：备好沂蒙大煎饼，炒包咸菜，咱们到前沿，到业务第一线去！

所谓的前沿，就是销售将士们所在的地方。

就在冲锋号响起来后，对鲁南制药来说，

确切地说对赵志全来说，他需要的不再是战略而是战力，也就是说，目标既定，需要不顾一切地快速冲锋，直达目标的战士，就像《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罗文一样。决战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忠诚、拼命的战士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作为指挥员，你的位置决定着战士的斗志。你在战士的背后推着他们一起冲锋，和你在前面领他们冲锋，所产生的能量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赵志全无比清楚，虽然他了解自己的销售团队，所以在冲锋号的余音里，他紧随其后来到前线指挥，鼓舞士气，帮助销售人员解决难题。用鲁南员工的话说就是“市场巡视”。

司机朱国庆告诉我这样一个细节。

那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司机开着那辆普桑，一路风尘赶到南京，一到宾馆，赵总就吩咐我们俩人，吃饭、洗澡、睡觉。

跑了那么长时间，大家都累了，尤其是赵总，他人高马大的，普桑轿车里的空间又狭窄，他蜷曲在后面受了不少罪。可是为了不让我们打盹，他就同我们一起抽烟，拉呱，小小的车里两支烟枪，有时是三支烟枪一齐冒烟，那是什么景观？我们两个人，可以轮流开车替换着睡觉，可是赵总就受苦了。

早上，我们喊他吃饭，看见他的门半掩着，推开一看，他正在那里查地图找医院呢。看看床，被子还没有铺开，看来他只是在沙发里随便躺一会儿，就早早地起来工作了。赵总所到之处，第一件事是召集业务将士听他们汇报，当面帮他们找问题，接着就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一上班，我们马上就行动，直到问题彻底解决。就这样，他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起来。最多的一次，我们9天就跑遍了东北三省的18个城市。那时候，我们每天只有一个愿望：睡觉。我们是两个司机，可是赵总是一个人啊，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睡觉，赵总却要工作。什么人撑得住？多年后我就想，我们赵总啊，就是那个时候把身体熬垮了，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根。

我们赵总都这样拼上了，员工能不拼命吗？整个96年，我们鲁南就在这样拼搏中，一路汗水，一路心血地走了过来。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

就是靠着这股子精神，那一年，我们决战胜利了。年底，我们赵总大奖功臣，其实，要说功臣，还得说那辆普桑。那两年，我们几乎是半年就换一次轮胎啊。大众普桑真的是我们鲁南的功臣啊。

这样的奔波在那几年是家常便饭，赵总这人对自己的生活又不太讲究，有个车坐就行，有个地方住就行，有口热乎饭吃就中。在他的意识里只有两个字：工作。记得有一次，车半道上抛锚了，我们赵总终于说了一句话：等⁹⁶决战胜利了，我们换台车吧。可是，表彰完员工，他就这件事给忘了。

说句没人相信的话，我跟他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全国除了西藏，我们哪里没有去过？如今，全国都在搞旅游开发，各地都有好玩的景点，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记得那年集团放假，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杭州旅游，找雷峰塔时，我媳妇才彻底服气了说：看来你们赵总真是一个工作狂人啊。这年头，但凡有点权力的单位，哪个没在旅游胜地举办过会议？而且大言不惭地说：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开会，第三天自由活动。可是我们赵总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就这样，整个团队所有的员工也都养成了不计得失、拼命工作的好习惯。赵总也常说，鲁南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有一支能打能冲的队伍。

人就是这样，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在一起。不是有个段子说：李嘉诚的司机退休了，李给他签署了一张²⁰⁰万的支票，以示补贴生活。司机说，他不缺钱，这些年也赚了几千万。李嘉诚大惊，司机平静地说，你在车上谈到买什么股票，我呢，就买一点。你谈到在哪里买地，我也想办法弄一点。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也赚了几千万。

这些年我给赵总开车，别的没有学到，怎样吃苦，如何才能干好工作，如何搞管理，我也学了不少，要不，车队那么多人，我一个司机怎么管理得了？这就是我跟赵总开车最大的收获。所以，他走后，我失去了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兄长，因此，我一向怕提及赵总，一提起来我就忍不住落泪。

办完南京的事，我们接着飞奔长沙。在长沙巡视完市场，落实解决完办事处的困难时，已经是深夜²点了。我和另一个司机正在睡觉，秘书通知，赵总要出发到合肥。我们立即爬起来，开车就走。这是我们渐渐形成的规矩，每到一个地方，先给车加满油，才是人吃饭、睡觉，只要停下车，我们的任务就是养精蓄锐，以备赵总随时开拔。

从长沙赶到合肥，就到了第二日的下午，这时候我们赵总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好好休息了。实在是困乏极了，他就在车上迷糊一阵子。我们理解他，那么大的一个摊子，那么多人等着吃饭，那么多的债权人都在等着讨钱。有时我们也心疼他，可是赵总决定的事情，我们只有执行。到达后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办事处的同志就在一家小饭店安排了几桌。那天我们看见赵总实在是太累了，走路的脚步都有点儿乱，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注意他，毕竟大家都饿了，谁也没有想到，赵总一脚踏空，人就摔在地上，那一瞬间，他的小腿就骨折了。赵总这个人就是坚强，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来，还是边吃饭边开会，边处理问题，后来我们看见他突然晕倒了，大家这才手忙脚乱地把他扶到沙发上，送到医院才发现，小腿骨折了。你想想，他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啊。

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给他固定上夹板后，打上了石膏，让他躺在床上歇息。可是他借此机会召开业务骨干会，病房成了会场。主治医生看见了，他跟我们的业务员都熟悉，他不解地问我们的业务员：这真是你们的老板？

是我们赵总。

年薪拿几百万？

我们的业务员就笑了。在南方，一个老板每年拿几百万不是新闻。可是我们赵总跟员工一样，是按月发薪水的，一个月不过几千块钱罢了，比好多业务人员的收入低得多，因为业务人员有奖金提成的收入和超额奖金，还有总经理红包。赵总跟所有的高管拿平均工资的系数，那时我们知道，赵总只比副总多拿一个系数。

医生不解地说：那你们的总经理图什么？

是啊，我们有时也不知道他拼命创业究竟

图什么。

对了，我有一份鲁南工作情况明细表，是李记者采访时让我找的。1989年，鲁南实现从档案工资到岗位工资的转变，继而实现计件工资。1994年，鲁南制药进行分配制度改革，高级工程师工资为5000元。2000年，公司规定博士月薪为8000元，硕士为3000元，这在当时的沂蒙山区可谓轰动一时。这种工资水平，哪怕在当时的北上广也不遑多让。2006年，公司还给每个博士免费配备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及130平方米的住房。2002年9月赵志全的工资单：收入6002元，扣除水电费、房租等52.72元，实发工资5949.28元。那时，一个企业老总动辄年薪百万乃至上千万，坐着豪车住着洋房已不是稀罕事，而赵志全却仍然坐着那辆已跑了70万公里的桑塔纳，住着4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与之相比，赵志全的生活不单单是“简朴”一词所能描述的。

2

第二天恢复了体力的赵总就要出院，医生不同意，他笑了，不就是养着吗，我们回家养呗，厂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呢。他对我说，来，抱我起来。

赵总要走，我们只好想办法了。显然他这个时候，是不能做剧烈的运动的，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把他抬到办事处，以没有合适的车子为由，拖延着。就这样，办事处成了他的临时指挥部。杨老师，下面的事你还是问问马洪波吧。洪波你不是采访过了吗，好多事情他最熟悉。

其实，马洪波给我讲述的故事，正好和朱国庆的讲述衔接起来。

马洪波是八十年代从化工机械厂合并到鲁南制药厂的。他跟赵总一起搬迁，安装了整个工厂，他那时就领教了赵志全的“厉害”。用他的话说，赵总是把公家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干的，所以他才能把企业做好，做大，尤其是到了1996年大决战，那简直就是在玩命。赵总骨折后，在广州办事处指挥全国的销售队伍，继续我们的“96决战”。

一天赵总对我说：洪波你去广州打前站，

集团要在广州召开片区长会议。

我大吃一惊，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啊，你这才几天啊，就要跑长途？就不能缓缓吗？

赵总说：我看了各地的报表，离3个亿的销售收入不远了，我们的“96决战”胜利在望啊，这个时候更需要鼓舞士气。洪波，这回咱不坐车了，说什么咱得洋上一回，坐飞机。

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买机票，如何办乘机。赵总说：鼻子下有嘴，不会就问啊。我知道赵总的性格，就匆匆地走了。

广州白云机场。

赵总是肯定走不下飞机的。我就找到机场的负责人，我把赵总的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和证书拿给人家看，说明赵总的真实情况。机场负责人感动地说：这样拼命的老板，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我给你们提供便利，你们可以把车开进来。

那天飞机上只剩赵总自己了，我说：来，我背你。赵总说：你行吗，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轻。我笑了，就这样我背着赵总走下飞机，沿途的乘客都看，那次我们俩的回头率可高了，成了机场明星。

那个时候，赵总也是烟不离嘴的，有时候他一天得两盒。晚上，赵总说：洪波这回咱得抽回好烟，过一回财主的阔日子吧。

赵总一向抽济南卷烟厂生产的白将军，那烟冲，有劲，价格便宜，三五元就买一盒。

我问：广州可是什么烟都有啊，国产的进口的，咱抽什么价格的？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说：云南红塔山吧。

我笑了，说：我当是软中华呢。

赵总哈哈地笑了，说：你真把自己当财主啊。一盒软中华买一条红塔山呢。

赵总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行动不便。他不愿意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业务将士们面前，那时候好多人还不知道赵总骨折。于是，赵总就决定锯掉腿上重重的石膏。他说话谁敢不听。没办法，我们把他拉到医院。

医生问：多长时间啦？

我们如实回答：才十几天。

医生：瞎胡闹。十几天就长好了？那是骨头！你以为是焊接钢管啊。

在赵总的执意恳求下，医生没招了，说：拍拍片子看看吧。

片子出来了，根本就没长好！

我们都劝赵总，可是赵总的脾气我们又都知道，他决定的事情，你执行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锯掉就锯掉呗。

医生也没招了，不过人家有言在先：锯掉石膏可以，但是后果你们自己负责。来，签字吧。

医生没有想到，赵总顺手就签上他那个一般人无法模仿的签名。

南方医生接骨手法是和北方医生不同的。他们先用夹板固定后，再在外面打上石膏固定。那层厚厚的石膏，是要用锯子一点一点锯掉的，不能猛敲，医生整整鼓捣了一个中午。

敲掉石膏后，赵总一下子感到轻松了。他走了两步，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说没事吧，你们还不信。

医生喊一声：不能走路。断骨还没有长好，负担不了你的体重。

赵总笑笑：我这人皮实，没事的。

可是回到办事处，一夜功夫，医生的预言出现了：小腿吹气一样地肿起来……

在南方指挥“96 决战”的赵总，是那场战役中唯一的“伤员”，一个伤员指挥着千军万马攻下了事先预定的目标，身心的疲惫可想而知。开完片长会议，赵总一下子就垮下来，肿得老粗的腿无法活动了，可是，他还得工作，在办事处里，赵总一边处理着事务，一边指挥着全国各地的业务将士，做最后一战，一边调度着三千里外的企业生产。

那天，马洪波给他熬了一盆草药水，正给肿得比大腿还粗的小腿做着热敷，这时门开了，龙老师出现在门口。她看看丈夫的腿，眼睛里闪着泪花，立在门口久久不能说话。良久，她说：志全，你不要命了吗？泪就掉下来了。

马洪波他们知道，龙老师来了，事情就好办了。这回，赵总就可以多住些日子，歇息一下了。否则谁也劝不住他。

马洪波还记得前些日子赵总在合肥骨折后的情景——

车是不能坐了，员工就把一辆面包车的座

子拆下来，铺上被子，做成一个临时的小救护车。几个人有的抱住他的上身，有的抬着他的腿，慢慢地走着。那阵势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悲壮。大家都不说话，跟抬着伤员撤离阵地的队伍没有什么两样。那一瞬间，我看见刚毅的赵总眼里闪烁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常态。

赵总，是一个从来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示给员工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压力多大，即便是在他患癌症的 12 年，员工们从来不知道他患了绝症。除了有些憔悴，你从他的精神上，永远看不出那是一个病人，他在员工面前一直是个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形象。但是知情的员工一直坚信，他之所以留恋庞龙唱的《兄弟抱一下》，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96 决战”胜利在望了，预定的销售收入基本到账了。他在广东召开全国片长会议，通报这一喜讯，同时发出最后一战的命令，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广州的晚饭桌上，已经不能走路的他，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说：我们鲁南终于胜利了！没有你们这些将士在商场上玩命地拼，鲁南这次绝地出击就不可能完胜。这一年整个团队完成了总部下达的销售计划，每个业务员都用实践证明了。作为鲁南的负责人，我只有一句话：业务将士们，你们辛苦了！

集团年底要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让战果累累的兄弟们，讲讲你们拼搏取胜的故事，让全体员工感受一下你们决战商场的传奇。

赵总就是这样拖着伤腿，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用集团副总经理张则平的话说：赵总这个人特别能“挨活”。“挨活”是我们沂蒙山区特有的词语，也是八年抗战，沂蒙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用时髦一点的词，就是坚强，也有点苦苦支撑的意思。实际上沂蒙抗战，就是“挨活”的结果。

就这样，员工七手八脚地把他抱上了汽车。

路上，员工按照龙老师的意思开得比较慢。赵总就多次督促，好歹他躺着，看不清外面的路况，大家就联合起来忽悠他。

到达单位，同志们都知道，在前线打拼的赵总回来了，而且是胜利归来，大家都赶过来，

看看赵总。车门打开了，不见了高大的身影，下来的是默默无语的我们。员工们正在纳闷，面包车的后面徐徐打开，赵总躺在那里，当员工把赵总抬下车时，员工们还愣在那里。那天，这个场面让几个老员工看见了，他们一下子围上来，一个老员工哭了，跑上前来，握住赵总的手问：赵总你这是怎么啦，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嘛。

一个老员工盯着员工几个一眼，说：你们这些毛头小子，怎么照顾的赵总啊。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事关企业生死的时候，赵总是绝对不能出事的。有他在，鲁南的希望就在。这种认识不是哪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大家在近十年的岁月里产生的共识。

赵总拍拍他的手，轻描淡写地说：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不小心把脚给崴了。

他呵呵地笑了，扭头对业务员说：是他们这几个家伙，非让我躺着，就像出了大事似的。

不管他怎么圆，不能走路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他一边同员工打招呼，一边轻描淡写地喊我：洪波，还不扶我一把，躺了一路，腿都麻了。

这就是员工眼里的赵总。

3

赵志全有四个妹妹，他没有自己的亲兄弟。在费县城，师哥王法义可以说是他的“亲兄弟”了。赵志全只要遇上大事，总要给王法义说说，争求他的意见。

1985年赵志全告诉他：师哥，我要娶媳妇了。

王法义得知师弟娶了一个吃国库粮媳妇，高兴得不得了，当即用自己的工资，给未见面的弟妹龙广霞买了一双红色的牛皮鞋。

1987年，赵志全萌发了承包经营郑南药厂的念头时，他第一个跑到费县城，征求师哥王法义的意见。

1998年，鲁南又开始了新一轮扩张，这次是从传统制药向生物制药的大转折，动作之大，投资之多，都是罕见的。那个时候，鲁南的声誉已在全国叫响了。赵志全打算移师北上，

到北京图谋，他再次找到师哥，也正是那次彻夜交流，促使了新时代花落费县。

之后，已经是费县政协副主席的王法义，代表费县人民政府，开始了和师弟的十年合作。赵志全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新时代药厂快速发展，法义兄功不可没。

知恩图报的师弟早有安排，等师哥退休后，将他聘到新时代，也算是对老兄的一份补偿。师哥就是师哥，王法义退休后，立即刀枪入库，只身回老家孝敬老娘去了。

师弟得知后，一声感叹，一脸羡慕地说：师哥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王法义在费县城是个角色，在最早的那批国企厂长里，算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

1977年，已经在费县化肥厂任团支部书记的王法义，参加了改变中国一代人命运的高考。王法义考入青岛化工学院，与赵志全一起成了化工机械专业的师兄弟。他们都是农二代，从小就吃苦耐劳，又从小学都接受着沂蒙文化的熏陶，有着相同的奉献精神。唯一和赵志全不同的是，王法义带着工资上学，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收到化肥厂财务科寄来的36元钱。那个时候，王法义这样的学生，就是高校里的土豪。用王法义的话说：他可以吃青岛大肉包子，赵志全他们就得啃馒头了。差别不是友谊的阻碍，相反他们俩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兄弟。

师弟引起师哥的关注，缘于系党支部书记不厌其烦地夸奖赵志全。一天，师哥终于约了师弟去了大排档。从此，这样一边倒的请客常常发生。白吃得多了，小师弟就不太好意思了。师哥却不以为意，牛皮闪闪地说：兄弟，老哥我不差钱。

毕业后，王法义回到费县，去了费县的毛纺厂。赵志全毕业后，去了一个校办企业郑南药厂，两地相差200里，可是师哥师弟却开始了事业上的交集。

1987年，师哥已经是费县毛纺厂的厂长了，那时候，师哥在整个临沂地区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当时师哥手下有数万纱锭，几千员工，师弟还是郑南药厂的设备科长，差距依然很大。一天师弟找到师哥，让师哥帮助着拿

拿主意，他要参加竞争，做沂蒙第一承包人。师哥大喜，他知道师弟的能量，当一个校办企业的设备科长，那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

师哥一语帮助师弟定了乾坤。

让师哥高兴的是，师弟管理经营的药厂，就像雨后的玉米，一天一个新模样，短短几年，就成为沂蒙山区企业的新星，锐气直逼师哥管理的毛纺厂。1991年临沂市委书记王渭田调省农委任主任，走前唯一看望的两家企业，就是他们师弟俩领导的费县毛纺厂、鲁南制药厂。当王渭田得知他们是同级、同系的同学时，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沂蒙是革命老区，工业底子薄，企业人才匮乏，好歹有你们这些报效家乡的大学生，沂蒙有望啊。你们要一定当好沂蒙山区工业的领军人物啊。

老领导离开沂蒙后，兄弟俩没有让他失望。师哥在计划经济时代把一家国企推向极致，师弟在市场经济时代，把一个私企做成了沂蒙山区的龙头老大。

如果说这些仅仅是巧合的话，那么后面的故事，就是兄弟俩的精诚合作了。只不过师哥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师弟代表自己的企业利益，那么师哥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难得的是两种利益在发展的规划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才在千古小城，演绎出一场精彩的经济大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8年下半年的一天，也就是赵志全带领鲁南人“96决战”大获全胜后的第三年，正是企业发展走向快车道的时候，这时的赵志全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再一次预感到，新的发展机遇来临了。他要做百亿企业、百年鲁南，要做到这一步，显然临沂市的空间已经制约了鲁南制药的发展了。他需要突围，寻找新的空间。这时候，师兄已经改行做了费县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干的就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活。让一个懂经济的人来干这活儿，县里的头头算是精明的，对王法义来说，也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了。

一家有女百家求，何况鲁南制药这样漂亮的“财女”，更成了众家争夺的对象。那时候，各地都向鲁南伸出橄榄枝，沿海的日照、北京的

大兴……就在赵志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师弟想到了师哥。

师哥一听，来菜了，他哪里能放师弟走啊，鲁南就是一棵摇钱树啊。费县本来就没有像样的工业，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差不多在市场的汪洋里折戟沉沙了。师弟赵志全作为试点企业，提前踏入商海，搏击风云，反而做大了，把他引来不就行了嘛。但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计委主任，招商引资是他的责任，可是要引鲁南这样的大户，就不是他能决策的事情了。他立即给县长通风报信。

当时，费县的县长就是当年山东省树立的三大典型人物之一的仇景阳（三大典型的人物：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张海迪，青年数学家潘承洞，企业的革新能手仇景阳）。正苦于治下没有大工业的仇景阳，刚当上县长才三天，他连家都没回，就带上王法义，直奔临沂城找赵志全去了。

2015年7月26日，我采访了从临沂市政协副主席退休的仇景阳。他在郯城化肥厂工作时，赵志全刚刚分到郯南制药厂，他关注赵志全，是从1987年10月25日开始的。后来，他到赵志全的故乡费县任常务副县长，从那时他就萌发出招商鲁南的打算，直到他出任县长，这个计划才得以落实。无论是赵志全的人品、事业心、故乡情结，还是鲁南集团的科技含量，都让他怦然心动。

鲁南制药下属的新时代药业花落费县，是他在费县当县长时的得意之作，如今企业做大了，仇县长也从副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谈及当年招商成就，他念念不忘的是赵志全和他的新时代药业。他告诉我，那次他邀请赵总来考察，作为东道主，他带着有关人员早早地在公路边上等候。当一辆普桑停在他们面前时，大家还不以为意，直到身材高大的赵总笑着向他们招手，人们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总的坐骑啊。

看看这辆破旧的普桑，仇县长说：老赵啊，现在连开小板厂的个体户都不坐普桑了，你这么大的老板还坐着普桑，这不是面子的事，这事关你的安全啊！你要知道，你的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呢。

赵总笑笑说，正是因为身后有成千上万的员工，我才迟迟不敢换新车啊。

采访时，他告诉我，成功引进一个有前途的企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得知赵志全是个孝子后，我连他父母亲的工作都做了。总之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为顺利引进鲁南，我们成立领导小组，具体做事的就是赵志全的同学王法义。我一半开玩笑的口气对王法义说，老王，我告诉你，这次你师弟要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这个计委主任就别给我干了。

一轮又一轮艰难的谈判开始了。要不，我怎么说，成功引进一个优质的企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费县又不具备资源、区位优势，我们凭什么吸引人家？可是所有的优惠条件，又都在政策的控制范围，我们能够突破的地方有限，我们只能采取情感战术，抓住赵总的家乡情结大做文章。这就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原因所在。

记得有一回，谈判陷入僵局，赵志全托人给县里传话：你们现在支持支持我们鲁南，十年后，鲁南能给县里十个亿的税收。

以后的事情王法义都知道了。后来他被提拔为费县政协副主席，以副县级干部的身份，在联合成立的新时代药业指挥部，任第一总指挥，帮助他的小师弟，筹建我们费县未来的工业旗舰。你有空的话，还是找他谈谈吧，他知道的事情比我多。

停了停，他说，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2014年11月的一天，当我突然得知赵志全不幸病逝的消息时，我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他那样一个沂蒙大汉，哪能说走就走啊。生命也太脆弱了吧。当这个消息确定后，我一声长叹，继而又陷入不安。在精英人物左右民营经济的现实里，一个全市最大的民企老板猝然离世，自然要引起普遍的担忧，事关企业的兴衰，事关一万多员工的生计，事关国家、地方的税收啊……当一纸遗嘱公示于众的时候，我的担忧在瞬间化释了。企业平稳运营。用沂蒙山的话说，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对这个遗嘱，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从12年前那台破旧的桑塔纳车上，我就预测到他对待财富的结局了。

2015年8月12日，在新时代药业的宾馆里，我见到了清瘦、干练的王法义。王法义搞经济，当官员都是一把好手，他秉承祖宗廉洁的家风，一直被小城人所称道。在小城，王家在明朝就是望族了，王氏的老祖光禄寺卿王雅量，是明代官场清廉的代名词。

1999年的世纪之交，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科研型企业所隐含的巨大的潜力，熟悉它，了解它的师哥王法义，深深地知道它巨大的发展空间。2000年，赵志全公开以8000元月薪，招聘生物学博士，开始向生物制药进军。他所研发的领域在国内超前，在世界都是一流的。随着生物制药的研发，赵志全急于给自己的生物制药寻找场地。

因土地问题，双方谈判一直没有谈拢。加之那些只看表象的人，风言风语，都说鲁南有钱，你看看他们老总坐的破车，还不如小个体户，他能有多少钱？谁有粉不搽在脸上？是呀是呀，我看就是拿着一个牌子来圈地呗……

历来都是三人成虎。

2000年，费县人民政府在北京举办招商活动。王法义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眼前的商，我们都没招好，跑北京来不是舍近求远嘛。他的观点得到仇景阳县长的赞同。在他们的努力下，费县与鲁南的谈判再次进入程序。那时候赵志全有着一种无法等待的焦躁，他心里清楚，商场惨烈，一个品种，晚上市就意味着失败。

师哥看出他的心事，就劝师弟：好事多磨，历来都是慢工出好活。

赵志全苦苦一笑。多少年与政府打交道，他明白政府的那套程序。庭前杨柳待春风嘛，慢慢地，急脾气的赵志全也学会等待、忍耐。

2001年，新世纪的曙光里，一阵迟来的春风染绿了杨柳，双方隆重地签约了。

不管谈判扯了多长时间，也不管签约日是何时，在赵志全的眼里，建设新时代就是从2002年正式开工的。这一年国内经济独好，可世界经济却萎靡不振。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这一年，上海获得世博会主办权。这一年，国内GDP首破1万亿大关。应该说中国的新世纪开局相当不错，在这

样一个大好的环境里，踌躇满志的赵志全把新厂取名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可见他是煞费苦心的。新时代，一个多么富有朝气的名字啊，它寄予了赵志全最大的梦想，也孕育着鲁南明天的辉煌。尽管那时一片荒芜的山坡、河滩地，除却乱石就是水草。

为了给新时代筹集建设经费，早在2000年赵志全就发动了“零点行动”。他说，我们过去所创造的业绩、成就，我们过去所有的荣光、辉煌，从现在起都清零了。一切成就都归零了，一切辉煌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世纪来临了，我们的创业从零开始了。所以，他把这新时代的开建之年看得尤为重要，这一年是鲁南的大事之年，也是费县企业创新的元年。

一天，赵志全、仇景阳、王法义他们，绕着县城给新时代公司选址，赵志全一眼就相中了温凉河畔，小花山四周，万寿宫下，浚河以南大片山地。当时有人说：赵总，人家圈地都是找可耕地，你怎么专门挑山地、河滩啊？他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

他对师哥说：我之所以看重这两山两河流域，我有一个规划，也可以说一个宏大的规划，给我20年时间，就20年，我就能实现它。

师哥知道他的宏图，说：百亿企业百年梦。

师弟摇摇头：就目前我们鲁南的基础，只要不出现大的战略失误，做成百亿企业不需要20年。老兄，站在万寿宫的顶峰，我们看到了什么？

两河两山，四五个小村嘛。

现在看就这些，要是我们在东面的姜庄湖上，建一座水电站，抬高水位后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水绕山转，山因水柔，整个企业就成了一座水城啦。

新时代药业是我们的生物制药基地，需要一个独立的、优雅的环境。树茂、花香、山青、水秀，也只有这里具备。到那时，我们建立新的社区，把几个村子整体搬迁，到那时，我们就把新时代打造成北方独有的山、河、厂、湖于一体的工业旅游区了。

好长远的规划啊。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我笑了，说：难怪电视剧里写康熙皇帝去世时的歌词：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看来所有想

干、能干大事的人，都恨时光短暂，恨生命无常。

赵志全笑了。

可惜上帝吝啬，只给了他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这短短的12年，上帝也够心狠的，让一个干事业的人，整整承受了12年的癌症折磨。在上海做手术时，外人只有我知道。那是开胸的大手术啊，醒过来的时候，人显得特别憔悴。麻醉过后的剧烈疼痛，让他一脸大汗，那汗珠子尤其大。龙广霞含着眼泪给他擦。他说：不能哭，你得笑，这样才能给我正能量啊。

我们都知道，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的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帮助人战胜困难。志全知道自己肩负的任务，他是希望自己马上就能好起来啊。

一般人在这样的疼痛面前表情会发生剧变。可是志全却一副平静的样子，我被感动了，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弟啊，人生自古少百年，听哥一劝，借此歇息了吧。

他摇摇头，困难地一笑。

我说：你要是不放心，就找个经理人，自己也好养养了。再说了钱少了是自己的，多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了。身体都垮了，挣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啊？

法义哥，那年在乾隆皇帝下榻的万寿宫，咱兄弟俩的规划，你忘了？

那么诱人的蓝图，那个只有你老弟敢想的大手笔，我能忘吗？可是，志全老弟啊，眼下你的身体要紧。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说：我是做药的，我知道当前还没有攻克癌症的药物，但我也知道，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你想啊，它不就是一种病嘛，你从骨子里不把他当回事不就行了，它能咋的。人，只要精神不垮，生命就不会中止，拼搏就可以不息。老哥，你得帮我完成那个规划，到那时，我一定放手。

我这个师弟确实不一般，那么可怕的癌症，一般人都会绝望的，可是他却没当回事儿。那么大的手术，在他看来，就像一次感冒似的。那天，他一再告诉我，保密，鲁南还有成千上万

的员工，我们还有无数的市场对手。

我点点头，我明白他的心思。这就是他患癌症¹²年来，几次大手术都无人知道的原因所在。

新时代药业依旧奉行着赵志全创业的一贯理念，边建设边生产，用赚的钱再建新项目。

现在，你看他们建了那么多的设施，光员工宿舍就建起几十座，可是他们很少用银行贷款。你别看鲁南那么大，可他们发展的项目从来不盲目，基本上是做一个成功一个。现在鲁南投放市场的非处方减肥药——舒尔佳就是典型的案例。试销阶段一个月就做到5000万的营业额，我听说他们的目标是20个亿。你别看成功了收益非常可观，当年师弟组织博士团队研发它，最少也有十年，研发投进去的钱多啦。鲁南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可能一研究就是好多年，一投资就是上亿，甚至十亿，可是一旦成功了，效益也是惊人的。这就是我师弟的眼光，也是他的胆量。

有时候我常常反思自己做的企业，总的看来，我这个师弟的企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呢。不像我当厂长的时候，企业就是政府的加工厂，两头都有国家包着，省心啊。现在搞企业，区域范围里要竞争，全国范围要竞争，世界范围也要竞争。原材料你自己购进，产品你自己推销，人啊物啊都的自己管理，得操多少心啊。

后来我听了一个传说，就是有些媒体讲的，华润购买新时代药业的故事。当然，我没有核实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是我想，对赵志全的人品来说，故事真假都不重要了，但我相信，这样的传说发生在他身上，即使是虚构的，人们也会相信的。

就在赵总病入膏肓，人日渐消瘦，他所领导的鲁南制药却在日渐肥胖的时候，善于资本运营的央企，华润集团（2014年世界500强排行¹⁴³位）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开始与鲁南摊牌。为了彻底拿下这个研发能力在全国5000多家药企位居“传胪”地位的现代化企业——鲁南制药下属的骨干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他们开价70亿。见赵总不为所动，第二轮谈判，他们以势在必得的气势，开价100亿。条件：裁员。

记得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我们的沂蒙老

乡，汇源集团的老板朱新礼曾经说过一句话：搞企业就像养猪，猪养肥了就要卖掉。当年在维护民族品牌的民间情绪的大潮前，他的话曾引起媒介的激烈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犹如股市里空头与多头一样，打得不可开交，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是搞企业要赚钱，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90亿，毫无疑问是一笔巨额的财富，同时，也是对赵总27年心血的认可，90亿显然是一个诱人的巨型蛋糕，可是裁员一半就是3000名员工啊。

面对近百亿真金白银，小师弟淡淡一笑，说：我们搞企业的目的，就是造福社会，为员工创造美好生活。那么多的员工裁员了，他们没有饭碗了，我要那么多钱还有什么用呢？

他坚定地摇摇头，断然拒绝了。拒绝收购，你自己就得操心费力地经营它。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这个师弟呢。杨老弟，你还记得我在费县毛纺厂当过厂长吧？那时候的费县毛纺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典型，后来，在市场经济时代它失败了，好多职工下岗了。他们都是给计划经济出过力，流过汗的人，我虽然早就不干厂长了，可人是有情感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新时代投产后，师弟赵志全帮着安排了不少。按说新时代招收的员工都是大学生，现在起点都是研究生了，赵志全之所以招收他们，那是替县里解决难题呀。

后来，他病重了，很少见外人了，连我也一般情况下见不到他了。时间长了顶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尤其是我退休后，不再过问政事，就陪着老母亲看蚂蚁上树了。2014年11月15日，我得到消息，我放下老母亲就赶来了。

其实，我对他的离去并不意外，一个癌症患者，能坚持这么多年，实属不易，死亡对一个久病无望的人，也是一种解脱。但他对财富的抉择方式还是出乎我意料。站在灵柩前，想起在上海，我在他病榻前的话，我终于明白了。他静静地躺在花丛里，1米8几的大个子单薄如一张纸，我知道他是熬尽了最后一滴血，拼尽了最后一口气才放手的。

此时我想起他爱唱的那首《兄弟抱一下》：兄弟抱一下，有泪你就流吧，流尽这些年深埋

的辛酸和苦辣，让深埋的话，抚慰那久违的泪花……

可是，我的志全小师弟啊，他再也听不见这熟悉的歌声了。那一瞬间，我心如刀绞，眼泪哗啦一下子就淌下来……

等王法义的情绪平静下来，天已近中午，我留他吃饭。他说：杨老弟，不是大哥不陪你，我老娘99岁了，小脑萎缩了，就认的我，我得回去给她老人家喂饭了。

站在新时代药业的门口，望着一个孝子远去的身影，我想起师弟对师哥那声羡慕的感叹。赵总啊，你无须感叹，侍候父母是孝，创造财富报效国家是忠，忠就是大孝！

七、强者的孤独

I

2014年11月14日夜，赵志全写完遗嘱后，留给妻女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女儿，我走了。这些年来，我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

这是一个强者，首次透露自己真实的心迹，一个从来不向困难低头，在员工和世人面前，从来都是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的人，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可见27年来，尤其是他患癌症的12年里，他所承受着怎样的苦难。在克服鲁南发展的种种困难的同时，孤身同癌症进行着殊死的决斗，那是怎么的孤独和落寞。在创业的坎途上，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对病魔的决战中，他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后，同时在这样的时刻，写下了这段的文字。这绝不是一个强者的软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强者，对自己最爱的人，最真实的表白。

从来成功者都是和孤独为伴的，从某些程度上说，孤独就是强者的专利。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2014年11月18日殡仪馆里，女儿赵龙为什么一改殡仪馆多年来沿用的追悼会上放哀乐的规矩，坚持改用父亲喜欢《掌声响起来》、《忘忧草》这两首歌，并在悼念过程中循环播放。显然，知父者亲女也。赵龙一改常规的做法，也许殡仪馆的人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女儿，她没有像常人那样，在

众人默默的悼念中，哭得死去活来，而是，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低沉地反复唱着《忘忧草》——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谁唯一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遇到，相识不如相望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婉约凄凉的歌声里，传递着一种怎样的情愫，我相信九泉之下的赵志全心领神会。女儿的歌声，我深信，九泉之下的父亲一定能听得到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开心大笑，一定的。

那么，让我们一同走进强者的内心世界吧。

2015年11月12日，在省城济南，赵龙替父亲领取“齐鲁时代楷模”证书的时候，面对镜头，她讲了自己的一个简短经历，再次让观众感动——

小时候，她常常骑在爸爸的肩头，胖胖的小手抓住爸爸的一头黑发，调皮地玩耍。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是父亲的开心果。作为女儿眼里的父亲，赵志全无疑是一个慈父的形象。且不说小时候，父亲的肩头是女儿最安全、最温柔的座椅，也是女儿仰望世界的最好的平台。那个时候的爸爸有着高大的身躯，健硕的身板，关键的是爸爸的一头浓密的黑发，女儿胖胖的小手抓着它，是那样的惬意，可是，爸爸承包经营没多久，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就悄然变白了。

她上小学时，爸爸妈妈常来接她，小伙伴看见一头白发的爸爸，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妈妈，都在背后议论：瞧，这就是有钱的厂长找的小老婆。

那时候她曾好奇地问爸爸：爸爸的黑发去了哪里？

那个时候她还是孩子，不懂得创业的艰辛，不知道爸爸白发背后的故事。

2007年的春天，留学美国的她回来看望父亲，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饭桌前，女儿看见爸爸苍老了，消瘦了，心疼地给爸爸捶捶背。

爸爸的一头白发，让渐渐长大的她既荣耀又伤怀。今天，这头熟悉的白发近在咫尺，她忍不住抚摸这些熟悉的白发。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那头让她终日惦念着的白发，居然整体移动起来，在她的迷惑中，整个儿掉在地上，光光的脑袋突兀在女儿的面前。

爸爸的白发又去了哪里？

一向强悍的爸爸，突然之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默默在转过脸去，一言不发地弯腰捡起假发，悄悄地戴在头上。

妈妈龙广霞无言地目睹了这一切，她忍不住潸然泪下。

爸爸伸手刮了一下女儿的鼻子，那眼神仿佛告诉女儿：不许哭。爸爸必须以强者的形象出现，否则，就要影响到鲁南整个事业的推进。

聪明的女儿读懂了爸爸的心思。她轻轻地给爸爸整整假发，泪，顺着娇媚的面颊悄然而下，一滴两滴……

读者从上述的叙述中，感受到了一个的强者形象。其实，任何一个强者都有着内心细腻的柔情，其实这种表面的刚毅和内心的柔情才使得一个人立体起来，否则，不管他多么高大，最终永远是单薄的。几乎把全部的心血和才智都交给了鲁南的赵志全，同样有着男子汉的一腔柔情，只是一个强者的事业心过于重要，以至于他无暇在亲人面前展露罢了。如今斯人已逝，我们无法面对面地去探索她的内心世界，让我们一同来细细的研读一封信吧。那是一个父亲给他一生中最喜爱的女儿的一封信。

赵龙女儿：

爸爸有些话想对你说。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必须把握好。

首先说一下你学习的问题。虽然你去年大学毕业了，但就学历教育来说，你的学业未完成，还有好多知识需要学习。现在全球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如果不出国学习，就像现在的农村人进城一样。再者，几年后还是本科学历，无论学历还是知识都未免显得单薄吧。

现在学习是首位的，也是学习的最好时机，今年必须参加托福考试，并且要取得好成绩。

你已经参加工作了，要合理安排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毫无用处的。不能好高骛远，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形成严谨的作风。任何工作都能锻炼人，对人的成长都是有益的。以后你会体会到，真正的伟大来自于平凡。工作基本上就是不断地把一种事情，或者基本相同的事情做好，有好多是每天把一件重复的事情做好……有好多看似带有偶然性的结果，仔细想来大多其实是必然……

女儿，爸爸不是要强加给你什么，既然我能教诲我的员工，导引企业的发展，我也能把一些有益的要求带给你，对你的成长有些帮助。爸爸虽不希望你成就什么大的事业，承担过重的压力，也多次明确不让你从事大企业，但毕竟你得承担比一般人更重的担子……

我们就你一个女儿，我们希望你能愉快工作和生活，但不能没有约束，不能自由散漫。

真诚地，希望你健康成长！

关心寄希望于你的爸爸：

赵志全 2006.4.9 日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正是鲁南新时代药业的建设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写信的父亲陷入癌症痛苦的艰难日子。尽管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一个父亲写这封信时的心境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拖着重病之躯的强者，经历了一个千头万绪，操劳至极的白日后，面对漫长的夜晚和远在异乡的爱女，内心的那份难以描述的寂寞与孤独。

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女儿赵龙面对父亲假发时的泪花了。

一个国家或团队甚至一个人，最大的苦闷，是苦闷被压抑在心中，得不到宣泄。宣泄的过程从另一个视觉上看，也是一个展示、倾诉的过程。

人生就是这样，你既然选择大海，就要接受它跌宕起伏的胸怀。

一个人的一生，无论长与短，精彩与落寞，都是复杂的，假如我们仔细选择几个节点，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的人生的轨迹，就不难看出他的内心世界。

1977年的金榜题名那年，赵志全才20岁。那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次跳跃，我们可以用鲤鱼跳龙门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了。作为一个农二代，他和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企图改变自己的身份，换一个让整个农村人都可望而不可即的非农业户口本，一个国库粮证。吃国库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梦想。除了龙生龙、凤生凤的世袭，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后代们，只有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才有机会获得。赵志全实现了，毫无疑问，他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在政策撬开阿里巴巴的大门后，赵志全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艰难地走出黄土地的。他没有忘记给他机会的国家，没有忘记自己是国家供养的大学生，于是他不动声色默默的奉献了10年。

十年后的1987年，一直在底层工作的赵志全，终于等来了事业中的一缕曙光，那是一缕渴慕已久的光亮，那年他30岁。这次生命的跳高，是他改变现状，改变自己平庸的命运的开始。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做大事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毫无疑问，赵志全依然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知恩必报的他，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互交集的时代，苦苦拼搏了10年。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这十年是中国经济急剧变革的十年，是观念转变的十年，十年里发生了多少难以预料的故事。十年风云际会，多少企业改革风云人物折戟沉沙，1987年全国第一批承包的厂长、经理们，大浪淘沙后还剩下几人？这样的10年，赵志全是怎么熬过来的？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走过艰难的10年的？

那么让我们读一首诗歌吧——《热爱生命》：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一丛丛拦路的荆棘，使我每走一步都留下血迹。

1987年在北京的诗人食指，无意间给那一年开始创业的弄潮儿画了一副真实的画像。只用若干年，这些当年的吃螃蟹的人，大部分消失了，但这充满玄机的诗句，依旧被那些拥有

鲜花和掌声，也因此遍体鳞伤创业者，作为先见之明的谏语，被反复地品味着。

仔细品味，似乎这首诗也是写给赵志全的，尽管那时候，赵志全正是血气方刚，创业的激情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让他没有来得及品尝生活、事业强加给他的艰辛。

所幸的是开始创业的赵志全，没有沉沦，他创建的鲁南，在市场的风雨中里没有迷失，他风光无限地一路走了下来。但是，我们依然从食指的诗句里，给强者赵志全同志找到了合理的诠释——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虽然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我能顽强地活下来，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一个10年过去了，又一个10年开始了。在1997年，也就是“96决战”胜利后的1997年，在庆祝承包经营十周年演讲比赛会上，赵志全用从未有过的口气，严肃而认真地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鲁南和每一名员工，执着追求着鲁南富强的不灭梦想，多少次风雨兼程，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悲欢离合，无论风雪严寒，无论炎炎夏日，一年一年，一天一天，一时一刻，期盼着明天会更好，期盼着鲁南会更好……

我想，这时的赵志全，历经了10年的市场拼搏，经历了10年的艰苦创业，人生的各种滋味，创业的各式困惑他都尝遍了，此时他的境界已经从最初的自我展示彻底升华了，这时的赵志全，应该像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时说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又是10年过去了，2006年，患癌症的赵志全心里最清楚，他还有好多的梦想没有实现，鲁南贝特要升级，鲁南厚普要扩产，新时代药业要完善……他组建的数十个博士、几百个研究生组成的研发团队，在中药、西药、生物制药等不同的领域内，研发的具有领先水平的新药，开始开花了，有些已经结果了。他多么希望自己都能看到那些顶尖级新药啊，那样该有多少患者没有了痛苦……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也许对赵志全有所共鸣了，但是他没有工夫感叹，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忍着生不如死的病痛，抓住生命的夕阳最后明亮，快速急行，以给后人铺设最平坦的路，给鲁南拓开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在新时代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拖住五劳七伤的病体，开始了鲁南厚普公司的扩建。

他依然渴望上苍再给他一个10年。

上帝好吝啬啊，再也不会给一个强者10年的时间了。

2014年11月，赵志全感到生命的烛光开始黯淡了，可是他还在签发一系列的批文，安排鲁南的未来发展规划，签字批复给员工涨工资，分配新的宿舍楼……直到他觉得无法支撑了，才通知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速归。

2014年11月14日深夜，他签发完报告，写完那个名垂青史的遗嘱后，在那首《忘忧草》的低缓的旋律中，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走了……

这个一生都在改革的强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旧以自己的行动，以民营企业经营权移交的方式，点燃了企业改革最后的一把焰火，走完他无私、光荣、奉献的一生。

去天国的路太长，为了不至于太寂寞，他带着《粉红色的回忆》《兄弟抱一抱》《兄弟干杯》《掌声响起来》《忘忧草》五首蕴含了他爱情、生命、事业的节点的歌，静静地上路了……

一个强者就这样孤独地走了，走在一个寂静的长夜里，走在一个漫长的冬天里……

一个强者走的时候，他亲手创建的车间里，员工依旧在忙碌，机器依旧在运转，灯火依旧阑珊……

一个强者突然离世，他走后对企业产生的巨大变数，以及带给整个社会的担忧，都在一份深思熟虑的遗嘱里化释了，犹如他离开的那个夜晚，一切都在正常运行。

伟大的开始难，伟大的结束更不容易。一个圆满的句号，永远是一个强者最伟大的杰作。

就在员工守在他的坟前，迟迟不肯离去

时，他的遗孀龙广霞含着眼泪说：他把两辈子的事都做了，让他走吧，去天堂里好好休息休息吧。

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他那个宏大的规划才刚刚开始。一个强大的人走了，他内心的孤独我们能体谅多少呢？让我们沿着他创业的足迹，寻找那些能体现强者孤独的细节吧。

2

天下之熙熙攘攘，在俗人的眼里，皆为利往。无私的赵志全当然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每次培训业务将士，他都要亲自上课。他讲课的内容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人品、道德来教育员工——我知道，我深深地知道，家庭培养一个孩子的不容易。你们完成了学业，来到鲁南，也就是把责任交给了我。我知道你们的父母期望什么，你们自己期望什么，我更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当然我也知道该如何做。我要求大家学做业务，首先学会做人。

从每一个业务将士进入业务队伍的第一天起，我就反复要求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有良好的思想品质，这是首要的。因为只有树立了全心全意为公司经营工作献身的精神，具备良好的品质，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业务将士，才能完成公司赋予的使命。说了半天，精神对个人到底有什么作用？是空谈吗？绝对不是。大家知道，世界上的动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级动物，另一类是低级动物。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单纯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那他不配作为高级动物。

我曾经多次谈到过，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一个业务将士，最最宝贵的是靠自己的品德、业绩树立自己的形象，让公司对你信任，这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一旦失去了，也是你最大的损失。这一点，有些人至今仍不能深刻理解。人是要有追求的，好多土豪不是连他自己都一筹莫展地说：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嘛。

可是，无论你怎么教育，在金钱面前，总是有不少人丧失了人格。人是复杂的动物，一个上万人的大企业就更复杂了，为此赵志全制定了一系列的惩罚制度。当不少人披红戴花受到

奖励，拿到大笔的奖金时，也会有受到惩罚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一个万人财团的掌门人，赵志全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处罚员工。可是管理那么多人，必须恩威并重，奖罚分明。每当要处罚员工的时候，一向干脆果断的赵志全就犹豫不决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总是笔重如椽，迟迟签不了字。

这个细节，是我在后来的采访中，无意间得到的。采访专家招待所经理时，她说，都知道我们赵总在创业上是个杀伐决绝、乾纲独断的人。其实他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你说他满腹柔情也行，你说他优柔寡断也中，反正每到处理违反纪律，或完不成业绩的员工时，尤其是那些触及到法律的员工，更让他痛心疾首。

记得有一次，处罚结果出来后，人力资源部呈报上来，需要他签字，可是他一连好几天下不了笔。我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我不喜欢整治人，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啊，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处罚人呢，唉。

他那声叹息显得很无助，也十分无奈。

我想起赵总在谈话时说——“对没有完成指标，或违反纪律的业务将士的处理，是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做出的。我不愿看到一些正值青春年华、处于个人发展时期的业务将士，在人生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但是我们更应该维护纪律和制度的尊严。”就依此来劝解他。

赵总没有回答我，他看看我，答非所问：你们说，我是坏人吗？

看看一向果敢的赵总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我想笑却又不敢。

赵总就是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和菩萨心肠加上苦口婆心的训导，终于带出一支敢打、敢拼、能上能下的队伍，他对这支队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常说，如没有这支队伍，就没有现在的鲁南制药。

她的讲述，让我想起总经理助理谢宇讲到的故事：别看老板这个人，对集团管理人员异常严厉，大家都敬畏他，其实他内心深处却是一腔柔情。凡是被他教训过的人，又都怀念他。2011年的冬天，我给他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新时代正在修建一条厂区路。赵总检查后，发现

平整度不达标，一向做事严格的赵总立时就火了。拨打陈富的手机，当听说对方在吃饭时，他的口气立刻缓和了许多，说：吃过饭你到厂子大门口。

一会儿陈富来了，他看见赵总已经在那里站着了。

当面，赵总把经办人陈富批了个狗血喷头，批完后还不放过，让他站在路边反省。训完人，赵总气呼呼地就离开了，一阵寒风从湖面上吹来，赵总扭头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件军大衣，送过去，千万别把这小子冻感冒了。

事后陈富不止一次地说，跟着赵总这样的人干事儿，即使挨了训、被处罚了，你心里也暖乎乎的。

这个细节，我曾找当事人核实过。陈富是新时代药业基建部的，他说，确有此事，不过时间上应该是2011年阳历3月初，天气是很冷。年初赵总下达了新时代药业1000亩的绿化任务，我们基建部立刻行动起来。下旬，赵总从北京开完人代会回来，我们基建部的气氛紧张起来。先是听说办公室因绿化征地赔偿没有做好，被赵总批了，接着我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仔细想想是因为我们工作没做好，才引起他发脾气。赵总批评人，给人的感觉就像父亲训自己的孩子，他发起火来，恨不得踢你一脚，扇一巴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敢肯定，中层干部没受到批评的不多，但对普通的员工却非常亲和。批评归批评，只要你把事做好了，他立刻一脸笑容地表扬你，先前的所有的批评立时就会一笔勾销了。

表面严厉的赵总，内心的那种良善，以及对人的那种真情实意的体恤，是他获得我们全体鲁南人爱戴的重要因素。

这个插曲印证了强者赵志全善良的内心世界绝不是妄言猜测，表面平静的他，内心深处熊熊地燃着一团火。

我是2004年进厂接任专家楼经理的，现在我才知，那时候赵总已患癌两年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知道。有一次，负责清理办公室卫生的王娟还问我：经理，我们赵总是不是吃药了？那时，我还不相信。她说，她在清理垃圾时发现了药物的包装。当时我就没往心里

想,人吃五谷哪能没病,头疼感冒谁没有啊。后来才知道赵总每次吃完药,都是自己悄悄地把包装袋处理掉。那么,这样一个坚强的人,在处罚员工时的犹疑不决,让我们看到他心地善良的一面啊。

老板去世了,那些被他处罚过的人,像约好了似的,从全国各地赶来,给我们赵总吊孝。这些人大都是从微信,或者朋友处得知赵总下葬的日子,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在留言簿上留下的都是感激赵总的话,写着写着他们一个个都哭了。

采访完经理后,我翻阅满满两大箱子留言簿,找到那几个被赵总处罚后离开鲁南的人,他们的留言大都是“人生的老师,事业的挚友”“兄长,一路走好。惹你生气的小弟”“赵总,你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本领”之类的话,我想,这应该是他们的心里话了。

一个人能够感恩被他处理过,离开鲁南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我想,赵志全一定还有感动他们的理由,只是物是人非我们无法解密了。我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要让一个人或几个人感念你,可用小恩小惠,让成千上万的人感念你,必须靠大德大爱。

3

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事情,赵志全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在创业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拦他往前行的脚步。他常对销售人员说:大胆闯,你们不要怕,鲁南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就是你们的支撑,天塌下来我先顶着。正是他这种强势的支撑和精心的呵护,才有了那支令同行羡慕的销售队伍。

赵志全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事的果敢与决绝,说话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干脆利落。集团总部边上的贝特制药厂,因为规划建设时,那里还没有路,后来城市发展了,建了一条路,正好通过厂区。领导找到赵志全,要他让道。赵志全摇摇头,给领导讲——鲁南生产的是治病救人的药,做药需要一个相对环保安全的环境,现在我们的企业,经过将近20年植树、种花、栽草,几十年相对封闭的生产环境,已经形成了适合产药的独特气候。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在市

场上有竞争力,除了我们的科研投入,就是我们的生产环境独一无二。如果在厂区中间通开一条路,那么我们多少年苦心孤诣,培养起来的小环境就彻底葬送了。

道理摆出来,领导明白了。

又一届领导来了。

领导又找赵志全谈话。

赵志全依旧是这个态度。

又又一届领导来了……不就是一个企业嘛,政府的话都不听了?

强势政府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思维里定型的。

赵志全不干了,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造福社会,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做企业的,不也是为此在忙碌吗。通路,可以,找个双方都有利的途径不是更好吗。走地下行不,政府负责设计,建设,我们企业投资,一个亿够不?

这就是后来社会传的,有钱就任性。赵志全牛啊。

赵志全有苦难言,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无奈。强者的无奈谁人知晓?

其实,但凡做企业的人,都领受过这样的教训,再小的政府也比企业大,不信你试试。小小的乡镇逼垮大企业的故事,在中国绝不是新闻了。这是一个需要换位思考的时代,要不,中央还提倡务实、和谐、共赢干什么?

就在银黄口服液畅销的时候,深圳一家药厂也开始生产这种产品,于是竞争开始了。竞争从来都是多元的,商场比战场更可怕。那时,我们国家还在运行着双轨制度,尽管赵志全属于承包经营,他率先走市场,走市场就得有自己的业务队伍。那时赵志全手下不过三五个业务人员,尤其是那个唐功师,可以说是赵志全手下的得力大将,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对鲁南当时的销售举足轻重。赵志全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可是他独独忽略了一点:越是人才,你的对手也盯得越紧。

1992年在上海药交会上,深圳的那家企业开始猎头了。当赵志全面对这个意外的消息时,他有一种被人割了一刀的疼痛。那个时候他刚刚走出困境,亟须销售人才,可是他无法开出深圳药厂的条件。那天他试图说服手下的

大将，希望他留在鲁南，用他的话说：我们鲁南刚开始走向兴旺，你是对鲁南有功的人，鲁南不会亏待每一个创业的功臣。

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许多时候，镀金的许诺远远比不上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那天他痛失干将，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只有握住战友的手，送他一程。可是他心中的痛苦谁人知晓？

多年后，鲁南的第六个业务员李兵，给我讲述了23年前的一幕——赵志全是派老唐去打上海市场的，他被对方瞄上了，说动了，决定离开鲁南到深圳发展。当时我们全厂只有7个业务员，老唐是最早省外业务将士，是佼佼者，我们都是新手，还无法替代他。他的离去对鲁南、对赵总都是巨大的打击。可是赵总知道，人一旦有了去意，你就是留下他，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了，三国时候的徐庶就是例子。

赵志全没有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他摆下一桌欢送宴，他说：好见好散。赵总的酒量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是喝不醉的。我们鲁南人都知道，每年新年刚过，他就要开欢送会，送业务将士出征，联欢会后就是欢送宴会，几十桌子啊，他就一桌一桌地敬酒，一圈下来，不醉。可是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是我们几个架着他离开酒店的。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不好受。那时候，我们鲁南正是用人之际啊。可是我们又无法劝赵总，让他大醉一场也好，忘记这些烦恼吧。

也许那次猎头对赵总的影响太大、太深了。从上海回来后，他下决心培养自己的队伍，发展自己的嫡系部队。同时，他给公司定下一条规矩：坚决不去挖对手的墙脚，无论那个人有多大的能力，他从不动心。那些从同行企业里来应聘的业务将士，他也一概拒收。鲁南的销售人才都是他自己从农村出来的学生里选拔的。我们赵总选用人才的标准：忠诚、吃苦；选人的程序：先德后才。

李兵的话，让我想起吴清纪的故事，无意中帮我验证了吴清纪讲述的真实性。

李兵说：赵总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老唐，他对着赵总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躬，大泪如雨。那天我请他吃饭，说起当年的那次别离，老

唐讲了一个故事：后来，鲁南制药发达了，深圳的那家药厂却倒闭了。他开始四处打工，那年他为推销挂历，厚着脸皮找到赵总，他没有想到，赵总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拉了他一把。

老唐说：赵总这人大气，我的奖金，提成他一分都没有扣。我在赵总最需要人的时候，为一己私利，走了，做出对不住赵总的行动。按照常理，他应该记恨咱。可是，当落魄的时候，又想到赵总，唉，当时咱只顾自己的前景，没有考虑到赵总的感受啊。

是的，人们都觉得赵总是鲁南的大拿，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人们想的都是：赵总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哪里考虑过能给赵总什么？也许这就是强者的悲哀吧。

此时我想起一个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一群系着围裙、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在台湾街头打出“有一款⁴⁸万人都尝过的意大利面即将上市，你要不要试吃一下”的横幅，邀请过路的人都试吃一点。台湾人素来热爱美食，因此这样的试吃活动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活动方的几个年轻人，将一份份面条装在一次性的纸杯里，再搭配上一个叉子，然后热情地端到来往路人手中。路人一边吃，活动方一边请他们在镜头里，与大家分享一下⁴⁸万人都吃过的意大利面究竟是什么味道。几乎所有路人的反应都一样，刚开始，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去试吃，可吃着吃着，他们就皱起眉头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啊。”“感觉就是一般的面条放进水里煮熟后捞起而已。”

实际上，这份⁴⁸万人都尝过的意大利面的确没有任何味道，但当路人们接过并阅读完活动方递过来的一张写着“口味说明书”时，顿时被震撼住了。只见这张卡片上写着：目前，癌症患者在台湾有⁴⁸万人，他们在接受化疗的时候，味蕾会被破坏，吃东西时基本吃不出味道。毫无味道的意大利面，我们今天只是试吃了一口，可这样的食物是化疗过后的癌症患者三餐都要面对的啊！所以，恳请大家为癌症患者付出多一分的关爱！

了解到真相后，路人无一不被感动，许多人甚至流下泪水。他们纷纷夸赞这样的试吃活

动办得很有意义，并十分配合地三三两两站着，高举着“我们陪你一起走下去”的横幅，让举办方拍摄出一张张照片。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些照片能给台湾48万癌症患者带去不一样的精神鼓舞。

现在，我们都知道，赵志全同志患癌症整整12年，12年来，员工们无数次看见他在职工食堂吃饭时的微笑。他的头发因化疗掉光了，他戴着以假乱真的假发，依旧微笑着出现在员工面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个强者的赵志全，可是又有谁怎么体味到一个强者所忍受的苦难啊。

其实，我们翻阅所有成功者的档案，就会发现这些成功者，他们都具备了一个相似的共性：当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当别人明白的时候，他富有了；当别人理解的时候，他成功了。

成功者其实就是领先一步的先行者。

大浪淘沙时，残酷的商战后存活下来并做大、做强的企业，都有一个具备莫名的天赋的领导者，没有这样的能力，是感觉不到希望的曙光的。就像30年前说下海能赚钱，20年前说炒股能发财，10年前说互联网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一样，那些人当时可能被认为是骗子，可是历史证明，那些骗子都成了富豪。当年赵志全也同样面临着这种质疑。

1998年，赵志全已经感觉到生物制药的重大意义和它带来的广阔市场前景，他开始组建科研部，专门负责新药的研发。随后开始广招博士和优秀的研究生。他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基本常识。当年他的得力大将，被深圳的同行高薪挖走后，他就对重金招贤深信不疑了。虽然他相信精神的力量，但物质的诱惑太大了。沂蒙山是革命老区，除了沂蒙精神，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为了留住这些人才，他必须在局部创造这种优势，于是就有了博士楼、专家车、高薪水等等优惠条件，就有了更多比北京还优秀的科研环境。与此同时，他必须给这些科研人才的后代们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让鲁南宝宝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于是他筹建最好的幼儿园，招聘最优秀的教师，当

时的这些投入，带来的多半是不解和质疑。

这也难怪，一个博士的工资，比三个普通员工都多，他们能创造什么呀？

一个生物研究室动辄就是上亿的投资，天哪，我们是生产厂家，不是国家科研机构，动辄上亿资金，都是员工们一分一分地挣出来的啊。发发奖金多好啊，一下子投进去，不知道收个葫芦还是个瓢呢。

一个项目动辄几年甚至十几年，半途而废者有之，一事无成者有之，那么多的钱打个水漂都不响，多可惜啊。

科研部就是烧钱的衙门……

面对种种议论，赵志全就告诉他们，任何企业要想获得大发展，都离不开新的产品。任何一个新产品的畅销，都要经过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我们现在进行的生物制药产品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它的市场前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动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地抓住它，实现我们鲁南的财富梦想。任何财富的缔造过程也都有三个：先知先觉的经营者，后知后觉的追随者，不知不觉的消费者。在1987年我承包鲁南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可以想想，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庭微机吗？你想到过手提电脑吗？肯定没有。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可是1987年的柳传志想到了，所以他成了中国的巨富。我们成了他这位先知先觉的经营者的不知不觉的消费者。于是，我们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我不是先知先觉的经营者，但我知道，医药行业的前景，就在生物制药领域里，所以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不放，依此实现我们鲁南的百亿企业，成就我们鲁南的百年基业。

可是那时候，赵总说这些无疑是超前的。好歹，赵志全是个强悍之人，强者的优势就在于他可以乾纲独断，把事情做好。但是决断后面是众多的不解，所带来的那份孤独，只有他一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独自忍受。这似乎也是强者的宿命吧。

4

就在赵志全的师哥王法义渐渐被他“疏

远”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同学，乒乓球对手，临沂市的业余乒乓球冠军王向群，也感到了他的“冷淡”。他们俩回忆时说：这个时间大约是2012年下半年。从此，你基本上见不到赵志全的影子。

如果说知根知底的王法义还能理解的话，乒乓球手却觉得不可思议了。在这之前，市总工会在新时代药业举办多场大型的乒乓球比赛，那时赵志全是以自己特有的推、挡、抽、杀的姿势出现在赛场上的，可是现在他似乎销声匿迹了。你打电话他也接听，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只是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乒乓球手就不知道了。与他有着共同感受的还有那些曾与他多次打交道的各级官员，如今想见到赵志全一面都不容易了，别说让他陪着共进晚餐。后来，就是省里、市里的主要领导来了，他顶多到现场简短地碰一下面，就匆匆地走了。昔日的客户来了，招待一切照旧，可是再也不见赵总出面了。这期间，企业照常运行，产品依旧热销，赵志全怎么啦？唯一的解释就是：人有钱了就任性，钱多了架子就大了。于是对赵志全的种种不解，甚至怨气开始膨胀，各种怨言开始载道。

可是在厂里，赵志全总是尽量到职工餐厅吃饭，他依旧微笑着同员工打招呼，员工们依旧热情地喊他：赵总。除了消瘦、苍老，在员工眼里，他们的赵总没有太多的变化，鲁南的一切照旧。于是外界就更加不解了。有人说老赵在小圈子里搞个人崇拜，在鲁南搞独立王国……凡此种种，赵志全一概不去解释，因为他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在2014年初，他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与之同行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士岭，见他一脸的疲惫，忍不住地问：老弟，你哪里不舒服？

赵志全摇摇头说：我有点累。就是这个有点累的人，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让秘书来到王士岭的房间，说：赵总安排我来给你服务，我们鲁南在北京有办事处，熟悉情况。王士岭很受感动。

2014年11月18日的追悼会上，王士岭一脸后悔地说：那时候不知道他是癌症后期啊。

昔日的那些朋友、领导大都知道他的酒量，日子长了，就想找他喝一壶。就在他们发出

志全你在哪里的探问时，赵志全就在新时代药业那个给专家建造的小楼里。小楼背倚小花山，面对着温凉河，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中，静静地蹲在阳光里。

如果说三年前，他是在鲁南总部和新时代药业之间往返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在这座小楼里，指挥着鲁南，直到生命的终结，他都没有远离这座绿树掩映的小楼。

外人不知道，第一次手术后，赵志全就不再抽一支烟，不再喝一滴酒了。住进专家楼后，他唯一没有改的习惯，就是到职工餐厅里，与他的员工一起就餐。享受那份与员工在一起的欢乐。只要没有其他重大事务，一日三餐，他都会过来，向自己的员工笑一笑，挥一下手。

外界的人不知道赵志全在干什么。

集团总部的厂医张传林就是从2014年春天搬到新时代药业的，他的任务就是照顾赵总。他是1991年毕业于的大学生，专业是临床。那年赵志全蹲在市教育局要大学生，就这样，他来到鲁南。他清楚地记得，那是2002年的11月，赵总觉得呼吸不痛快，胸部不太好受时，张传林就动员他去市医院检查一下。那时赵总身体好得很，是厂里的长跑健将，打乒乓球一气能打十几局，只要有空闲，他就活跃在体育场上。平时连个感冒都不得的，在张传林的一再督促下，他去了医院。

应该说，张传林是最早知道他患了癌症。这是整个鲁南上万人中，知道赵总患癌症的仅有的三两个人之一。按照赵总的意见，消息就控制在这个范围里。赵总对他和秘书说过：癌症没有特效药，目前最好的特效药就是抗，抗病就跟抗战打鬼子一样，是一场战争。既然处于战争状态，你就得在战略上藐视对手，在战术上重视对手，该手术的就手术，该化疗的就化疗，前提是不能把自己给化垮了。抗病要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你精神强大了，再邪乎的病就渺小了。

一个癌症患者居然有这样的心态，医生张传林觉得鲁南有望了。

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赵总还是那样忘我工作，厂医张传林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就在他希望奇迹延续的时候，秘书通知他：到新时

代上班。赵总那里需要你。他心里一紧，知道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他匆匆赶来。

那些日子，他目睹了一个强者抗击癌症的全过程。

当我向他询问赵志全后期的情况时，他含着泪水说，强者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

张传林帮我解开了赵志全隐身之谜——十多年的抗争，一个人的体力是透支的，到了后两年，赵总的身体极度虚弱，连一场感冒都经不起。所以，在不耽误他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对他实行严格的隔离治疗，尽量不让接触过多的外人，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于是那个远离闹区，相对安静的小楼，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从那时起，除了非出面不可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不让他同外界直接联系。秘书、网络、手机成了他连接整个鲁南和市场的工具。2013年5月，赵总的胃口开始下降，食量大减，这对一个久病的人来说，决不是好事。我就给他施行理疗，从5月一直到年底，终于让他的体质开始恢复了。

一天，我对他说，你的病情应该给赵龙说说了。

他很坚决地摇摇头，他说，没有必要，病在我身上，就得我自己来承担，谁都替代不了我的痛苦。再说，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给他们讲述实情，只能给他们增加担忧。停了停，他又说，传林啊，我之所以不让社会、员工知道我的病情，不是我怕死，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眼下，我们鲁南正是向国家大型药企奋进的关键时刻，我的身体状况事关整个大局。员工的稳定，客户的心态，市场的观望等等，我们鲁南输不起啊。传林啊，我们从一个净资产不足19万元的校办企业，走到现在，聚集了多少人的心血啊。你们要理解我的苦心。

说着，他一声长叹。

写到这里，读者也就明白了开篇中赵龙的惊讶——爸爸的白发去了哪里？

写到这里，我想起吴清纪讲的故事——那时候，他在地开拓市场，一天，一位熟悉的医生对他说，听说你们的赵总在上海手术，癌症后期。

谁说的，我们赵总好好的。昨天晚上，我还给他电话汇报了三十分钟呢。

是一个药厂的业务员说的，他告诉我，鲁南的赵总快不行了，这个企业很快就会垮的，他让我们使用他们的产品。

造谣，绝对的恶意造谣。

那时的吴清纪只知道在竞争市场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几年，外界对赵总的谣言太多了，对见惯了赵总形象，听惯了赵总声音的吴清纪来说，日子一长，这样的传言也就成了“狼来了”的当代版。直到2014年那个阴沉沉的冬天，他泪流满面地站在《忘忧草》的旋律里，才对自己疏忽大意自责不止。于是他想起沂蒙山一句老话，风不来树不响，虱子不咬不痒痒。唉，疏忽了。

其实，这绝对不是员工的疏忽，而是赵志全掩藏的成功。

2014年5月2日，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开始了，这几天，我们赵总的心情一直都不错，体质也恢复得相当可观了。他要参加运动会，我知道他的心思，他想看看员工跟他们一起欢乐欢乐了。

因为这些年，不断地有传言说，赵总得了绝症。也有传言说赵总活不了几天了。每一个传言都会在员工中，引起巨大的波澜。其实，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传言，都在赵总的背影所到之处，都在他爽朗的笑声里，不攻自破了。

其实，那个时候赵总的病已经加重了，只是他比别人能忍耐，坚强的性格和乐观的精神，把病情彻底盖住罢了。

可是一年一度的运动会，群情欢呼，喜气洋洋。要是放在往年，赵总早就下场了。体育是他的强项，多少年来，他龙腾虎跃的影子，就在体育场上闪现。那天他跟往常一样讲了话，又跟着长跑的刘忠博士他们的后面，鼓劲加油，折腾了大半天。运动会结束后，他又召开了业务大会。

高强度的工作，让虚弱的他感冒了，这次感冒引发了身体的突变，持续低烧。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是他的高温，硬是一个月都没有降下来。持续一个月的高烧啊，谁受得了？我们一向坚强的赵总啊，就这样彻底倒下了。

后来，我们只好用一个轮椅推着他，在院子里转一转，再后来，只能在楼上转一转了。这时候，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吸氧气。可是他没有躺下，他就吸着氧气坐着轮椅批阅报告、文件。那个罪啊，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作为监护医生，每天，我都把采集的数据传给北京的专家，让他们分析，帮助我们确定治疗方案。这次，他们看完数据后，立刻用电话询问我：现在，这个病人在重症监护室里，表现得怎么样？

我告诉他们：他在办公室里工作呢。

对方一口否定：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这样的病人还能工作？

我说：是的，赵总不但在工作，他自己还可以刷牙、洗脸呢。正常的生活一切都能自理。

对方连呼：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不管专家们如何否定，可是，奇迹依旧在赵总身上延续着。当然作为医生，我知道赵总所承受的苦难，早已超出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程度。

每天早上，我去看望，他都会笑着问：传林，你看我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吧。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早饭我多吃了一个鸡蛋。等熬过去这几天，我们就去职工餐厅和员工们一起就餐。

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鼓劲加油，他需要正能量。我顺着他意思夸了几句，可是一扭头，就掉下泪来。

在一楼，我含着泪给专家楼里的经理说：让工作人员见了赵总，都笑脸相迎，就说一些给他鼓劲的话。譬如：赵总，您今天气色好多了。赵总，过几天你教我打乒乓球吧。赵总，咱斗把地主吧。总之，要鼓励他、表扬他，给他正能量。我们的赵总为了企业的发展把自己掏空了，他需要力量啊。

说完我自己忍不住眼泪淌下来。

其实，那时候，我们赵总是多么的无助啊，一个强者就这样被癌症给折磨得没了脾气。

太阳从河东跨过河西，一天就过去了。秋天来了又走了，冬天随后就到了。赵总就在这里批阅文件签署命令，拖着孱弱的身体，指挥

着各路将士。

我知道，他的每一个日子都很艰难。

我知道他患的是最疼的癌症，我多么想听一声他痛苦的呻吟。可是没有，整个夏天没有，整个秋天也没有，漫长的冬天熬到11月，依然没有。白天，我听到是他吩咐秘书，安排工作的声音，看到是他伏案和坐着轮椅工作身影，晚上看到的是窗前的静静的灯光……

熬到11月，我们赵总感觉到日子不多了，就电令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回来。

匆匆赶来的赵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呆呆地看着一向刚毅、坚强、高大的父亲，居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她哭了：爸爸，你这是怎么啦。

小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依旧欢快地跑着、喊着：姥爷抱抱，姥爷抱抱。

我看见，赵总努力地一笑，他伸出双臂去抱可爱的小宝，可是长长的双臂却显得毫无力量，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知道自己再也抱不动小宝了。那一瞬间，我们看见无助的眼泪顺着赵总消瘦的面颊慢慢流下来。

看到这个场景，我们也就理解赵总生前为什么喜欢《让掌声响起来》——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面对一个强者的孤独和他无奈的眼泪，我深深地感觉到，当病魔把他所有的气力都吸走后，连忍耐的机会都没有了。

2014年11月14日晚上，就在我们的默默地祈祷中，我们那个为鲁南耗尽最后心血的人，静静地离开了他牵挂的员工，永远地走了。

尾声

2015年11月12日，也就是赵志全逝世一周年的前两天，山东省委宣传部追授他为“齐鲁时代楷模”的称号。那天，赵志全的遗孀龙广霞和女儿赵龙，走上山东电视台的演播大厅，母女俩含着泪水替他领取了荣誉证书。华丽的演播大厅里响起令人心动的颁奖辞——豪情

满怀，无惧风雨。以岗位为家，勤勉尽责。他用一生的拼搏书写创业者的传奇。科学管理，心系员工，以人为本，凝心聚力。他以崇高的精神树立企业家的典范，改革创新，服务社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堪称“齐鲁时代的楷模”。

2015年11月14日，是赵志全逝世的周年祭日。按照乡村风俗和赵家的祖训，周年祭日是要隆重操办的。五叔赵元常跟龙广霞协商，决定遵循亡者的遗愿，从简办理。他们匡算了一下，赵家族人及集团领导不足百人。可是，当赵元常带着赵氏的后代们，携带香火、贡品，走到玉带山下时，寒风里，他看到玉带山上下早已人山人海了，少说也有2000人。原来，员工们和周边的群众，早就惦记着这个日子，他们一个个顶着冬日的山风，早早地在玉带山等候了。

这个场景让我的思绪回到一年前的今天——一个从不张扬的人，在长夜的孤灯下，在写完遗嘱后，轰然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这不幸的消息，通过员工的手机，通过现代化的媒介，瞬间传遍了小城，传遍了四面八方。微信跨越无限的时空，穿过浩瀚的海洋，传到遥远的西方。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那天，赶来送赵志全的不下13000人。

“这个宏大的场景，成为坊间考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志，是人心所向的一道永恒的风景。”一位徒步参加整个葬礼的副市长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位副市长就是临沂市委常委尹长友同志。半年后为验证这细节，我专程采访他。他说，你没有参加那次葬礼，你缺乏现场的感受。那天，所有的车辆都无法开动了，我是步行了十里路才挤进殡仪馆的。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殡仪馆里，人啊比肩接踵，连个插脚的都没有。人们都想最后再看赵总一眼，送赵总一程。人啊，死后能有这样的荣光，生前他一定了不起。

看看这位副市长一脸的敬意，我直后悔，当初要在现场感受一下就好了。

他说，你们作家不是喜欢细节吗？我给你提供一个。那天，殡仪馆为什么一下子拥进那么多人？秘密，是一个附近板厂的小老板透露的，得知赵总火化，小老板就放假一天，带着员工来了，小老板和赵总无一面之交，只是听说

赵总和员工们的关系特别好，就想实地感受一下。

问：有什么感受？

答：人家赵总之所以能把企业做得那么大，那么好，看看眼前的阵势，咱就明白了。

都说天地之间有杆秤，砣是老百姓。这话有道理啊。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在于你自己有多少幸福，而是你为多少人创造了幸福。

五叔赵元常点燃了纸钱，草纸在《忘忧草》的旋律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无数的灰片蝴蝶般地在坟前飞舞，天空，无数的鸟儿在盘旋，构成了玉带山上的一大奇观。这景观让人们想起一年前，赵总下葬的那天。当送葬的哀乐和悲恸的哭声在玉带山下响起的时候，清晰的温凉河开始模糊起来，一会儿，大片的河雾氤氲浮升，向玉带山逶迤而来，工夫不大，玉带山就陷入雾中。太阳的霞光穿透了雾障，云蒸霞蔚的景观突兀而现。老人说，人在做天在看。那是上天对一个好人的眷顾。

今天，看着鸟飞蝶舞的场景，五叔想到了一年前的景象，他站在赵志全的墓前，低声叨念：都一年了，大伙还惦记着你啊，志全啊，你就知足吧。

这不仅仅是赵志全的知足，也是所有鲁南人的知足，更是所有关注鲁南大业的人们的知足。一个拥有英模的团队绝对是充满创造能量的，一个知道珍惜的英模的团队是充满希望的。我相信，所有看到这个场景的人，他们一定看到了鲁南的明天。

14日深夜，当我含泪敲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正是一个创业的强者，一个有德的仁者逝世一周年的祭日，此时落笔也算是对亡者最好的祭奠了。就在我一直为这部作品寻找结束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两天前的屏幕上，赵龙在替父亲领“齐鲁时代楷模”奖时说的一句话——我也希望大家记住我的父亲，记住这样一个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善良的人。

附：赵志全事迹报告会报告

用生命追逐梦想

鲁南制药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李兵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李兵，现任鲁南制药集团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二十多年来，我见证了赵志全同志历经坎坷，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艰难历程。他的一生，就是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一生，他的精神像一首歌，吟诵着人生的苦乐，像一条河，诉说着创业的艰辛。

鲁南制药的前身，是郯南劳动大学的校办工厂。1987年，国家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改革，临沂地区行署选定了人员少、底子薄的郯南制药厂作为首家承包经营试点企业。拿这样的小厂做试点，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和影响。年仅30岁的赵志全从四名竞标人中脱颖而出，他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承包方案——“用四年时间，实现年产值1000万、利润120万”。竞标现场顿时炸开了锅，人们议论纷纷，除了敬佩，更多的是怀疑。要知道，那时的药厂年产值才一百多万，利润几乎为零，要实现这样的天文数字，怎么可能？好心的领导私下提醒他，“志全啊，定得太高了！”更多的人则是起哄，“反正这个厂不行了，死马就当活马医吧”。1987年10月25日，在怀疑的眼光下，赵志全同志还是毫不犹豫地承包合同上签下了名字。这份承包合同意义重大，它是80年代沂蒙老区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份承包合同，从此，沂蒙国企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当初这样一个实验性的决定，却让一个小厂二十多年后发展成为一个资产过百亿、闻名全国的大型制药集团。

承包后的困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企业账面净资产只有19万元，流动资金一分也没有，生产原料也仅能维持三天。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赵总马不停蹄，一家一家地找银行贷款，但银行一听说是濒临倒闭的郯南制药厂，就摇头回绝了。在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他常常一个人站在荒草丛生的厂区，看着破旧的厂房、简陋的设备，苦思良策。

就在赵总陷入绝境时，一位行长出于同情，答应贷款2万元，但是期限只有一个月！区

区2万元，今天看来，还不够我们企业1分钟的产值，但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救命钱！之后，他又七借八凑，筹集了1.8万元，就这样，靠着这仅有的3.8万元，艰难地启动了生产。

在恢复生产的同时，赵总又对落后的企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必定触及各种利益，于是，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利益受到损失的个别人，不断向上级写信，诬告药厂造假。不久，国务院派出了由十几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100多号人就浩浩荡荡开进了这个不足200人的小厂。这边还正在调查，那边一封封更恶毒的信又散发到每一个职工和一些经营单位、商场，各种非议、怀疑铺天盖地而来，几乎要将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厂翻个底朝天。

刚刚缓过一口气的赵总，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调查人员和社会上的冷嘲热讽，他的心在滴血。年轻的他哪里知道，一个小厂的改革居然引来那么大的阻力。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调查组渐渐撤离了，但那些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仍然不肯罢休。这天晚上，赵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他看着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和年幼可爱的孩子，他安慰她们说，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准备陪家人吃一顿热乎饭的时候，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暗处瞄向他，“砰——”凄厉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吓哭了孩子，也吓坏了妻子，他一把抱住妻子和女儿，说：“别怕！别怕！”妻子哭着说：“咱不干这个厂长了吧！咱过几天安生日子不行吗？”赵总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不仅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

面对重重困难，赵总一边没日没夜地搞生产，一边苦苦寻找新的出路。他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论证，联合山东中医学院研发出了新产品——银黄口服液。为了尽快打开市场，他又带着2名业务员和仅有的3万块钱，到南京召开新产品推广会。3万块钱够全厂发一个月的工资了，很多人对他这种做法不理解。但赵总说：“企业要发展，市场就不能仅限于省内，必须要走出去，跨过长江去，占领全中国，以后还要走向全世界。这个推广会即使不成功，就算交学费都是值得的！”随着产品广告在

热播电视剧《渴望》上的投放，银黄口服液一炮走红，当年实现了产值 1700 万元，利润 160 万元，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承包期的目标。全厂干部员工、社会各界无不对赵总知难而上的勇气交口称赞。

走出困境后，赵总并没有小富即安，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企业仅靠单一产品是无法走远的，况且银黄口服液的新药保护期转眼即逝。于是他果断做出决定，进军西药市场，投资建设西药厂区。1995 年，正当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时，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银行紧缩银根，国内一大批企业纷纷倒闭，鲁南制药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绝境，赵总临危不惧，班子会上立下了铮铮誓言：“每月只领 200 元生活费，年底前扭转不了局面，就自动辞职”。以大无畏的气概向全体员工发出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战九六的号令。

面对重重困难，赵总不找市长找市场，他马不停蹄，奔波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白天与专家交流，晚上与业务员一起分析市场，解决问题，经常开会到凌晨三四点钟。为了赶路，他带着一大包煎饼和大葱，饿了就在车上啃几口，两个司机轮流驾驶，累了就在公路边上歇一会。最紧张的时候，九天时间他跑遍了东北三省十八个城市……

11 月下旬，赵总第三次来到市场一线，在长沙开会一直到凌晨三点，会后，他连夜冒雨赶往合肥。由于连日不分昼夜地奔波，极度劳累的他在合肥花园宾馆下楼时摔倒在楼梯上，昏了过去。大家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检查为腿部严重骨折，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他却坚持打上了石膏，简单处理后，拄着双拐又回到会议室。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他还故作轻松地对业务员说：“一点小伤，吃片咱自己生产的贝特就好啦！”返回公司的那一天，当车门打开，头发蓬乱、面容憔悴的赵总被人用担架抬下来时，职工们忍不住地哭了。一位老员工紧紧地抓住担架不松手：“赵总，你这是怎么了？”他微笑着安慰大家：“没事，没事，不小心摔了一下。”即便是这样，赵总一天也没有在家休息，也没有住院治疗，拄着双拐坚持上班，常常

挂着吊瓶批改文件、召开会议。

“96 决战”到了最后一个月的关键时刻，腿伤未愈的赵总又让人背上飞机，到广州市场召开动员会议。腿打了石膏不能弯曲，他就在跟前放把椅子，搭在上面坚持开会，为了不让业务员看到，他就提前到达会场，把伤腿用桌布盖住。会后，为了尽快赶往下一个市场，他决定拆掉腿上沉重的石膏，医生说：“现在打开，你的腿就有可能废了。”赵总听了哈哈一笑：“不就是骨折嘛，没那么严重。”医生无奈，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敲打着腿上的石膏。弄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清理干净。赵总看着除去石膏的腿，高兴得像个孩子。可第二天，他的小腿就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那几天，他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宾馆里，一边吃药，用中药进行消肿，一边打电话调度市场。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用中药给赵总热敷，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赵总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看着丈夫肿胀的腿，消瘦的面容，他的妻子顿时泪如雨下。

正是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96 决战”最终取得了胜利，鲁南制药起死回生，由此，企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2 年，鲁南制药已经成为中西药兼产、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企业的日子好过了，员工的收入提高了，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松口气，好好享受企业发展红利的时候，赵总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投资 100 亿元，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新时代药业，进军生物制药领域”。有位老领导参观了新时代药业后，看着大片荒丘上林立的塔吊，担心地说：“鲁南现在一年才 10 多个亿产值，却投资上百亿建这么大一个企业，这步子迈得可不小啊！”

可是，赵总认准的事绝不会放弃，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知道，企业只有加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才能参与全球化竞争。规模化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居安思危，抓住发展的大好时机，为鲁南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赵总说：“我们要倾全公司之力，无论困难再大，都要把新时代药业建好！”

建设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困难数不胜数，单是巨大的建设资金就让人头疼。赵总就采用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建设一期、投产一批、滚动发展、良性循环的方式。最初的那段时期，赵总几乎白天黑夜都待在工地上，厂区所有规划他都亲自审核、把关，一遍遍地跟技术人员讨论、修改。2002年年底，新时代药业开工已经半年多，工程进展一切顺利。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在小部分人中不胫而走，我们的赵总可能得了绝症，顿时弄得全厂人心惶惶，工地上传言四起。但很快赵总又出现在工地上，还是那样雷厉风行、谈笑风生，跟原先就没什么区别。看着赵总忙碌的身影，职工的心才慢慢地稳定下来。直到追悼会上，我们才明白，12年来，他一边独自同可怕的病魔做着殊死的搏斗，一边不断克服着企业发展中的种种困难，从来没有专门住院和疗养过。12年来，新时代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而我们敬爱的赵总却渐渐消瘦，溘然离世，永远地长眠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新时代……

我始终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把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想起了18年前，他在庆祝公司承包经营十周年演讲比赛上的一段话：

（接赵总讲话录音，原声）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鲁南和每一名员工，执着追求着鲁南富强的不灭梦想，多少次风雨兼程，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悲欢离合，无论风雪严寒，无论炎炎夏日，一年一年，一天一天，一时一刻，期盼着明天会更好，期盼着鲁南会更好……”

这就是答案！这就是赵总毕生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谢谢大家！

梦想起飞的地方

鲁南集团科技部 赵丽丽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南制药集团科研部的赵丽丽，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梦想起飞的地方》。

十年前，流行着一句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美国，一直是多少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术圣地！2004年6月，我的男朋友刘忠即将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当时，美国亚特兰大 Emory 大学已经批准了我的工作申请，并同意让男朋友一同前往。

就在我为多年的梦想即将实现而感到无比兴奋时，男朋友却打来电话说，他决定去鲁南制药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目瞪口呆，我搞不懂，是什么让他放弃美国如此优越的工作条件，决定要去一个偏远山区的企业？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过，动之以情地聊过，怒不可遏的吵过，甚至一度提出分手……但他意志坚定，而且在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去了鲁南制药。

2005年5月，因为父亲要做一次大手术，我回国探望，趁机去了一次鲁南。其实，第一次来这里的目地，就是想把男朋友带到美国去……

赵总听说我来了，要见我一面。第一次见到赵总，印象深刻，高大的身躯，花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庞，爽朗的笑声，自信睿智，热情随和，让人感觉亲切、温暖，尤其是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赵总对国内外新药研发领域的发展趋势，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甚至让专业从事药物研发的我都自叹不如。赵总还说：“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缺人才呀，鲁南的发展，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才！刘忠决定留下来，我很感动，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

后来，赵总又提到了父亲的病情。他说：“我也有一个女儿，我知道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现在你父亲病了，一定要把他治好！”顿时，我被关怀的温暖包围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此次鲁南之行的使命！当我再次表明态度，男朋友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刚离开赵总的办公室，赵总就亲自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安排为你购买回老家的机票；第二个电话，为你的父亲准备了十万元的前期治疗费用；第三个电话，安排邀请最优秀的专家为你的父亲会诊治疗……”

那一瞬间，我陷入了沉思，父亲是我最爱、最牵挂的人，赵总与我非亲非故，却对我的父亲如此关心，也许，就在那一刻，我开始理解并懂得了男朋友的选择。

在赵总的帮助下，父亲从老家转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期间，赵总还数次打电话给我，询问父亲的治疗情况，钱够不够用，还有什么需求，我再一次被深深感动，然而，更让我感动的是，赵总还委托工会主席，专程探望父亲……面对这一切，善良的父亲，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赵总是个好人，咱得对得住好人。”

返回美国的日子日渐临近，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很难的决定：留下来，留在国内，留在鲁南，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为此，美国导师回答给我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回首往事，总是忘不了那些让人感动的点点滴滴……

2005年10月1日，我们有幸参加了公司每年为员工举行的隆重的集体婚礼。婚后，我把父亲也接到了身边。记得有一次下班回家，父亲激动地告诉我，今天在楼下和赵总聊了很长时间，我很诧异，我的父亲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赵总居然和他聊了那么久，父亲说，赵总问了他的身体状况，问家里有什么困难，还说，两个孩子放弃了美国舒适的工作环境，在我这里受苦了……那天，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父亲，再一次说出了那句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赵总是个好人，咱得对得住好人。”是啊，40平方米的小房子他住了20多年，但我们刚来鲁南就住进130平方米的大房子，他乘坐的是一辆普通桑塔纳，却给我们配备了桑塔纳2000；给我们制定了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这比当时赵总的工资都高……有这样知冷知热、关怀备至的老总，有这样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伯乐，有这样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挚友，我们怎能不热爱鲁南？我们怎能不努力工作？

2005年11月，我开始启动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和调研，我列出了

需要采购的设备清单，费用超过了5000万！当时，我的心情忐忑而纠结，那几年，由于建设新时代投资巨大，公司资金非常紧张，用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赵总他会同意吗？我一想到赵总曾经给我说过，我要给你建最好的实验室，提供最优越的科研条件。于是，我鼓足了勇气，走进了赵总的办公室。赵总在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一个电话把分管财务的副总叫来，要求不管资金多么紧张，都要优先保证筹建实验室的费用，就在那一瞬间，我被赵总的举动深深打动，赵总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对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赵总经常给我们讲，再穷不能穷科研。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自2001年以来，公司平均每年都拿出销售收入7%以上的资金投入到科技研发工作中，最高年份高达9亿元，这是国内一般药企很难做到的。

每当我们走进心爱的实验室，一种感恩之情便油然而生。赵总给了我们充裕的空间，尽管没有明确每个科研项目的完成日期，我们还是常常一个忙得睡不上觉，一个急得睡不着觉。经过我们和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先后研发了器官移植用药、癌症治疗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的多项产品。这些药物，都是在国外销售额巨大、技术含量极高的产品。

如今，公司拥有了一支由20多名博士、800多名硕士组成的优秀科研团队。多年来，在广大科研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鲁南制药在科研创新上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完成了国家86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研专项课题100余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省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20项，获得授权专利数量居国内医药企业第二位，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在全国同行业名列前茅。

赵总生前审批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投资高达2亿元的生物制药重组甘精胰岛素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和爱人进入鲁南后一直负责研发的。赵总生前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他曾深情地对我们说：“这个项目是公司第一个生物制品，它承载了我们鲁南的梦想和希望，你们已经为之奋斗了十年，无论投入多大，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都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们，好好

干吧，我相信你们，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赵总的话语时刻激励着我们。记得有一段时间，项目遇到瓶颈，很长时间没有突破。在向赵总汇报时，我很沮丧。他却哈哈一笑，说：“搞科研嘛，就是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这样吧，给你一个月的假期，好好放松放松……”以前，赵总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项目进展，但在我休假的那段时间里，却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赵总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啊！在旅行的途中，我并没有停止对项目的思索，耳边经常响起赵总和我说过的话：“我相信，你能行！”经过认真梳理，我终于理清了头绪，思路也豁然开朗！后来，当赵总得知问题已经解决，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然而，就在赵总溘然长逝后的一个月，国家财政部公布了2014年国家12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助名单，鲁南制药的重组甘精胰岛素项目名列其中！获知这个消息时，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赵总，我多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您啊！这个项目，您等了十年，盼了十年！可为什么没能再多等一个月？！我似乎明白了，一次在汇报项目进度时，赵总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要是能再快一些，就好了……”直到在赵总的追悼会上得知他罹患癌症已经十二年，我才理解，赵总自知病情严重，他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项目开花结果！事后，我常想，假如这十年来我再努力一些，假如休假的那一个月我能坚守在实验室，赵总是否就不会带着深深的遗憾而去呢……

时光的脚步，依旧匆匆向前。如今，每天经过办公楼的时候，我都习惯性地 toward 大门方向看上几眼，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那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多么希望赵总伴着爽朗的笑声，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然而，天妒英才，一位卓越的企业领头人，一位鲁南事业的缔造者，带着太多的遗憾和眷恋，永远地走了……

我仿佛看到，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我带着孩子，在玉带山下，在科研楼前，给他讲妈妈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告诉他，曾经有一个人，用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们安逸的生活——他，就是灿烂星空中最亮的那一颗……

永远的怀念

赵志全的女儿 赵龙

各位领导，同志们：

爸爸离开我已经九个月了，可是我一直觉得他还在我身边，和爸爸有关的回忆，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爸爸出身贫寒，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从小就知道吃不饱饭的滋味。作为1977年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爸爸靠着超人的勤奋获得了国家一等助学金，这本来是他生活的唯一补助，但是他却省出大部分寄回家里，因为在那个贫困偏远的小山村还有体弱的爷爷奶奶和四个年幼的姑姑。爸爸经常给我提起他在青岛读书时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只有一床被子，这床被子是爸爸在老家时一直盖着的，因为家里实在是没有钱给他做一床新被子，这床被子就被带到了大学，爸爸1米8多的个子盖到了上身就盖不着脚，盖住脚上身就露了出来。爸爸曾经代表学校参加青岛市大学生万米比赛，那场比赛的主办方提供了免费的饮食，爸爸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肉包子，可以敞开肚子吃。但是那次比赛爸爸因为吃得太多了，没能跑出很好的成绩，他原本是学校万米纪录的保持者，但这次仅仅进入了前八名。也许正是因为爸爸这种贫困艰难的生活经历，他才对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员工和生活困难的人格外同情。

大学毕业之后，爸爸就开始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逐拼搏的脚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家敬他重他就是因为他在没有任何背景，任何靠山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大家看到的他总是面带微笑，神采飞扬，却鲜有人知他背后的艰辛、孤独和付出。爸爸在承包经营两年后，一头的黑发就已经开始泛白，人也苍老了许多。有一次爸爸妈妈去学校接我，旁边的同学就窃窃私语：“看，这就是有钱的老板找的小老婆”。因为满头白发的爸爸看上去实在比妈妈大太多了，而实际上爸爸只比妈妈大一岁。

爸爸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记得

决定企业命运的“九六”决战那一年，妈妈生病在北京住院，爸爸只利用出差路过北京的机会去看了妈妈一次。到医院后，平时很善言谈的爸爸，在妈妈面前，仅匆忙说了四个字：“我太忙了！”妈妈原本一肚子的委屈要向他倾诉，但是看到爸爸面容憔悴、头发蓬乱的样子，立刻办理了出院手续，面对医务人员的劝阻，妈妈说：“我住在这里，心里也不踏实。厂子太难了，我得在他身边。”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的性格。然而，200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有些自满自得和自由散漫，这时，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爸爸说：我们就你这么个女儿，希望你能愉快的工作和生活，但不能没有约束，不能自由散漫。既然我能教诲我的员工，引导企业的发展，我也能把一些有益的要求带给你，希望对你的成长有所帮助。爸爸虽不希望你成就什么大的事业，承担过重的压力，也多次明确表示不让你从事大企业，但毕竟你得承担比一般人更重的担子，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如今，再次翻看信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爸爸对我的那一份深沉的爱！

爸爸离世，很多人在网上留言：怎么会这么突然。其实在爸爸患病的12年年来，爸爸一直饱受着病痛的折磨，几度病情凶险，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全身。爸爸一边坚持工作，一边不为人知地进行着各种治疗，从来没有长期住院治疗养过，总是在手术一结束就立刻投入工作。爸爸第一次做开胸手术后的第十天就在病房里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没有人从他平静的外表下看出他经历过什么。

2008年7月21日，奥运圣火在临沂传递，爸爸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可是，20号那天，爸爸却没有出现在圣火传递的排练现场。负责圣火传递联络的工作人员，心急如焚地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放心吧，不会误事儿的！”第二天，爸爸如期出现在圣火传递的现场，意气风发，步伐矫健，圣火传递圆满结束后，爸爸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可是谁也不会知道，就在圣火传递的前一天，爸爸在上海做了肿瘤介入手术，手术一结束，他就连

夜从上海赶回了临沂！

接下来的那几年，爸爸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这也成了我心中最大的牵挂。每次回国，爸爸总是在工作之余和我聊聊天，谈谈心，带着我和员工们一起打球、跑步，从来不像一个病人。因为他一直都是笑声朗朗，积极向上，他的乐观和坚强，让我坚定地认为：爸爸正在慢慢地好起来！

2014年11月8日，爸爸突然让我回国。匆忙赶回来的我，看到爸爸的那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几个月不见，我高大魁梧的爸爸呢？眼前这个身形消瘦、面色苍白的老人是我的爸爸吗？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心疼，抱着爸爸大哭了一场。11月14日的晚上，我给爸爸洗完脚，抬起他的双腿放到我的腿上，轻轻地按摩，爸爸原本强壮的双腿已骨瘦如柴，体重也仅仅剩下不足100斤，我只能强忍着眼泪。当我抬起头时，发现爸爸一直慈祥地看着我，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暖。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下来，慢下来，让我就这样贪婪地享受着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光。此时他攥着我的手，尽管不像以前那么有力，却久久地握着，“坚强！”像是在鼓励我，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临睡前，我和爸爸道晚安，爸爸轻轻地挥挥手，走出爸爸的房间，爸爸微笑的眼神，慈爱的面容，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于是，我停下脚步，转身，再次回到爸爸的身边，深深地亲吻了爸爸的面颊，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和爸爸的永别！

在爸爸最后的几天里，身体十分虚弱，他曾经对我说：“我现在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艰难”，他当时的语气是那么的平常，现在想来隐藏着多少痛苦。但是，爸爸仍然坚持夜以继日的工作，直到临终前还在批阅文件，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深深的记挂着他曾经奋斗过挥洒过青春汗水的鲁南制药和他深爱的所有员工。

爸爸临终前，写下了5首歌的名字，其中一首是《忘忧草》，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我想这是爸爸在最后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一定要坚强，逝者已逝，生者坚

强！还有一首歌：《掌声响起来》，“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我想，也许这就是爸爸一生的写照吧！

现在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爸爸对我和妈妈的爱。只是在小家与大家之间，他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大家。在爸爸遗留下的任命书中，爸爸指定了新的领导班子，里面没有出现我和妈妈的字。而且在此之前，爸爸安排负责后勤工作的妈妈内退，要求所有家属一律不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面对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爸爸没有选择把经营权交给亲属……

奶奶曾经告诉我说：别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紧握着双手，像是要向这个世界索取什么，而爸爸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双手却是平摊着的，我想这也许是在冥冥之中注定了爸爸这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不求索取的一生。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实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我骄傲，我有这样的爸爸，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他算不上惊天动地的英雄，却赢得了那么多人深深的爱戴！爸爸去世后，员工们自发组织了烛光祈福活动，万名员工手拿白菊，眼含热泪，真诚地为爸爸祈祷。这种真挚朴实的情感，是多少名利和财富都无法换来的！所有的一切，让我觉得，爸爸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也值得！爸爸，您拥有那么多人的爱，那么多人拥有您的爱，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爸爸，我永远爱你！

照亮心灵的烛光

鲁南集团服务中心员工 贺瑞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贺瑞，是来自鲁南制药集团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报告的题目是《照亮心灵的烛光》。

我于2007年开始在新时代药业服务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8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会接触到赵总。

还记得那是工作后第一次见到赵总的情

形，见我是个陌生的面孔，他亲切地和我聊起了家常，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感觉这哪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老总，分明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当我很兴奋地和同事们聊起这件事情，大家说赵总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他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赵总喜欢和员工们一起参加文体活动。他常常来到服务中心的乒乓球室，和员工们来上几场比赛，他精湛的球技常引来阵阵喝彩和掌声。偌大的乒乓球室不时传出他那爽朗的笑声。他经常说：“年轻人要少上网多读书，多运动，上网的时候，要多查信息资料，少玩游戏。”他投资过亿元为员工建起了临沂市最好、最全的体育场所，为了鼓励员工多参加文体活动，公司每年还拿出200多万元作为文体活动的基金。

虽然，新时代离市区、县城都比较远，但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的枯燥与单调，因为这里有赵总给我们营造的温馨而又充满活力的家。

曾经，有人问赵总：“作为一个企业，你们花那么多钱建这么多文体设施，搞这么多文体活动，为什么？”赵总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没有歌声留不住心，没有舞台扎不下根。”

赵总最喜欢去服务中心与员工一起就餐。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问我们：“工作舒心吗？”“饭菜可口吗？”他对员工用餐状况尤为关心，经常对餐厅提出要求：米面油肉等要从正规厂家供货，制作上要色香味俱全，有营养，多样化。价格上除了原材料的成本，不要加价。

赵总经常在用餐和饭后散步的间隙，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有一次，他看到一名员工很晚了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餐厅用餐，询问得知他工作的车间距离餐厅较远，步行要近半个小时。赵总就为每一名员工发放了一辆自行车。虽然一辆自行车仅仅几百元，但是全厂员工每人一辆那就是几百万。考虑到自行车的存放问题，心细的赵总又花了近百万建立了三个自行车停车场，并专门成立了自行车维修班，还招聘了最好的维修工免费为员工们修检车辆。为

了更好地方便员工就餐，又专门在厂区内增建了三个餐厅。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员工在用餐时只打了一份青菜两个馒头。经了解，这位员工刚刚毕业，来自农村，家境困难，虽然只是个别情况，赵总却安排专人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于是有了公司员工，每人每月300元的用餐补助，每人每月300元，全厂员工一年那就是上千万。

赵总不仅关心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还积极的创造条件，让员工开阔视野。公司每年都会为员工提供一个月的带薪休假，除了基本的工资发放，还有一笔旅游费。

2012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那一年的金秋，我和从事科研工作的爱人参加了每年一度的职工集体婚礼。免费分到了一套130平的房子，享受了为期七天的蜜月旅行。赵总还为每对新人送上了两万元的安家费。结婚当天，当我的父母看到盛大喜庆的婚礼现场，当他们在87对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新人中找到我时，他们笑了！后来我的父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们老板比我们当爹妈的想的都周到呀”。

赵总对员工总是这么大方，唯独对自己却很苛刻。走进集团招待所312室，赵总休息的地方，一张简单的小床，磨得发亮的水泥地板，破损的沙发，20年前的老式电视机，简易的帆布衣橱，脱落的墙皮……服务经理曾多次提出对房间设施进行更换，赵总总是说：“不用换，能用就行。”这就是我们的赵总，为员工不惜千金，却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

在我的印象中，赵总始终是乐观向上的，总是用他最坚强的一面向我们传递着正能量。每次见到赵总时，我们总是能够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即使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竟然都没有察觉到他已经深受病痛折磨了12年。

2014年5月2日上午，赵总参加了每年一度的职工运动会，下午又召开了2000余人的业务会议，面对台下的业务将士讲了两个多小时。其实，当时赵总的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看到他脸上的汗珠接二连三地往下滚。在一旁服

务的我们都为他揪心，我们真的希望他能少讲一些，不要太辛苦了。当时，我们部门经理还特意写了纸条几次提醒他，赵总，该休息了。但他还是不知疲倦的讲着，说着。会议结束后，他坚持坐在那里笑着向业务将士挥手，直到所有参会人员退场后，我们才把体力透支的赵总扶回休息室，回去的路上，他还边走边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有点累。”可是，我们看着脸色苍白的赵总，心里却在流泪。那天之后，赵总连续低烧了很长时间！

过去赵总上楼梯时，总是风风火火，一步三台阶。连续几个月的低烧，导致他连走上餐厅门前的那几个台阶都很吃力。可每当有员工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赵总就停下来，假装和我们说话，满脸笑容地看着来往的员工，向他们点点头或者挥挥手。等员工走远了，他再继续，缓慢地向前行走，我们分明已经发现他的脚步沉重而散乱。

2014年10月25日，美丽的鲁南鲜花盛开，歌声飞扬，鲁南人迎来了27周年的厂庆。当晚，“鲁南力量”专场文艺演出盛大上演。然而，此时的赵总已经不能走进职工礼堂，不能够和他的员工们一起庆祝这个属于全体鲁南人的节日！但是，他仍然在服务中心餐厅通过视频直播，观看了这场精彩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赵总分明是被员工们精彩的演出感染了，他是多么想站起来。但就在他慢慢地扶着桌子想要站起来时，他咬了咬牙努力的试了几次终没成功。看到他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我们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我没事！”

在三岁的外孙女小宝心目中姥爷是高大的，有力的，也是无所不能的。见到姥爷的小宝蹦着跳着向姥爷扑来，摇着姥爷的手，嚷着：“姥爷抱，姥爷抱！”过去每每这时，赵总总能把小宝轻松的举过头顶，亲上几口，抱着转上几圈，逗得小宝咯咯地笑。但这一次，他的双手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努力地抬了几次终没成功。他慈祥的把小宝紧紧地搂在了怀里，眼角里却闪烁着无助的泪花。看到姥爷哭了，小宝慌忙地伸出小手，一边给姥爷擦眼泪一边不停

地说：“小宝听话，姥爷不哭。小宝听话，姥爷不哭。”一向坚强的赵总终于泪如雨下。这是赵总唯一一次在我们面前落泪。

2014年11月13日，我值夜班，凌晨一点多钟，值班室的电话忽然响起，我赶紧接起电话，原来是赵总房间的电源跳闸了。我快速联系了机修人员恢复电源，当我敲开赵总房门汇报的时候，赵总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正在批阅的文件，桌上还摆满了厚厚的一摞。我说：“赵总，电源已经恢复，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赵总只是微笑地点了点头，看着他深夜里伏案工作的身影，我默默地退出了赵总的房间。直到早上交班时，他房间的灯光依然亮着。

而就在当天深夜，我们最亲爱的赵总倒在了办公桌前，再也没能站起来……

回想起自己在赵总身边工作的日子，赵总的人格品行每天都在影响着我们，感化着我们。赵总就像是春蚕，奉献他人却从无怨言，他就是那烛光，照亮别人却将苦痛埋藏心间。赵总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品格，就像闪烁的烛光，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精神的力量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新闻中心主任 文士学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文士学，曾经多次深入到新时代药业采访报道，与这里的干部职工以及周围的老百姓都有所接触交流，对赵志全同志的事迹比较了解，见证了他的理想、勇气、意志和情操。他以自己壮怀激烈的生命，实践着企业的现代梦。他带领鲁南人创造的丰功伟绩，使人震撼敬仰。他为千万个鲁南人找到了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赋予了独特的信念和品格。在他生前身后，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散发着一股神奇的光芒，充满着正能量和大爱无疆的气息，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

2002年的春天，新时代药业一期工程破土动工，这是当时费县最大的一个招商项目。在奠基仪式上，赵志全同志满怀激情地说：“也许

我们并不能预见未来，但我们相信自己，我们能创造未来。”看着到处裸露着岩石的荒山和塔吊林立气势磅礴的场面，时任县委书记仇景阳介绍说：“今天奠基的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总投资百亿元，赵总不忘故乡回报桑梓，新时代药业必将为费县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年冬天赵总竟然罹患癌症。但他并没有只顾眼前治疗保命，而是在手术两周后，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毅然回到鲁南，回到新时代药业建设工地。投资不仅没有撤离停止，反而更加有力持久。即使在赵总去世前他还又签批了2亿元的重组甘精胰岛素项目。十几年来新时代药业累计投资达到50多亿元。谁能想到，这个花园似的令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现代化制药企业竟然是饱受病魔折磨的赵总亲自关怀建设起来的。“不怕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鲁南精神”，其实也是赵志全精神。他超人的胸怀，坚强的意志，舵手的胆略，他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未来，践行着时代梦！

新时代药业投产后，也随即被个别不良之徒假冒记者盯上了。一次一位“记者”来到费县，声言有群众举报，说新时代药业周围河流的水有异常。我马上带领记者和环保执法人员，赶到新时代，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取样。结果证明，新时代药业废水排放达标，污水处理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了解底细的人知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每年提交的议案大多围绕生态环保等民生问题，始终坚持“企业发展、环保优先”的发展理念。新时代建设初期，他就力排众议，斥资3600万元建造了污水处理中心。2005年，就聘请了1名博士、12名硕士和36名环境保护专业的研究人员，成立了“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中心”，建立了国家级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平台。先后投入资金6亿多元，建设了四座污水处理厂，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环保技改项目，取得了芬顿法处理制药废水、中药渣产沼气综合利用等30多项研究成果，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2项，顺利通过了“淮河流域污水治理项目”验收。同时，先后投入绿化资金过亿元，种植各类

绿化苗木 300 余种, 200 多万株, 绿化率达到 98%。新时代荣获“山东省花园式单位”的称号。一位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在考察完新时代公司后, 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说: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美的制药企业。”

过人的忧患意识和环保意识使得赵总能够超前决策, 因此也使新时代药业在越来越严厉的环保执法中能够浪遏飞舟乘胜前进。

赵志全是一位有道德的仁者, 他不仅对自己的员工好, 更对广大群众有着反哺的爱心。在鲁南制药集团的员工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不到鲁南来, 就不知道赵总对鲁南人有多好。”而在社会上, 人们把他传为“道德圣人”。他常说: “我们企业大了, 社会责任就更大了, 我们要服务沂蒙, 放眼全国。”

2002 年夏天, 沂蒙山区遭遇大旱, 一些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一度发生困难。费县上水连峪村村民李胜利来找赵总反映情况, “他听着听着, 脸上就冒出了汗, 那副着急的样子, 一点也不亚于我们。”李胜利至今也忘不了那令他感动的一幕。没过多久, 赵志全就为上水连峪村打了一口深水井, 建了三个拦河坝, 彻底解决了用水问题。27 年来, 赵志全捐资助学生 200 多人, 在扶危救困、捐资助学、打井修路、抗震救灾中踊跃捐款捐物, 累计 1 亿元。

赵志全带领员工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支撑起人们精神的脊梁。他一心改革, 一心为群众的崇高品格, 镌刻在沂蒙人民的心中, 永不磨灭。

赵志全的去世, 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追悼会上, 近万人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赶来。“赵总, 您好好休息吧!”“赵总, 我们怀念您!”声声呼唤中, 人群跟随灵车久久不愿离去, 都想再多陪赵志全一程……

一位已经离职多年的业务员不远万里从美国赶回来了。在赵志全的灵棺前, 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泪如泉涌地诉说到“赵总呀, 是

您教我做事, 教我做人……”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

崮子村的 82 岁的老汉陈国成也带着自己的孙子赶了过来。对孙子说: “多磕几个头吧! 是他帮我们修的路、建的医务室。他是咱村的大恩人!”

左家王庄村支部书记匡夫启带着几十名村民为赵志全修砌了坟墓, 他满含热泪地说: “赵总带动俺村富起来, 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 开上了轿车。他对俺村的人那么好, 可他没喝俺一口水, 没吃俺一顿饭。我们大伙不仅要给他修坟墓, 还要为赵总守灵。”

赵总追悼会上, 播放了他生前最爱听的歌曲《忘忧草》, 悲痛的氛围里人们挺起了赵总希望前行的自信。

人世间最珍贵的就是这种无私崇高的精神契合吧。赵志全精神传播的正是这种正能量。他的精神的种子, 正在他帮助过的人的心里发芽生长。

赵志全历经千磨百折, 伤痕累累, 却始终保有一颗纯真而高尚的心。尤其从 2002 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到 2014 年离开人世, 他与病魔斗争了 12 年。这 12 年, 是鲁南制药集团发展最快的 12 年, 是新时代药业从无到有的 12 年, 也是费县经济腾飞的 12 年。目前, 新时代药业已成为费县经济发展的龙头支柱产业, 年纳税额 3.5 亿元。

作为优秀的企业家, 他给人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产。斯人已逝, 可是人们对他的敬仰和议论还是那么热烈, 追寻的还是赵志全的精神实质。巨星陨落, 但那划过天际的改革之光, 分外耀眼, 我相信他的英明, 他的事迹将千秋万代, 永远铭刻在沂蒙人民心里, 永远闪耀在中华大地上。

(本文单行本将由泰山出版社出版发行)